



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

公共神學大家談 (第二輯)

傅希秋 燕 鵬 陳 彪 傅凱彬 趙享恩 邱君爾 曹三強
洪予健 李英強 單傳航 潘永光 王忠欣 朱虞夫 黃小寧

《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公共神學大家談》出版說明：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 2：26》）

《尼哥底母真理追尋會》從 2024 年 9 月開始，一直到 2025 年 4 月結束的《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公共神學大家談》系列講座，是華人基督教界關於公共神學的第一次大結集、大討論，講員絕大多數是在各領域中有建樹有見識的大家，他們連袂奉獻給全球華人基督徒豐富的屬靈大餐。

基督教信仰的公共屬性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整個世界都是上帝創造的，並在上帝的護理之下得以存有。基督教神學解釋了世界，包括公共領域存在的基礎和運行的法則。上帝的啟示也是公共性的：普遍啟示是上帝向所有人公開的啟示，特殊啟示是向門徒們公開的啟示。但中世紀以來，政教合一形成了“基督教世界”，基督教的系統神學都是以“個人得救”為中心；宗教改革之後的政教分離，這個“系統”在對於“世界”的人文主義、進步主義、現代主義、民族主義的衝擊時存在明顯的缺陷，導致西方國家用科學 - 理性排異基督教；東方國家用專制 - 偶像拒斥基督教。以至於西方國家的教會被逐出政治、法律、教育等公共領域，而中國教會在政治高壓下物理性生存都存在問題。這些問題都出在沒有回應耶穌在“登山寶訓”中“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的明確教導，印證了華人的“先知”型人物趙天恩牧師生前所說的一句話：“基督教以往的失敗，都是基於神學的失敗”。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神學家站了出來，調整“系統”，面向“社會”。他們追尋奧古斯丁通過基督教神學回應公共議題的路徑，認為信仰不僅關乎個人得救，也關乎我們如何在公共領域——社會、政治、文化、法律、教育等——體現上帝的旨意和真理。這就是公共神學得以快速成長的時代背景。換句話說，公共神學本質上就是神對這個世界的心意。基督教社會運動的開創者約翰·衛斯理有一句名言：“基督的福音不知道宗教，只知道社會；不關注宗教的聖潔，只關注社會的聖潔”。他認為：信仰與社會實踐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將神學理念轉化為實際可行的社會行動，才能真正地改變社會、造福人類。亞伯拉罕·凱波爾是將正統信仰與現實社會結合在一起的開創性人物，他說：“不管世上有多少人反對，上帝的律法必定要堅立，為了民眾的福利，家庭、學校和國家都要遵行。全部聖經和整個世界見證，上帝的誠命要刻進國家的良知，萬國要奉行，萬膝要跪拜，萬口要承認——耶穌基督是主！”他的摯友巴文克提供了“從神學根基到現實應用”的完整路徑，開創了“領域主權”理念和“整

全救贖論”為核心的“世界觀神學”。當代神學家莫爾特曼繼承了這一傳統，提出：教會必須是基督的、宣教的、合一的和政治的。他寫到：“基督教神學是一種公共神學，它介入社會的公共事務中。它在基督帶來的上帝國盼望的光线下來反省‘共同福祉’。它以社會中的窮人和被排斥出局的人的名義而帶來政治色彩。對被釘十字架的基督的回憶使得它批判政治宗教和偶像崇拜。它以批判和辯護對態度來反省社會中宗教的和道德的價值。”（《俗世中的上帝》）《洛桑信約》是福音派教會的“信經”，其中說明：“我們肯定上帝是既關心人類的整體，也關心整個世界。因為人既按神的形象被造，雖然墮落了，仍然具有尊嚴和價值；因為福音也包含了神對正義與和平的關切；我們也當為社會服務，乃是福音使命的一部分……傳福音與社會政治參與，兩者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因為這兩者同根於聖經，皆為基督之福音的要求”。

但是，鑑於中國特殊的、艱難的信仰環境，在華人的教會裏還沒有對公共神學進行過全面的梳理，更談不上接受和推廣。有一位國內著名的主內維權律師倡議著名的基督教學者楊鳳崗教授開設一個公共神學的系列講座，楊鳳崗教授將這一訴求轉告於我。我想：我們的尼哥底母真理追尋會宗旨就是“以聖經的觀點、談你身邊的問題”。不是“談你的問題”而是“談你身邊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公共神學的立場，於是我不遲疑地接下了這個委託並著手邀請講員。

我們注意到：基督教神學不僅指導基督徒在私人領域的生活，也指導基督徒正確地解釋社會領域的公共現象。基督教神學不僅內化於基督徒的個人生命，也向外擴展到國家、社會、文化等公共空間。一方面，基督徒的信仰向世界公開展現出來；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學也可以回應世界上的公共事務。也就是說，基督教的公共神學與系統神學之間既有區別也有深刻關聯，公共神學以系統神學為基礎，是在公共領域中的神學實踐。基督教神學不僅僅是學術上的討論，更是在倫理和社會問題上積極介入。鑑於公共神學的實踐性，我希望不是書齋式的坐而論道，不是神學院式的“知識搬運工”，而是要有時代性、前瞻性、實踐性和示範性的公開交通。也就是說，不單討論“神學理論”，還要涉及“社會事工”。按這個標準，我們把講座分為兩季——第一季說“理”，第二季論“事”。相應的，我們邀請的講員即“大家”的標準是：有見識（不是知識）和有見證（不是名聲）。本來，我們計畫每一季 12 位講員，但是達標“大家”的講員實在太多了，於是突破了自然之“季”，增加到每季（輯）15 位。

第一季因是在秋季舉行，同時也是為了紀念中國公共神學的標杆人物王怡牧師和標杆教會秋雨聖約教會，取名“秋雨之福”。15 位講員（其中 1 位國內講員迫於壓力退出）都是華人神學界的大咖：原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同蘇牧師以“拯救於當代的文化變形”為題，展開了公

共神學的宏大視野，填補了新教在“神哲學”上的短板；在香港抗議運動中勇敢發聲的著名倫理學家羅秉祥教授的“從教會的整全使命到公共神學”，則將新教神學的目標轉移作了非常系統的梳理；臺灣大學的曾慶豹教授的“二二八平安運動：柔性抗爭與族群和解”，從這一著名事件的教會參與，解讀出臺灣教會在臺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的作為和作用；原國務院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趙曉博士的“加爾文主義與經濟”，從經濟學的角度指出基督教參與中國社會轉型的必要性；原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戰後香港教會的社會關懷：歷史考察”，則從香港的一個歷史階段闡述了教會在社會重建中的作為；著名“六四學生運動”領袖張伯笠牧師“教會如何踐行文化使命”，不但表達了他作為改革家的關懷，也表達了他作為牧者的心腸；改革宗神學家王志勇牧師的“清教聖約神學與中國社會大轉型”，從改革宗神學建構角度，分析了基督教參與中國社會轉型是神的呼召；被譽為“中國遠藤周作”的戲劇家薑原來老師“從久傳大地深處的一個基督教‘野學’事件到對華人世界基督教信仰的一份‘墨面’瞭望”，則是基督教文學用“世界觀”影響“世界”的“曠野靈聲”；久已離開“戰場”的法學家範亞峰“聖山”歸來，他的“使徒行傳的道路：從保羅的大綜合到中道的大綜合”，從《聖經》中解讀出中國文化的一條變革之路；王怡牧師的靈命繼承人、秋雨聖約教會長老李英強展現“王怡牧師和秋雨聖約教會的公共神學及其實踐”，使王怡牧師的公共神學思想進一步被世界認識；著名神學家陳佐人牧師從“奧古斯丁《上帝之城》與中國教會處境反思”，把基督教從奧古斯丁開始的公共神學思想作了全方位爬梳；中國民主黨發起人、世界知名的民運人士朱虞夫老弟兄“我本神所造，一切歸給神”，見證了一位基督徒如何參與中國的“廣場革命”（因他主要講的是“事工見證”，出版時調整到第二輯）；馬來西亞神學院張俊明牧師是當地公共神學的先行者，他“多元族群與宗教處境下的公共神學思考”，以馬來西亞教會的經驗為例探討了公共神學在一個伊斯蘭國家的生存法則；著名宗教社會學家楊鳳崗教授的“基督徒對於中國法治建設的貢獻”，從法學角度闡述了基督徒對中國法治的貢獻。

第二季因是在春季舉行，同時象徵在公共神學的助力下，教會走出原有的自我幽閉，在社會中做鹽做光，取名“復活春雨”。如果說第一季是就公共神學理論建構進行討論，在神學中看到了公共意義；第二季則從事工角度介紹公共神學，在公共行為中看到神學意義。15 位講員（有一位講員因故沒有參與文稿的出版結集）都是在公共神學領域內卓有成效的教會、機構領導人和見證人：名揚海內外的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的創建人、負責人傅希秋牧師談“China Aid 的緣起、現在及未來”，他們是華人基督教內信仰保護和人權救助最有成效的機構；傳奇人物、被國共政權都當作政治犯判刑的燕鵬牧師談“福音與政治”，他的見證最有力

說明了救贖只可能來自主基督；網路時代全球最大的“神學院”第三千禧年教育機構的亞洲負責人陳彪牧師談“從國度-末世論視角看教會事奉的公共性”，為新世代的“大使命”提出來新思路；近些年來在美國名聲鵠起的傅凱彬牧師用“大變局中的小事工”，來說明由他創辦的“承光學會”的使命和異象；現代華人公共神學的起點是由已經回天家的趙天恩牧師開始的，他的弟弟、現任中華福音會負責人趙享恩長老來談趙天恩牧師的“三化異象”最為貼切，他的回憶使我們記起了趙天恩牧師與中華福音大復興的崢嶸歲月；馬來西亞基督教青年領軍人物邱君爾傳道的“馬來西亞中文教會與公共行動”，介紹了當地許多鮮活的案例，是我們借鑒的“他山之石”；引起全世界掛念的曹三強牧師以“向緬甸進發”為題，侃侃談起他為之付出7年牢獄之災的緬北福音學校事工；加拿大信友堂十幾年如一日堅持為中國受逼迫的家庭教會代禱、為“六四”事件的平反昭雪代禱，他們的洪予健牧師最有資格談“公共神學在教會牧養中的重要性”；由於在第一季中分享了王怡牧師的公共神學思想引起廣泛關注，李英強長老再談秋雨教會超群絕倫又賦有創造的公共事工；在北美知識界小有影響的“關注學術使命平臺”創建人單傳航博士，談到了“基督教在這個時代的學術與教育使命”；引起全世界共同關注的深圳五月花教會流浪三年並最終抵達美國，該教會的潘永光牧師給我們見證了這一當代神跡；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帶我們關注“宗教與養老”這一既是私人又是社會性的熱門話題；美國基督使者協會門徒培育資源中心主任陸尊恩博士在公共神學的推介上頗有心得，他給我們帶來“新約釋經與公共神學”（由於他主要講的是理論，出版時調整到第一輯）；大陸改革宗的領軍人物之一黃小寧牧師“談教會的社會關懷”，他的題目“知所當信，信所當行”——恰好回應了我們對公共神學的定義。

十分遺憾的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一些大陸體制內的學者沒有能夠參加我們的討論，甚至個別已經答應參與的講員最終也被迫取消。我們沒有聽到他們的“言論”，但我們已經聽到了他們的“心聲”。

我們深信信仰是整體性的，它是關於整個世界的真理，既然耶穌是“天地萬有的主”，那麼基督徒在公共領域也要活出信仰，而不是把信仰藏起來；我們回應現代社會倫理、政治、經濟、科技等各種挑戰，公共神學提出有信仰根基的公共話語；我們見證上帝國度的價值觀，建構具公共說服力的“福音理性”與文化回應，是為了在公共生活中見證上帝國度的公義、憐憫、和平與真理，讓社會可以部分地、預嘗到天國的美好。

這是“尼哥底母真理追尋會”第一次作這方面論壇的嘗試，這樣的嘗試我們也會繼續下去，因為，這就是我們這個平臺的異象。由於《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公共神學大家

談》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福音事工，所以所有講員都沒有收取一分錢報酬，所有後臺工作人員和文字整理人員全部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義工——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順便說明一下，其中的一部分文字稿沒有經過講員自己的審定，因此有問題由我承擔），整個活動包括出版沒有一分錢經費（全部費用都來自我們微薄的養老金），但我們仍然希望這部書能夠免費贈送，只是希望對肢體們有所裨益——這是我短期受教的新加坡金鍊神學院的傳統——絕不讓有志於宣講神道的工人被金錢的門檻擋在門外。當然，如果您願意捐贈補貼一點我們的製作費用，我們也表示感謝；如果您有感動對某位講員有奉獻，我們也會負責轉交。

最後，抄錄一段經文作為結束語，在《路17：10》主教導門徒說：“你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

附錄一：所有錄屏見：YouTube 尼哥底母真理追尋會

附錄二：聯繫地址：zhangtan007@gmail.com

尼哥底母真理追尋會主持人：張坦

目錄

一、傅希秋牧師：China Aid 的緣起、現在及未來 -----	11
二、燕鵬牧師：福音與政治 -----	25
三、陳彪牧師：從國度 - 末世論視角看教會事奉的公共性 -----	45
四、傅凱彬牧師：大變局中的小事工——承光學會的使命和異象 -----	85
五、趙享恩長老：趙天恩牧師的“三化異象” -----	111
六、邱君爾傳道：馬來西亞中文教會與公共行動 -----	117
七、曹三強牧師：向緬甸進發 -----	141
八、洪予健牧師：公共神學在教會牧養中的重要性 -----	161
九、李英強長老：秋雨教會的公共事工-----	193
十、單傳航博士：基督教在這個時代的學術與教育使命 -----	213
十一、潘永光牧師：當代神跡——五月花教會的見證 -----	231

十二、王忠欣博士：宗教與養老 -----	251
十三、朱虞夫弟兄：我本神所造，一切歸給神 -----	265
十四、黃小寧牧師：知所當信，信所當行-----	281

一、傅希秋牧師：China Aid 的緣起、現在及未來

傅希秋牧師

主持人：

我們“公共神學大家談”第一季已經圓滿結束，第一季因是在秋季舉行，同時也是為了紀念中國公共神學的標杆人物王怡牧師和標杆教會秋雨聖約教會，取名“秋雨之福”。第二季因是在春季舉行，同時象徵在公共神學的助力下，教會走出原有的自我幽閉，在社會中做鹽做光，取名“復活春雨”。如果說第一季是就公共神學理論建構進行討論，在神學中看到了公共意義；第二季則從事工角度介紹公共神學，在公共行為中看到神學意義。在華人基督教界，China Aid 無疑是公共領域內最有影響也最有成果的機構，神大大使用他們，借該機構創造了為數甚多的現代神跡。能夠由他們來作第二季的首講是我們的榮幸，該機構的創始人、負責人傅希秋牧師將給我們分享這些神跡奇事背後的故事。

傅希秋牧師：

弟兄姐妹們，平安！謝謝張坦老師的特別介紹，也謝謝王弟兄的禱告。坦白講，張坦老師這麼鼓勵我，讓我誠惶誠恐。我很感謝主，給我們這些年的服侍機會。相信今天線上的弟兄姐妹中，有的在過去的服侍中與我們同工過，或者認識，或者直接、間接地有一些聯繫，感謝主。

首先聲明一下，今天的分享為了激勵更多弟兄姐妹，所以會有錄音錄影。考慮到國內許多正在服侍的弟兄姐妹，以及一些過去與我們有服侍關係的弟兄姐妹的安全，鑑於中國目前的特殊環境，我今天的分享，我們在中國事工的所有領域，可能沒辦法完全具體地展開，請大家諒解。我們不講的，並不代表沒有繼續更深入地服侍，而是出於保護的考慮。我會儘量把我們服侍的領域和大家分享。

張坦老師一開始和我商量的時候，希望我先講一些基礎的公共神學和神學法律。因為正好 2018 年我在杜倫大學的博士畢業論文就是寫這個的，現在英文版已經出版。本來計畫去年年底在臺灣出版中文版，但因為出版社的原因推遲了。現在可以告訴大家，我的這本書的中文版，已經確認由臺灣公報出版社在今年 228，也就是臺灣的 2 月 28 號，在臺灣正式出版，也請大家為這件事情禱告。如果要談公共神學的理論，尤其我是從宗教自由的角度，設定的一個後共產民主化甚至基督化的時代怎麼樣來保障所有人的宗教自由，我的博士論文就是試圖從神學和國際法的法律框架裏來提供一個理論框架。我希望能分享我的這個研究成果。既然這個書要今年 2 月 28 號才會在臺北出版，到時候我當然也會去，在臺灣各地參加幾場新書發佈會，我也希望能夠送給大家，讓大家有些參考吧。這本書是從改革宗神學的角度出發，主要借鑒了荷蘭神學家亞伯拉罕·凱波爾 (Abraham Kuyper) 的“原則多元主義”(Principled Pluralism)，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些處境化 (contextualization)，設定了一個特別的範式 (model)。

今天我們不談理論，我重點從實踐的角度來分享。對華援助協會 (China Aid) 作為一個服侍機構，我們的出發點和整個實踐是從 2002 年正式在美國註冊為非營利機構開始的，到現在已經進入第 23 個年頭了。無論作為基督徒團體，還是作為個人，我們一直都在實踐如何將上帝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有機地結合起來。張坦老師建議我，就乾脆以我們這個機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作為一個切入點來談吧。

因為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認識我，我稍微做一個快速的個人簡介。聽口音大家應該能聽出來，我是山東人，出生於山東高密的一個農村家庭。1987 年考入聊城師範學院，也就是現在的聊城大學的英文系。我們算是“天安門一代”，八九的時候正好積極參與學運，成為當時大學的一個小頭目，帶領學生去了北京，還在天安門廣場紮了帳篷。如果在座的各位有屬於八九一代的，相信對於那段經歷應該都有體會。

可以說，八九事件本身，這場屠殺的悲劇在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但是在屬靈的層面上，它也是一個重大的分水嶺。尤其是在八九中共鎮壓之後，它喚醒了許多知識界的靈魂，引發了一場強大的知識份子歸主運動，這場運動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我當時只是一個大學生，通過我們的美國外教，他們把福音傳給我們。在 1989 年，我正處於被審查期間，信主歸到主的名下，成為了基督的門徒。

到了 1991 年，我本來準備報考北大的研究生。但大家都知道，那時候報考研究生需要學校的政治推薦，也就是政審。結果，我是我們學校唯一一個政審不通過，不被允許報考研究生的學生，學校剝奪了我的報考資格。

但是，上帝的道路高於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於人的意念。沒想到後來中國人民大學有幾個系開始招收雙學士，這些系是單獨招生的，只需要我們英語系提供推薦信就可以了。當時我的英語系主任是留美回來的，對我有些同情，同時也覺得我只有幾個月的準備時間，肯定考不上，可能就過不了。但沒想到上帝還是彰顯了祂奇妙的旨意，我竟然很順利地以第四名的成績考入了人民大學。當時，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專業隸屬於人民大學的國政系（現在可能叫國際關係學院），而且只招收英語系的學生，全國只招收 18 人，所以我就進入了人民大學。

在中國人民大學期間，我們很快就開始在學生群體裏傳福音，從我們學校開始，後來擴展到北外、民院（現在叫民族大學，以前叫民族學院）、北大、清華一帶。在 91 年到 93 年我讀雙學士的這兩年期間，親眼看到福音的果子極其興盛，真的是大批學生歸主。我們去北大宿舍敲門，一個宿舍一個宿舍地分享福音，有時整個宿舍都一起禱告，接受耶穌基督做他們的救主和主宰，福音非常興旺。

現在大家熟悉的守望教會的金天明牧師，他清華畢業以後就全職奉獻，在中關村附近做福音的事工；還有錫安教會的金明日牧師，都是那個時候收穫的果子。我們的那個團契後來成立了教會，主要就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民族大學，還有在魏公村那邊的解放軍藝術學院。當時我們建立教會，曹三強牧師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見證，曹牧師那時已經在美國，但是他有“馬其頓的呼聲”，對於向中國學人傳福音很有負擔，所以後來的歷史我們有很多交集。

也就在那個時候，我認識了中國福音會的趙天恩牧師。因為他已經回歸天家了，我現在就可以多講一點，至少我們以前交往的一些歷史，也作為我們教會歷史很重要的一部分。趙天恩牧師算是我的屬靈父親。中國福音會從 80 年代初就開始進入中國，主要是在農村的家庭教會裏邊做訓練和差傳的工作。正好 90 年代初期，他們開始禱告上帝引導他們做知識界和知識份子的福音事工，所以到了北京之後，我和他們的宣教士後來在北京就有了很多連接，一起組織全國性的學生團契領袖的培訓。

那時候，我們跟天津的南開、天大，山東的山大等許多城市的大學團契都有很多共同的連接和培訓。趙牧師的父親趙忠輝老牧師，親自跑到北京來給我們培訓。在培訓的過程中，我們很認同趙天恩牧師分享的“三化”，他從聖經、中國教會歷史和世界教會歷史的角度，提出了“三化異象”——即中國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會國度化的異象。所以我們參與了不僅僅是大面積的傳福音，而且也和知識界有一些連接。我還記得當時和社科院幾個研究所研究基督教的研究員都有密切接觸，現在也不方便講他們的名字，有一些現在已經公開信主了。

後來就是教會國度化，也就是教會合一的運動，那時候我們也有份參與了，跟許多早

期家庭教會的領袖有了一些連接，我們算是叫城市農村的合一。我也跟隨趙牧師去了一些像河北、河南、安徽、江蘇等地的鄉村做培訓，親眼目睹趙牧師作為一個，他自稱為是 Missionary Scholar，有宣教心志的學者，他說，每個基督徒的學者，你做學者，必須要 Mission-minded，有宣教的心志；然後宣教士，也必須有研究的功底。

所以其實從那個時候開始，趙牧師就算是在北京郊區協助我們成立了一個地下的神學班。當時周功和牧師，就是後來成為華神（中華福音神學院）的代院長、以前的教務長，也去給我們教過課。還有其他的一些人，現在在中國的，我們也不方便提名。我們就辦了一期班，有從西藏、黑龍江等各地一些退休回來的宣教士，就是中國本土的宣教士，就去到我們的班裏面。我們就辦了三個月的這個訓練班。

當時我們是用辦電腦培訓班的名義，租下了北京郊區房山區一家已經倒閉的工廠。弄了幾臺 386 電腦，大家如果還記得老黃曆的話，那個時候的電腦還是 386 的，一個很大的方塊，放在桌子上，應付如果有人來檢查，我們就說在做電腦訓練。但實際上我們是封閉式的，全時間的，幾乎可以說是馬不停蹄地在裏面進行密集的神學訓練，宣教訓練。

等到年底的時候，我們就差派他們出去，所有無論新疆、西藏來的，還是安徽農村來的，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的宣教士都出去。那可能是我們第一次合一性的嘗試。當時沒有把它分成各宗各派來進行訓練，因為是教會國度化的異象，所以有傾向於靈恩派的，甚至所謂的長生派，還有傳統的城市家庭教會，像倪柝聲他們這個派別的小群派，還有一些是海歸的，各種背景都有。現在想起來，覺得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們其實也是新手剛不久，就敢去做這種事情，的確非常的艱難，也是因為學員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樣。

還記得一個有趣的故事，當時天氣很熱，我們買了一些電扇。有一天去教室的時候，發現有幾位跪在那裏對著電扇哀哭禱告。我問他們為什麼要對著電扇哀哭禱告？原來那個電扇的牌子是金龍電扇，電扇上有一條龍。其中有一派（我就不指明了），對龍特別敏感，說裏面附著魔鬼，說我們主辦方竟然把魔鬼引進來，一定要除龍，後來他們被稱為“除龍派”，逼著我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的人，還是誰，反正偷偷把一臺新電扇上的龍給刮去了，這是很有趣的故事。

當然也有一些靈恩派的，宣講關於說方言的問題，問了很多關於方言和輔導的問題，比如如果說方言是不是得救的標誌，如果說了方言又不會輔導怎麼辦。我相信，中國教會的一些神學痕跡，我覺得弟兄姐妹們到現在還是有共鳴的。就是，西方的宣教士來到中國，也把他們的神學立場帶到中國，最初第一次接觸時就會帶上他們的痕跡。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已經感覺到上帝的奇妙。

我人大畢業之後，上帝成就了我一個特別的禱告，我通過上屆的師姐找到了一份講師的職位，在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在車公莊，西城區車公莊大街六號。曹牧師也去參觀過，校園的中央就是耶穌會士利瑪竇的墓，這也是很奇妙的。我每天去餐廳買飯的時候都要從那裏經過一下。文革期間紅衛兵對利瑪竇墓有毀壞，後來 79 年鄧小平訪問義大利時，義大利政府提出來他們願意出錢重建利瑪竇墓。我還親自看到了市委黨校後來研究重建利瑪竇墓，當時好像四五個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上面簽字批示，說是民族自豪感，不能讓義大利人出錢，要中國政府自己把它建起來。所以一時間在這個市委黨校校址和周圍，到處搜查那些丟失的墓碑、石頭，還有當時墓前用石頭刻的兩頭小石羊，很溫柔的兩頭小石羊，有一個頭都掉下來了，有的是掘地從別人家裏挖出來的。

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啊，培養中共北京市委幹部的學校（以前江青還在裏面住過），校園中央竟然有個利瑪竇墓，所以大家都開玩笑說這裏面靈氣很大，連共產黨都覺得是塊寶地。我當時在北京市委黨校是教英文，沒有牽涉到哲學和馬列主義的內容，但因為是在同一棟樓裏，所以有些人就開玩笑說這兒風水好。

其實我在市委黨校裏也辦了查經班。當時還沒意識到這會給我們帶來多嚴重的後果，所以有些大意了。在我黨校的宿舍裏，曹牧師去過，趙天恩牧師也去過，我們幾個從各地高校來的學生團契領袖，一起完成了近代中國教會史的學習，我們待在裏面不出來，非常奇妙。所以我現在還是很想念那個地方。

但在我們辦了地下神學班之後，正好趕上年底，當時是北京房山區的稅務主管來檢查。大家知道，工商和稅務部門年底都希望有人去送禮，我們當時不太瞭解這種習慣，註冊了公司但沒去“表示表示”，結果稅務稽查人員就沖到我們的訓練場所開始搜查，結果就查到了所謂的“幕後黑手”好像就是我，北京市委黨校的講師。

這件事情導致了我和我太太在 1996 年 5 月同一天被抓起來了，關到北京角門看守所。當時是收容審查，罪名是非法傳教。感謝主，在裏邊那短短兩個月的“監獄神學”讓我有很多體會。出來之後，我們得知北京市委黨校已經開始了各種後續調查工作，總而言之就是要處理我。人事處已經通知我，北京市委決定讓我自謀生路。

有趣的是，國安派來兩個年輕的偵查員，我們在被釋放之前就被特別介紹，如果家裏收到什麼電話，或者有訪客，或者有任何人來找我都要彙報。我一看這兩個年輕人，竟然都是我在市委黨校教的學生，這讓我有一點吃驚，沒想到他們做工作還是很細緻的。

後期再過了一小段時間，我們通過不方便說的一些細節，有北京市委裏邊的高層人士

私下裏向我們透露，我們又被列入名單就要被抓了。當時我愛人已經懷孕了，算是非法懷孕。她當時是人民大學，我們被抓的時候，五月份，正是論文答辯期間，結果沒答辯，學位也沒拿到。雖然算是畢業了，但是論文沒有達到，所以就強行分配了。她懷孕，我們一直在通過北京市委黨校爭取一個懷孕指標。大家都知道，當時計劃生育是非常厲害的，在事業單位是需要有生育指標的，每年撥多少個懷孕名額，已婚的年輕夫妻是需要排隊的。如果說你沒有指標就懷孕，那麻煩大了。鑑於這兩個情況，我們就決定連夜找個時間從北京先逃出去。

我是跳了北京市委黨校很高的那個二樓，從廁所的窗戶一下子跳下去，當時就暈倒了，失去知覺了一小段時間。當時我還戴著眼鏡，直接跳到了草叢裏，感謝上帝！

後來我們逃到鄉下。躲藏期間，我和太太偶爾可以去些地方，我們很奇妙地被上帝差派的一些我們以前認識的員警基督徒保護著。又經過一段時間，上帝大大地開門，發生了許多神跡奇事。如果要細講，可能要花很長時間。總之，我們順利地逃到了香港。我們就住在趙天恩牧師的家裏，從1996年10月20號開始，一直待到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回歸前三四天，1997年的6月27號，我們奇跡般地被美國政府接收為難民，就在港英政府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星期五，我們通過特別的通道來到了美國。這就是我們個人的一個基本經歷。

我一來到美國後，趙天恩牧師早就聯繫好了我被威斯敏斯特神學院錄取，所以就開始學習暑期希臘文。但在開始學習希臘文前，剛來的那幾個禮拜，我要再次提到曹三強牧師，當時他住在北卡羅來納州，在他居住的城市有一個美國教會是作為我們的資助人，但是曹牧師把我們一家三口接到他的家裏。我還記得曹牧師把他和太太的主臥室讓出來給我們一家三口住，我們的孩子當時才兩三個月大，他自己去睡沙發。那房子並不大。曹牧師的這種基督之愛讓我們永遠難忘，這是上帝的愛！曹牧師的太太是個白人姐妹，他們兩口子當時真的是給了我們極大的鼓勵。

我記得當時是曹牧師開車，我第一次去了美國的國務院。當時，一位助理國務卿叫沙特克（Shattuck），他是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助理國務卿，邀請我去參加一個聽證會。那是我第一次進華盛頓。那之後我馬上就回到費城開始讀神學院。

趙牧師當時給了我們幾位一個特別的異象，就是實現“三化異象”，組織講師團。他希望將來建立一個研究所，為中國教會培養有宣教意向的神學碩士和神學博士。所以我們有幾位就被列為將來的師資團成員。因此，趙牧師希望我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先把正統神學的基礎打好，然後再去一所世俗的大學讀個博士，作為我的學術訓練。

現在，我就開始講對華援助協會（China Aid）是怎麼成立的。對華援助協會的具體註冊日期是在2002年。但是，在2001年的年底，十二月二十幾號，過了耶誕節，我們當時以

“主佑中華”的名義，組織了一場算是傳福音的研討會。大家都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熊焱，他後來做了美國的軍牧，現在好像已經退役了。前幾年還曾經試圖競選美國國會議員，但沒有成功。當時他也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讀書，讀書的時候他成立了一個機構，叫God Bless China Foundation，主佑中華，我擔任他這個機構的總幹事，就組織了這次研討會。因為熊焱是民運人士，他認識很多在北美的民運人士，他們還沒有成為基督徒，沒有聽到福音。

研討會的地點在美國馬里蘭州美國國會的退休中心。我的博士生導師比爾·艾德（Bill Edgar），還有大衛·艾克曼（David Aikman），寫《耶穌在北京》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記者站站長艾克曼博士，還有基督徒思想家奧斯·吉尼斯（Os Guinness），《呼召》這本書的作者，都參加了研討會。總之，當時去了不少人。我從我們教會和神學院組織了一些人，主要是做服侍和傳福音。

熊焱組織的人裏包括王炳章和彭明。王炳章今年已經在中國的監獄裏待了16年了，其實他被綁架的時間不止16年。2002年他參加完我們的研討會後就去了越南，然後就被中共綁架了。他從越南被綁架回去，被以恐怖分子和間諜罪判處了無期徒刑。現在應該已經被關了二十幾年了。彭明後來在泰國期間被誘騙到中緬邊境，當時有人說要和他談事情，結果他從泰國一進入緬甸邊境，就被中共的特工用八支手槍指著頭綁架了。後來也被判處無期徒刑。後來好象又改成實刑多少年，但在監獄裏待了十幾年後被宣佈被心臟病死亡。他以前是北京航太集團的總經理和董事長，是一個很有見解的人。

研究會去了不少人，也有人當場信主。在研討會期間，我們得到了一份判決書，是湖北省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的關於一個我們當時第一次聽說的“華南教會”的案件，當時有幾十位弟兄姐妹被判刑。後來我們知道這就是中共採取的著名的“聖誕判刑”——耶誕節的迫害。他們在耶誕節那天發出判決書，2001年12月25號判決的，有五位被判處死刑，兩位是實際死刑，好像另外兩位是緩期或其他情況，反正有五位死刑。

當時我們都驚呆了，我們怎麼還能繼續進行這個研討會呢？看著這些被判刑、還有死刑的弟兄姐妹，根據很多人的經驗，我們當時認為，他們是被利用以“邪教罪”以及其他什麼強姦罪、傷害罪等罪名被判刑的。我們知道，中國政府如果以邪教罪判處死刑，一般都是先槍斃，再通知家屬。然後強制火化之後，家屬才能取骨灰盒的。後來有一個案子是所謂的“三班僕人”，發生在黑龍江，當時是李和平律師去代理的，我還記得李和平律師跟我通話的時候，聲音幾乎是顫抖的，他說槍斃之後，屍體全部火化，火化之後，法官才通知代理律師讓家屬過來取骨灰盒。

當時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我們的弟兄姐妹如果是在這樣的處境

之下，我們該做什麼才好呢？當時我們有神學家、教會的牧師，有國會的議員、議員的助理，也有律師，還有前《時代週刊》的知名記者。大家跪下來禱告之後，都有特別的感動，說我們應該做點什麼。所以我就讀了《馬太福音》25 章 34 節，耶穌在講道，提到那比喻後說：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獄裏，你們來看我。’義人就回答說：‘主啊，什麼時候我們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什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什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獄裏，來看你呢？’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馬太福音》25:34-40）

所以基本上，對華援助協會，一開始我們都沒想過要成立一個機構。因為我當時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讀書，去過那裏的人都知道，生活非常緊張和疲勞，每天都是“7-11”，早上很早就去了，晚上都是 11 點之後才回來，要應付考試等等，確實沒有想要成立一個機構。

但是，我們如何看待“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這件事呢？他們已經入獄，甚至有人要被判處死刑了，難道我們能無動於衷嗎？除了禱告，我們該怎麼辦？後來大家就說，第一，首先具體一點，他們是不是需要律師，我們應該馬上幫他們請律師，因為他們已經判了這些刑罰，就可以先去上訴，向中國高級人民法院上訴。第二，我們在美國，至少有媒體的自由，有言論的自由。我們應該幫這些不能發出聲音的人發聲，所以就牽扯到媒體。

法律。媒體。然後，那時候在座的有國會議員，其中有一位退休的國會議員，後來成為對華援助協會的第一任董事之一。另一位是德克薩斯州的雷根時期的州議員，後來他又競選參議員，但是沒有成功。他的兒子正好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學習暑期希臘文，和我是同班同桌的同學，他說他爸爸希望退休之後去中國做宣教士，對中國特別熱愛，後來還做了東北財經大學的訪問教授，是長老會的。

先是大家捐款，當時我們準備好的講員費，大家全部都奉獻出來湊錢，這算是我們的第一個法律援助案件。我們聘請了五十多位律師去給他們做辯護。當時中國，遍地都找不到一位有律師執照的基督徒律師，那是 2001 年。也許有，但是敢代理這種敏感案件的，應該全中國沒有一個，我們至少就沒有找到一個。所以我們聘請的都是一些像政法大學、北大法學院的一些教授。這五個死刑犯的案子，有的教授要價十萬二十萬，當時十萬二十萬人民幣也不少了，我們當時花了幾百萬人民幣去做法律援助。

然後我們必須要把錢轉到中國去，但怎麼轉呢？我們都是個體，也沒有辦法，當時我們

想到求助於美國的一些福音機構，那些在中國做宣教的機構，能不能幫我們轉過去，或者捐過去。我問了一圈，沒有一個機構敢承擔這個責任。他們都說我們很同情這件事情，我們為你們禱告，但是我們不想和這件事情沾邊，會影響我們在中國的事工，又牽扯到政治，什麼什麼。這種腔調在北美，在西方的華人教會中至今都仍然存在。這和我們後來成立對華援助協會有直接的關係。

這件事件成為了一個誘因。我就覺得，既然沒有機構願意幫忙，而美國的捐款人希望收到一個免稅的收據，如果你沒有一個非營利機構，就沒有辦法開具這種收據。所以，我回到威斯敏斯特神學院之後就註冊了這個機構。當時起這個名字，是趙天恩牧師在我們家裏商討了好幾天，最後定了這個名字。

很奇妙的是，艾克曼博士是新聞界出身，又對中國文化史很有理解，他就說我們應該去把這個新聞發到主流的媒體，起碼是讓這個聲音傳出去。所以這算是我第一次在美國用英文寫了一個新聞稿，他又幫我做了校對，然後發出去。如果大家回到 2002 年，還能找到那篇新聞，當時上了大部分主流媒體的頭版頭條。

最奇妙的是，除了法律援助，除了媒體發聲，後來成為我們第一任董事之一的那位前國會議員給我打電話。大家知道，2001 年發生了 911 恐怖襲擊事件，他說 911 之後的第一個美國國會赴中國代表團，竟然選了他作為國會代表團的三位成員之一（他當時是在華盛頓做一些遊說的工作）。另外兩個是現任的議員，我記得一個是阿拉巴馬州的，還是做航太方面的。他們主要是去談一些中美貿易方面的問題，還有知識產權的問題。他被代表團任命去中國談宗教自由議題。所以很奇妙。

如果大家回到 2002 年，看中國的《人民日報》或其他報紙的話，會看到當時的第一個美國國會代表團，這個代表團在中南海跟當時的江澤民總書記會談了很長時間。他走之前，我給他準備了這個案子的案情，他就帶著這個案件和江澤民直接面對面談了幾十分鐘。

我記不清他是 2002 年幾月去的中國。這是第一個很大的教案，好像是判了 63 個人。十月份的時候，湖北省高院就發出判決，說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發回重審。然後這五個死刑全部都被推翻了，有四位姐妹是當庭宣佈無辜，要被釋放。但是很可惜，她們當時判決的時候，有判兩年一年的，結果，正當她們在看守所裏要被釋放的時候，因為當時那個時候還有勞動教養制度，所以她們全部都被轉為行政性的勞動教養，被送到了湖北沙洋勞改農場勞動三年。

這基本上就是對華援助協會成立的歷史。我剛才用了這三只腳（法律，媒體，外交）來表述我們實踐公共神學的方式，也就是如何實踐耶穌基督所說的“最小的弟兄”，他入獄了，

我們去探訪他。我們雖然不能實際地去探訪他，因為我們身在美國，沒辦法去探訪，如果有機會能真的實際去探訪在中國的這些弟兄姐妹，當然是最好，但一般的情況下，像這種所謂的教案，是很難的。但是至少，我們把目標就定在推動中國的宗教自由和法治。

然後，通過三大支柱，我們在教會裏推動為那些沒有聲音的人發聲，也就是在媒體上曝光。第二個就是要對那些受苦難的弟兄姐妹表達激勵和關心，不管是需要一些實際的支持和幫助，我不方便說得太具體化，包括聖經，包括其他的支助，包括法律援助和法律培訓。後來從2003年，我們基本上就開始組織這方面的活動，不管法律方面的還是訓練方面的。第三個就是最高層的外交。後來小布希總統去中國的時候，白宮特別讓我提交一份報告，當然那是後來小布希上臺了之後。

除了法律方面的訓練，我們當然也有基督徒整全世界觀的訓練。大家也許記得，2016年我們在香港YMCA青年會舉辦基督徒世界觀培訓，有1800名來自中國的弟兄姐妹參加了。當時有唐崇榮牧師，我還請了BBC的記者，荷蘭的前首相，商界的領袖等。我們希望從神學的理論和他們各自的實踐，帶給大家一些啟發，幫助大家建立整全的基督徒的世界觀。

所以，對華援助協會(China Aid)算是正式開始了事工。從2005年開始，我們每年都組織中國維權律師代表團來美國，後來又擴展到去韓國、去歐盟布魯塞爾、去英國、荷蘭和臺灣。我們組織邀請的基本上是兩類人士：維權律師，和一些能夠出來的家庭教會領袖。那時候和現在相比，真的是差別很大。雖然當時也覺得很緊張，當時是江澤民時代，但還是允許出國。我還記得我們請來的家庭教會領袖和維權律師，第一個代表團我就找到了七八位，當時有李和平律師、張前進牧師(那個時候張前進還不是牧師)，北京的另外一位姐妹、範亞峰律師和範亞峰博士的太太吳玲玲、張星水律師、滕彪律師。我們還有一些吃飯時的合影，在國會眾議院的黎邦大樓(Ribbon Building)的合影，這些都很寶貴。張星水律師現在已經不敢從事任何維權工作了。但他們當時都代理了很多的“教案”，其中有幾位還被稱為《亞洲週刊》的風雲人物。

2006年，我們邀請了餘傑、王怡、李柏光博士，也邀請了高智晟和張星水。但是高智晟、張星水和範亞峰，後來發現都被禁止出境了，好象張星水是不敢來了。2006年，算是第一次，美國的在任總統小布希總統在白宮接見了我們。當時我們在德克薩斯州米德蘭，我們先在華盛頓的哈德遜研究所思想庫舉行了“中國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一個研討會，並進行了公開演講；之後我們去白宮，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些特別訪問，見了無數位議員，又去了紐約大學法學院，還去了另外一個在紐約的大學。我們和美國的立法者和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交流，和行政部門、司法部門以及學術界都進行了非常好的交流。現在想起來，我覺得那時候應該還

算比較寬鬆，雖然有緊張，但還算是陽春時代，大家都還能出來。

回到米德蘭後，我們就組織了一個禮拜的密集查經。在那個過程中，我收到了白宮的電話，說布希總統想見我們，我們就趕緊準備去的事宜。還有郭飛雄。當然這件事情，後來在維權和民運界被稱為一個小丑聞了。關於拒郭門事件，今天我們就沒有時間去談論這件事情了，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上帝特別的保守。

為什麼呢？我還記得，這個可以講的，一個上帝保守的故事。當時我帶隊大家去白宮，在白宮的羅斯福辦公室，隔著走廊對面就是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我們就被帶到那裏去了。結果大家的神情突然變得非常嚴肅。然後白宮的幾個給我們帶隊的主要官員就說，希望我們先等一等，現在有一些重大的事件發生，他們還在做一些決定。後來我才知道，其實是當天夜裏，美國駐華大使雷德(Rand)(他是小布希的耶魯大學同學)，他看到路透社的報導說布希總統要會見這些從中國來的基督徒人士，就特別通過美國大使轉了一個秘密電報給白宮最高層，說中國方面的說法是，如果布希總統會見這幾個人，中國不能夠保證他們回中國的生命安全。這個威脅比較直接和赤裸裸。

後來我見到了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位高級官員，他告訴我，白宮和美國駐華大使的解釋就是說，這些人回去中國可能會被“幹掉”，就是要“槍斃”，不能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美國自己也感覺到這給美國出了一個難題。我們在白宮等待的那幾個小時期間，白宮的最高層，從國務卿到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史蒂夫(Steve)和其他幾個主要的官員，包括副總統切尼全都介入了。因為白宮已經發出了要會見的消息，不能對外聲明取消。但如果因為這次會見，導致中國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受到威脅，那不是好像他們的血在我們手上嗎？所以他們高層當時掙扎了好幾個小時。

我記得後來有一個我在白宮的朋友過來，應該是被派來詢問的，說如果會見了你們回去有危險，你們還願意會見嗎？當時餘傑、王怡和李柏光三位弟兄，他們都說沒問題我們不懼怕。所以後來就做了一個小妥協，臨時從橢圓形辦公室改到了布希總統居家的白宮西翼的黃色橢圓形辦公室。然後我們這些美國公民(當時我已經是美國公民)，就被擋在門口，沒有去參加會見。這個事情，當時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小布希的助理，被稱為“白宮裏的神學家”的邁克爾·格爾森(Michael Gerson)後來寫了一本書，專門有一章記述了這個過程。他也親自介入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歷史和神國歷史中，我們這也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可見這裏邊牽扯到許多中美外交的較量，就因為要會見中國的基督徒，產生了這麼大的，可以說不能再高的中美最高層之間的一個較量。但是我覺得還是上帝得勝了。

我們後來幾乎每年都有一兩個代表團，去到不同的國家，也去歐盟歐洲議會作證，去荷蘭議會作證，去英國議會作證，後來也去臺灣立法院作證。這是我們其中高層外交的一些模式。

還有一件小事情也挺有趣的，大家當聽故事。我記得有一次請李樹亭律師，他後來也是被宣佈被心臟病死亡，去歐洲議會作證。他還帶著另外兩位女性維權律師，因為她們還健在，我就不提她們的名字了，我是帶隊的。去了之後，中國的駐歐盟代表團就非常緊張，想方設法破壞。令我吃驚的是，在記者聽證會開始之前，我去上廁所，在聽證會旁邊的歐洲議會總部，結果一個華人一下子就沖進去了，跟著我進了廁所，然後很客氣地遞給我一張名片。我一看，是《新華社》，還是《人民日報》，駐歐盟記者站的站長。大家都知道，這些人十有八九都是中國外派的特務，專門做這些事情的。類似的事情我在美國國會也遇到過，他們向你表達一種“我在追著你”的感覺。

還有一次，李柏光博士去英國，也是去作證。當時是新疆的第一個維吾爾族基督徒牧師阿裏木江·伊米提，以“間諜罪”和“境外刺探情報罪”被指控，因為他好像跟一個英國或美國宣教士透露了哪個宣教士被調查，結果他家裏是被安裝了竊聽器，就那唯一的一個證據，他們說他洩露了國家機密，判處了 15 年徒刑。阿裏木江牧師現在已經釋放了，去年剛剛服完 15 年刑期，沒有停止，沒有任何減刑。當時李柏光律師去代理這個案子，他就想在英國為他呼籲。結果正在我們記者會開始之前，他就收到了國保發來的短信，說：“你太太給你懷的是個兒子，我們都很關心他的。”現在李柏光律師，李柏光弟兄已經殉道了，2018 年，在從美國參加完總統早餐禱告會之後，回去就被宣佈肝癌死亡。

我說這些一個一個事情，在美國這樣的公開的社會，我們去講一講完全是真實的案例和事實，卻為什麼會讓一個擁有幾千萬黨員的政黨，一個擁有核武器的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成員之一，擁有這麼多武警的一個這麼龐大的機器如此的恐懼？所以從這一點上，我希望給弟兄姐妹們帶來一些鼓勵和激勵。當我們勇敢地為主做見證，為真理做見證的時候，我們是掌握主動權的，我們是主動方，我們不是被動方。其實是魔鬼和他的勢力，他們是被動地來對我們的傳道和傳福音進行消極的抵抗和反應而已。所以懼怕的不應該是我們，而是這些黑暗的勢力，他們在懼怕。

在過去的二十幾年裏，我們經歷了許許多。我們從 2004 年開始營救，第一個案子營救了三位弟兄姐妹，從泰國老撾那邊。營救的過程我不能細講了，總之非常艱難，但我們還是把這三位弟兄姐妹救到了泰國的曼谷。在曼谷期間，時任美國國務院的國際宗教自由大使，叫約翰，他親自出面給聯合國打電話，後來美國就迅速地把他們接受為難民。那時候相對來說還

是最好的時段，今天我們也知道確實是越來越艱難。

經過這二十幾年的許多努力，我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感謝弟兄姐妹們眾聖徒的禱告，有些甚至完全是奇跡性的，上帝就把一套班子組合起來了。我以前在這個平臺上也講過營救陳桂秋博士和她的兩個女兒的過程，上帝的預備非常特別，每一個細節都令人驚歎。還有像過去幾年的五月花教會，今天有一些五月花的弟兄姐妹也在場，他們都有親身的經歷。

對華援助協會在過去這些年來，陸續營救了至少有五六百人了。故事很多，但是有一些故事可能不方便講。我已經講了不少了，那我們就開放做一些回應吧。

福音與政治

燕鵬牧師

主持人：

公共神學最不容易談的就是政治。一些牧者不願意談，因為談論這個話題可能遭來不必要的麻煩，甚至遭受某黨的長臂管轄；一些牧者沒有資格談，因為沒有經歷就談不出觀點。但這個選題如果不談，那麼我都不知道還有什麼稱得上是公共神學。這個時候我想到了燕鵬牧師，他敢談、會談，更有資格談，是談福音與政治的不二人選。燕鵬牧師的一生與政治緊密交織：作為革命者，他參與“六四”學潮，創辦“空中民主牆”，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在中共監獄服刑一年六個月；作為亡命者，他泅渡大海，九死一生抵達金門，卻因“私闖軍事堡壘罪”被關押近一年；他曾經曆在大陸被製造“車禍”險遭暗殺、追殺，被槍口頂住頭部，長期流亡。世界、政治曾使他走投無路，可以說他是在政治裏“死”過的人。在低谷幽暗的時刻，神抓住了他，將他塑造為一名傳道人。在福音中，他找到新生命和使命。如今，燕鵬牧師帶著自己的生命故事，見證神的奇妙恩典，與我們探討“福音與政治”這一重要議題。這是一場意義非凡的分享，有請燕鵬牧師。

燕鵬牧師：

張坦老師，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通過我的一些個人經歷，來給大家談一下福音與政治。當然這個話題的確是教會界非常忌諱的一個話題。我們今天要用理性來思考“福音與政治”這個主題。

我作為一名政治流亡人士，可以說，提到這個話題真是“往事並非如煙”。實際上我是曾經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因為我在中國大陸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入獄，那是被

剝奪政治權利的五年，我對於政治與信仰信念，確實的話是有些非常深刻的認知的。我個人的經歷，讓我思考福音與政治之間的一種張力。那我們就來探討福音與政治的相互脈動當中，我們基督徒應該如何來正確地看待。

我們要知道，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政治環境，有不同的挑戰。福音跟政治，看似分屬兩個領域，但實際上它們是密切交織在一起的。福音信仰不僅塑造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更對政治在公共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起到的一種不可磨滅的影響力。

在聖經中，許多事件都反映了神如何透過祂的子民來介入政治，使政治權力和治理能夠合乎上帝的旨意。從聖經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中歷代的這些先知使徒，他們都頻繁地對執政掌權者發出譴責，最著名的像先知以賽亞、彌迦、阿摩司等，甚至摩西，這些人都曾經揭露過這些執政掌權者們的貪婪、不公不義以及對人民的轄制，他們要求執政掌權者要遵循神的公義憐憫，尊重聖經信仰的核心價值。

我們知道，聖經的核心價值就是公義與慈愛，必須能夠真正地彰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個領域當中，這是聖經給予我們的教導。我們知道，在羅馬統治時期，猶太人期待的是一個政治軍事化的彌賽亞，他們以為耶穌道成肉身會帶領他們進行革命。但是耶穌卻宣告說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教導門徒以及我們今天的所有基督徒，要以天國的價值觀來改變世界，而不是靠武力，不是靠什麼革命，更不是靠所謂的人的一些學說和理論。

我們可以看到，基督的死與復活，向我們世人宣告：真正的勝利、得勝，不是來自於刀劍，而是來自於十字架上福音的真理。我們有正確的基督信仰，才能夠具有正確的政治理念。基督信仰是政治理念的核心。實行政治的這些君王或者政府，則是信仰行為準則的一個外展。合乎神旨意的政治政權，不是一個空泛的權力。信仰涉及人的價值觀以及他的行為的尺度，政治就是透過君王，或政府，或某個組織，把這些價值觀念和尺度能夠真正地實行出來。

我們知道，信仰是一個抽象的思維，是屬於精神和生命領域的。但是政治活動是一個具象化的，它是實體的，它是真真實實地能夠展現出來的。所以有正確信仰認知的人，必須積極地投入政治領域。

我們今天在教會當中經常會聽到說“政、教分離”。真的是政、教分離嗎？我們要知道，與信仰絕對分離的國家和體制以及個人，是完全不存在的。一個人不可能不在政治領域當中產生互動和影響。我們知道，世俗化的國家，不過是人本主義自編自導的一個騙局。任何國家中都有主導性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不是以基督教為根本，就是以人本主義為根本的一個宗教。

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好像我們要政、教分離，政治與我們，好像是沒有關係的。我們

華人，對政治，經常會考慮到是一種權力，實際上政治是中性的，這是一個中性的議題，就像金錢一樣。我們基督徒很多時候有一些錯誤的認知，比方說“金錢是萬惡之源”，實際上聖經從來沒有這樣說過。金錢是中性的，聖經上說“貪財是萬惡之源”。我們的思想結構要有邏輯思維，我們讀聖經的時候要好好地細讀每一句、每一字，它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實際上整本聖經，我們可以看到，它就是宗教信仰與政治活動交織在一起的一卷書。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文明是回歸聖經，遵循神國度的憲章。而有的國家，它是一種集權制的國家，我們來分辨這種政治制度，它有何不同？我們一定要用聖經、用神的眼光來看。

為什麼我們華人很喜歡移民這些西方文明國家呢？因為這些國家的文明制度，就是建立在聖經的先知、君王和祭司三權分立的這樣一個體制之下。從實際上來講，君王就是主管行政，就是主管政治；先知就主管立法；祭司就是司法，西方的三權分立是來自於神權體制的，所以說是一個文明的社會。我們可以看到，聖經當中，神藉著先知的聲音，君王的帶領，祭司的代贖，救贖神的選民去脫離黑暗的轄制，建立屬神聖潔的國度。正確的基督信仰是任何時代的立國之本。以信仰為行動準則，國家行政政策合乎基督信仰的原則，必帶來國富民安，社會也會和諧安定。

在西方文明社會，以基督信仰為根基建立的國家，政府負責社會事務，教會提供公民信仰上的精神模樣，政教之間嚴格地分離但又配合默契。因為，西方國家的民眾主體均為基督徒，信仰影響之廣無處不在。所有的這些政府部門，他們也期待著獲得教會以及信眾對於他們制定的各項政策給予廣泛的支持。所以，政治思想屬於意識形態，深受信念以及信仰的支配。思想與政治行為，它們是不可能分離的。

個體的人更不可能做到他所謂的政、教分離。有信仰帶來的敬畏與良知，在政治活動當中才能夠真正地“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彌 6:8）。我們看彌迦書 6 章 8 節所說的這句話，它是非常政治化的，這是神的政治，基督的政治。政治，是公義良善實際的一個彰顯，信仰，只是一個精神的領域，在思想裏面內心深處，但是政治活動會把這些東西實際地彰顯出來，讓我們知道知善不行是罪，見惡不言更是惡。“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書 4 章 17 節是明確地告訴我們的。所以說，政治是讓我們面對罪惡能夠大聲地說 NO。如果我們面對邪惡選擇了沉默，那就是罪惡的幫兇。

當今社會，合神心意的公義、慈愛已經成為極為奇缺的一種美德。如此更需要我們基督徒們以福音真理勇敢地去實踐政治權利，彰顯神的公義與慈愛。我們這樣做，並不是什麼了不起，也並不是說我們勇敢，是什麼英雄，這僅僅是做人基本的本分。

我們知道在西方國家，西方人非常願意管閒事，對任何你妨礙公共事務或者妨礙別人事務的，馬上就有人出來制止，但在我們的文化當中，“禍從口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我們受到的這種洗腦的影響，是來自於我們日常當中被汙名化的理念對我們的不斷灌水，讓我們有了錯誤的認知。西方他們為什麼願意多管閒事呢？是因為他們來自於基督文明，他們的信仰告訴他們必須要制止任何的錯謬。但是我們華人文化當中，我們受儒家思想的教導，所以我們往往沉默。實際上，那種沉默，所謂的很溫柔，其實是一種懦弱。

聖經讓我們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座前，讓我們用上帝的話，讓福音成為我們隨時的幫助。所以說“福音與政治”這個主題，在教會當中常常就是被故意地忽略，不是常常被忽略，而是我們故意地忽略，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人的軟弱。

面對不公不義，我們會說聽憑主怒等候神，神是以馬內利與我們同在。祂讓我們要與祂同行，是要與祂同工的。我們等候神，聖經上說的“等候”，不是我們文化上的“什麼都不做等著上帝來做”，聖經上“等候”，是跟神“粘”在一起的等候耶和華“如鷹展翅上騰”。什麼叫“如鷹展翅上騰”？你“粘”到老鷹的背上，老鷹翱翔的時候，帶著你一起翱翔。所以，我們一定要回歸聖經，回歸到上帝的旨意。好好地看看聖經到底是怎麼樣來叮嚀我們的，怎麼樣來指導我們的，上帝的政治學與我們華人的政治學有什麼不一樣，我們個人認知的福音跟聖經的福音有什麼不同。

我們知道，在教會，很多人認為福音與政治是應該彼此分離的，因為福音屬於天，而政治屬於世。作為基督徒，我們既是天國的子民，也是地上的公民，我們不可以逃避現實政治當中的責任和義務，所以要正確地認知福音與政治。

馬可福音1章15節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實際上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成為十字架上的救恩，讓我們能夠真正地認識祂，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所以祂的國度，福音不僅僅是個人的救贖，更是神國度以及在全地的一個彰顯，它包含了公平、公義、和平、自由、平等、慈愛，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博愛。所以說，福音是真正地要讓我們去實現這些。怎麼樣能夠實現？要藉著這些政治的參與活動。

讓我們真正地來思想福音與政治這個主題。作為一名政治流亡人士，真心說句實在話，我這些年在這方面一直都是多一些思考和琢磨。所以說我們要知道，如何地去把福音讓我們的弟兄姐妹、讓我們所有的會眾能夠真正地明白。

首先，我們基督的信徒一定要確保福音的純正。如果我們沒有好好地讀上帝的話語，沒辦法保持福音的純正，我們就可能會被那些錯誤的謬誤所帶領。具有純正基督信仰的人才能夠

成為光明之子，才真正的是光是鹽。耶穌親自告訴我們，你們是世上的光，世上的鹽。我們知道耶穌是生命的光，我們要接受這個生命的光，我們要到世界上去發光發熱。讓我們有味道，能夠調和在眾人之間，活出真理生命，能夠真正地榮耀上帝，顯示真理的光輝。這種光輝要在各個領域當中，尤其是在政治領域的活動當中，去真正地實踐信仰。基督徒必須曉得真理，而不是神志不清，喪失基本的邏輯思維，將不能理解的教條誤以為真理。所以說，虛假的真理危害勝過撒旦異端。聖經上什麼時候、哪一章、哪一節告訴我們教會不能參與政治？哪一章、哪一節告訴我們政教要分離？

我們基督徒要好好地讀聖經。聖經上有的，我們信；聖經上沒有的，我們不能盲目地信。有福音信仰的基督徒，至善之舉是幫助人知道上帝話語的真理，而不是渾渾噩噩地講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是思想及正確信仰的啟蒙者，而不是形式主義的教條者。讓我們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傳道同工切記：一萬次的洗腦灌輸，不如一次的喚醒。一個忠心侍主的基督徒，絕對不會給信徒洗腦，而是像耶穌基督，謙卑地給信徒們洗腳。洗腳代表了洗淨生命當中的污穢、私情、邪欲和愚蠢，讓我們能夠宣揚純正的基督福音。

傳揚真正的福音，不可流於膚淺的表面形式。如果我們去傳揚表面的這些形式化的東西，反而會淹沒真理的傳播，對上帝的話語更是望文生義。把聖經當成佳言美辭的心靈雞湯，而使真正懂得真理、實踐真理的人就會越來越少，會不斷地製造出“嘴巴親近神，心卻遠離神”的那些所謂的文化基督徒，他們會遠離社會責任的合一。

所以，忠心的傳道者曉得上帝的旨意和正確的真理，並且能夠按時、按量、按正意分解真理，以免真理的聲音被似是而非的道理稀釋。所以，真正忠心傳揚上帝話語的人，傳的絕對不是一個空泛的道理，而是能夠讓人分別善惡是非的能力、激發人能夠離惡向善的這樣一個欲望；而且，能夠讓我們坦然無懼地斥責不公不義的人，對任何這樣的人和事都能夠大聲地說NO；能夠真正地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能夠行公義好憐憫，以很謙卑的心與神同行。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說，我們要保持福音的純正性。

我們基督徒實際上是這個時代的先知和先驅。我們要到各處去宣揚我們的真神上帝。要指出人、所有的人性罪惡，我們要付出慘重的代價。要讓更多的人能夠知道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僅僅是拯救我們，讓我們能夠過得好，過得富裕嗎？不是！上帝的拯救，是生命裏的，不是表面的，拯救的是我們的靈魂。

所以說，讓我們能夠有獨立的人格，有自由的思想，不盲目屈從所謂的那些政治領袖的權威。讓我們不成為思想被閹割的奴隸，讓我們用信仰的智慧來分析判斷，成為辨別真偽的

探索者，而不是一個善惡不分、真假不辨的“英才”或假冒偽善的“偽善者”，甚至與世界那些所謂的偉大的領袖們同流合污、成為蛇鼠一窩的罪人。

基督信仰，其能力隱藏在人的“獨立”這個思想概念當中。個人與神的關係是深厚的信仰的內涵，代表著靈魂意識以及獨立的人格。越是充分發揮靈魂的自由意識，越能充分地感受到內心與神的同在。所以說，有自由意志的人必具有深厚的信仰、反思和探索，這樣的人才會以心靈和誠實愛神，並且信靠神。所以說，我們個人一定要與神建立密切的關係。讓我們成為一個思想者。因為，上帝為什麼給人有獨立的意識？讓我們可以自由地選擇，只有你做出一個自由的選擇，正確的判斷，那你才會真正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宣揚基督福音不可流於膚淺的表面形式。那樣就會創造很多望文生義的、把信仰當成心靈雞湯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這是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借鑒的。

事實上，福音是神的啟示，不能受任何世俗價值觀的扭曲。保羅在《加拉太書》中就警告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加 1:9）。福音是讓我們所有基督徒的生命被更新，真正成為光和鹽。基督徒要積極地投入到政治活動，或者監督政治組織和政治人物，要不我去投入，要不我去監督，免得他們遠離神的公義，假公濟私，做一些膽大妄為的事情。所以說，福音影響政治社會。福音改變的不僅是人的心，還帶來了社會福祉的更新。我們從歷史上來看，基督信仰推動過廢除奴隸制、社會的公平、還有各方面的社會保障等機制，這些都是在福音的影響下而建立的。所以這正是福音影響力的一個體現，其實這些從事的都是政治活動。

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榮耀神，而非實現任何世俗的宗教、政治的組織以及個人的豐功偉績。我們有一個錯誤的理解，因為我們現在錯誤地被這些所謂的領袖們所洗腦，認為政治就是追求名利。追求名利這是邪惡，這是罪惡，是聖經上上帝明令禁止的。我們要知道，為什麼有些基督徒寧願熱衷於謬誤，而不真正地熱愛真理？由於探索真理非常艱辛，而謬誤則更能夠迎合某些人惡劣的天性，充滿信仰上的愚昧無知。實際上對宗教的狂熱和“勇敢”，恰恰是來源於他們的無知。所以保羅說，“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識”（羅 10:2）。我們基督徒一定要按照真知識來認識信仰，這樣才會對人、對社會、對國家真正地做推動良善、推動和平的一股清流。

一些表面的宗教行為，強調的是集體性、儀式性、人數、奉獻以及教堂的華麗，以此來取代真理上的欠缺。集體性的儀式，它有存在的意義，人們可以借助集體來獲得一種精神和生活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也沒什麼不好。但是，如果沉迷於這種集體的狂歡，你一定會迷失自己，而且會忽略了人性，淪落入形式主義的禍害。因為，烏合之眾般的彼此吹噓肯定，自

身就失去了反思和懺悔。

所以，我們基督徒自己自身必須要先有正確的信仰，有這種純正性，我們才會分辨什麼是來自於神的，什麼是抵擋神的。我們千萬不要像眾人一樣去追隨那些信仰膚淺、才華橫溢、博學多才的宗教領袖，慢慢的遠離了真理。在這樣的群體當中，遵循統一的程式運行，被彼此的感覺感動，還有精英們的美顏加持，取代了純正的真理。猶如保羅所說的，“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欲，加添好多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提後 4:3-4）。在這種強烈的情感的激動以後，他們又會歸回到空虛混沌，進入到黑暗的深淵當中。

我們現在很多的時候，被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薰染，所以我們會得出很多莫名其妙的謬誤。我們基督徒，我們已信了耶穌信了基督，如果我們都不去參加社會的公義，那我們要做什麼？社會的公義，人人的事務，就是政治。

我們也可以看看，當年，為什麼上帝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有沒有獻祭？有啊。有沒有宗教行為？有啊。為什麼上帝不喜悅他？所以說，該隱只是注重宗教的禮儀，而忘記了信仰的實質。要知道，獻祭一定要獻初熟的，才符合上帝的心意；那該隱獻的是出產的，而不是初熟的。弟弟亞伯獻的是頭生的。頭生的代表著耶穌，初熟的也代表著耶穌啊。所以說，我們獻祭、我們這些宗教儀禮，是引申讓我們真正明白真理的含義。這些宗教活動，獻祭的這些動機，我們看的是對上帝是不是有正確的認識，你有沒有對上帝正確的認識，影響上帝對祭品的取捨，所以我們重點不是祭物，就像撒母耳曾經說過，“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供養的脂油。”（撒上 15:22）

詩篇 51 篇裏說，“你所喜愛的是內裏誠實，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詩 51:6）所以說上帝需要什麼？是內裏的誠實。誠實這句話就是真理，是上帝的話語。上帝的話語有沒有進入到我們的裏面？進入到我們裏面，才是在我們的隱秘處啊，使我們真正地得智慧，得聰明啊。讓我們知道上帝的旨意，讓我們能夠行出良善，行出祂的旨意，讓我們能夠參與到社會的活動。所以說，神所要的祭是什麼？就是憂傷的心，憂傷的靈。憂傷痛悔的心，神必不輕看。（詩 51:17）

每時每刻，我們在讀經的時候，實際上都是在獻祭啊，因為我們讀經就是在聽祂的話。讓我們真正地與祂建立關係，也就是立約和好。讓我們以感恩的心，能夠來支取祂的話語。讓我們有能力、有智慧，能夠參與到社會各個層面，尤其是政治領域。因為，政治領域是實踐信仰最切實的一個地方，我們的信仰是代表我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的選擇與實踐。所以說，我們必須有正確的對真理的認識，我們才會真正地去認識政治的本質。反之，我們就會被那些似

是而非的道理所左右。

我們基督徒不能參政，不能議政，那你基督徒不參政不議政，一定叫那些罪惡的人去參政議政嗎？要知道，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只要是執政掌權者他們不認識上帝的，就一定會迫害基督徒。歷時歷代，從埃及的時候，我們知道《出埃及記》，「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他們立刻就開始迫害基督徒，迫害猶太人。為什麼？不認識約瑟就不認識耶和華，不認同他的信仰。歷時歷代都是這樣。你看那些不認識神的執政掌權者，他們就要做領袖，他們就要做神。我們知道，想做神是人最大的惡。像亞當、夏娃，為什麼要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因為他們認為吃了便如同神，吃了就是神了。這是人的罪啊！所以，讓我們切記，讓我們透過聖經好好地反省。

人人都想做神，人人都想掌握所有的權力，實際上這就是政治，這是集權政治。所以我們要認識政治，要首先認識什麼是民主政治，什麼是集權政治，什麼是合聖經、合神心意的政治，什麼是不合聖經、不合神心意的政治。政治的本質是治理、管理和分配公共資源。在伊甸園當中，上帝就吩咐亞當夏娃，你們要管理世上的一切，所以政治是管理、治理和分配。這意味著每個人都要與政治息息相關，因為我們都生活在群體當中。

聖經當中也充滿了對政治的記載，有約瑟在埃及當宰相治理，大衛的王權置於整個以色列，以及尼希米重修聖殿和耶路撒冷的城牆等，這些都是政治活動。我們再看不符合上帝心意的政治，那些墮落與腐敗和罪惡的影響，政治常被權力、私利所污染。舊約以色列君王當中，有許多沉迷於偶像崇拜和對百姓的剝削，尤其《彌迦書》，彌迦強烈地指責那些濫用權力逼迫百姓的領袖，提醒我們要警惕，時時刻刻要警惕這種罪惡來侵蝕的政治。所以說這是給我們很大的一個提醒！

政、教分離，並不是指我們所顯的不關心政治，而是指教會的使命是管理教會內部的事務，不允許君王、政府以及政治組織任意地干預。你看聖經上，掃羅擅自獻祭只有一次，上帝就把他廢了，因為君王不能干預宗教。烏西雅王擅自要進耶和華的殿中去燒香，聖經上怎麼說？耶和華使他「凡事亨通」，結果，這個烏西雅王，聖經上所描述的最好的一個王，「他即強盛後，就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僻，幹犯耶和華他的神」（代下 26:16）。你看，這個定語它是多麼地嚴重。那他怎麼樣幹犯耶和華呢？他要到耶和華的殿中燒香。祭司亞撒利雅就帶著八十個勇敢的祭司把他轟出了聖殿，說你做這事必不得榮耀。給耶和華燒香是祭司利未人的事，不是你君王的事，然後他烏西雅王就長了大麻風，一直到死。這讓我們也可以看到，政治不能干預宗教，而不是宗教不能干預政治啊！

我們要根據聖經的真理來行事，來為人，是吧？這是聖經上所講的，這不是我個人講的，不是因為我曾經是一個民主人士，是一個政治犯，我今天就故意這麼講。大家可以用聖經來檢

查，聖經哪一卷哪一章說政、教要分離，基督徒不能干預政治？找出來。剛才我說的大家也可以去找有沒有。

所以，強調政、教分離，並不意味著政、教截然地分成兩份。相反，要強調政教合作的必要性。在各自的領域內，政府與教會是各自獨立自主的機構和機制，這兩個機制是不能合在一起的，如果合在一起，一定是罪惡。聖經上都告訴我們——不可以！誰要敢擅自合在一起，上帝就廢了他。都是為了完成私人及社會的同一個聖召而去服侍的，不管是政治，不管是我們教會，都是為了社會發展，推動和睦、推動和平的，能夠彼此成全、健全健康地合作，有效地去服務於公共的福祉，推動社會的良知，完善國家正義，彼此應當盡自己的本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所以說縱觀人類歷史，我們可以看，“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詩 33:12）

舊約以色列的歷史當中，政治與信仰相互交織不可分離，掌管行政的政治家更是神的好管家，遠離神，絕對無法建立公平、公義、和諧的國家。我們可以透過聖經來看，舊約中受過神教育的以色列選民，在敗壞的人性當中逐漸墮落、敗亡，何況背叛上帝、抵擋上帝的國家，會怎麼樣？這些都應該能讓我們基督徒好好地思考。

基督徒關心政治事務和社會公義，這本是一件美事。今日教會應該比作舊約先知群體，雖然我們不是先知，我們要羨慕這樣的福分，羨慕先知的這樣一個功能，這才是真正合理的合乎聖經、合乎上帝心意的。新、舊約多次提醒我們，我們有一位君尊的祭司，到各處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各處指的是哪里？包含著社會的各個領域，一定包含了政府、政治和君王們，這些都包含在內。所以說，基督信仰當中，政治具有特別的含義。

保羅在羅馬書 13 章說，掌權者是神所立的，信徒應當順服在上掌權者，我們很多人說，不管怎麼樣我們就應該聽命於聖經上這麼說的。是！但是，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我們也不能斷章取義啊。聖經上也提醒我們，地上的政治政權是有限的，神的國度才是真正永恆之至。啟示錄 11 章裏明確地告訴我們，政治應當在神的主權下運作，並成為實現公義和平的一個燈塔。

政治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人在公共生活當中追求的一種共同的秩序，它包含了正義、權益分配與價值觀的實現。所以，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它都影響我們每個人的決策與行為。基督徒在面對政治時，需要平衡屬天國度的價值觀與地上國度的現實責任，既要順服掌權者，也要警惕權力被濫用，所以說始終以榮耀神為最高的目標。要不我們一起參與，我們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施行政治權利；要不，我們就要以上帝的眼光來督責、勸勉、監督，這才是你我當盡的本分。

政治反映人類社會對於價值觀的一種選擇。我們知道，自由、平等、正義、和平，政

治標準如何來定位這些，關乎要將這些價值觀在公共領域當中具體地、具象化地彰顯出來，真正的實施牽涉到每一個人，牽涉到你我，牽涉到我們的兒女。所以，只有信仰才能提供超越世俗利益的品德標準，如果沒有信仰，沒有福音，人一定會自私自利召集自己的親友去控制這一切。

所以，真正的標準是從信仰生命當中存有的敬畏而來的，是從生命當中出來的這個標準。社會政治關係是表現在個人、團體、機構之間的一個互動，不僅在政府，不是說政治只在那個執政掌權的政府層面，它存在於家庭、職場，甚至我們教會組織。我們日常生活當中難道就沒有政治嗎，你們成為夫妻是不是要去到政府部門，要去登記，要去領證？夫妻的權利是不是對等？這都是政治。一個家庭，除非你一個人跑到深山老林裏面去，到那個山上，到那個石頭洞裏去住，不跟任何人產生任何的關係，只要是有兩個人，它就一定是有政治的。所以政治是眾人之事，協調不同人的利益、如何決策，等等，這都是政治。

政治的本質是處理分歧和衝突，能夠達成和諧的一個過程，這叫政治。政治最終的手段就是達成和諧，用戰爭或用法律，這些到最後也都是為了和諧。所以，不同的群體有不同的需要，也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政治提供一種機制來解決這些矛盾。所以說政治它不是一個權力。我們華人，因為我們崇拜權力，我們把權力跟政治劃等號。權力跟權利，這一字之差，差的就很多。所以我們很多的時候，就沒有好好地去思考這些字句當中它的含義是什麼。

政治正義與權力必須合一，你要想要這個權力，那你必須正義，必須要合一。正義，有形之權力，只有正義才有權力，權力也必須合乎正義，這才可以。政治必須具有正義性質的權力，否則很難以得到人們心靈上的認同。因為神權高於世俗的王權。文明社會基本的特徵就是公權力受制於公平、正義，脫離任何組織及個人的意識形態，個人的暴力。所以，純正的信仰對於政權，精神的指引和拉扯，是必要的。所以說這是我們教會、我們基督徒當盡的責任和義務啊。

如果這些王權沒有神權的監督與制衡的話，王權一定會墮落腐化，成為人間的禍害，社會就不能有良性的發展。政府的權力以暴力做後盾，是一種壟斷性質的權力，它是一個世俗的範疇。人類最大的惡就是對權力的貪婪。沒有信仰敬畏約束的權力必然來自於魔鬼，而且它必然會抵擋真理，破壞真理，破壞文明，讓我們人類再次投入到無盡的黑暗當中。所以，這是讓我們真正要好好思想的。

世俗政治沒有是非概念，他們會隨心所欲，沒有公義，只在乎利益在乎權力，其行為就會做出對他們事業不利的見證。這些見證我們處處可以看得到，他們的罪惡，好像所多瑪、蛾摩拉一樣。他們以惡為樂，不需要假冒為善。有時候說你是“假冒為善”，“假冒為善”是指我們教會裏面的，這些信仰不純正的人假冒為善。那些人如果沒有約束的話，他們根本不需要假

冒為善，他們可以在人前公開地行惡，任意地殺戮，任意地搶奪。這些人可以公然地悖逆神，他們根本不想掩蓋事實，罪惡不再披上美德的偽裝，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罪作惡，沒有任何的羞恥感，放蕩無度，甚過所多瑪、蛾摩拉。惡貫滿盈必然會遭毀滅，作惡自害，罪惡為自己播撒了毀滅的種子。罪人的行惡一定會招致來不幸的苦悲，會吞噬他們的靈魂，毀壞他們的生命。這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可以說，透過現在的社會現象，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世俗人治的這個集權政治，它會伴隨著很多的思想和學說，而且非常有煽動性。他們經常會發起一些群眾運動，會召集一些烏合之眾，甚至逐漸地發展成為變相的宗教。這就不是政治。他們把一切統一調整，可以改善民眾的處境，而且很容易地帶領這些群眾改變觀點和立場。所以人就是這樣，耶穌可以五餅二魚喂飽這七千人、五千人，他們也可以用一些學說一些手段，也可以暫時地喂飽這些人，就可以輕易地改變他們的認知，讓這些人神志錯亂。所以他們就把各種不同的東西統一到一起，而且形成一種切實的真實的變相宗教。這種變相的宗教可不是片面的狂熱，它包含了包羅萬象的思想體系，它一定是有思想體系的，建立起政治意識形態的宗教，形成一個很大的體制。你看西方文明國家的民主政府，他們的政黨沒有任何的什麼綱領，沒有任何什麼的思想體系，但是任何變相的宗教集權制的政府，它一定有。所以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好好地去認知，去分辨。

我們知道，他們一旦形成這種勢力，就會成為這個群體當中的運動，他們的中心的信仰，會有效地把個人的人格、思想全部地消滅，把他們融入成為群體。通過這種性質的信仰，不斷地造就出必須無條件地追隨這些政治領袖以及他們的理論學說的大眾。這些人實際上就像詩篇 12 章 8 節所說的“下流人在世上升高，就有惡人到處遊行”，他們就會彼此吹捧，為利結義。這都是我們基督徒應該好好警醒的。

這種變相的政治宗教對於追隨者們，意味著一切都簡單化了，他們不用思考，不用思想，不用晝夜思想。我們基督徒要“晝夜思想便為有福”，我們不思想上帝的話，我們就抓不住上帝的福分啊。但是這些人呢，他們就很簡單，因為二元論嘛，就是朋友和敵人的對立，因此產生了對領袖和學說盲目的狂熱的信仰，用一種完全的犧牲，實際上是一種毀滅，用暴力的福音教義代替神的福音信仰。

我們知道，義大利有一位集權主義的批評者諾爾貝托·博比奧（Luigi Sturzo），當時有一個學說，是在 1938 年的時候，他說，布爾什維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都是一種宗教，並且一定是宗教。他認為，不僅外在和形式上集權主義和宗教協調一致，而且實際上也是相交相疊的，它們造就了極權主義最本質的吸引力。這些確實是蠻有

吸引力的，歷時歷代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追隨者。

這種變相的政治宗教，最大的能力就是製造愚蠢。大家要切記，世上最大的邪惡不僅僅是殺人放火，最大的邪惡是透過洗腦製造愚蠢。我們知道愚蠢的本身並不邪惡，卻可以把邪惡放大千萬倍。智慧的人反對愚蠢，愚蠢的人卻反對智慧；智慧人自己去思考，愚蠢的人會讓別人替他思考。這都讓我們好好思想，我們基督徒要不要思考？

在出埃及記 19 章，上帝對每一個祂的子民說話。但以色列怎麼說？你就跟摩西和亞倫說，讓他們轉給我們就可以了。我們今天在教會當中，彷彿讀聖經只是傳道人和牧師的事情，叫傳道人讀就好了，講給我們聽就好了。那我們現在是不是還停留在出埃及記還沒出曠野呢？我們要知道，只是出埃及還不行，你還要經曠野，還要進迦南地啊，我們現在還停留在曠野。所以有句名言說：不會思考是可恥的，但更可恥的是這群不會思考的愚蠢而又麻木的人，正在教育聰明人去如何思考。你說這蠢不蠢！

箴言第 1 章第 7 節說：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所以今天，我們要能夠在社會、能夠在各個領域上站住腳，我們真的要好好回歸聖經，好好明白上帝的心意，真正地明白真理。讓我們行在真理的光中，我們才會不偏離。上帝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神的話是我們生命的糧。所以我們基督徒要真正地回到聖經，我們的認知一定要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聖經上有的，我們好好思想，上帝在聖經上沒有的話，不能強加於我們的思維當中，我們要好好地深思明辨。

我們有很多的話語，實際上還很好聽，聽聽而已，沒有救恩。所以說我們要回到聖經。有些大神學家也好，名牧也好，他們說的話也很好聽，有沒有救恩？沒有救恩。我們知道舊約的時候，那些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人，他們在雲里海裏都受了洗，但是他們有沒有跟隨著耶穌，有沒有跟隨上帝進入天國？聖經說他們都歸了摩西，歸了摩西就完蛋了，要歸神才對啊！

今天我燕牧師在這兒講道，講得眉飛色舞的，講得好不好？好。但大家千萬別跟著我，跟著我有什麼用，有沒有救恩？沒有救恩，講得再好也沒有救恩。講得好是為了幫助大家能夠進入到信仰，進入到聖經裏面，只是給大家一點啟迪而已，要進入到基督裏。人若在基督裏，才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才變成新的，我們不要崇拜任何人。所以說，我們要知道認識神才是智慧的開端，要知道自己的愚蠢，就需要智慧，我們知道自己的愚蠢才會離開愚蠢，進入到智慧的開始。我們一定要好好地讀聖經。

有個德國人，後來移民到了英國，是個著名的記者，叫沃伊特「沃伊特·福埃格特（Frederick Augustus Voigt 1892-1957）」一九三八年出版了《歸於凱撒》他在 1938 年也出

了一本書，叫《歸於凱撒》。這本書上怎麼說？它說，布爾什維克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是一種革命性的世俗宗教，它產生於人過分的驕傲。他們把上帝的承諾直接地變成了在塵俗當中可以由他們來給予所有人，而且能夠兌現的。還有這樣的學說，那書中還明確地說，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都稱為世俗宗教，他們不僅不是敵對的，而且在根本上是類似的。看上去不一樣，實際上他們這些人都是類似的，他們都具有世俗意義的宗教內容，他們都是彌賽亞，救世主式的。他們就在扮演彌賽亞，在扮演耶穌，把本來應該歸於上帝的卻給了凱撒。我們現在可以想想前兩年的什麼全球化，結這個盟那個盟，這些都是在建立“巴別塔”，都屬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一套。所以我們每一個基督徒要好好地警醒！

因為我在從小在這方面就是多一些思想，對這方面比較敏感一些，我希望能夠把我個人的認知告訴大家，給大家一點啟迪，一些思想，給大家一些警醒而已，我也不會召集大家去搞革命，像耶穌來，很多人盼望祂來，以為祂是革命領袖，不是。我們不是動槍動刀，我們是用真正的思維、真正的信仰，在意識形態當中能夠改變人，在精神領域當中給人豐富，給人智慧。所以說，我們純正的基督信仰與變相的政治宗教，是格格不入的，是無法和睦共存的。

我們要知道這種宗教不是民俗宗教。你看看這些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什麼時候來攬擾過我們，什麼時候來抓過我們？沒有。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變相的政治宗教，歷時歷代一定是迫害基督徒的，因為它要取代神，它本身就是敵基督的。社會要進入基督文明，需要幾代僕人按正義分解真理，才能造就出敬虔的兒女，能夠遍滿全地。而社會的倒退與腐敗和墮落，只需要一位偉大的領袖。所以說很可怕，一個工匠辛辛苦苦幹一輩子的工作，可能一頭蠢驢，幾分鐘就全部毀於一旦。這些所謂的蠢驢，所謂的偉大領袖，是人們相信他擁有真理的權柄，他不斷地會給你洗腦，靠勢力、靠才能轄制我們每一個人。他們迷戀於個人的崇拜，他們迷戀於萬人的跪拜，享受萬國來朝的這種快感。在這種背景的心態之下，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集權政府會不擇手段地打壓基督信仰，因為他們不僅僅要當皇帝，他們更想要當上帝。所以說不公不義充滿了世界。他們設立不義的律例，行事不公正。手裏拿著詭詐的甜品，他們的酒再兌上水，現在的社會是不是這樣？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充滿了不公不義。他們的左手拿著他們所謂的那種學說、思想，所謂的他們的聖經，右手呢，卻拿著欺騙的砝碼，這是不是他們在做的？

所以說我們要知道，如果這樣的政權干預宗教會怎麼樣？今日世界，世俗的國家和集權政府從根本上否定了信仰團體和宗教組織的合法性，而且，危及了我們信仰的自由，就更別提什麼政教關係了。沒有信仰自由，不可能有健全的政教關係。

我們華人從古至今，宗教干預政治幾乎從來不存在，只有政治干預宗教。你看在聖經

上我們可以看到，信仰干預政治處處可見，像摩西對法老，拿單對大衛，撒母耳對掃羅，包括耶穌對彼拉多，處處都包含著干預政治，施洗約翰指責希律王，這都是不是干預政治？都有。所以說宗教信仰，在我們華人的歷史當中，去干預政治從來沒有過，在我們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正地位，而且也不許過度的有自己的主張跟組織去和政體去做協調。所以說宗教在中國是絕對不允許與體制抗衡的，從古至今都是一樣。古代的政教關係是政治高於宗教，即使在民國時代，北伐成功以後，宗教與政治的關係依然採取的是傳統模式，宗教要為正統的思想“三民主義”服務，如果宗教甘心臣服，則相安無事，還可以享受到禮遇，反之就會被當成“刁民”被處理。所以在我們華人的觀念當中，政治與宗教是不平衡的。所以簡單地說，我們華人向來是政治，也就是政府，高於宗教，也就是高於教會。

國家的憲法第36條明確地規定：國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構、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宗教的公民，這是我們的憲法所規定的。其實不然，對宗教的敵視，制定出一系列的宗教政策，對各樣宗教進行控制和改造。

我們知道，有一個中發1982(19)號檔《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它要讓政策高於憲法：一，宗教是社會發展中暫時的現象，宗教必因社會主義成熟而自然消亡；二，堅持八個全國性宗教組織的基本任務是協助黨和政府執行宗教政策，應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三，通過愛國宗教組織來控制宗教活動；四，管制宗教活動地點、時間、次數；五，限制信教、傳教自由，絕不允許任何人強迫18歲以下少年人入教；六，黨員不可以信教，不得參加宗教活動，限制宗教與境外聯繫；七，利用各種罪名壓制宗教活動。這個是政策，你想一想可不可怕？通常我們可能不太知道。所以我們要分辨。

很多的時候，我們分辨不出我們受何等的迫害。我們以為，像今天我在澳洲，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在其他的自由國家，感覺好像安然無恙，就平靜無憂了。所以說，我們要知道信仰不是我們個人的。宗教信仰在我們國家，從來沒有真正取得合法的地位，沒有真正的宗教自由。實際上很多時候，彷彿好像是現在我們有點自由了，但只是過渡性的一些做法，暫時性的讓步而已。所以說，讓我們好好地能夠回歸聖經，讓我們看看聖經當中的真理到底是什麼。

聖經中的君王是神的代理人，是專門管行政的；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專門管立法的；祭司是神的中間人，專門是籌定兩者之間的和平的。這種和平，只有耶穌基督，祂君王祭司兼於一身，只有耶穌才有。

以賽亞書告訴我們，“因為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予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

頭上”，所以政權是擔在祂的肩上，祂是王嘛。“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9:6），所以說，“祂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祂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賽9:7）。所以我們知道，只有這位神，這位耶穌基督，祂才是真正的君王，和祭司融為一身，政教合一。

撒迦利亞書6章13節說，“他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並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權，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亞6:13）。兩職之間就是指政治跟宗教、跟信仰，所以只有耶穌能夠籌定和平，這是我們要好好思想的。我們每個人都要宣揚這樣的資訊，任何國家的真正的王，他一定要信靠上帝，這個國家才有福。

申命記告訴我們，“他登了國位，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為自己抄錄一本，存在他那裏，要平生誦讀，好學習敬畏耶和他的神，謹守遵行律法書上的一切的言語和這些律例”（申17:18-19），這是聖經對王的要求。我們如果不對這王傳講福音，不讓他信福音的話，那麼他就會加害於我們，所以，“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氣傲，偏左偏右，遠離了這誠命”（申17:20）。這是聖經告訴我們的。

所以，今天，我們基督徒透過剛才這些所講述的，我們要好好地思想，我們要透過聖經看神權與政權。外部集權打壓不會讓信仰望而卻步，但內憂自損，大國外患。

所以，我們當代的基督徒，千萬不要冠冕堂皇地聲稱教會不得干預政治，不參與政治。他們的錯誤偏差所帶來的自食其果，其真正的問題是在於他們缺乏真正的認知。就像保羅所說的，“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羅10:2），他們不懂得真理，缺乏聖經真理的真知。

宗教狂熱是最可怕的，他們排斥異己，批評不同神學觀點，斷章取義，標新立異。美國思想家愛默生有一句經典的名言，我在這裏給大家再重複一遍，他說，“有兩件事我最憎惡，沒有信仰的博才多學和充滿宗教的愚昧無知”。我們不是宗教。我們搞的不是宗教，我們是信仰。我們知道舊約摩西受神的差遣對抗法老，帶領以色列民脫離奴役。讓我們能夠透過上帝的拯救向世人彰顯一個真理——神是公義的主宰，祂關心被壓迫者和被逼迫者的命運，祂呼召祂的子民站在公義一邊，反對不公的制度和暴政。

我們再看尼希米，他不僅是一個敬虔的屬靈的帶領者，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治理者。他在面對敵人威脅和同胞的內部問題時，展現出信仰對政治的積極作用。他依靠禱告和智慧，不僅重建耶路撒冷的聖牆，推動宗教改革，還維護貧弱，清除腐敗，體現了神在公共事務中的主權。所以說我們要知道，在上的有權柄，人人當順服祂，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令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羅 13：3）。我們要看還有下文，“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神的稱讚，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羅 13：3-4）。所以說，我們行善的人，根本就不要懼怕。“你若作惡，卻應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為了良心。”（羅 13：4-5）所以說我們要知道，真正行使權力的人，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人。我們順服的是文明世界、文明國度被神所用的政權政治，願意以神的旨意為中心的，那行惡的卻不是。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有偏差。我們要在神的手中，祂的旨意當中來好好地思想。

我們要知道，實行管教叫人能夠回頭，能夠讓我們與神同行。我們必須要好好地紮根在上帝的話語裏面，讓我們的生命能夠向下紮根，向上結果；讓我們有正確的認知，服務於政治；讓我們在這黑暗悖逆的時代，真正的是光，是鹽，來榮耀祂。我們千萬不要被似是而非的道理所洗腦。

今天的最後，我就用張坦老師他寫的這首詩歌結束，我聽了好多遍，非常好“求神能夠差遣你我，求神能夠使用你我，好讓我們對上帝說：我在這裏！”

我們也要用淚水、鮮血寫下愛的講章。我們的生命，就是要寫一篇講章，將來要呈交給耶穌基督啊。在這個時代，我們要用忍耐、用苦難、用吶喊，喚回罪惡中迷失的靈魂。這是我們當今的責任和本分。

希望今天我講的這些，能夠給大家多多少少有一點點幫助。好，謝謝大家。我就把時間交還給張坦老師，謝謝。

（附：燕鵬牧師信仰與呼召歷程）

人生的道路，無論是順境、逆境，或痛苦、歡樂，上帝都有祂的旨意掌管。我生長在一個罪惡和虛假的年代——文革十年的浩劫正值我的童年與少年時期。當時社會道德淪喪，價值觀混亂，罪惡如瘋狂生長的藤蔓，糾纏每一個中國人。電影、廣播等媒體傳遞的，是相互鬥爭、復仇、冤冤相報的價值觀。即便文革結束後，社會仍未覺醒，人性中的貪婪、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依舊盛行。生活在這樣黑暗環境中，我心中充滿陰霾；若非環境的突變，我可能永遠沉淪在黑暗之中。

1989年「六四」學生民主運動爆發時，我因正義感而義無反顧地加入其中，帶領企業工人罷工、遊行，聲援學生運動。雖然我因家庭背景得以倖免被捕，但被貼上「標籤」，無奈離

開原企業，成為自由擇業者。聖經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當時雖非基督徒，但神沒有忽略我，祂已經在默默引領我。上帝所要的，不僅是個人的正義感，而是整全的生命：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祂同行（彌 6:8）。

「六四」運動後，我從政治民主的追求，跨越到對基督裡真自由的尋求。翌年，我受洗成為基督徒，神成為我生命的源頭、道路、真理與生命。祂賜予我新的生命，給我永生的盼望。面對耶穌這面聖潔的鏡子，我看見自己黑暗中的光明，也認識到人性中不可救藥的軟弱與罪性。過去自以為義的我，在神的話語下感到自己的渺小與自愧不已。

歷史與現實反覆印證，人類貪婪與驕傲難以自救。無數英雄、領袖試圖闡明真理，卻以戰爭和犧牲為代價。唯有仰望上帝，我們才能走出死衋術，進入自由的天地。上帝愛世人，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降世擔當我們的罪，用寶血洗淨過犯。人若拒絕祂的救恩，將永遠陷在死亡與罪惡的恐懼中。

自25歲受洗以來，信主並事奉主的路是一條十字架的窄路。這條路荊棘叢生，有仇敵攔阻，但也常能經歷主的恩典與豐盛。上帝用苦難修剪我們、煉淨我們、磨練我們的意志，使我們有份於祂的聖潔（箴 17:3）。我們遭遇的苦難，必不過於所能承受；祂以恩典支撐我們，使我們在軟弱中顯明祂的大能。

然而，信仰的路並非一帆風順。因資助民運朋友，我在1998年後被中共列為重點打壓對象，多次拘傳、監控，事業受挫，2001年被判入獄，2003年刑滿出獄後仍受到交保候審與持續逼迫。2004年為逃避迫害，我冒險至臺灣，歷經紅海般險境與前沿軍事堡壘的生死對峙才得以脫險。到臺灣後，由於擅入軍事重地，我再次被關押八個月，最終在國際人權組織的聲援下獲釋。十年間，我在臺灣無正式身份，失去工作與自由，生活困苦，但在苦難中仍經歷主的恩典與帶領。

這段經歷教導我：上帝用艱辛勵煉指示前行的道路，使我們在祂裡面被更新重建。祂要我們學習謙卑、認識自己，以柔和謙卑的心與祂同行。上帝的真理跨越時空，永不改變；在祂裡面，我們能得新生命，生命越來越豐盛，永遠有盼望。

來到臺灣後，我在教會默默服事，與弟兄姊妹建立愛的連接，並在聖靈引導下接受神學裝備。十多年間，我研讀神學、帶領查經班、協助牧師服事。2014年，我終於取得臺灣長期居留證，得以全職事奉主。在神學院老師和教會牧長同工的幫助下，我逐步確定了事奉方向，將未來的事奉道路全然交託於主。

目前，我主要的事奉包括牧養華人教會，以及在神學院教授舊約神學課程。我的目標是幫助弟兄姊妹在信仰上紮根，理解上帝話語的深度與實用性，也藉此培育更多有裝備的教會領袖。

透過教會牧養與神學教育，我學會將知識與生命結合，將上帝的真理落實於信徒的生活中。

我希望通過我的見證，鼓勵所有讀者：不論經歷何等黑暗與困境，神都在掌管。祂的恩典足夠我們使用，祂的愛永不離棄追求公義、行善、存謙卑之心的人。在信仰的路上，苦難是煉淨與成長的工具，唯有持續仰望上帝，心靈才得自由，生命才得豐盛。

從國度 - 末世論視角看教會事奉的公共性

陳彪牧師

主持人：

陳彪牧師原是大氣科學的博士。歸主以後，完成道學碩士並進修牧學博士。他曾任第三千禧年事工中文部的主任多年，現任該機構東亞與東南亞的區域主任。他既有自然科學的訓練，又有聖經與神學教育上的裝備。既是教會的牧者，又是神學教育機構的負責人。有理論的功底，也有現場的實踐。因此他是基督教公共神學領域的非常有資格的發言人。今天他將從國度末世論和新加爾文主義的角度來分享教會侍奉的公共性。我們把時間交給陳彪牧師，有請陳牧師。

陳彪牧師：

謝謝張坦老師這麼客氣，我為這個事奉機會來感謝主。我通常一般都是教導第三千禧年聖經和神學的課程（簡稱三千）。今天因為是公共神學領域，我當然也可以選擇三千的公共教育領域。但我想用今天這個題目更切合，從剛剛說到的國度末世論的角度來看，看教會本身事奉的公共性，或者教會牧養的實用性與大公性。感謝主的預備，我以自己在 2024 年一個閉門會上的一個講座為基礎，用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弟兄姐妹來分享上帝的恩典。

引言

大家看到這張圖的時候，你一定會好奇，我為什麼發兩張圖，天國的面酵一張圖，還有一個是天國的珍珠，這肯定跟國度有關的。如果你讀過聖經的四福音書，馬太和馬可的記錄，耶穌在地上一開始公開宣告他的受洗，然後經過試探以後，開始傳道生涯的第一個宣告是什麼？

“天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對吧？然後使徒行傳開頭，在耶穌基督死而復活之後，他有40天之久向門徒們顯現，在做什麼？在宣講上帝的國。到了使徒行傳的結束，保羅是在羅馬被囚了。被囚的時候（28章）的最後一句話：“放膽傳講上帝國的道”。當然原文就是“宣講上帝的國，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給人，沒有人禁止。”所以路加的筆下，馬可、馬太的筆下，都要來彰顯上帝國度的建立，耶穌基督死而復活，這個福音臨到這個地球上是一個公共事件，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穌和他的使徒在凸顯，上帝國度在末世的臨到是重中之重，這對我們今天來說，當然就是重中之重。在提醒我們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侍奉中，我覺得這個國度的畫面太缺少了。所以，無論我們是在教會內，還是在上帝呼召到我們在社會的任何一個領域裏面，我們把它稱為公共領域，根本上來說，都是在侍奉上帝的國度。基督徒和教會的事奉廣義來說，都具有一種公共性。

所以在這張圖裏頭，你可能想到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13章（後面我介紹王怡的講道會再詳細講），他講了三個天國的比喻，然後可以分成五組，有撒種，麥子，稗子，然後芥菜種，面酵，是一組；你可以說藏寶和尋珍寶又是一組；還有一個撒網結束的比喻。在這裏面，這一組五個放在一起，然後你再往後看，有兩個比喻句。婦人的三鬥面，還有商人尋珍寶。所以，發酵的三鬥面能供很多人吃的一國度影響的範圍，然後珍珠這個無價之寶一國度的不可取代（這兩個天國的張力在後面的新加爾文主義時，我會展開講論）。簡言之，當耶穌在33節的時候所講的那個比喻，就是天國好比一個面酵，有婦人拿來放了三鬥面，直到全團發起來。然後45節，他說天國好比一個商人，尋找好的珍珠，發現一個珍貴的珍珠，就變賣所有的東西，就買這個珍珠。所以天國在耶穌的比喻中，是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這是他為此而來的，把天國帶到人間的使命。我為何這個題目談論公共神學呢？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視角來談。今天我沒有從教育的視角，也不從科學的視角。通常作為牧師，往往會從教會的侍奉來談公眾的視野，也就是從教會論談國度論。不過我今天要倒過來，我今天從上帝的國度末世論的視角，來看教會的侍奉。用神學的術語，就是從國度論看教會論。求聖靈幫助我們今天聽的講的，都同得天國福音的巨大益處。以下我就從這個幾個方面，談國度論末世論。

第一個，我們來談，作為基督徒在世界上究竟用什麼樣的策略來改變世界。第二個要談的是末世論或者是國度論。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在所謂的政教關係中非常流行的兩國論。我認為我們更好地是從現今世代和將來世代的視角看，這兩個世代的重疊論比兩國論可能更加的恰當。第三個部分，通過那個珍珠和麵酵的比喻來簡單解讀新加爾文主義的公共神學（許西緬）。接著介紹王怡的一些公共神學，透過解讀他的文章，講座或者靈修，也包括一些宣告，來看教

會侍奉。最後就是如何應用在海外教會，有些人在澳大利亞，在北美或者在亞洲，還有很多人在中國大陸，所以大家處在兩個相當不一樣的處境裏。所以，我們會在這兩個處境下看教會的侍奉。總之，我們先從基督教社會學的角度進入，看公共神學。接著兩部分是分別從聖經神學和系統神學的進路看公共神學與教會牧養。後面兩部華人教會處境下的公共神學與牧養。

如何改變世界

我們先來看如何改變世界。我會引用不同人的東西，如果你讀過任何基督跟文化的關係，比如說屬於自由派的學者，理查德·尼布爾（Richard Weaver）的很著名的書——《基督和文化》，他把不同的基督教的宗派，從天主教到更正教的不同的分支，路德宗的、改革宗的，還有自由派的都放在裏頭。他用了五個頻譜來看基督與文化，然後他把改革宗放在一個中間的轉化主義。卡森博士這位保守的聖經學者，他大概十幾年前寫了一本書，就是《再思基督與文化》，就是在尼布爾那個框架下，他從聖經神學，從福音，上帝國度角度有一些評論。你還可以看到《世界觀的故事》，這是在華人的世界比較熟悉的查爾斯·寇森（Charles Colson）寫的。他在尼克森水門事件以後歸主，然後成為很重要的在公共領域裏頭強調世界觀的一個公共的神學家。他不是牧師，但是由於他自己的律師和原來的哲學背景，影響了非常多的人。還有一本書，可能也有中文，這是新加爾文主義的一個代表作，在北美發表，是加爾文神學院的一個老師，阿爾伯特·沃爾特斯（Albert Wolters）所寫的，《創造的恢復：歸正世界觀的聖經基礎》，他從宗教改革的角度來看，世界觀應該是怎麼樣的。他談到方向和結構，比如他講到墮落，是把整個上帝的創造都扭曲了。但是上帝本身創造的那個結構還在，但是由於罪人他的方向扭曲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結構的和方向的問題，方向都是罪人要榮耀自己，巴別塔就是一個例子，但是神本來創造的旨意目的來說，是有一個末世實現的終極觀點。

詹姆士·亨特（James Hunter）是我接下來要介紹的，一位基督徒社會學家。在分析美國的這三四十年，從70年代開始到現在，福音派在整個的公共領域做見證時一些的缺失後，他提出的一個看法，我們未必每個人都會贊同，但是我認為這個觀點是值得我們來思考的。當我們來看詹姆士·亨特，美國佛吉尼亞大學的社會學研究中心主任，他影響了相當多的人，包括凱勒牧師。他談到文化變遷一般有兩種的視角。我們作為基督徒，作為教會，已經被基督改變，還正在改變，我們還沒有到家。但是怎麼樣成為改變這個世界的動因，有兩種的視角。一種的視角就是講文化的精髓，你要改變文化，對不對？它存在一個人的心智裏頭，就是我

們的理智，我們思想的改變。所以一個人的價值觀，會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各種各樣的選擇。比方說我如何花時間，如何工作，如何玩耍，為什麼要結婚，跟誰結婚，怎麼樣帶領孩子，我們在教會中敬拜怎麼樣等等。這些文化實際就把我們的這些內在的價值觀顯示出來。從這種觀點來看，文明就是一個價值觀和在價值觀基礎上做出不同選擇的一個累積。所以在這過程中會甚至談到世界觀，比如像查爾斯 - 寇森就是這樣的。他說歷史可以說是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就是他們產生的世界觀的一個興衰史。他塑造了我們的價值，所以我們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決定一切。但是你知道世界觀這個辭彙，是德國的哲學家出來的。當然也會有被基督徒重新洗禮之後，歸正之後來使用。所以，必須要瞭解整個的來源。當然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洛克的個人主義，然後基督教的敬虔主義，都會在這裏頭產生。這種觀點，雖然有不同的，複雜的、簡單的講世界觀和改進版，但是基本上來說，世界觀是在人的心智裏面的，我們的頭腦裏的。我們思想改變了以後，我們就會做出正確的抉擇。

在這裏我們來看詹姆士 - 亨特，他的另一種觀點。他覺得有些問題需要思考反思他們的源頭。西方現代的思想，是西方的進步主義出來的。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認為，思想來推動歷史的發展，這是我們中國大陸比較熟悉的。洛克的個人主義，在英國它是一個自治理性，是一個社會變遷的關鍵。基督教敬虔主義，其實也是談到我們的生命中最關鍵的，是我的心要改變，就是我們的心意更新而變化。所以這個傳統裏都包含非常重要的真理部分。但是對於詹姆士 - 亨特來說，也可能先入為主的影響了我們對文化變遷的一些大體看法，導致了一些我們沒有注意到的缺陷。他不否認人心智的改變。因為羅馬書就是這樣說的，心意更新而變化，要查驗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但是，他說在這個文化變遷或者世界改變的時候，其實這不一定是決定性的因素。如果你的目標是改變世界，我們不是在說上帝的福音，先改變個人，把我們帶到他的國度裏，但是之後再改變這個世界的過程。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會成為基督徒的，這個我們也知道。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說，他舉了一些例子，我給大家講一下。比方說信仰，在美國的社會這過去幾百年都佔有支配的例子。即使到了上個世紀的 60 年代，只有 2% 的人是說沒有上帝的。到今天這個時候，大概只有 25% 左右的認為是一個世俗主義的美國。也就是說，美國至少有 75% 的人堅持認為他們是有信仰的人，基本上是個寬泛的基督教的信仰框架。可是如果你看我們美國的文化，我在美國三十多年了，商業行為、司法，然後特別是在左派流行時，你看到現在川普回來想要改回來不容易。學術界、娛樂界的文化非常強烈的一個標誌就是世俗主義。如果你讀過查爾斯 - 泰勒 (Charles Taylor) 寫的《世俗的時代》，就是目前的西方很少在公眾領域裏提到有超然的神。當然這次大選之後美國有點表面的改變。你看到葛培理牧師的

兒子（富蘭克林 - 葛培理），他在為川普禱告結束的時候，他非常清楚的奉耶穌基督，這位創造天地死裏復活的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這個在過去是很少的。通常即使是一個牧師，在公共禱告結束時會說，奉你們自己喜歡的那個主的名禱告。這個排他性的基督教在美國不僅是去掉了超然性，就是特別談獨一主的時候都完全模糊，一般化，大概上帝祝福美國。這是文化的真正價值和價值觀做出各種抉擇的累積結果。

最後你必須要問這個問題，如果是 75%，這麼多人都是相信有上帝，為什麼美國今天的文化這麼強烈的世俗化？詹姆士 - 亨特給了兩個少數人產生文化影響力的例證，很有意思。這就是美國猶太社會和同性戀者。美國的猶太人口集中在不同的地方，紐約、波士頓，還有其他地方，但是沒有超過人口的 3%。可是猶太的這個社會，這個社群對文化、藝術、音樂、電影、建築，他們的影響是非常輝煌的。這個是他們在過去兩千年中的累積，然後從舊約中吸取的，同時有進取心，是在非常惡劣的一個情形下取得的。結果他們塑造的文化產生的影響力，跟他們的人口完全不成正比。換句話說，我們通常人都會說 Judah-Christianity，猶太 - 基督教在美國的主要影響的漸弱，是美國走向世俗化的一個原因。但是這個 3% 的猶太人影響實際是很厲害。

反過來的例子就是我們都瞭解的同性戀。同性戀即使在現在美國不到 3-5% 的樣子，但是影響力非常的巨大。我記得我在公司的時候，Lucent 公司（原來 AT&T 的設備部）的就開始請這些同性戀的人在我們大眾面前，在工會，在員工的面前做見證，讓我們這些人同情他們。那當然是 20 年前的事。可是他們的影響力，取得他們的合法地位，在法律維權方面，你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的呢？是在我們保守主義的雷根和老布希的時候，取得了這些巨大的突破。成為同性戀的運動，所以今天成為主流的政治身份。我們現在講的 Identity Politics 或者政治正確，都是那個時候，他們已經暗中得勝了。

所以，詹姆士 - 亨特說，我們要對理查德 - 維沃爾 (Richard Weaver) 說的思想產生後果，做一個界定。他一定要問，究竟在什麼樣特殊的條件和情形下，思想能夠產生重要的後果？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談，究竟哪些特定的條件，什麼樣的情形可以導致文化的變遷，可以是好的變遷，也可以是壞的變遷。我們作為基督徒瞭解普遍啟示下，我們的反思。詹姆士 - 亨特是一個不錯的基督徒，在一個保守長老會教會聚會。那我們就來思想，某一思想能夠在歷史上取得成功的因素。有時並不是由於他們思想內在的真理性（我在講世俗世界），而是由於他們跟與巨大的權力機構和利益集團聯繫導致了結果。順便說一句，你們在澳大利亞的人，應該看 Anderson 頻道，他是你們的前副總理，他目前做很多視媒的採訪，採訪世界很多的歷史學家，政論家，還有神學家的節目，幫助你們今天可以明白西方目前的改變和趨勢。那麼，亨特在談

論這個利益資源結合究竟是什麼呢？他談了五大論點。

他的第一個論點，就是文化是一種資本，就此而言它產生了一種能力，一種權力的形式。舉一個例子，比方一個博士，這個張博士他就比修車的工人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不一定是他修車的資本。一個國家的院士就比一個中學的老師更有文化資本，對不對？如果今年的諾貝爾的文學獎，他比一個寫浪漫小說家更有資本，一個諾貝爾的經濟獲獎者比一個一般在華爾街炒股的人更有經濟資本，我在講的是文化的資本。

第二點，文化是一種產物。它是一種不在由單獨個體構成，而是有一個機構，有一群精英產生引導出來的一個產品（products）。這個時候，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是想偉人決定了歷史。中國人會說，毛澤東當年怎麼樣，鄧小平開始的改革開放。所以我們一般看偉人是一個搬道工的工作。他在歷史的軌道上，他搬到這邊，搬到那邊，就影響到整個的歷史。他的才智，包括他的這些智慧，引導了文明的方向發展，要麼向好要麼向壞。比方說馬丁路德，通常認為他是整個宗教改革的孤單英雄。但是如果你仔細想路德改教的時候，其實他身邊有一群人，志同道合的網路人群。我不是講今天的那個 internet 網路，我們講的人際關係網。這網路不光是在他的修士階層中，當時德國北部有好幾個人，這些人有德國王子，然後有腓力 - 墨蘭頓。咱們都知道墨蘭頓，然後希爾德這個人。那咱們就說墨蘭頓好了。墨蘭頓當時是在 1530 年瓦格堡會議上的新教的首席談判代表，也是歐洲整個的宗教和知識網路核心人物。所以當時海德堡的大學他都參與，產生了很多的教科書。所以這一群人整個把德國的大學改造了，按照新教的方式來改，產生新的包括我們今天講的 Academy 學會，學院派就是從這裏出來的，它成為社會文化變革的中心。這些做法被當時歐洲的新教地區模仿，影響了整個西歐。所以如果要羅列更多，我們可以看歐洲的啟蒙運動，英國的廢奴運動，當然偉人有感召力。但是如果離開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網路同道，實際上是不會產生影響力的。所以這也是像在路德之前這麼多的改教人，包括威克裏夫，他把聖經翻譯成英文，就被燒死，還有其他改教者，這些人其實都是嘗試過，但是他們沒有那個網路聯盟。這是第二個論點。

第三個論點，文化的產生有一個“中心”和“週邊”的一個剛性的結構。亨特說：“對文化的資本，最重要的不是它的數量，而是品質，重點在文化的公信力和造詣的地位”。我跟王怡交流的時候，他就說我們當今的教會要做重要的少數。重要的少數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文化的“週邊”和“中心”是什麼意思呢？我舉個例子，我先舉美國的例子，再舉個中國的例子，你們也可以舉澳大利亞的例子。比如說，在美國哈佛大學你可以得到好的教育（我是一種比喻），當然你也可以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得到教育。但是這兩個學校來比的，哈佛在一個機構裏它處

在哪里？文化的中心地位。而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就在外圍，包括我們佛州，比如說佛州大學最多是中間。那你在中國也是一樣，比如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與蘭州大學來比較（可能有一度說蘭州大學是小北大，那是在 80 年代，我讀書的時候，是今天遠遠沒有辦法比的，孔雀東南飛很快改變了平衡）。報刊、雜誌也是一樣的。《今日美國報》發行量也許比《紐約時報》更多，然而《紐約時報》才是美國報業的記錄（不論好還是壞）。我就不用再多解釋了。因為它處於文化生產的“中心”而不是“週邊”。咱們用北美基督教出版和世俗出版社比較，比如說我們有 Zandervan，有 Baker, P&R，還有新興的 Crossway（十架路），它們當然可以出基督教的書記，但在文化上都是週邊的。如果書不出現在紐約書評上，其實就很難影響整個的文化領域。所以基督教在美國這些敬虔的福音派，是在美國文化的週邊，這早已是事實，不然我們基督徒也不會建立自己的出版社了。這些例子這幫助我們明白什麼是文化的中心，什麼是它的週邊。

在第四個論點上，他說文化變遷大多數情形下是從上而下的，很少由下而上，造反革命大概是這樣的。但是通常改變世界的工作，是透過精英或者透過貴族，觀看不同時代的精神。守望者的任務，這是教會中的少數。他們為在普遍教會，在整個社會中的，在領導的機構中，提供了智腦團的工作，給治理的方式給出方向。所以包括川普這樣的領袖，他仍然是需要團隊。他當年第一屆的時候他用錯人了，對不對？他現在就建造他的團隊，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一個人單幹。在這個語境下，我們可以想到例子很多，如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剛剛我們提到啟蒙運動，或者資本主義興起，共產生主義發展，這些西方的改革，甚至科學革命與崛起，和它們對整個世界產生的影響。我們今天的醫療、法律，建築學的後現代主義，流行的文學和通俗文化，這些包羅萬象的事物都有自上而下的痕跡。其實，包括過去這幾十年出現的全球化和現在的地域化（反全球化），這其實都是精英們開始的，然後滲透到普羅大眾。所以 Colin 這麼認為，基本上因為每一個文明都是先建立了一套的理論學說，然後再衍生出文化的產品，然後從上往下來流。我還記得我 20 年前到一個地方教會去講城市植堂。我問帶領老弟兄為什麼你要我講這個題目。他回答說，如果上海的上游不乾淨，我們這個杭州蕭山的郊外一定會不乾淨。他很明白這件事情，這個老弟兄很有見識。所以換句話說，這些工作不是由孤立的天才人物做完的，而是由知識份子的精英帶領下，整合完成的。所以這些網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後他們書寫了故事的情節與轉換。這些網路環繞著社會生活的“中心”周圍運作。所以說社會的中心在哪里？這是一種從上而下的影響。中間往往是不願意改變的，下面要想改變也是艱難的。當然，除非革命才產生極少的這種自下而上的陳勝吳廣的起義，大概是這樣的。

最後一個論點，當精英網路和他們所領導的機構相互交迭的時候，世界的變革最為激

烈。他說，更有能力的一種是網路與網路相互交織，就是精英的網路和他們領導的這個機構，一個有個性的人脈，一個是他們的機構，產生重疊的時候，這個世界的變革就會激烈。所以可以想一想，美國保守派的上來，幾乎也是一邊倒，開始影響了西方的其他國家，包括澳大利亞、英國，然後現在的西歐都開始從左向右轉。因為這是相互之間的網路。你們都知道紮克伯格facebook，這些人都有改變，當然馬斯克是第一個改的。我再舉個例子，你們非常熟悉的。英國廢奴的時候，你都知道核心人物，威爾伯福斯(Wilberforce)，他是《奇異恩典》的電影的主角。當年他受牛頓牧師(John Newton)，就是寫《奇異恩典》聖詩的那位牧師影響的。威爾伯福斯是聖公會會友，他當時要奉獻自己做牧師的。和牛頓牧師協談時，牧師說不行，現在我們的牧師不缺，但缺你這樣的基督徒，愛主的、有正義的政治家。就勸他留在政治圈裏，說你的呼召就是在議會來為主做見證。而當時導廢發生的是赫赫有名的克拉彭圈子”(Clapham Circle)。這個例子非常精彩，你如果有空去看《兄弟相愛撼山河》，這是一個臺灣的基督教作家寫的，寫的比較通俗易懂，因為是華人寫的就不那麼澀。這裏頭就是韋伯佛斯自己的感召力，他的道德操守、政治資本，然後他跟首相關係很好。但是Hannah More，這是一個當時文學界裏非常出名的，有巨大的文化資本的人，他也成功地辦了貧民窟的學校。還有Henry Thornton銀行家注資，和社會活動家的智庫與網路關係。七個人的克拉彭聯盟者整個推動了英國的廢奴，就沒有像美國這麼難。美國整個用戰爭來結束是非常慘的。而就是在宗教改革的後裔，英國的清教徒的影響，產生了像威爾伯福斯等人這樣的後一代。

我再舉一個德國的例子，你們都熟悉的例子就是馬克思。人文馬克思主義，我不在講當時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本來馬克思主義已經沒戲了，不是嗎？只是在當時這種落後的國家像俄國、中國，越南、古巴。但是從20世紀中期到現在21世紀，為什麼左派這麼厲害，跟人文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大有關係的。但是發展原因也離不開當時有金融資本的投入，和他的智囊團的參加。因為在馬克思的老家就是今天的法蘭克福附近。法蘭克福是很有趣的一個地方。它是在德國，但是它的文化並不是單純是德國的，它是德國是一個國際都市，在歐洲你到哪里幾乎都要經過法蘭克福轉機。所以那裏交通樞紐頭就產生了一個社會研究中心。然後一個叫Hermann Weil的人，他自己是一個國際的食品商。在20世紀初的時候，到上個世紀的50年代，二戰結束之後，每年他有12萬馬克的資助。1921年開始成立圖書館，從1928年，只用了四年的時間圖書館就變成3萬冊。所以後來每年的讀者就有5000人。然後這個研究所產生的學者的專用辦公室18間給博士生。博士生都是受左派資助的，到時候對他們就很忠心了。

所以這五個論點和這些正面、負面的例子，讓你必須要思考，到底是個人英雄改變歷

史，還是一群人改變歷史？所以，詹姆士·亨特這篇《如何改變世界》論文和他後來滿有影響的《改變世界》一書的結尾處，他強調我們基督徒首先要自己站穩了，就是對福音有忠心有見識的在場。我們的心智更新是重要，他不反對心智更新。但還要真正做公正的人，公義的人。一個人道社會的前提，每一個人要被上帝的靈重生。但是，他進一步說，光靠個人的這種重生，這種敬虔主義的，不足以達成我們盼望的理想和目標。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要改變世界，從一個意義上，我們剛剛講到的一種權力 power，一個可以是一個中性的文化權力（我認為就是普遍恩典的一種表達），交織的權力，從上到下的權力。這種權力我們需要重視，就是我們並不需要去搶奪世俗政治權利，這絕不是我們選擇的方案，只是簡單的佔領制高點就完事了。我們美國的福音派當年把布希送到白宮，把川普送到白宮是容易的。但是這不是能夠改變社會的根本，除非有一個群體階層的改變。所以他會強調說，我們要重視的權力，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權力，是我們通常講的奴僕君王的這個概念，是一個服侍的概念，它是一個界定塑造現實的權力，使得可以支撐仁愛公義，就是讓福音拓展和人類繁榮。有哪一些的東西和文化的得失攸關呢？什麼樣是一個好的文化和一個壞的文化？所以當一個好的文化，它帶來一個好的時機，帶來生機，屬於人類的繁榮。我想現在美國右轉是非常感恩的。還有一個就是整個文化的退廢，然後腐化，是妨礙人類的繁榮甚至喪失生機的。

在今天的世界裏，我們很難預料這個結果會怎麼樣，每件事情都相關的。但是我們可以相信的，無論是在最黑暗的時候，或在光明的時候，都記得主已經勝過這個黑暗的世界，耶穌已經借著他的死和復活把上帝的國帶到這個世界上。這個是永遠不能夠改變的現實，我們是在得勝一方的。從這個角度去看一下耶穌基督創建的門徒。你看那12個門徒，後來200人、5000人。你可以把門徒組成的使徒，看成是一個網路核心的上游，然後產生其他的門徒。裏面核心的三個門徒是重要的人物，彼得、雅各和約翰。當然還有後來的保羅。保羅和門徒把基督教傳到外邦的世界，這些門徒是形成了初代教會雛形的靈性和文化上的更新。雖然他們當時是週邊的、邊緣的城市，後來進到了中心城市。他先去了當時在羅馬的一個行省，後來去了耶路撒冷，最後在羅馬。當讓我們從屬靈角度知道地上的耶路撒冷，不是耶穌在天上掌權的新耶路撒冷。無論如何，那個時候保羅真的到了中心。不到一代的時間裏，基督教蔓延到整個羅馬帝國。這就是說，耶穌透過使徒彼得和保羅也開始了一個新的機構，就是教會，對不對？教會有有機性，有生命性，但也有它的建制性，是一個機構。不光有自己的言語，就是上帝話語的傳遞。但是還有一個耶穌基督的身體實體，展現了一種生活方式，有別於那個時代占主流地位的生活方式。舉一個例子，就改變了當時的婚姻。那時候同性戀和婚姻是一團糟的。在羅馬帝國，基

督徒只要一個太太，沒有亂倫。他們其實並沒有剛開始立法改成一夫一妻制，可是最後卻發現，一夫一妻的基督徒生活是令人羨慕的，他們自己就改他們的法制，這是非常有意思的。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基督徒對他人的憐憫事奉，震撼了當時的羅馬皇帝。

我們到這裏可以對詹姆士 - 亨特做一個總結。我們可以說，基督徒是滿有天上喜樂的在場，因為在這個世代中，神託付給我們大使命的權柄，天國的權柄，我們可以謙卑忠心的，順服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召命，這個天命。因為將來的時代已經在基督裏來臨了，這個使命是長期的，我們已經經過了 2000 年了，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在這個過程中當然很辛勞，但是每一次的大結果、小結果，其實都不在我們的手裏，都在全權上帝的手裏。但是我們在這個世俗的時代裏，我們如果為公義，為良善，為上帝忠實的執行上帝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它潛在的結果，特別是福音使命，潛在的結果會超過我們所思所想。所以我們可能要從這個視角再去讀使徒行傳，你會發現後來的克拉彭聯盟的雛型，有一個與原來你認為的宗教改革不同的聯盟，有一個潛在與今天不一樣的中國大陸的福音聯盟，和這些地方教會產生的城市植堂的網路，彼此交織，那會是怎麼樣的情形！

從末世論看兩國論與兩個世代

好，我們回到正題，我們繼續向下，進入第二部分，就是從末世論來看，今天在公共領域，世俗世界和上帝的世界這兩個兩國，或者更恰當的把它看作兩個世代。這裏有一些書，我大部分內容從這些書裏頭學習了以後，把它們綜合一下，加入我的解讀。目前宣導兩國論的 David Van Drunen，他原來是個律師，他現在是加州威敏神學院的一個系統神學教授。他強調為上帝而活的見證。但是目前有兩個國度的結構，他強調說一個就是公共領域的世俗國度，另一個就是上帝的國度。是從傳統系統神學的角度發展的。從另一個角度，我更多的是從聖經神學的末世論來看，包括這位牧師李曼 Jonathan Leeman，他就是九標誌的總幹事。他的碩士是讀政治學的，然後他讀了神學成為牧師。那他寫過不少的書，這本就是 Political Church。他說一個政治性的教會應該是怎麼樣，他當然是從聖經的角度來看政治的。在他的一篇文章裏，他認為其實不是兩國，而是兩個世代，只有一個上帝的國，末世的國度已經臨到了，而兩國論容易混淆末世 - 國度論的現實。

其實，基督徒都在想建立一個模式，很好的來描述我們基督徒和教會跟這個世界怎麼互動，怎麼改變文化。基督徒和教會這樣做，因為神在不同的領域設立各自的權柄，這方面其

實大家都有一些共識，但是也有一些差異。眾所周知，比如說我們都知道最著名的是奧古斯丁的雙城記，對不對？上帝的城和人的城，人的城是罪人之城，上帝的城是愛的城。最後，地上的城要變成上帝的城。在天主教的教宗澤拉修格拉西亞，他有兩劍論，就是上帝教會的寶劍，就是指的福音。然後還有國王的寶劍，甚至我們在馬太福音裏有鑰匙，天國的鑰匙給了教會，對吧？然後那個刀劍就是他從羅馬書出來。路德的兩國論，指世俗政權的。對於路德來說，菲利普王子是支持新教改革的，所以他當時是整個貴族和國王都支持新教的改革，要離開羅馬天主教。

顯然對我們當代來說，我後面會講凱波爾的主權領域（有人把它翻成範疇的主權），顯然都會談到不同的領域。在我看來，包括李曼，他都認為古代和改教時期是在一國論架構下展開討論，包括路德的兩國論都在大的上帝國度之下。因為首先上帝國度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就是上帝自己在天上，從亘古到永遠一直掌權的那個國度。他創造，護理救贖與審判，統管天上地下的萬物，包括天使，魔鬼，人和物。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直到永遠。有了這樣一個背景，我們在思想兩國論和非兩國論，基本從宗教改革的立場來說，聖經的啟示和知識論，我們都可以看到上帝對被造界，對整個的歷史擁有主權。所以這就是上帝永恆在天上的國，這是永遠掌權的國度。

為此，當這新的兩國論出來以後，就讓人有點混淆。地上的國和天上的國，王怡也用過這個詞，所以我們先建立這一國論架構。有一個以上帝為中心這個永遠的國度，從來沒有因為魔鬼反叛、人的墮落，上帝不再做上帝，而成為下帝。

第二個我們傳講的彌賽亞國度是一個歷史性、狹義的國度。這是耶和華在舊約與亞當、挪亞、亞伯拉罕、摩西和大衛立約，在以色列選民中以他的話語和作為來彰顯其國度的發展，而新約借著耶穌基督（彌賽亞）的降生死裏復活升天掌權，在全地在萬民中建立上帝的國度。上帝的兒子借著他死而復活帶來上帝的國，這個歷史性的彌賽亞這一狹義的國度。在三千課程中，說上帝國度的末後階段，奠基、延續和成全。我在這裏，要用莫若勒斯（Michael Morales）《誰能登耶和華的山》。然後是新約的神學家比爾（G.K.Beale）《新約神學》來說明我的觀點。其中他們都強調新約中聖靈的工作和能力。因為有兩個世代，一個是現今敗壞死亡掌權的世代，還有一個將來的世代，是公義良善復活彰顯的世代。也就是將來世代和現今世代，現在上帝的國度還沒有完全臨到這個世界，這是是一個世代重疊階段。所以，這就區分了第一個創造和第二個創造。新的創造是救贖，就是舊的創造在上帝護理中的發展，但是新的創造在基督裏已經開始了，那個初熟的果子已經開始了。有一個基督徒的政治學家，就把新約神學的已然未來的這個新創造和舊創造，把它移到了政治神學裏面。奧利佛 · 奧多諾萬（Oliver O' Donovan）

將新約聖經的話移植到政治神學的範疇裏，說：“執政和掌權者過去的世代與神國度降臨的世代是重迭的。”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因為我熟悉這個範式，是聖經神學。他拿過來用的時候，我很有共鳴。他的意思是，因為執政掌權者在將要過去的現今世代，他們在世上掌權，與上帝國度降臨的將來世代是一個重疊時期。

從聖經神學的角度說，是從摩西就開始講到亞當墮落以後，就是死敗壞掌權的這個世代。然後耶穌基督死而復活開始的將來世代，他把它用到政治領域。他說現在執政掌權的雖然是上帝建立的，但是他仍然活在過去的架構，就是現今世代的架構裏。但是上帝國度降臨的那個將來的世代，是已經展開在基督裏的新創造，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是將來的世代和現今世代的重疊。所以在今天一個政治體制還是現今世代的，總體來說是這個產物可以更新，但是它的結構並沒有換。這也是為什麼保羅沒有著急，在當時就把羅馬帝國推翻，耶穌沒有這樣做的，沒有著急的改變奴隸制度。所以王怡牧師在他的文章說，我們基督其實不在乎在中國是誰執政，是共產黨還是什麼什麼其他的人，我關心的是上帝的國度在這裏怎麼拓展。所以，基督他會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他了。在歷史中上帝掌權透過他的兒子是最明顯的。現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歸給耶穌基督，所以他命令我們要去到普天下去傳天國耶穌掌權的好消息。這是為什麼中國家庭教會要跨越行政條塊，跨越省份，跨越國界，不分年齡和民族的界限，都要跟人傳福音。因為基督死裏復活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給他了，他已經超越這些一切了。

有時候，兩國論的人會說非兩國論的人不堅持政教分離。其實，一國論的人一定堅持政教分立，一定同意上帝建立了兩個統治的“政府”。一個是公眾政府，民事政府，還有一個是教會這個政體，這兩個都是治理，都有政治。從一個角度來看，因為當以賽亞書 9 章先知預言說，政權必擔在他肩頭上，他就談了政權，用統治的字眼來談這個彌賽亞工作和他的屬性，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從彌賽亞降生的預約中就開始談基督將來執政掌權的遠景。所以，加爾文談兩國論，你要注意是在《基督教要義》第三卷裏，是在談基督徒的靈命，基督徒的自由，他講了一個基督徒心靈神處屬靈的內在國度，這是基督徒的良心領域。還有一個是外部世界的國度。他區分在人類當中何為屬地的，何為屬天的，或內在的和外在的。他沒有在談政教關係，政教關係在第四卷裏的。所以這些新的兩國論，從加爾文角度論證自己的兩國論應該是搞錯了，邏輯牽強。新的兩國論，談一個屬靈的國度基本上是等同於可見的教會。另一個普遍的國度是教會外部的世俗世界。他說那外部世界，就按照世俗的方式管理，基督徒不用管，我們就要管的屬靈的國度。但這並不完全符合聖經的教導。聖經沒有只有將教會和聖道置於上帝子民之上，而將政府置於其他的人之上。總體來說，我們說從這個宗教改革之

前的傳統奧古斯丁，一直到宗教改革馬丁路德、加爾文，包括清教徒，後來的荷蘭改革宗正統的神學家，如凱波爾、巴文克，都是基本上是一國論的架構下的細微區分。

我舉一個例子。咱們都熟悉的在馬太福音 22 章。他們當時要給當時的羅馬政府交稅，問耶穌按照聖經要不要交稅？他就拿出一個錢幣上面像，然後就問門徒，這頭像和名號是誰？你們當然知道那是凱撒，對不對？然後耶穌就說了，既然如此，凱撒的物當歸凱撒，上帝的物就當歸上帝。這是什麼意思？在這裏的前提是什麼？耶穌在說，凱撒政權和上帝百姓都在上帝統治下，分二權治理各自的事物。所以整個的政權與教會的分立是在上帝為至高統治者下面來談論的。我再講一段經文，在歌羅西書 1 章 15 到 20 節，保羅不光在講個人的救贖，他談到了十字架對整個受造界的更新。他說“愛子是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在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你看到可見不可見的萬有，一切都是借著他（借著基督）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靠他而立。他是身體（教會）的頭；他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好讓他在萬有中居首位。……藉著他，上帝使萬有與自己和好，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所以愛子他從死裏復活後，一切都被他所超越和歸回。在啟示錄裏講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所以經文更多的是支持一國論。

從神學上我們可以確信，首先基督是創造的主，上帝和聖靈也是創造的主。所以主權領域的神學，一個主宰，一個統治者，這個國王統治所有被他所造的一切。不要把上帝和耶穌與被造和救贖的平行來看。第二個，聖經本身涉及到所有的事情。聖經論到教會的事，教會以外的事，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聲譽，我們人生的每一個層面，凡說到的，上帝都有權柄，都需要透過聖經的視角來看。所以，第三個神學的含義，就是我們基督徒要依靠主活出內外一致的誠實無偽的、忠誠的生活，要在每一個領域中見證主。這就是凱波爾的領域主權，每個領域都不能夠輕易的干涉其他領域，但是都可以影響。

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我們再來看的一個末世論的概要或者國度末世論。在這張圖裏你看到第一張圖，在舊約中的只有這張，舊約的時代（如三千的課程指出的），摩西的末世觀是自人類墮落都活在了現今的世代（罪與死亡掌權），直到一個末後的日子裏，彌賽亞一降臨，然後就引進了將來的世代（義和復活掌權）。這兩個時代是一條線連續的線，兩個世代轉換是突然，這是當時的拉比們對舊約末世教導的一種主流看法。所以，這是耶穌當時為什麼很難被人接受為彌賽亞的。因為他看上去不像是他們期待的彌賽亞，大有能力的把所有敵對以色列的國家都降伏了，都在彌賽亞的統治下歸向以色列的上帝，一切抗拒的都要滅亡。所以他們就說，耶穌

你不是真彌賽亞。因為在耶穌做了許多教導和事工，應驗了舊約的預言，但與他們解讀中的那個末世統治是不一樣的，耶穌講的掌權跟他們是不一樣。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可以說現今的世代，是在第一個創造完後，墮落後悖逆的世代，是罪死亡掌權的世代。那是神國度預備的階段，國度主要在以色列民中彰顯，在外邦中間非常小的影響。但在舊約中預表這個彌賽亞國度的來臨。這個彌賽亞國度，就是在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復活、升天、聖靈降下，然後末世新的創造就開始了。耶穌說，看那，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基本圖示是這樣的：耶穌從天上下來，然後再回到天上去掌權，之後聖靈再下來。目前基督在天上，聖靈住在教會中。基督從2000多年前就開始了上面那個將來的世代，原則上已經實現了。同時，現今的世代在下面，還在繼續。我們目前活在兩個世代重疊期。這是霍志恒，一個荷蘭的聖經神學家基於保羅書信給出的架構，被很多人保守改革宗和福音派神學家接納，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所以，在上帝的國度彰顯末世的階段，就是基督徒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是國度的已然與未然。最後在基督再來的時候帶來新天新地，天國是有形有體的完全成就，所有不信之人都進入地獄，信主的人都永遠活在新天新地裏。那時天和地再次接吻，公義和慈愛合在一起的，詩篇85篇10-11就成全了，天國全然在地上實現。

我們今天正好處在“已然未然”之間，我們不知道基督什麼時候再來，或許耶穌基督還要過1000年才來，我們不曉得。但至少是越來越近了。在神學上一般會把它上帝救恩舊約應許一直到基督的十字架與空墳墓升天掌權，直到再來，稱為救恩歷史，中心是基督的死與復活。基於救恩歷史的完成，把基督所成就的國，完成的救恩，借著聖靈實施給他選民和信徒的經歷過程，就是通常的系統神學談論的救恩次序。通常我們歸信基督都是慢個人化的經歷，而不是這種天國末世性的。所以聖經神學，給我們打開一個非常大的公共領域思考，天國多麼的美好偉大，這個面酵能發酵到多大。個人的歸信絕對不可少的。從上帝在天上呼召我們，借著聖靈和他的話語呼召我們；聖靈重生了我們，然後悔改信靠，賜下信心，我們也信靠歸向主；我們的稱義完全是上帝做成；我們成了上帝的兒女，做了後嗣。然後成聖是神的恩典和同時是人的責任，救恩的確據我們可以真知道，是基於神給我們保障，保守的堅韌，這裏有神的工作，也有人的盡責，但是人的工作都在萬能的上帝手裏。最後得榮耀，肯定是神的工作。沒有一個人完美的去見上帝的，都是要靠他兒子的寶血潔淨成聖。所以神開始，神結束。我們通常把這個說是以基督聯合的救恩。

請問，我為什麼要把它畫在一個大的圈子裏呢？就是在整個神的啟示裏面，上帝借著耶穌基督做成的一切福分，都是透過聖靈運行在我們每個人心裏的。所以這裏個別性和整體性

都不能夠抹殺。我們過去的信仰往往是個人性的。其實從聖經的角度，通常是國度在先，然後有一個個國民。聖經是先宣告天國近了，人悔改信福音。所以先有上帝的國，再有國中的國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個人領受，是因為聖靈讓你我先看見了上帝的國，因為你我被重生了。可是我眼睛能夠看見上帝的國，是因為上帝的國已經來臨了。約翰福音3章，因為被聖靈和水重生的，就看見了神的國，進到神的國裏。所以可以說，第一個創造和新的創造目標是一致的，第一個創造的目的是為了新的創造，也就是我們在聖經神學裏有一句話，叫末世論先於救恩論。這個意思就是目的論先於方法論。救恩論是為了我們被拯救，是為了服侍我們成為將來時代的人，成為末世中的人。所以從整體基督徒的救贖來說，我們的稱義成聖等，都是我剛剛8-9救恩次序裏部分，這個邏輯的次序未必是一個時間的次序，但是都是可經歷的，都是跟基督聯合而產生直接果效。前面講的聖靈實施的救恩次序，和上帝國度或者末世論的救恩歷史，從客觀的角度來說，我們的承認救恩歷史先於救恩次序。雖然末世論在舊約就預言了，但是在時候滿足時候，耶穌基督和他的工作帶來了末世，我們今天蒙恩都是聖靈在地上把基督已經成就的救恩，具體實現在教會和個人身上。今天在救恩歷史的進程中，基督在天上，聖靈在地上，住在教會中間，住在你我中間，直到耶穌再來。所以這個聖經末世論開始影響和重新塑造傳統的系統神學。

我們通常看神學七大論：上帝論、人論、基督論、救恩論、教會論、聖靈論、末世論的時候，都是在系統神學的架構下，末世論只是最後一塊。現在是從聖經神學的末世論來看其他的神學部分。從三千的課程來說，就是上帝把耶穌基督國度，從天上帶到地上的方式，是借著耶穌基督死而復活升天。第一個階段是奠基的階段，聖靈的降下開啟了末世。然後第二個階段是聖靈在地上，耶穌在天上。差來的聖靈住在教會中間，住在我們個人裏面，是聖靈的內住。這是國度的延續階段。最後基督再來是國度的成全最後完結篇。這是我們在三千課程裏講的。其實無論從國度論還是從末世論，幾乎是一個概念、不同辭彙，國度 - 末世論。明白這個大的框架，我們就可以展開下面的。我剛剛在講整個大的框架，就在上帝國度的框架裏。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希伯來人的宇宙觀，就會幫助我們理解這個末世論，預備於我們後面的應用。

我原來專業背景是大氣物理研究，信主的時候，非常困擾我的是什麼是宇宙的真實結構？我們目前科學給我們的物質結構和聖經裏講的那個宇宙天地究竟是什麼關係？信主以後慢慢明白，古代的希伯來人的宇宙觀是這樣的（圖示）。你看他們講的諸天，上天的天（上帝在三重重天），然後是被造的天有天使居住，之後我們講的穹蒼，對吧？大氣層之外和大氣層之內，雲和星月是混在一起的穹蒼。然後天（穹蒼）的柱子在地上，這裏是天的門，然後諸天的根基。宇宙基本是三層，地底下是海，然後地在上，最上面是諸天，上帝住在天外天，諸天之上的上帝。

這裏是天的門，創世紀雅各夢中的那個門就是這樣打開的。希伯來人是在這樣的一個啟示背景下來看上帝和他創造的關係，穹蒼日月星辰、人類與萬物。因此你如果明白這個的時候，創世紀前面的六天的創造，一天的安息。有些神學家認為猶太人領受的上帝所造宇宙基本是一個三層樓的結構，一個大房子（天、地、海），天地海對吧？空氣分開，地分開，海分開，完成以後，整個上帝就安息了。在宇宙的這個被造的帳幕裏，上帝安息了。所以整個的聖經中，宇宙被描寫成是上帝的那個大的行宮、聖所或者聖殿，是整個宇宙的縮影或複製。所以詩人在詩篇裏說上帝像帳幕一樣展開宇宙，比如在詩篇 104 篇，“鋪張穹蒼，如鋪幔子，在水中立樓閣的棟樑，用雲彩為車輦，……將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動搖（2-5 節）。還有以賽亞書 40 章 22 講的，‘上帝坐在地的穹窿之上，地上的居民有如蚱蜢。他鋪張穹蒼如幔子，展開諸天如可住的帳棚。’”

古代和當代的解經家都注意到，摩西五經中關於聖殿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漸進啟示。就是創世記伊甸園和利未記中耶和華的帳幕之間有一個重要的相似。創世記二章有一個上帝帳幕的雛形，伊甸園或伊甸山，實際是上帝在地上的樂園，上帝的聖所在地上的複製。後來在出埃及記摩西領受啟示，開始建造的會幕，在利未記中使用以後，他們的完成用的語言和祝福，成聖的語言都是非常類似的。只舉一個例子，比方說在創世記一章 14-19 節中，描述第四天，說到光，那當然指的天上的那個大光、日頭、月亮和日光，然後恒星。這個時候在摩西五經其他地方，天上的光和會幕裏的燈是一個詞，在會幕裏不是有七燈檯嗎？對面有陳設餅，正好對應的生命和光。摩西五經中的最後，整個的以色列的三大節期也是那樣建立的。所以，這些特徵其實要跟我們說，創世紀開始的故事和他後來創造結束後的安息，給了我們的一個結論，就是宇宙是一個雄偉的聖殿，一個宮殿。人類在起初的伊甸園裏面，他擁有祭司的特權，享受對上帝的敬拜與團契，對不對？沐浴在日月星辰中人類，被召來敬拜上帝。而宇宙則是一個三重結構的建築，由天、地、海組成的。這跟會幕的三重結構是一樣的。有外院、會幕，和至聖所，也是三個重結構。進入與上帝的同在從外院開始，然後進到會所，最後再到至聖所，也是三重的。所以上帝創造的終極目的是要人與上帝同住。所以雖然第六日非常重要，造人的高峰，然而 Morales《誰能登耶和華的山》的作者，透過摩西五經文學結經，則強調第七日是另一個高峰。整個人與上帝同住，這是人類被造的目的，也是救贖的目的。我們是要與主同住在宇宙萬物之間。

有這樣觀念後，你來看下面這個對比。這是《誰能登耶和華的山》的這張示意圖，我加了中文翻譯。看上去很有意思。在創世記第二章，詳細的描述伊甸園有四條河，就非常像帳幕的雛形。為什麼它有四條河？從源頭流出來，從生命的聖山上流出來，智慧樹在生命樹的前面，最後在人墮落以後，有基路伯來把守園子的門。換句話說，伊甸園被描述為一個起初的聖殿草

圖。所以那裏頭的 7 枝的金燈，打造的跟伊甸園的生命樹很類似的。以至於到了後來新的聖殿，以西結說是有生命河的，起初的生命河出現。所以在創世紀的時候，耶和華是在院子中行走，這件事情和會幕中的後來的祭司他們做的事情是類似的。因此，當亞當在那園子中工作時，他其實最重要事奉就是敬拜順服。在二章的十五節，他做祭司，那邊就是祭司的工作。而其他的地方這個辭彙跟利未記用的辭彙是一樣，和民數記裏頭帳幕裏侍奉的利未人用的詞也是一樣的。甚至有人說，就是當亞當和夏娃被上帝穿上衣服的時候，這個穿衣，跟後來摩西給亞倫大祭司穿上衣服的詞也是一樣的。

這裏的要點就是，在出埃及記裏要建的會幕，是第一個地上聖殿雛形（伊甸園）的一個微縮版。而伊甸園是天上聖所的複製，也是整個宇宙的一個雛形，完美的世界將來都要像伊甸園。最初的創造開始不是整個地球都是這樣的美好的，唯有伊甸園適合人居住，上帝要讓人把全球都變成伊甸園的樣式，整個要從這中心擴展出來。當然人類失敗了，墮落之前伊甸園的狀態是亞當與夏娃，第七日他們都要去伊甸山上敬拜上帝的。而其他 6 日的時間要看顧園子的，要工作和生養。工作不是因為墮落開始，只不過工作在墮落之後增加了負擔，地產出荊棘來。所以從神學的角度來說，伊甸園是上帝地上的最初會幕。這樣我們可以知道，後來上帝指示摩西建會幕實際是透過建造的會幕來反襯創造之初的伊甸園。而後來產生的這個會幕系統就是一個微宇宙。你玩過一種小孩子玩具裝飾品，雪花球，裏面有山水人動物，就像是個微觀的世界，小宇宙。也就是說，後來出埃及記造的會幕真是按照天上的樣子造的一個模型。摩西到了山上，上帝給他的會幕藍圖其實就是一個宇宙的微縮型，具有上帝的位格同住。為此對應的，在裏面事奉的祭司必須是完全健康的，甚至他們的兒子被擊殺以後他都不能穿喪服的。亞當作為祭司在伊甸園中，他代表跟上帝的同在，他需要完美。到了後來的利未記中侍奉，祭司也是代表完美人到神面前。所以，基本上可以說後來的會幕跟創世記的伊甸園之間有一個緊密的關聯性。特別是贖罪祭，在贖罪之後，才能與神同住。如果在伊甸園上帝給他們穿了皮衣趕出去，暗示要有一個回伊甸園的過程。那麼進迦南地的過程，這就成了後來以色列代表人類重返樂園的故事。你若看三千課程系列中的太古歷史，你會明白這個伊甸園的原來地理環境，就是以色列進入的迦南地。所以在贖罪日，代表人類正在發生的第一次逆轉，就是透過大祭司進到會幕裏，不光是頭一個帳幕，他要穿過有基路伯的幔子，進到裏面的至聖所，這就與創世記 1-3 章相關起來。在這個象徵意義上，祭司進去了，對不對？這個時候上帝百姓的罪孽就被禮儀性的消除了。從禮儀的角度，所以詩人會說東離西離你有多遠，我們離我們的罪就有多遠。所以《誰能登耶和華山》的作者 Michael Morales 說，靠近神是向西的方向（經過智慧樹到生命樹），逐出和流放

是向東而行（由基路伯把守），為此獻祭是向西的方向進入的。所以待會兒我會給大家看一些聖經的根據，包括替罪羊都是向東驅趕的。而會幕進去的時候門在東邊，從東向西進入，就是當後來的聖殿門是開在東邊的往西行。所以整個從儀式的觀念是一個微型的宇宙，象徵性的代表我們的罪被赦免了。

好，我們看會幕，上帝其實在希伯來書裏頭講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特別講耶穌基督不是利未人，對不對？你們都注意到這件事嗎？在希伯來書他要談到，他要按照麥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說耶穌如果是利未人，他有一個麻煩，他整個的獻祭和侍奉就會限制在宇宙的這第一個模型聖殿裏了。但是耶穌基督是真正的贖罪人，他進去的不是模型，他進到是天上的聖殿，天上的聖所，那是真正的聖所現實。因為第一個聖所我們講的這個帳幕是按照天上的樣子，那天上是一個實體，耶穌帶著身體復活的，身體上到上面去了，所以它是一個最終的獻祭，是完美的獻祭。所以也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獻祭是一個真實的獻祭，不是牛羊的獻祭。第一個模型是牛羊的獻祭，到了最終的聖殿，就是當基督再來的時候，上帝把新天新地完全造成的時候，就是新的創造，創造物都被潔淨，世上的國要變成我主基督的國，萬物都被聖靈重新更新，所有的雜質敗壞，都被他所燒掉。那個時候都不需要聖殿了，因為上帝與他的百姓同住，整個的星球就成了新的聖殿，就是本來天上的聖殿降臨，應該是像伊甸園，超越伊甸園。這樣，上帝就充滿在萬有了。

有了聖殿在地上發展的歷史脈絡後，我們來看一下希伯來人的宇宙觀（或宇宙山）。剛剛的那個雛形結構，起初的創造我們可以畫出一個宇宙山。整個的宇宙山，上帝住在山上，整個的雲頂在上面，整個的海水在下面，這是陰間。還記得約拿他到了海底的時候，他就到了陰間的門。所以整個水去的地方，混沌的地方就是死亡的地方。因為神把罪惡投在那裏，那是海。而地球在中間，人要登耶和華的山，詩篇的十五篇，二十四篇都在談登耶和華的山。所以這種三重的結構，是希伯來聖經中的結構。那麼有意思的，在出埃及記第二十四章，當摩西再次上山的時候，他自己上了山頂，然後他的七十長老上到山腰，山腳下是所有的百姓。很多的聖經學者都來說，這個實際上就是把帳幕聖所，或者聖殿建築豎起來看，就是整個宇宙的敬拜儀式。你看這是聖所，然後這是外院。外院是外邦人可以進來的地方，外邦人在外面，不潔淨的在外面。以色列人可以進到外院裏來，然後祭司進到聖所，大祭司進入至聖所，後面兩層。祭司在院中所燒的祭物就上達天庭，做馨香的祭，就像雲一樣的上去。至聖所、聖所和外院，就對應於宇宙原來的創造三重結構。這個微型的宇宙聖所或者說會幕，也有這種外院、聖所、至聖所這種三層結構，海、地和天。當你突然明白這個結構，你再去看保羅的很多教導裏，比方說在

腓立比書第二章，基督升天後，他會講到耶穌使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萬物都要敬拜祂。啟示錄的羔羊頌中，啟5章11節也是一樣的結構，天地海和其中的都要敬拜祂，都是有這種宇宙性的救贖，完成了人和其他被造界的新創造。

剛剛我用一個非常簡要的聖殿畫面說歷史，我現在會更詳細的走過舊約救贖歷史。這都在 Michael Morales 的這本書裏，中文可能也快翻好了。救贖歷史在三千課程裏我們用的是類似的結構。首先就是普遍之約，亞當和挪亞之約。開始的時候神在空虛混沌中造出來，限制了黑暗，然後接下來造出了伊甸園和整個世界。那麼亞當在伊甸園的山上來敬拜，接下來當他們被趕出伊甸園。最糟的一個城，該隱這個城就在它的東邊，被判了死刑，但是要保護該隱個人的後代。

這個普遍歷史並沒有結束，創世記6章到11章，這個普遍歷史叫做挪亞之約，舊的結束也是借了一個洪水，又是一個混沌。混沌地下的水，天上的水都開了。然後結束了一個舊的時代，新的開始。挪亞到了亞拉臘山上，洪水退去代表著死亡的結束。同時在挪亞出來以後，人的心並沒有改變，對不對？所以人性沒有改變，巴別塔的反叛，再一次又被流放往東邊去。你看創世紀第十一章又是往東行，所以向西行和向東行很有意思。

後來進入與以色列的約（亞伯拉罕之約，摩西之約和大衛之約）。你看亞伯拉罕離開吾耳往西去，進到了迦南的應許之地。這不光有地理的環境，也有象徵的意義。到了亞伯拉罕的時候，他也是離開吾耳的死亡之地，創世記第十章說他們的家譜，第十一章的家譜全是死亡。亞伯蘭開始獻祭在什麼地方？22章在亞摩利山上。亞摩力山很奇妙，就是後來的第二座聖山錫安山（大衛買地，所羅門建殿）。如果說第一座聖山是亞當當時的伊甸山，第二座聖山實際是錫安山。亞伯拉罕在這個山上獻以撒為祭，當然上帝用牛羊來代替了。

接下去的另一個新的開始，整個出埃及變成了一個上帝救贖的大手筆，在摩西的筆下告訴我們離開陰間，在十災之後死亡之地就是埃及。長子被殺滅命，整個的河流改變，然後瘟疫流行。所以埃及地成了一個反創造，一個遭詛咒的陰間。摩西帶領以色列被上帝救贖，離開埃及過了紅海，然後到了新的西乃山，可以說是第三座山，朝見上帝，接受律法，按照天上的樣式，我剛剛說接受那個天上樣式來建立會幕和約櫃。所以出埃及記24章最後立約也是三層結構：山下面是百姓，中間是長老，摩西自己作為立約的代表在山頂上見耶和華。這和後來的利未記的入門禮是一致的，因為利未記就是跟出埃及記連上的。出埃及記結束的時候，在第四十章會幕都建好了，但是摩西不能進去，因為上帝的榮耀在那裏，他進不了。他什麼時候進去的？到利未記的第九章，整個的獻祭完成以後，禮儀性的結束，他才可以跟大祭司亞倫進去，然後再出來祝福

百姓。所以為什麼他造的帳幕不能進去？就是禮儀式的這個敬拜通道還沒有被打開。當利未記透過獻祭作為入門禮以後，上帝跟與人之間的通道就打開了，重返伊甸園的門象徵性的開了。

後來當然就是地理環境的分別為聖。從約旦河過去也要脫鞋，接受割禮，也是聖地。其實都是表達同樣的意思。在利未記上透過會幕，然後在約書亞記的時候，代表他們要進去征戰之地的時候，就有一個元帥也站在那裏，也是有把守的。當然這個元帥其實就是基路伯或者天使長，所以都反映跟上帝同住的三種進程。這進程特別從會幕的角度來看，是通往上帝的道路。這個獻祭提供了上帝能夠有條件跟他同住的贖罪祭，能夠潔淨。整個的旅程裏，借著獻祭牛羊的血象徵性的潔淨了舊約百姓。我們當然知道指向後來耶穌的寶血。然後他全部的燔祭，燒掉動物的皮毛，象徵整個的生命獻給上帝。所以平安祭敬拜的人是可以吃喝的，在上帝的面前團契這個平安祭，英文譯成 fellowship。這整個的獻祭過程，無論是潔淨的過程，贖罪祭的潔淨，燔祭燒上去是平息上帝的憤怒，就是我們在舊約中講的一個叫挽回祭和贖罪祭的兩種表達。最後平安祭是我們這些被贖的，跟上帝的平安和好以後，在上帝面前可以享用他的盛宴。我們每次的聖餐就在重演這件事情，是象徵當年耶穌基督一次所做成的，今天來餵養堅固我們。所以贖罪帶來了成聖，我們的成聖，帶來與上帝同住的喜悅。

到了大衛之約，我們看完大祭司的會幕的禮儀完成以後，對於現代的基督徒最難理解為啥天國或者上帝的國臨到是新約聖經最重大主題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太不熟悉舊約最後的大衛之約 - 王權之約了。我們對創世紀都很熟，摩西五經也會可以，但對後面舊約中的內容和實質掌握的是一塌糊塗。然後我們就突然懵懵懂懂地進入新約，沒有舊約國度的背景。我發現這是我們新約教會的一個大的短板。所有大量的舊約篇幅是在包含在大衛之約裏，包括詩篇，包括剛剛講的約書亞記的時候，其實都是在摩西之約下為將來的大衛之約鋪路的。而撒母耳記、列王記、歷代志、以斯拉 - 尼希米等，和後來所有的先知書，這些都是在大衛之約下的聖經內容。那大衛之約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把錫安山作為他永久的居所，不再是流動的會幕，不再流浪了。所以大衛他自己想建聖殿，對不對？上帝說你流血太多，你不能建殿，所以要永久性的建殿，要你兒子來建，所以兒子是建殿的。在這個過程中，帶來的更深的表達，實際上上帝在提示大衛，他最終有一個所羅門之外的兒子，不是所羅門，而是他的一個後裔。要在所羅門所建之外的另一個帳幕，另一個聖殿。所以在希伯來文中的“房子”和“家室”是同一個詞。當大衛他說要為上帝建一個聖殿的時候，就是建一個房子。結果上帝回應他說，我要為你建立家室。這個詞是建立大衛的王朝 dynasty，一個王室。這個王朝要從大衛家出來永不斷絕的。到了新約的時候就不斷會說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把中間的都越過或概括了。這個大衛

的那個偉大子孫要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萬國。為此，耶穌本是上帝永恆的兒子，但從歷史角度來說，他一定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因為上帝發誓大衛的子孫，在大衛之約中應許有世襲的繼承人，就是他的國位是不可能斷的。這以至於到了被擄的時候，他們要回歸的時候，中間就有所羅巴伯，是猶大支派，大衛的後裔，那個才能叫合法的回歸。

所以，到新約時候，你可以明白大衛的那個子孫，正義、良善、聖潔的耶穌基督。他說教會是什麼？是活石。因為原文中那個房子也是石頭的意思。這三個詞是一樣的，聖殿，建造，石頭，這三個詞的詞根都是一樣的。這個文字內在聯繫就表明，整個上帝是聖殿和國度的建造者。新約要把救贖的人帶入上帝的家中，進入上帝的國度，成為他的兒女，享有一個屬天的生命。所以上帝的子民即是他的家人，也就是上帝的家。可以說我們就是他的家了，這是希伯來書說的。因此，若我們明白被擄巴比倫之後，我們再來看這個新的創造都跟這個大衛之約的更新有關的。大衛之約的時候，他們被擄掠出去，到了巴比倫就是一個陰間的象徵。新的開始要有一個新的大衛，有一個新的錫安山。在以賽亞書裏，看到新天新地。所以新的大衛之約開始預告了一個新約出來，在大衛之約的這個雛形下，無論是在以西結書 37 章，還是在耶利米書的 31 章，都是在講新約，很清楚。但是在以西結的 37 章就講到兩個王國，南北國的聯合，大衛之約的實現，舊約中最後要有一個和平的約，就在講耶穌基督的新約。所以現在我們就預備好進入新約了。

如果從第一個創造進入新的創造的開始，當然是從耶穌基督是誰，完成了什麼工作展開的。他道成肉身，來到地上受死，然後復活升天。在這個新創造中，如果來看聖殿的時候，這個轉型很有意思，就是耶穌基督其實成了那個聖殿。在約翰福音中講聖子到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你們都熟悉的，那裏說他是安營紮寨在我們中間。換句話說，透過道成肉身，永恆的聖子自己成為聖殿，他的人性成了上帝居住的那個居所，就是神自己住在了人裏面，那就是神 - 人、披戴肉身的上帝。耶穌基督是神又是人，這個人就是他的居所。所以作為聖殿，耶穌基督開通了那個道路，開始了人與神同住的現實。這個道路就是借著十字架完成了贖罪，開闢了在舊約中大祭司要經過的，實現了那個禮儀制度。所以耶穌基督死的時候，馬可福音說，聖殿的帳幕被打開了，原來有幔子在那，現在基督給打開了。原來大祭司進去的，今天是通往上帝的又新又活的路。那個“新”和“活”指的是一個活的道路被打開了。因為基督就是那個活的路，所以透過復活升天的耶穌基督，他自己的新的人性給了我們。透過聖靈重生了我們，我們現在有了新的性情，把我們帶到上面，在地如在天。所以耶穌基督就是那個匠人所棄的那塊石頭，彼得說他是活石，我們今天在活石這裏侍奉，借著聖靈的澆灌，我們就是寶石一樣的放在這裏頭，組成了上帝的家。所以我們第二個聖殿，除了

基督是最終的聖殿，整個教會是最後的聖殿。我們對外傳福音，是把別人加到上帝的肢體裏面，是擴大那個聖殿，擴大上帝的國。因為萬膝跪拜萬口承認的日子沒來，所以今天要傳福音。今天之所以有宣教，是因為最終的敬拜沒有來臨，最後的聖殿沒有做成。

比爾（G.K.Beale）有一本書就是講到宣教和聖殿的關係，更多的從舊約到新約上帝子民作為上帝聖殿從伊甸園到全地的拓展過程。一切都必須要跟終極的聖殿基督聯合，也就是說，你要看到基督降臨，受死復活升天掌權，把聖靈的降下，帶來了我們今天的教會作為上帝聖殿的人生。目前，天上的錫安山是耶穌基督現今所居住的地方，他在天父的右邊是一個有實有體的，天是有物理維度的。目前天與地相交就是透過教會來實現的。因為耶穌是一個活的神人，帶著復活的身體上去的。當然其他的天使是沒有物質的身體，其他在天上的聖徒目前只有靈魂，只有耶穌基督是有的復活的身體。在天上的聖所裏面，他現在為我們代求，地上的錫安山（地上的教會）跟天上的錫安山（天上的教會）連接。這個新的創造就這樣開始了。

有這樣的一個大背景，我們有了這個已然未然的天國末世結構後，再來看最後一點，就是我們今天教會的敬拜。為什麼我們強調今天教會敬拜的公共性？我想當年守望的金天明牧師和後來的王怡牧師可能沒有從這個教會是天與地交接的角度，思考教會敬拜的公共性。我們今天要強調，2008年中國以守望教會為代表的公開敬拜，背後的開啟的末世論現實。唯有教會的公共性跟這個神學理念連接才有更大的強勁動力，不然的話只是一種的形式上的公開。請問我們今天新約敬拜的本質是什麼呢？我們活在末後階段，是與從死亡中復活高升的耶穌基督聯合，在降臨在教會中的聖靈同在中，構成了今天獨特的敬拜，和我們侍奉的處境。我們今天地上的教會仍然是一個登耶和華山的上升之路，同時我們上行之路是以受苦下行樣式表現的。當年基督自己在地上受苦的模式成了我們今天的範式。謙卑與高升，我們的死與復活，我們的脫下和穿上，都是我們今天要在已然未然之間的張力。所以從這角度來說，我們今天是在哪裏敬拜？我們來到上帝之城，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嗎？這是在希伯來書的第十二章講的。“你們是來到錫安山，永生上帝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裏有千千萬萬的天使，有名字記錄在天上眾長子的盛會，有審判眾人的上帝和成為完全的義人的靈魂，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來 12.22-24）因此，我們今天新約的敬拜是一個在地如在天的。因著聖靈的緣故，我們重生的靈可以到了天上。這是以弗所書2章給我們講的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弗 2.6）。到最後基督再來的時候，彌賽亞國，天國就完全降臨了。若我們以後離世回到天家，最後還是要下來，穿上復活的身體，在新天新地，新的錫安，在更新的地上活到永遠。所以透過新創造和聖約末世論，你可以看到那個充滿榮耀的帳幕，把我們的眼光引向使徒約翰受感而寫的啟示錄21章，說教會最後從天降臨，

教會就是那最後的聖城，佈滿全地，上帝從天上降臨住在我們中間，新耶路撒冷。看那，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我們同住，他要做我們的上帝，我們要做他的百姓。在聖約神學裏，與上帝同住是一個大的宇宙性帳幕。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些，教會的產生，教會本身的存在，用今天這個題目裏說，就是她具有的公眾性。無論你怎麼做，它都有公眾性。你藏起來也有公共性，你公開也有公共性，就是因為本身基督死而復活是一個公共性的事件。你看使徒行傳，當聖靈降臨的時候，當時整個耶路撒冷擠滿了外地來的猶太人，以及說外邦的話，因為他們被擄的時間很久了，已經有400年了，在當時希羅世界，生活在不同國家，他們都說不同的語言。但是回到了耶路撒冷，聖靈感動使徒們，讓他們能夠說起別國的話，讓從散聚在外邊會到耶路撒冷參加敬拜時，可以聽懂福音。所以末後世代的降臨，那種的公眾性在今天的敬拜中，其實或多或少都有表達，因為我們在宣告耶穌基督從死了復活的好消息。在中國大陸的教會可能被人趕到不同的地方，趕到另一個地方，上帝的帳幕在那個地方就開始了，流動的帳幕又開始了。好，我把這個講完的時候，我們用 G.K.Beale 在他的新約中開啟的舊約，這個新約神學做一個總結，總結一下剛剛我講的那個畫面。

那麼比爾（G.K.Beale）在他這本書的引言裏他這樣說，我斷定作為新約歷史故事的主線基礎的是：就是舊約聖經是上帝的歷史故事，他靠著他的話和他的靈，透過他的應許、聖約和救贖，漸漸的從混亂中贏得罪人，再次建造他新創造的國度，實現他的全球範圍內差遣忠信的擴展這個國度，並審判（擊敗或放逐）不忠信者，以色列的被流放就是不忠心，然後要他的榮耀，上帝的榮耀得到稱讚。那麼新約做了什麼樣的改變呢？這是令人驚訝的一個改變。但是我們明白了以後就知道，這個中間關鍵是耶穌基督的故事。G.K.Beale 這樣說，我認為新約對這個舊約歷史故事的主線的轉化是這樣的：耶穌的生平，磨練，為罪受死，尤其是借著聖靈的復活已經開啟實現了末世性的已然未至，在新創造的國度中，他已經掌權做王了，使人靠著恩典透過信心，在全球範圍內來差遣忠信的擴展這個新創造的掌權。在這過程中審判不忠信的，然後救贖悔改的，使三一上帝的榮耀得到稱讚。所以這個轉化就是基督其人其事。為什麼以基督為中心那麼重要？因為他是最後的聖殿，通過聖靈，他帶來作為聖殿的教會。

新加爾文主義中的天國 / 末世論—珍珠與面酵好了，現在我把末世論講完了，希望這個預備幫助我們接下來比較容易來看荷蘭的新加爾文主義。在這部分中，我會談新加爾文主義，天國末世論的應用，他們怎麼來談馬太福音中的珍珠與面酵，在英文學界引入荷蘭的新加爾文主義的過程，可分為幾個階段。在本世紀以前，主要翻譯介紹的都是凱波爾的公眾神學，其他基督東西都沒有。所以就帶來了一個割裂，就是人們對他整體的神學與公共神學認知上的割裂。所以

大家都覺得這問題好像都是知識份子考慮的事情，教會不太需要知道。因為大家都關注的是凱波爾，他作為首相，作為大學校長，作為在基督教報界的主編，這樣的一些身份。但是忘了他是神學家，忘了他是牧師的這個身份。所以造成了中間的斷裂和一些誤用。那麼現在我的這部分講座，我用了很多徐西面博士在 2024 年的一次在密歇根的一個講座，跟他商量以後，他說可以用，但我的內容有些更新，有些改變。從二十多年前，英美的學界從荷蘭文翻譯成英文的新加爾文主義的書，就是凱波爾和巴文克正統改革宗神學，有非常多的。比方說除了凱波爾外，還有巴文克的四卷系統神學，倫理學等。這時候就基本上開發了大量的數據，讓大眾有更多全面的瞭解，而不是片面的來思考新加文主義在北美的情形下，或在其他後基督教的世界要怎麼樣應用。這裏包括在愛丁堡讀完神學以後的 Sutanto，他是印尼人，和 Brock 在英國當了牧師，他也是兼職的教授。他們寫了一本不錯的介紹新加爾文主義入門的書。這本書應該沒有翻譯，Neo-Calvinism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新加爾文主義的神學導論》，就是兩年前出的。還有更早的、更詳細的 Graig Bartholomew 寫了《凱波爾傳統的輪廓》。這本書可讀性更強，但前面最近的這本書寫的更為精簡。徐西面和很多的華人學者，一起翻譯了大量的新加爾文文主義叢書。你可以在微讀書城裏買到電子書。還有另一個恩道電子書的平臺裏都可以買到。太多新加文主義有太多內容，我只集中許西緬選的天國比喻中兩個很有意思的觀念來談。

首先，讓我根據 Brock 和 Sutanto 的總結，界定一下荷蘭的新加爾文主義。為什麼在北美或者英國現在引起注意呢？因為我們北美比歐陸荷蘭文化更保守，進步主義晚到 100 年。也就是說，今天的美國或者英國的情形，很像接近一百多年前凱波爾和巴文克所面對的情況。那邊更加的自由，就是自由派更加的盛行。歐陸比英國走得快，英國比美國走得快，澳大利亞比英國要好一些，我就不太清楚了。所以這種情況下，Brock 和 Sutanto 這樣總結的新加爾文主義，荷蘭新加文主義，共有三大特點。

第一，新加文主義是正統卻現代，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基於古典的加爾文中的改革宗的正統，和現代的神學哲學辭彙的互動中，產生富有果效的一個交鋒。反對他們的和參與他們的，然後做了一個融合。所以他有經典的改革宗的特點，但是說出來的是現代人聽懂的。第二，就是新加文主義他在自我意識上是一個完整的，他力圖發現整個信仰的整全性，發酵的含義。比方說巴文克的三重視角，人作為自我，上帝的世界，和上帝都是三重重要的現實。上帝，上帝的世界和按上帝形象造的人，這三個是他的三重現實。今天的人往往非常世俗主義，對他們來說，上帝不在場就是公眾意識和首選。而對基督徒而言，上帝總是在場，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第三，他們強調的是新加文主義的有機性，而不是機械的。他們在跟羅馬天主教的哲學

互動中間，發展出一個認信的新加爾文主義。這裏頭把上帝的無處不在強調出來。

我們可以說，新加爾文主義還有六個前沿性的特證，是我們今天要來解釋討論的。其一，他強調上帝絕對的主權，不光是我們經典改革宗說的上帝主權。他特別提到了永恆國度中永遠掌權，上帝永遠是王。在詩篇中，他的國度無可窮盡（廣義上）。還有彌賽亞發展的國度中掌權（狹義上），就是借著耶穌基督的掌權，這是上帝聖約的主權。或者用美國神學家約翰弗瑞姆（Frame）發展的多重視角（RTS 已經退休系統神學和哲學教授）。他談論上帝主權屬性（Attribute of Lord ship）：聖約中上帝的掌管，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權柄。上帝在聖約中或者在國度中是主。

其二，作為上帝形象的承載者，是有一個人類的整體性。我先問一個問題，現在上帝新創造的人有沒有造完？新的人類只有耶穌基督是披戴的新的復活的身體，我們還沒完，對不對？所以可以這麼說，整個的人類還沒有造完，就是新的創造。第一個創造已經這樣了，但第一個創造還在繼續。因為我們還在生養，上帝在護理中，還有生出來肉身的。但是借著屬靈生養出來的，到將來要有一個復活的身體，整體的得贖的人類還沒有做完，對不對？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人在上帝國度，無論是第一個舊的創造，還是新的創造，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還有其三，這往往被很多的新加爾文主義忽略的，就是罪的極端性，罪的可怕、罪的徹底、罪的破壞，就是完全的敗壞。我給你一個比喻，最近加州有大火。你如果經歷過火災，最後燒焦的味道會彌漫你所有的地方，你的衣服裏，你的書裏頭都可以聞到，除去那個煙的味道是非常困難的。罪其實就是這樣的，非常可怕，它很大的破壞性、滲透性、徹底性、和極端性。

其四，上帝普遍恩典有一種約束的能力，有一個護理的能力。這不是因為人的善，而是善良的上帝，為了他自己的名，和他自己的教會，他百姓的緣故，用普遍的恩典約束罪，護理萬有，達到最後的目的，這是普遍恩典。這在新加爾文主義非常重要，這也跟我們在談論公共領域的神學時非常重要。其五，就是他提到了教會的兩種形態。這涉及到教會如何參與人生的每一個領域。怎麼來看教會？凱波爾巴文克都有有機的教會與建制的教會的區別。我們通常的教會論，經典改革宗我們會講可見的教會和不可見的教會。比如今天地上的教會就是可見教會，而所有重生的人組成的是不可見的教會，而可見的教會中間一定有不可見的教會在裏面。但是在可見教會中的不都是重生的人，這是我們通常講的。在教會與現代多元世界互動中，凱波爾提出發展了另外兩個教會的類別，一個是有機的教會。有機的教會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教會，是可以基督個人或群體展示在各個領域，跟後面的天國的酵有關系。而建制的教會是在我們通常的教會聚集中，有主日敬拜，團契小組，是透過這種機構的方式來治理的。同時，在基

基督徒透過有機教會的方式參與所有的侍奉時，他又提到每一個領域裏的領域主權。科學、政治、文化、經濟或者教育，甚至當然教會這些不同的領域，都有一個上帝賦予我們的領域主權。在中國的情境下，其實是沒有教會的領域主權的，這個領域被政府直接踐踏破壞了。由誰來命名主教？誰可以成為牧師，這些事情對官方的教會要經過三字愛國委員會批准的。所以教會與文化的每個領域其實都有一個稍微可能重疊的地方，但是每一個領域也有它的特定權柄。最後，其六就是上帝的國度是做一個更新的國度，是一個舊的創造和新的創造的一個連接點。我們會不斷地說，就是有兩個創造，起初的創造的目的和新造的目的是一致的。起初的創造的目的是為了新的創造，末世論是先於救恩論，救恩論是服務於末世論的，是要與上帝同住，榮耀上帝，敬拜上帝，是我們終極的目的。

其實這六個新加爾文主義的前沿性的綜述，是從新加爾文主義的十六條論中歸納出了六個前沿性的宣告。我們可以稍微展開談一下新加爾文主義的世界觀對我們的啟發。他講的是一個有機的世界觀，就是 world-lifeview，他把人生觀和世界觀緊緊連在一起，保證這個世界觀不是只是一個抽象的思想而已，它是一個有機的，是什麼意思呢？在他談論這個有機的世界觀的時候，他說在三一神的啟示的原則下，使用科學哲學智能的方式來建構一個世界觀，不光只是思想，還有感知。很有意思，這個是跟我們過去建立刻板的世界觀不太一樣。我們過去來講世界觀是眼鏡，經典的加爾文主義說我們帶一個眼鏡，一個聖經的眼鏡來看外事。但是發現看的並不是那麼清楚。他現在用建構一個地圖的比喻更好。把地圖的比喻作為一個描述如何建造基督教的世界觀的過程。這個地圖是有機的。對於用眼鏡來說，它傳遞的基督教世界觀，很快可以戴上可以脫下。但是建構一個地圖，表明這個世界觀需要漸進的歸納，然後修改新的認知，可以出現再修訂。這很有意思。就是說我們利用我們現在已有的這張圖，不完美的圖與探索的世界之間有一個互動之後，在進一步修訂地圖。以科學為例，探索大氣物理的變遷。氣候變遷的時候產生新的成果，然後重組我們對地球氣候變遷的認識。究竟我們對南極洲瞭解有多少，究竟這個冰的融化是怎麼樣，二氧化碳的構成等等。我可以重組一個對目前所謂的溫室效應 Greenhouse，就是所謂導致地球變暖的這些動態的化學比例做一個地圖。第一個是初步，是起步，調整後的第二步則更加的近似於現實。所以，當我們有了更新的地圖以後，新的地圖就可以幫我們探索新的領域。就是說，原來模式裏戴上眼鏡的眼鏡是不變的，現在是一張地圖，而這個地圖是個動態的，有點像穀歌地圖，不斷更新的。由於這個地方產生一個新的東西，然後它就會讓你繞道，因為這裏修路，就是說是一個有機的建造世界觀。他用地圖的例子來建造我們新的世界觀的，而不再是眼鏡，而是一個地圖。這個地圖是一個漸進的，從第一個是我們已

有的地圖，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觀探索的這個世界的某一個新的領域。比方說現在的 AI，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完全全新的。那麼基督教的倫理學家關心怎麼在公共領域來做見證和道德約束，而工程們知道 AI 的運作和潛在能力。兩者都非常重要。為此我們需要基督教的倫理學家，跟這些工程師怎麼樣合作探討，呈現一個更新的世界觀地圖。對 AI 有興趣可以看一本書叫《2084》，是 John Lennox 退休牛津大學數學家寫的。他談論的兩種 AI，他反對那種普遍性的 AI 人工智能代替人類。但是他歡迎狹義的 IA 在醫學，在各種的領域裏，用 AI 來造福人類。所以我們不光是戴上一個眼鏡，還要建造一個地圖。動態的世界觀，有機的世界觀，也就是說我們的世界觀，是有三一神的原則，然後有參數，同時建造組成的過程是對經驗證據開放。比方說我們看對哥白尼的改變，就是發現天文望遠鏡，發現整個宇宙是什麼樣的情況。地心說和日心說這個世界觀，對現在的神學的瞭解可以幫助我們不再犯那樣的錯誤。隨著我們探索世界的發現，我們就要修訂擴大這個新的地圖，改正錯誤的一些想法。

好了，我們現在進入凱波爾和巴文克，看他們怎麼來談天國的珍珠和麵酵的。在他的普遍恩典的卷一裏頭，凱波爾是這樣說，罪和罪的過失就是死亡了。在它們的相互關係中間支配了整個人和人類世界。但這種支配，因為上帝的普遍的恩典被抑制了，而且主要是在人的心中被抑制，就是惡人也有良心，本來可能不會撲滅的這個良心，或者無情的要被消滅的小火花，都給他留下了痕跡，繼續能夠閃耀，繼續發光。他說不是因為我們內心可能存在美德，而是有賴於上帝的恩典。這句話寫的很精彩。我們每一個人殘存的有上帝的形象，包括最惡的殺人犯，最惡毒的販子，都會有未泯滅的良心，這個才是火花，這是上帝自己的護理的普遍恩典。對於這樣的情況，他說什麼呢？人類的榮耀如同貝殼裏的珍珠，如同麥秸上長出來的穀穗的麥粒。所以如果事情在亞當夏娃的時候就終結，那麼上帝神聖的安排和他的計畫就會受挫了。我們都知道就不會有今天，耶穌基督都沒有了。從人的角度來說，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族類被創造，連只有我們人類中才能達到頂峰的整個世界的創造，也被公開的展示，是一個失敗，上帝敗了，魔鬼贏了，因為你在亞當裏就結束了。所以人類最後要反映出上帝的榮耀，他說如同一個貝殼裏的珍珠要反映出來。這是凱波爾來談論的，上帝要做成的。

那麼在他的《為了我們的君王》裏面，他更具體的用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節，就是這個面酵究竟怎麼樣。在這個面酵裏頭，教會如同是他的有機的面酵，是在裏面發酵的，在每一個領域中都可以工作，但是你並不需要佔領制高點，你在中間做見證。末世真是這個面酵發酵的過程，就是參天大樹從那芥菜種長大的過程，但是還沒做完，所以基督徒在做光做鹽。他用一個發酵的過程來講，我認為就是做光做鹽的表達。特別他會強調基督論的層面，是基督的王權，

這是我們過去特別忽視的。在公共領域中，我們可能強調祭司，強調先知，我們都對內講，但是我們沒有對外來談基督的王權。教會做什麼呢？教會的計畫還沒有做完，基督已經做完，我們跟他一同做王的方式是宣揚天國的真理，就是福音。所以教會是傳遞基督教的工具。巴文克談基督論的時候，每個領域裏頭都是透過剛剛談的教會作為有機體，有點像你開始了一個福音機構，像咱們的尼哥底母團契，其實他不是建制性的教會，但是它是有機教會。比如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在這裏，今天我們在這裏聚集，如果都是重生的基督徒的話，我們就是一個有機教會。

那麼巴文克又怎麼講呢？接下來的一個巴文克，他和凱波爾同時代，但是比他晚一些。他受凱波爾的很多影響，他在講珍珠和麵酵的時候，談到更多的基督教和教會的大公性的層面。他說十字架的陰影確實覆蓋了所有的被造界，但是復活之光同樣也是耀眼的。如果我們只強調歌羅西書講的十字架的和好，往往就把復活給大大忽視了。就是一方面，我們要注意到天國像藏在田中的寶貝，一個重價的珍珠。有人去變賣一切的要買這塊地，要拿到裏面的寶藏。它也像芥菜種長大成樹有鳥在上面，也像一個女人的三門面發酵。所以儘管這個世界徹底的敗壞，但這個罪惡的世界正是上帝所愛的對象。神愛世人，神愛他造的宇宙。所以他把這個發酵放在這裏，復活是天國的發酵，三門面，或者芥菜種。他繼續談教會的大公性，這些都是公共的領域，因為天國是這樣。我們今天的教會如果不從天國論來思考的話，教會真的就是被四堵牆放在裏面。

他接著會這樣說，基督教的原則和社會關係，即使基督教的結果只是這種屬靈和聖潔的共同體的教會，即使它沒有帶來任何世俗關係的改變，仍然具有永恆的價值。因為福音的意義並不在於對文化的影響。福音本身就有意義，它就有公眾性，不在於它對今天的生活有沒有用。它不是實用主義的，它本身就是個寶貝，它本身就是個重價，哪怕它可能不是一塊面酵。他把面酵的關係說是滲透文化的改變，珍珠就是天國，不可改變的。那個生命，那個耶穌基督的核心，天國的核心是重價買來，什麼都不能換的。所以他把酵和珍珠做了一個對比，就是說是一個重價的。所以到後來他這樣講教會的大公性的時候，他說基督教信仰並非是一種量化的，一種超然的方式變成自然的領域。它是一種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有一種的內蘊或者說臨在性，進入了所有的自然領域。所以消除其中所有的非神聖的地方，就是上帝要用聖靈的火來滅掉的，而不是把它的結構變了，而是要拯救。所以天國一方面是重價買來的珠寶，是那個寶貝，田裏的寶貝，但另一方面是芥菜種和麵酵。在這地方讓我再解釋一遍兩個的不同之處，天國的這兩個比喻。當說寶貝重價的時候，是一種不可調和的。不管你信不信，不管這個世界有多邪惡，不管我們在一個像中國這種情形下受壓制，好像沒有辦法有公信力的影響。我們在很邊緣，像初代教會一樣。但是天國仍然是寶貝，仍然是珍珠，耶穌說也不要珍珠給狗吃了。另一方面，我

們的滲透從週邊進入影響到內心的核心性，中心的文化領域的時候，是借著芥菜種面酵發酵滲透進去的。他未必是透過建制性的教會，而是透過這個有機的教會進來的。所以天國即是珍珠，天國也是面酵。有感興趣的可以繼續看他這篇文章，他寫珍珠和麵酵，這其中的一部分寫得很精彩。所以巴文克對我們現在有一個提醒，我們在進入公共領域的時候，看看教會的公眾性的時候，我特別讓大家思想，就是我剛剛講的教會的有機性和教會的建制性，我們從來不是從建制性的角度要佔領一個國家的政府，這從來不是我們所要的。我們是要說從面酵的角度，我們從一個有機教會的角度，做一個基督徒，成為每一個領域中為主做光做鹽的面酵。

王怡神學的公共性與教會牧養

接下來我們就用王怡的公共神學，和教會侍奉來看中國的教會情形。我會從幾個主要資源來解讀王怡神學的公共性與教會牧養：《神學宣告 - 中國家庭教會立場的 95 條》(2015)《靈修 - 哀歌》(2017)，《講道 - 馬太福音 13 章》(2015)，和《牧函 - 福音的保守主義》。

王怡牧師 2015 年在美國修三個月的安息假期時，當時跟楊鳳崗教授做了一個公開講座，非常好的一個互動，談論了中國的家庭教會那時的情形。他在紀念中國家庭教會運動 65 年的時候，他發表了這個 95 條。秋雨教會長老會通過其內容對外公佈。它結構是這樣的，大概分兩個部分。前一部分是神學性的就是 1-17 條是上帝的主權和聖經的權威，這是典型的加爾文主義。然後上帝的律法和基督的救贖，舊約和新約。

後一部分中，32-39 條，他堅決反對基督教的中國化，因為這是一個無神論政權試圖用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來馴服教會。40-44 條是關於教會，她是基督的身體和國度的彰顯。他非常強調國度，然後兩個國度的關係，我等會兒會解讀，和在中國的情形下的政教的分立。他強調的是路德和加爾文的意義上的，或者是已然未然中的這兩個世代，而非是我們講的一般性的，因為只有一個國。那他對三自來說反三自，然後持守福音的使命是他後面的，所以整個是六個部分。在這裏神學性的上帝的主權，救贖歷史闡述我就不再講了。所以在對救恩的認識以後，看教會是什麼，明白這以後，再來談論政教的關係。你如果看加爾文的結構也是一樣，到最後再來談。我們今天談公共神學的時候，其實有非常大的一個軟肋，就是我們的教會。其實華人的教會相對來說還是非常軟弱的，我們的神學建造教會的靈命，都需要有上帝更大的憐憫來更新。這第二個部分是涉及中國的現實。從三自運動開始談到當今。問題核心是跟黨走，還是跟主走，大白話。比較學術語言，就是描述到底跟黨走還是跟主走這個難題，其實歸根到

底，你的宗教觀決定了你的政治觀念，就是你的信仰觀決定你的政治觀，還是你的政治觀決定了你的宗教觀，哪一個東西來影響誰，誰重塑你。王怡指出，有一個皇帝，或者今天雖然不叫皇帝，叫他什麼“大”。總之在你日常生活中，他是籠罩一切的最高統治者，他有生殺的大權，幾乎決定你生活中大小的事情。那麼，這事情是否重塑了你對上帝的關係？顯然不能。所以他看的很深刻，就是跟黨走跟主走的這個問題，到最後就是你的福音信仰塑造你，還是政治觀念在中國這個政治體制塑造你。我們稍微仔細看，當他說，聖經說只有一位上帝，就是萬有的上帝。他說我們歸於他的時候，意味著上帝是中國人唯一的上帝，是統管萬有的。中國的疆界，歷史文化一些事情，皆由宇宙中獨一上帝創造、運作、管理和監督，或者護理的，這是很經典的新加爾文主義。又說只有一位上帝在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耶穌基督。所以換句話說，來到世間成為罪人的樣式，耶穌基督是中國人唯一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即使在第一部，他也強調中國是上帝統管的萬國之一。他在 27 條裏頭說，聖經預言萬國都等待這個救贖，“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詩 67:2）。又預言因耶穌要做王，治理萬國，“因他是管理萬國的”（詩 22:28）。萬國當然包括過去的中國和現在的中國，在舊約的時候就啟示了。30 條這樣說，這一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資訊被稱為是福音。福音不但意味著個人與上帝的關係，還記得我剛剛講的救贖歷史和救贖次序嗎？我們比較強調的，只是強調個人的關係，就是救贖的次序。因為基督一次獻祭被重新恢復，或者說聖靈重生我們，把基督的救贖給了我們。但是他又強調，一個上帝的國度的臨到，就是我們講的救贖歷史臨到、末世臨到。地上一切的君王、國度、百姓都被命名要聽從福音，包括中國。我命令你要信主，這個是很強的一個命令。還記得保羅在雅典的時候，現在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吩咐天下的人都要悔改，是悔改的福音。

37 條面對這種“基督教中國化”的主張或要求，包括聲稱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宗教中，存在著對聖經啟示的那個獨一上帝的敬拜，或者包含著或者與耶穌基督的救贖相似或者相通的救恩之道；或主張在中國的傳統文化或者宗教中，包含著某種獨特的，上帝在聖經之外關於救贖的啟示；或者主張大公教會的基本教義，必須或需要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或中國的現實社會政治制度相適應；或者某種“宇宙的基督論”取消“歷史性的基督論”，而主張中國的傳統包含著基督的救贖之道；或以“因愛稱義”等與中國傳統相契合的道德主義信條，淡化或否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贖，剛剛我用的那個獻祭都在談這些東西。

在 41 條，他講教會論。聖經宣稱，復活的基督得回了上帝造的整個宇宙世界的統治權，這是在以弗所書說的“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不但在今世的”，“今世”講的我們現今的世代，“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

首。”他是教會的元首，要保駕護航，在公共領域為他的百姓的緣故來有公義良善。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賜給我了，是這樣一個背景。既說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那也包括中國，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顯然都給了主耶穌的權柄，包括中國的政府和社會的權柄。所以他這個信心的表達是按照聖經往下推的。這就意味著無論在中國基督徒有多少，無論就中國採用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他不太感興趣什麼樣的政治，有的人就不太理解他這句話。他在表達的這個絕對性就是說，政治制度的變遷，從封建社會或者帝王時代，還是現在的民主主義的共和時代，其實將來都會過去，只有一個王要來統治我們，就是今天他已經開始統治教會了。所以無論中國政府以及社會的勢力對福音的態度如何，中國社會如今已經在基督的主權下，彌賽亞國度不再抽象的講上帝永遠掌權這件事情。由於耶穌基督死而復活，這個公眾的事件你如果不講，你就有禍了。所以在屬靈的實質上是復活的基督，而非是地上的主權、政黨、文化及其財富，統治和掌管這個國家的歷史和人的良心。在 44 條，他這樣說，所以聖經稱教會既然是基督的身體充滿萬有者充滿的，因此教會雖然可以分散在各國中，卻不屬於任何國家。教會乃是一個眼睛看不見的國度，它是一個國度論，或者是有機教會，效忠於基督的主權之下。教會雖然被國家視為一個宗教組織，但是國家與教會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兩國論的，就是教會和國家政權。國家是在講政權，就是政府和教會之間，反映出它效忠的對象，或者我把它解讀是本質上是已然未然的。就是國家或者政府還在現今的架構下面來運作，就是上帝立王廢王這邊。但是教會已經在彌賽亞國度裏，這個是將來世代。這兩個的關係，他用兩個國度，我覺得應該是兩個世代。

45 條這樣說，在教會歷史上稱這兩個國度的關係，或者兩個世代的關係，是上帝之神和地上之神的關係，或者屬靈的國度和屬世國度的關係，或者一個已然未至的永生的國度，和一個現存交往的國度。王怡的這個 95 條了，他講到教會如果抗拒政府“配劍”的權柄，那麼僭取強制的力量便是抗拒上帝，就是我們的奪權。同樣的，任何政府個人要拒絕教會傳揚福音，敬拜上帝的屬靈權柄，就是抗拒上帝。所以教會有責任在私下和公開的責備譴責，清楚的講明這些罪行的可怕的後果，並且以基督的慈愛呼召他們悔改。在 55 段他這樣說，聖經將基督賦予教會的這一屬靈權柄，稱為“天國的鑰匙”。第 59 條，他說福音的使命的不可縮減的含義，它包括了在世上對任何的民族、地區、群體、性別、階級和文化中宣揚基督的福音，建立耶穌基督的教會，對獨一上帝的敬拜。教會不能接受任何人，任何勢力，對福音使命和教會傳道的範圍，人群，年齡，行政區劃等。這是家庭教會堅持政教分立的具體表達。然後他解釋到，這並不包括教會在特定的文化中間，必須接受的一些管理：交通、安全和其他制度、技術層面，對宣教的限制。當歷史條件不能支持教會從事更大範圍，更多的方法傳揚福音的時候，教會當以

忍耐等待的方式、禱告的方式、忍受的方式，立志於歷史的改變，環境的改變。在 61 條他說到，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教會若主動的、公開的、消滅這一使命，配合當地政府或者文化對福音傳講或者公共敬拜，對於人類的神聖事工的剝奪，或者限制歧視，或因著世俗政權的壓力而對福利事工進行自我審查，教會便是公然賣主，背叛了基督賦予教會的使命，褻瀆了我們是奧秘事的管家，或者說天國鑰匙的這職份了。第 62 條，在兩千年的教會歷史和世界歷史上，他來談兩個國度，教會的天國鑰匙和政府的刀劍的關係，一邊就是政教的分立，二元主義這個區分的關係，我就把這個地方掠過。第 70 條，在福音的奧秘關乎基督死而復活，顛倒了整個墮落世界的原則，即這個世界以外在的，物質的或武力的力量，為最高的力量。人性的敗壞和罪性，使我們沉迷各種各樣情欲，和肉體的力量無力自拔。在這種情況下，唯獨基督的救贖敗壞了這個掌死權的權力，使信他的人罪得赦免，獲得永生與自由。因此在福音神學中，他特別強調的十字架神學。我總結的話，福音的國度就是十字架的國度。也就是說，在任何時代，教會的資訊也必然是傳講這個主題資訊，不但教會要傳講這資訊，也是只有教會被賦予這個資訊的管家的職責。

要較全面瞭解王怡國度視野對教會牧養的影響，我們先來看他帶領教會的靈修。《為中國做哀歌》王怡是用以西結書發揮他的修辭，表達他的思考，非常有意思。他說，“人子啊，你儘管來和我辯論吧。我豈沒有為中國開一條出路呢，我豈沒有差遣我的使者在前面前行呢。只是我的先知被你們殺害，教案在過去一百年裏頭非常多，西方的宣教士死在獄中的，被打死的，無名的謊言的。然後我的殿在中國被拆，你可以想到拆十字架的運動，還有中國很多的教會被打壓，被關閉，被中國政府審查。所以這一切豈沒有報應嗎？耶和華難道不公義嗎？”所以他接下來他說，“人子啊，你儘管大哭一場吧。難道為中國人而死的不是我嗎？難道如母雞孵出小雞，使億兆黎民得以倖存的不是我嗎？是誰在甘肅降雨？又是誰使日頭照在桑幹河上？是誰解決了溫飽的問題？是誰帶來了半個世紀的和平？”他說這都是要歸於耶穌基督，他成就了和平。他說，“上帝是那一位不需要跟人商量的，我憐憫誰就憐憫誰，恩待誰就恩待誰，這豈不是出於耶和華嗎？救恩難道是從你們出來？他抨擊中國的想要中國文化來啟示基督教，是從孔子從出來的嗎？”他說：“人子啊，你儘管去告訴中國，救恩只從各各他出來，是從你們被拆毀的十字架而來”。這是在過去的 2015-2016 年的處境下的寫的哀歌。接著他說：“人子啊，主基督在他的大使命中，豈沒有指著中國的話說嗎？主吩咐萬國都要悔改，豈沒有包括中華各族在內嗎？”在九州島哀痛的應用，他哭了。“在諸夏，主的福音只傳給了靈裏貧窮的人。看啊，唯有他們要承受地土，唯有他們將稱為神州之子。當我向他們的王實行審判後，他們要蓋造房屋，要坐在葡萄樹下，喝

自己釀的酒。當他們在此安然居住，永不移民的時候，天上地下凡有血氣的，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所以在中國，有一天你可以知道有聚會的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房子，有很多的空置。我記得有一次聽王怡說，我們教會現在不用著急買房產，到時候那房產都很便宜，隨便讓教會用來聚會。現在這在中國正在實現。

王怡牧養教會的主要方式是主日證道。我特別選了馬太福音 13 章的講道，題目是“誰變賣了一切？”。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說這七個比喻中間我們都說了一個中心人物，比喻都有一個人，他拿東西來撒，拿面來發，種這個地，撒那個網，選那個寶。在所有的這個七個比喻當中，彰顯出來都是上帝的主動性的。他顯明天國的奧秘，或者說福音的奧秘，真正的要點在於上帝主動的行動，上帝主動的作為、上帝主動的計畫、上帝主動的付出，甚至上帝主動的付代價。所以比喻“有人”永遠指向耶穌基督自己。他講到了基督為中心，沒有跡象表明這一組如此相似的，層層的推進的，關於天國的比喻中，天國奧秘的焦點，會忽然從耶穌本人，忽然從上帝自己的主動性，轉到了門徒身上。換句話說，中心人物仍然是上帝自己。到近兩百年的時間，當我們把它放在天國的奧秘，福音的中心去解讀這段話的時候，你就看到這個比喻完全顛倒過來了，“藏寶”和“珍珠”都有一個“藏”。前面的幾個比喻中一直延伸的一個主題，就是天國的隱藏顯現，以及在這個世界上重疊混合的過程。還記得我們前面說那個混合，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與救贖相關的點，就是在這個比喻當中，同時出現“變賣一切去買了這塊地”，就是說兩個比喻當中都提到了“買”和“賣”。而在整個福音當中，只有在基督教的福音中，我們的得救被稱為“救贖”，或者被稱為一個“買贖”的行動。所以其他的所有的宗教裏面，談到人得救的時候，都不會說那是一個買賣，都不會說那是一個買贖的過程，都會說是一個努力的過程。究竟誰是被賣的？是上帝把他的兒子賣了，以至於我們可以救贖，所以我要不要捨棄一切去得到基督呢？這就開始應用了。我要不要捨棄我的一切去跟隨這位主呢？或者我感到我的生命中缺乏這樣的力量，舍去一切去跟隨主。為什麼呢？因為基督為我舍了一切，來買贖我的生命。因為我能夠去愛，除非是被神先愛了，把我的那個愛所征服、所籠罩、所打動。因為基督為我捨得一切，買贖了我的生命，這件事情完全不取決於我，這件事情激動我的心，因此我渴望捨棄一切去跟隨他。這不是福音本身，我的回應不是福音，我的回應是福音的結果，或者福音一定要生出這樣的結果。基督是做成福音的，這是福音的路徑，跟隨他。所以每一次的回應，每一次新的出發，都需要回到基督為我捨棄一切中的那個福音本身。這是信仰的原動力，信仰的源泉。看自己，看弟兄姐妹，看他的教會，永遠需要回到那個起點。而舍己跟隨，努力遵循他的誠命，是對這個福音的回應。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在這個比喻當中，基督才是那個買賣的

人。基督做了一個賠本的生意，這是一個錘子的買賣，太冒險了。他將自己一次獻上，捨棄一切，使我們成為他買贖回來的珍珠，被佩戴在他榮耀的冠冕上。這是在福音中對這個比喻的認識。反之，我們是那個買賣的人，耶穌基督要我變賣一切，要去得著那個珍寶。這其實是一種道德主義的解釋。不是的，耶穌基督才是做賠本買賣的人。

好了接下來，我們談論王怡牧函中的《福音的保守主義》，能代表他福音與文化的一些核心觀念。他說有兩種保守主義，在英美中間都有保守主義，王怡自己是從一個自由主義者變成一個保守主義者。然後他剛開始是文化保守主義，慢慢明白和信靠福音後，成了福音的保守主義。兩種的保守主義：一種是文化保守主義，一種是福音保守主義。那麼文化的保守主義有什麼特徵呢？就是對現代文明的成就持著一種深深的懷疑。對現代文明，因為現代主義，保守主義者認為啟蒙運動催生了法國大革命，意味著西方已經走上了一條“去基督教化”的道路。“現代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對歐洲基督教文明的顛覆，或者說，是基督教世界的一種全面的異教化（或世俗化）。他說，“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希望你們人人都是保守主義者。我認為教會在今天，就必須成為一個保守主義的教會，這是他對保守主義的肯定，文化保守主義的價值基本特徵”。但是他接著說，“但是我要倒過來說，在信主之後，我的‘文化保守主義’，也被主基督的十字架擊碎了，或者被他的復活擊碎了。文化保守主義要保守的是過去，但福音的保守主義要保守的是未來。未來如果不確定，是對過去的保守，就僅僅是一種憤世嫉俗的道德主義，保持原來的文化。文化保守主義的實質，是一種道德主義的。因為它雖然是帶著一種對眼前的一切深深的厭惡，但他的心卻被這種厭惡本身所統治，從而產生一種自義的保守主義。”這對我們今天持有保守主義價值觀的基督徒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說，“事實上過去一百年的時間裏，全世界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和懷疑，主要來自三個最重要的保守的力量。天主教（包括東正教），還有猶太教社會，三是伊斯蘭社會。這三股力量都沒有基督的十字架，不願付代價的文化保守主義。”

某些方面，他說，“福音讓我們比律法主義者走得更遠，就是甘願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不讓這個世界的文明成就，來碾壓我們的靈魂，設置我們的人生議程。而且在某些方面，福音又叫我們像一個自由主義者一樣，進入和擁抱這個世界，隨時預備給出恩典，在他流淚和崩潰的時候遞上紙巾。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就像納尼亞傳奇一樣，都可以隨手拉開一扇天國的門，實現兩個世界之間的能量轉換。”有點像我們講的世界觀的轉化（地圖的構建更新）。所以在某個方面是這樣的。

那麼我們怎麼來描述福音的保守主義呢？他這樣講。“在福音的保守主義中，在一個末

世中的教會，在本質上必然是一個抵擋世界世俗的教會，抵擋世界對教會抵擋的教會。這種由福音所塑造的對世俗時代的抵抗，必然養成一種保守的教會文化。然而，因為福音的反合性或者顛覆性，這種保守，對世界而言，恰恰可能被視為是一個激進的、決絕的和不可理喻的，就是說為福音癲狂的，為上帝癲狂的人，在這裏面你可以看到它的反合性。”

第一個原則是怎麼區分“福音”和“福音的應用”。他這樣說，“福音必定塑造一個教會的文化。整個過去的西方文明是由基督教帶來的，就是福音帶來的，甚至進入一個文化區域，叫社會的文化。然而任何一種特定的教會文化形成以後，都可能反過來成為福音的敵人。……區分“福音”和“福音的應用”是保守主義的首要技藝。不然，我們就會陷入文化的保守主義中，將目光、激情和偏見，過於聚焦在那些外在的、相對的、暫時的和沒有永恆價值的形式上，而成為文化的律法主義者。”這個是他區分兩者之間的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是聚焦於“教會”和“世界”的分別，而不是聚焦於教會內的宗派之間。他作為一個改革宗的人，他過去可能是很挑戰非改革宗的教會。但是後來在他十字架神學的發展中，在2017年以後，與有很多的非改革宗的教會，像傳統的家庭教會，反而有走到一起的表現。如唱的一些短詩歌都是類似的，包括小敏的詩歌。“所以改革宗教會的保守主義，是與世界針鋒相對的保守主義，而不是與浸信會或者其他宗派針鋒相對的保守主義。就是教會之間的合一，教會之間的相愛。換言之，保守主義的教會觀是為著福音使命，彰顯我們在這個墮落世界中屬基督的身份，而不是在教會內部彰顯我們在神學和教會文化中的獨特身份。”所以他說，“我在真的教會中沒有敵人。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的說，在第一個層面上，我們必須要做奧秘事的管家，福音的管家是勇士。第二層面上我們是紳士，在教會裏我們強調的是合一，而跟世界的區分總是要注意，包括從基督教文化中產生出好的東西。”他用了幾個方式在2017年描述了一下保守主義的教會素描。我就不念給大家了。他就說，聖經的無誤，相信上帝的公義和慈愛，然後基督的寶血，人性的敗壞，這些基本上是一種基督教教義的表達，但是可以凸顯的一些地方，比方說，末世審判文化的更新，但是整個的更新將是基督來臨的時候超然的巨變。我們有這個特權，相信基督教教育的必須，相信人都有責任和特權，向人悔改，向神悔改。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做光做鹽，或者面酵的功用。相信永生高於今生，或者來世高於現世，現今的世代就要被將來的世代吞沒，所以靈魂的自由高於肉體的需要。

另外，他談到教會是上帝旨意和世界的中心，就是大寫的基督。相信群體大於個人，就是教會責任高於權力，相信對於權柄的順服高於個性的堅持。這個就是在教會內的，相信為主遭逼迫受苦是基督徒今生跟隨基督十字架的印記，是彰顯見證基督復活的能力。饒恕和忍耐是

我們愛上帝、愛鄰舍本分的實際的表達。聖經規定的敬拜上帝的方式，教會應該有責任和特權，舉行莊重敬虔而有活力的公共敬拜。相信主日應當從世界分別出來，停止工作和娛樂，用於享受安息敬拜上帝。我們今天的一男一女的婚姻一定要持守。順便說一句，最近川普在他的演講中他就說，“我宣佈世界上只有兩個性別”，我覺得非常好。但是一生一世的婚姻盟約，川普大概就不會說一生一世婚姻，因為他離婚三次。反對離婚或者婚外的關係，相信婚姻上信與不信不可同負一輶。還有男女的尊嚴在創造的救贖中，有角色和功能的區別，這就是我們講的互補主義。相信婚姻之外，一切關於婚外性關係都是淫亂和上帝憎恨的。人人都有責任來維持婚前的聖潔和婚約中的忠誠。歸根到底，今天普世教會面臨兩個大的危機。一個是福音的危機，我們信的是怎樣一位主。總之，在他的牧函中，是這樣廣泛地來牧養他的教會，在我們今天真有很多可鑒借學習的地方。

海外與大陸處境下的教會牧養

我在結束的時候，最後簡單來談論一下海外處境下教會的牧養。這裏資源有《來自中國城市的 21 世紀神學》，包括《信仰的抗命》這本英文的書，它包括翻譯，編輯，解釋的處境。在去年到前年成為 IVP 出版社最受歡迎的金獎閱讀書。

基於徐西面博士 2024 年的講座，新加爾文主義在北美，或者我們在海外的華人處境中，這個珍珠和麵酵是怎麼樣的。一百年以前的凱波爾和巴文克的處境正好是我們今天的處境。所以徐西面他這樣總結說，其實有一個離心性的闡述，也就是說教會在邊緣了。我們不像過去基督教國的世界，我們現在是在外緣。所以我們的影響有一個往外走的，福音是一個宣教性的，是往外走的，它是在從一個維度到另一個維度的，它不是一個原來在制高點上，基督教已經被排除了在制高點的地位。但是在橫向有很多的離心力被甩出去領域。這個過程中，反而是被邊緣化的過程，同時又是有機會再來重新顯明基督徒你究竟是誰的過程。這是離心力，就是可以說是一個宣教的過程。

美國的福音派教會為什麼對中國家庭感興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如果我們在西方受逼迫的時候，我講的是整個的美國教會，不是華人教會。那會怎麼樣呢？所以就要學習使徒的時代，學習中國這個邊緣的教會。受政府逼壓的事情，他們都要面臨這樣的一個新處境，離心力的方式。那麼在大陸的這個處境中，我們來看這個珍珠和麵酵的時候，我們其實不再是基督教發展的前期。目前我們不光有基督教或者福音在中國的時代；同時也是福音出中國的時代。有大量

的大陸移民離開（不少是基督徒），然後又建立新的海外教會，像四九年那一批一樣。所以現在中國大陸是“有基督教的世界”，或者說福音在中國，福音出中國的時候，這是我們的一個前提。所以，這個珍珠面酵，它是開始往裏走的。實際上是這樣，你看在今天的疫情之後，在整個中國的經濟下行的今天，人們是非常沮喪的。不像過去那種趾高氣揚，你向別人傳福音的時候，這些新來到海外讀書或者移民的人，跟過去真的不一樣了。現在在北美有很多的新移民產生的教會，很多不是在國內就信主的，他們是因為在國內無望跑出來。所以，實際上在中國的處境下，產生一個基督教開始從一個週邊向裏走，而北美是從中心離開的一個總體的過程。我不認為川普會能阻擋這個大趨勢。新加爾文主義的任何處境中的反思，其實要注意這三個方面。我覺得徐西面提得很好。他說，我們是在末世的期間，是一個發酵的效應。我們不是凱旋主義者，不是佔領山頭，佔領一個制高點，而是一個踏實的，把它看作是一個將來世代導向，是天國從天上降臨的，是渴望基督再來的。

第二個，教會如果是一個發酵效應，基督徒就是一個催化劑。催化的話，我們要聯繫到凱波爾的主權領域的論述。凱波爾主義對每一個領域，在文化、在藝術、在思想，和在政治領域，其實每一個領域都有一個它自己領域的“主權”。最後，教會尤其在過去的幾年裏面，大家都觀察到教會對公眾的事物的關心度增高，這本是一件好事。因為過去的福音派教會，包括改革宗教會，基本上是不談公共事務的，公共事務好像跟我沒關係。但是現在如果我們談公共神學的時候，我們卻又可能會忘記了教會本身的大公性。所以我前面提到的，在初代教會改變婚姻的時候，不是通過立法的方式，而是生活見證的方式改變的。基督徒其實都有一個掙扎，比如你我都是反墮胎的（基督徒個人和教會），但是政府立法可以在社會法律層面擋住墮胎這件事情。基督徒就可能並不去跟人在傳福音或輔導時，告訴對方墮胎是的罪，就是因為法律已經來限制它，教會和基督徒好像就簡單了。實際上這些事情都互動關聯的。就是我們對教會的關注，對基督國度的福音，要高於世俗裏的其他事。因為在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中有這樣的一個關係：文化使命是根基性的（墮落前上帝頒發），福音使命是有優先性的（墮落後救贖的優先）。所以，最後福音使命完成以後，才能成全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在亞當裏的失敗，是借著福音使命來完成的，無法靠已經失敗的文化使命成全一個滿足上帝心意的文化。王怡對福音的保守主義，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來解釋了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在現階段的關係。所以在教會公共事務的關係裏頭，我們不要把它舉得高過對三一上帝的信仰本身，這有可能會產生極大的問題，偏離對福音的聚集。

最後，我認為是目前最好的一個對比研究，就是宣導一個付代價的凱波爾主義。我要介紹一位宣教士的神學博士論文，這是他關於研究王怡的初步結論。他從新加爾文主義凱波爾

的角度，對比王怡的新加爾文主義，跟凱波爾新加爾文的相同地方和不同地方。作為目前在新加坡任神學院的老師，他有八分之一的華人血統。他認為付代價的凱波爾的主義，聚焦了王怡在逼迫衝擊下看新加爾文主義公共神學。他這樣來比較，新加爾文主義哪一些方面王怡把它繼承下來，哪一些又是不連續的。因為新加爾文主義是在荷蘭，在基督教的大背景下產生的。為此他從這五個領域，“文化的使命”，“普遍的恩典”，“教會作為組織和有機體”和“教會的大公性”，還有“領域主權”來對比。

第一個就是王怡在講，釘十字架的一個文化使命就是付代價，在這裏頭有很強的抗衡的作用，而不是一個非常柔性的那種文化使命，就是付代價願意走十字架道路的。第二，普遍恩典與特殊恩典，或普遍恩典的目的是什麼？巴文克用一個比喻來說，普遍恩典是上帝在地上開闢了一個園子，讓救贖的大樹可以在其中成長。而普遍恩典在中國是一個被擠壓的，就是普遍恩典極小化的一個地方。第三，在教會作為組織體，王怡是相當注重植堂的，產生新的教會的，注重宣教的。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同時注重教會的有機體（本質）和組織體（形式）。所以在一個改革宗教會，對組織性的重視是大於一般的家庭教會的。但是從美國教會來觀望中國教會的時候，他更體現出注重宣教建立教會。因為我們的神學院的存在，都是為了產生新的教會為主導的。他特別強調末世論下的大公性，跟凱波爾那個時候還是不太一樣。最後，在領域主權裏，他特別強調對立的教會和政府國家之間的關係特點，他這裏更反映出這個領域中（教會屬靈的權柄）你政府是絕對不能進來干預的。那個主權領域中的凱波爾是更加的包羅萬象。而王怡在中國的處境下，更多反映是政教關係的領域。所以凱波爾講的是上帝的國度和最高的善。巴文克的主權領域基本上是四個圈，家庭、教會、政府和文化。有的傳統就是家庭、教會和政府這三者，沒有把文化單獨列出來，因為文化就有很多的次領域。在傳統的政治神學裏頭，是從創世紀一章、三章和九章中產生的，而在一和二章先有了教會和家庭，到第九章才產生了世上的政府。基本上 governance 管理或者治理來說，或者統治來說，有這三個重要的領域主權。統治在經典的加爾文主義裏是家庭、教會和政府。巴文克後來把文化放在這個裏面，成了四部分。

非常抱歉，把時間都用光了，用過了，沒有時間和大家互動了。我今天的講座先從如何改變世界入手，面對西方教會與文化的問題。然後，從末世論看兩國論與兩個世代的問題上，花了大量時間建立國度末世論的聖經視角。第三，我們從新加爾文主義（系統神學）中的天國/末世論—珍珠與面酵，簡單介紹了荷蘭的新加爾文主義中天國的永恆部分（珍珠）和在世界發展過程（面酵）。接著從幾個層面粗略地檢視了王怡神學的公共性與教會牧養。最後我們從整合的新加爾文主義（荷蘭和中國）來看海外與大陸處境下的教會牧養。求主幫助我們！

大變局中的小事工——承光學會的使命和異象

傅凱彬牧師

主持人：

承光學會是由幾位接受過福音派神學院良好裝備的中青年傳道人於2020年創辦。該學會有感於華人教會在福音文化使命上的缺失，致力於進行合乎聖經的公共神學實踐。機構使命是傳播整全福音、裝備教會領袖、回應時代挑戰。他們的文章、視頻、講座、網路課程以犀利的政治議題、深刻的神學思考、務實的回應時代著稱，在美國華人教會中建立了相當影響。今天的講員傅凱彬牧師是該會創會會長，他在清華大學畢業後來美深造，獲得博士學位；又就讀西南浸信會神學院獲道學碩士學位，牧會多年。他們有一點與我們尼哥底母真理追尋會十分相似，那就是都喜歡挑戰敏感、尖銳的問題。都是從“理”門進入“行”門，下面把時間交給傅牧師。

傅凱彬牧師：

謝謝張坦老師的熱情介紹。謝謝各位春節期間還願意花時間來參會。我們是小事工，當時只有四位，待會我會介紹。知道承光學會的，可能會發現近期內容越來越少，待會我也會解釋。我們先很快來做個禱告：

主啊，我們在這裏要談論公共神學的時候，也實在是想到你在吩咐大使命的時候，你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你了！主啊，我們今天的這一點分享，求主來使用。感謝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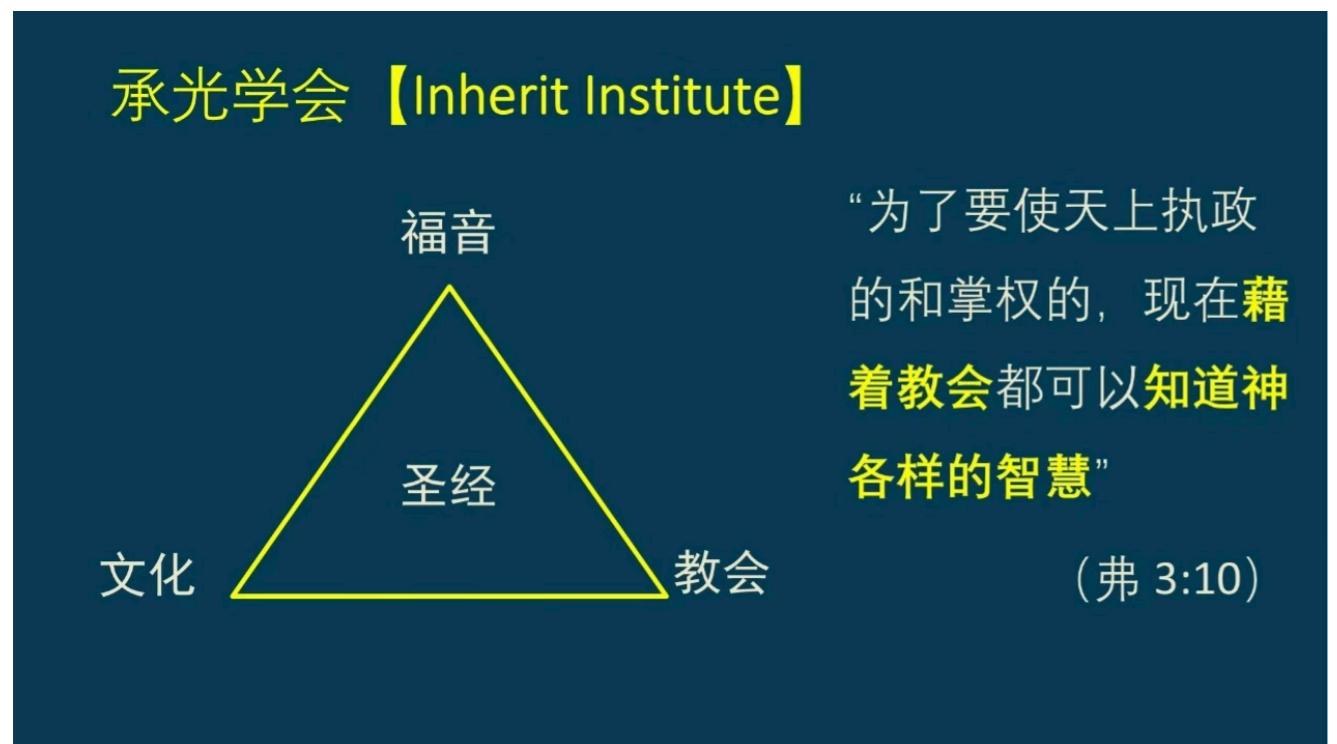
我先跟大家介紹這個小事工。我在1999年來美國讀書的時候，從來沒聽過福音，從來沒去過教會，從來沒打開過聖經。99年距今差不多25年，那個時候我完全不了解福音。在大學裏是作為慕道友，後來信主，2000年4月份受洗。我是到了2012年夏天，當時我在大學

裏做助理教授，上帝的呼召很清晰了，我們也尋求了半年時間，然後就從 2012 年 8 月份開始全時間服侍。我自己的經歷是一邊全時間牧養教會，一邊讀神學院，這裏頭有好多原因，我不展開講了。

從當時 2012 年牧會直到今天，我都認為我的主要呼召是牧會。我今天講的我的處境，都是在美國的華人教會。因為我自己在中國的時候，從來沒有接觸過教會。全時間服侍之後，我會儘量保持每年去中國家庭教會觀察，可能有一點服侍，但是主要還是學習，因為中國家庭教會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我是漸漸地才知道，連秋雨教會我也就是幾年前才真的知道。當然這些年的瞭解也是非常地感恩。

我之所以說這些，我是有一個鋪墊，我們承光學會以及我在北美牧養的教會，我們的處境是北美的華人教會，和中國大陸的家庭教會，和東南亞的華人教會，挺多是不一樣的。我今天舉的例子，全部都是跟美國相關的例子，但是我盼望我能夠把原則講清楚，把我們怎麼在處境中使用原則講清楚。我想，無論在哪里，當我們來看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們都是要看它的歷史，看它的原則的。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我們承光學會的三角形——圍繞聖經的福音，文化，教會。基於《以弗所書》3 章 10 節：“為了要使天上執政和掌權的，現在借著教會都可以知道神各樣的智慧”，這裏用的是新譯本。



因為我們是福音機構，不是政治團體，也不是搞文化的團體，我們是基督教的福音機

構，所以我把福音放在最上面。下一頁我就會講為什麼我們要入文化。但是入文化，我們真的盼望是籍著教會入文化。雖然從我個人在北美教會的經歷來說，不多教會願意關注當代的文化，因為太棘手了，太容易帶來分裂了。可是這幾年，我從牧會到今天也就十來年，如果看趨勢的話，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教會，越來越多的牧者和弟兄姊妹基督徒願意關注文化了。這個三角形，我待會兒會借著實例來講。

承光學會真的是小事工，我估計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沒有聽過，所以我就先用一個一分多鐘的視頻大致給大家介紹一下：

“承光學會是一間基督教傳媒教育機構，傳承大公教會的正統神學，以清教徒入世敬虔的傳統為榜樣，致力於進行合乎聖經的公共神學實踐。機構使命是：傳播整全福音，裝備教會領袖，回應時代挑戰。我們的異像是：因福音，藉教會，入文化。承光學會期待與眾教會和基督教機構合作，提供建立聖經世界觀的良好資源，裝備華人家庭應對當代文化的衝擊。”

過去三年多，我們製作了幾百個相關的視頻，包括加爾文神學、清教徒傳統、英美保守主義、從聖經看美國政治議題和親子影評、親子閱讀等等數十個系列。我們也漸漸開展了實體和網路的課程。2023 年，在達拉斯舉辦了“教會牧養中的公共神學”研討會、聖經世界觀家庭營；也在曼谷和國際基督教學校合作舉辦了聖經世界觀大會。2024 年，我們開始與 Family Research Council、First Liberty、Hillsdale college 等等英文機構合作，引進他們的優質材料，要幫助華人基督徒在時代危機中紮根於福音和聖經世界觀。”（視頻文稿）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概要。如果大家還沒有聽說過，那就容我在這裏做個小廣告。在 Youtube 上你就可以搜索到，無論用英文 Inherit Institute，還是用承光學會，都能找到我們。我們也曾經有微信公眾號，被封了一次以後，人手有限，就沒有在微信上恢復了。你在微信上找的話會發現基本上兩三年前就不再更新了，因為被凍結了。

我們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如果說一個開頭，就是在 2020 年夏天的時候。那時在美國，一方面有總統選舉，一方面也有疫情，當時有挺多“黑命貴”的抗議遊行。作為一個牧師，當時我是一個教會的助理牧師，我認為，單單就只是因為牧養弟兄姊妹的緣故，我們也是需要去關注政治的。基督徒關注政治的根基起點，肯定還是福音。

可以說，很多住在美國的華人其實都很關注當年所發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試著要談論基督徒是否應該關注政治的話，教會裏頭基本上就是這麼幾種聲音：政治是骯髒的，談論政治影響合一，政教分離。這是我非常粗糙的概括。

“政治是骯髒的”，這是我們華人教會的傳承，過去一百年裏主要是受到基要派對教會

的影響，所以不想要沾染這些骯髒的政治。其實很多領域，如商業、經濟等，教會都不想沾染，尤其政治。“談論政治會影響合一”，比如說在美國，兩黨政治，討論的時候總是會有兩邊，頂多支持一邊的人多些，另一邊的人少些，這樣就容易不合一。這些都是理由，還有，我想大家肯定都聽過政教要分離的這個說法。

所以 2020 年，我們幾個，已經不能說是青年了，已經人到中年了，但是在北美的華人教會裏，40 歲左右的牧師就真的算年輕的了，所以我們幾個牧師當中的年輕人，我和另外三個當時還在神學院讀書的神學生，我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就開始了承光學會。

剛開始承光學會的時候，第一個就是要跟大家解釋政教關係。如果政府與教會，你還可以說它們是兩個機構，有不同性質的兩個機構，對吧？政府的功能就像一把劍，教會是傳聖道。這個裏頭又牽扯到兩國論，我看上次陳彪牧師也講了兩國論的相關內容。但當時我們其實都沒有“兩國論”這個概念。政府與教會，你還可以說這兩個是分立的，它們之間有一些聯繫而已，但是若要講到政治與基督教，我們稍微學過一點教會歷史的就知道，政治與基督教是不可能分得開的。其實在 2000 年的教會歷史中，以及從舊約到新約的聖經記載中，都是充滿了聖徒與那個時代的政府，或者執政者，或者那個時代的王的來往。

這就是我們在 2020 年一個微小的開始，真的很小。我們的 YouTube 頻道，現在有 5000 多訂閱。我讀高中的孩子說，你都經營這麼多年了，才 5000 多訂閱。我說那不同，我們又不是以娛樂為主，我們也不是找新鮮事，談的主題就這麼多。因為我們的題目是比較小眾的，所以面對的基督徒受眾本來就不多。我們可能是在 2020 年的九月份開始的，當時還是疫情期間，所以只能在網上，可是第一年的時候好像很快就有了一兩千的訂閱者。

我們回頭想，可能是因為正好碰到了 2020 年大選。那一年的大選，如果住在美國的人應該印象非常深刻。回過頭來說，我們雖然是因為那一年而關注了政治，但是從一開始的目的就不只是關注總統大選，而是想以總統大選作為一個契機，讓基督徒關注應該關注的。並不是說我們不要關注家庭生活或者教會的服侍，或者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是因為教會在這個方面實在是太缺乏討論了，所以我們就在 2020 年的下半年開始了。

接下來我講一點歷史的事情。對於華人教會來說，尤其需要先回顧一下這個，才能夠回答得了為什麼教會的這些敬虔的基督徒不願意談論政治，不願意討論當代那些棘手的問題。不是他們不愛主，也不是說他們害怕，而是因為在中國的教會歷史上，當一百多年前西方教會的基要派和主流教會進行辯論的時候，西方教會對中國教會所帶來的影響，當然，中國教會的歷史總是受西方教會的歷史影響的，但並沒有我所知道的中國教會這麼一邊倒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從 19 到 20 世紀，有了科學的啟蒙，有了康德開始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人本主義哲學，各式各樣的原因，以至於基督教在西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概括一下就是，現代哲學不願意再做神學的僕人了，理性要和啟示分家了。在 19 世紀以前，哲學的主要目的都是為神學服務的，康德之前就已經有了很多鋪墊了，不是今天，100 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哲學系的教授學生們，他們不再會覺得我做哲學是為了幫助我更好地理解神學了。簡單來說，對於我們基督徒，如果我們是真的相信聖經是上帝的啟示的話，那麼他們就是強調“理性要和啟示分家”。

現代的自然科學，可能我們會記得達爾文，但是遠不止達爾文，總之他們要挑戰。為什麼要挑戰《創世記》的記載？為什麼要挑戰神跡的記載？他們就是要挑戰，最終的目標就是挑戰“聖經無誤”；現代的社會科學，就挑戰上帝的“神聖護理”。對於西方世界來說，他們都相信是有一位神的，到今天相信無神的人可能增多了，但也還是少數的。可是他們在 19 世紀時就開始強調，上帝就像一個鐘錶匠一樣，創造完世界然後就不管這個世界了，或者你就稱祂為神就好了。而現在的社會科學，他們把一個人人性的複雜、把一群人聚在一起的人性的複雜以及國家治理的複雜一一呈現之後，他們說上帝哪里在管？所以，挑戰“神聖護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西方的教會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或者說一直到今天，都在做回應。其中主要就是兩批人，這兩批人，其實最後達到的效果都是一樣的，但是有一批人是公開地宣稱我要把基督教趕出公共的領域。另外一批人，他們在回應的時候並不會說我要把我的信仰趕出公共領域，但實際達到的效果就是從公共領域離開了。

這兩個，一個是 20 世紀的自由派，英文是 liberal。不過我這裏講的其實是自由主義神學 liberal theology。因為要回應“如何在科學的時代維持基督信仰”的這些挑戰，他們就要調整根基，切合需要。你不是不相信神跡嗎？你不是看不到上帝的神聖治理嗎？咱們就不談這些，咱們就自我改造，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與現代哲學來結合，這就是神學上的自由主義。這個自由主義神學，幾乎可以說都有一個核心特色，就是否定“聖經無誤”。它不是不要聖經了，它不是不要基督教信仰，而是它的根基——不再認為我們手中的聖經都是上帝的話語，並且不再認為上帝的話語都是無誤的。

當我們回頭看，你可以說他們對社會、對文化採取的是積極融入的立場。教會歷史上 20 世紀初的“社會福音運動”，非常關注貧窮、犯罪、教育、種族等社會問題。這些問題都應該關注，不過他們漸漸地把公共領域的行動代替了福音，忽略了純正教義和教會傳統的影響力。或者說他們把這些認為是福音的根本，強調物質的改善，而忽略了人類靈魂的更新和教義的公共影響。因著進入到這世界，就跟這個世界聯合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帶來的效果就是今天

仍然有許許多多的自由派的教會，liberal theology 的 liberal churches，他們忽略了或者說不再持守純正的教義。

另一批人，就是我們稱之為 20 世紀的基要派，英文是 fundamentalist。基要派的人就說，這可不行，無論受到什麼挑戰，我們都不能放棄“聖經無誤”。這個其實非常重要，而且也是我個人相信的，這個更加重要。因為當我們要把“聖經無誤”就這樣放棄的話，那麼基本上把信仰的核心要義放棄掉就指日可待了。

我現在說的是 20 世紀西方的回應。其實西方的回應後來引進到中國，就是戴德生和李提摩太兩條路線的區分。所以我講的雖然是當時的西方教會，但對中國教會來說，一百多年前其實也主要就是這兩派了。

但是 20 世紀的基要派，他們說他們要持守聖經要義，為了抵擋自由主義，抵擋這個自由神學，怎麼辦呢？只能收縮戰線，同意分家。1920 年代西敏神學院從普林斯頓神學院分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西方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教會這樣的例子更多。

當遇到了挑戰的時候，這個挑戰我回答不上來，我就不答，不再提供答案，因為那不影響我的基本要義，不影響我的個人得救，也不影響我的教會的聚會。面對挑戰，回避；或者，如果我實力比較強，我就不留情面地反擊，給它定罪。反正，我們跟它劃清界限。

可以說 20 世紀的基要派，對社會、對文化採取的是消極防範的立場。就像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最偉大的佈道家穆勒說的，這個世界就是一艘破敗的船，我們只需要把人從船上救出來而已。我們現在回頭看，當然仍然佩服、仍然敬重大佈道家穆勒，但是他所形容所講的帶來的影響，其實是有很大的副作用的。因為，你末世最大的任務是不是傳福音，教人重生呢？是；但是，是不是只有這個呢？那不是。不能“社會問題是副產品，一切的不公都有賴最終的審判”。

一百多年前當西方教會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出版了一套十二卷的《基要主義》(The Fundamentals) 的書冊，並且從傳統的大學、傳統的神學院分離開來，“我們就自己玩”，這樣帶來很大的後果。西方教會後來就產生了福音派，然後福音派內部其實也在不斷地掙扎。

我們現在講中國教會。當中國教會一百多年前，這些基要派從公共領域撤出以後，也切割了整全的福音。帶來的效果是什麼呢？帶來的效果就是拱手相讓。本來，基於“聖經無誤”的教會是有話語權的，是可以對中國的社會產生影響的。在一百多年前的那個時候，教會是有影響力的，而且也是可以公開言論的時候，但是沒有抓住這樣的機會，反而越發地畫地為牢，成為了基要派的大本營。

在我講到具體例子之前，我要先講一下，如果回頭看要我選擇的話，我肯定還是選基

要派的。我的 approach 切入路徑，和張坦老師，和比我年長的前幾期的講員，以及秋天第一季的這些講員們，都是以基要派為根基的。就是說，我們認定我們的信仰，認定“聖經無誤”，認定 2000 年來教會的傳承不改變，在這個基礎之上再談別的。

自由派的缺失是，它強調神的臨在，進入到世界，跟世界對話，甚至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以至於忽略了神的超越，或者乾脆就不教導了。那樣的危險，我仍然認為比基要派還大。如不愛神，怎能愛人？但是，當基要派的人只強調神的超越，忽略了要進入到這世界（神的臨在）的話，那也是真理的缺失。如不愛人，怎說愛神？二者都是真理的缺失。愛神，要先認識神！

但是我們這些受了基要派影響的，或者說過去 100 多年裏，無論是王明道、倪柝聲、宋尚節等等我們耳熟能詳的，他們都是基要派的信仰，回到 100 多年前，你看看他們怎麼回應這個社會的，都是基要派的回應方式。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一些歷史人物，宋尚節的女兒宋天嬰、宋天真；吳耀宗的兒子吳宗素，你可以說吳耀宗後來是去了三自，但是在 1940 年代他也是在基要派裏的；然後楊紹唐，也是中國教會的著名人物，他的兒子楊安溪；你說他們三個人有什麼共同點呢？他們都是當時中國基要派的領袖。當時的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些孩子們都是 1940 年代進了燕京大學，並且在燕京大學的學生團契聚會。當然我們回頭看時都知道，燕京大學在 1940 年代已經是被自由派的神學全面領導了。當這些基要派領袖的孩子們進到燕京大學團契的時候，他們仍然帶著福音的熱忱，仍然帶著對聖經真理的持守。

有一位我主內的弟兄，雖沒見過面，但我認識他的牧師，他寫了一篇博士論文，就是談燕京大學團契是怎麼樣從 1930 年代、40 年代初都很興旺，到後來就越來越偏離基要真理，以至於去搞社會福音運動了。

我今天想要用一點點例子。再次重申，我盼望我講清楚了，就是如果讓我回到 1940 年代，我肯定還是要先基於基要派的信仰。其實直到今天我們都是這樣來做的，我想這也是我和張坦老師的共同之處。不過當我們已經看到了歷史上的一些事情，來進行回顧和反思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有些長進。

當年楊紹唐的兒子楊安溪，你要知道他的父親是基要派的重要領袖，我不了解他是不是認識當時基要派的其他領袖，我想很有可能認識，就像我家孩子見過我所有的牧師朋友一樣，當然我們都是小牧師，但是當年楊安溪應該不只是見過爸爸的教會，他也見過很多教會。

講到 1940 年代的基要教會，他是這麼說的，“教會過去從來沒有教導和討論過這些社會議題，沒有一個傳道人教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國家，如何看待革命。”他說，“讀了方志敏《可

愛的中國》，人家是為了解放中國人民而犧牲的，我們基督徒特別渺小，特別自卑。”

咱們今天畢竟不像小時候，不只讀過《可愛的中國》，今天稍微知道去看一下歷史，就知道方志明做過什麼樣可惡的事情。但是這些革命的暴力是可以帶來美學的，是可以觸動這些年輕人的心弦的，他們有一個偉大的理想。在我的有限的學習當中，我發現其實那個時候很多基督徒加入了共產主義，很多知識份子就不用說了，很多基要派的基督徒都加入了。為什麼？因為教會有一個真空，沒有去帶領和教導。可能是為了怕惹麻煩，可能是怕打不過。無論什麼原因，當時的教會領袖不去帶，別人自然就會帶你。

他還說，“當人民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卻關起門來追求天上的平安和喜樂”，你一定要放在處境中，1940 年代的中國正處在內憂外患的時候，然後教會不管，教會關起門來追求天上的平安和喜樂，跟你只講永恆的盼望，只有“超越”，沒有“臨在”，你讓他們怎麼跟？你讓他們怎麼可以甘心樂意地聽從真理的教導？這是中國教會歷史上的一個教訓。

我用的是中國教會的一個片段，我想應該足夠說明問題。我們這裏大部分應該是基要派的，因為直到今天我所瞭解的中國家庭教會的傳承，就是從基要派來的，北美華人教會主要的傳承也是從基要派來。但是當我們處在這個時代，過去這個十年你所見到的事情，我老用那個詞“活久見”了，就是很多時候人要活得很久才能見得著的事情，我們可能一年、一個月所看到的事情，是以前人三年、五年都看不到的。咱們真的處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從某個角度來說是非常有幸的一個時代。

今天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時代，我們不可能像一百年前的基要派那樣把門關起來。而且，我們有很多有見識的牧者、弟兄姊妹願意來探索了。因為我實在知道上帝呼召我，以及呼召許多人全時間傳道，也呼喚許多弟兄姊妹甘心樂意的在教會忠心地服侍。那我們要做什麼呢？保羅的榜樣！

《歌羅西書》1 章 25 至 29 節，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一段經文——“我照上帝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做了教會的執事，要把神的道理傳得全備。這道理就是曆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誡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裏面運行的大能盡心竭力”。

我自己十多年傳道，或者是被勸勉，或者是勸勉別人，我們都特別留意不要把基督教、不要把基督榮耀的盼望講成了只是口號而已。因此我們如果真的願意努力明白神的話語，真實的生活太豐富了，可以在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實踐出來。

在我引用例子之前，我先給大家引用一段清教徒當中最敬虔的代表巴克斯特牧師（Pastor Richard Baxter）的話，他說：“我們一定要用我們最佳的理智正確解釋聖經經文，忠實地翻譯，從聖經的宣告收集正確確鑿的引用……在教義、敬拜、教會紀律和日常事情上，把普遍的原則應用在當代具體的情形裏。”他是差不多 400 年前的一位清教徒牧師，當想像他在 400 年前講這段話的時候，我就發現很多智慧，上帝早已經用他的僕人講明了。

清教徒那個時代的情形和 400 年後我們在美國、中國和東南亞都不一樣。但是當他要去做這樣事情的時候，他在他那個時代，他要服侍他的那個時代。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我們不可能避得開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不可能避得開我們生活當中其他的領域。今天這個時代，我們不可能只活在教會的四堵圍牆裏面，不可能只管自己的小家了。

我想用近期在美國發生一件事情，來挑戰一下我們的弟兄姊妹。當事情發生了，我們需要有深度的思考，並且去詢問——到底，我們在觸及社會議題的時候，怎麼樣不失去福音的根本？

我猜想很多人都聽說過這個事情。川普總統 1 月 20 號就職典禮的時候，他是可以選擇哪些人為他祝壽的，比如葛培理的兒子葛福林，比如底特律一位有點靈恩背景的牧師，因為 1 月 20 日恰好是馬丁路德金日，所以祝壽的時候，他引用了好些馬丁路德金的話等等，那都是他的團隊選的。隔了幾天，他去了華盛頓的國家大教堂參加禮拜。雖然叫國家大教堂，但並不是美國聯邦政府的，是屬於聖公會的。那個大教堂在華盛頓的西北郊，無論是它對華盛頓特區對美國的影響，還是外面建築物的氣派，不說首屈一指，也都是杠杠的，所以歷任總統都是要去的。聖公會的這位女主教，為什麼有女主教我們今天不展開講，女主教就在講道中，用她的話說是“我只是勸一下川普”，但其實是狠狠地罵了他一頓。

完了以後，我觀察到一個現象，我開始講的時候說基要派一定要開放，一定要願意探討社會議題，但我今天用這個例子就是想說，當我們要去討論社會議題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脫離福音的根本。我們也不要搞一個黑白分明：我是支持川普總統的，所以這個女主教批評川普就不對了。

我們得問——到底，她不對在那裡。如果你說她不能用講臺去責備總統，錯！先知就是用他的講臺在責備歷任的以色列王。我自己不避諱告訴人 2024 年我投川普做美國總統，我有我充分的理由，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我支持他，然後他就不能被批評，對吧？還有人說女主教是同性戀，那是假的。還有說女主教各種話的……不是單單因為女主教，我長話短說，當我們看到這個事情以後，我們要去思考，要用諸般的智慧，我們要去看——到底她講了什麼，以及，如果她錯，她錯在那裡？

她的錯，不在於她用講臺去責備美國現任總統，這不是她的錯。她的錯在於，當她說到這些弱勢群體，說到窮人的時候，她把照顧那些窮人，那些她所定義的弱勢群體，當成了福音的一部分。

要知道，保羅在《加拉太書》說，他們只要求我記念窮人，這也是我一向熱心在做的。當這個女主教說你要關注這些寄居的人，我們得要知道，從《舊約》到《新約》，一直都是這樣的。至於法律上的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我們要分得開，這個是沒錯的，但是我不能去爭辯說你不要去照顧窮人吧，你不要去照顧弱勢群體吧。

我們所需要爭辯的是，要看到，噢，原來，在 20 世紀就已經風起雲湧的社會福音運動 (social gospel movement)，他們一直犯的錯誤，其實他不是一下就犯錯誤的，從 19 世紀一直到 20 世紀，然後終於確定犯的錯誤，也就是今天像聖公會這樣所代表的，他們的神學，其實已經被社會福音所代替了。

他的問題是什麼呢？他因為看見窮人，他想幫助窮人，以至於認為幫助窮人、幫助弱勢群體就成了福音的一部分了，以至於犧牲了福音的本質。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對神的話、對聖經無誤，他們當然也就不再堅持了。從這個角度去講，我深信有一點繞。如果大家真的感到有點繞，待會有機會大家再問問題。

我想用這個來說明什麼呢？我前面講過，兩邊，無論是自由派還是基要派，他們都有他們的問題和短板。我再次重申我們是受基要派的影響，所以當我們去思考社會議題的時候，我們要留意，有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就看得見自由派的問題，但有的時候，我們可能可以藉著事情，看見兩邊都有問題，比如說剛才講的例子。

我再舉個例子。我也是後知後覺，也就這四年我才意識到，原來環保主義是有哲學、神學根源的。據臺灣中央研究院搞環境保護的教授們說，對他們影響最深遠的文章，是 1967 年在《科學》雜誌發表的這篇文章，叫《生態危機之歷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什麼人寫的？是 UCLA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的一位教授 (Lynn White Jr.) 寫的。而他使用的這些術語，請大家看一下，這是他在 1967 年寫的，都已經快五十年了。

“我們現在的科學和技術都充滿了正統基督教對自然的傲慢態度，以至於我們的生態危機無法僅靠他們（科學和技術）來解決。由於我們的麻煩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性的，因此無論我們是否用宗教這個名詞，補救措施也必須在本質上是宗教性，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和重新感受我們的本性和命運。”

有沒有注意到，在將近 50 年前，當他們要搞環保主義的時候，他們是訴諸於宗教情

感、宗教論述的，所以他們很容易跟自由神學聯繫上，或者說很容易跟人本主義的哲學聯繫上，而成為一股力量。

今天的教會，我們所要做的，不是要不然就把人家打倒，要不然就跟他們同流合污，不是這樣的。而是，我們真的要有對於福音的認定，以及相信福音可以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都發出永恆的光亮來。這個在新加文主義裏稱之為“領域主權”。

接著，我要回到我們的根本。我們其實要常常問自己，至少我自己是這樣的，我常常問自己，到底我在做的事情，是為了宣洩我的政治情感？為了“我認為”對這個國家好的這個視角？還是我真的相信我們最大的使命——就是領受從耶穌基督而來的大使命？

這個大使命，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領受、什麼時候領受的。我說實話我真的很感恩 25 年前我剛信主時的那個教會，可強調大使命啦——“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但是，他們基本上就把大使命等同於傳福音，而且那個傳福音，就是讓人信主的福音，就好像是領人入門，或者說相當於生下孩子，至於後面幹什麼，我就沒有印象了。我們當時正好又是大學的團契，大學裏來的華人學生又多，所以每個月甚至每週都有傳福音，可熱情啦。我們當時也正好趕上了北美的學生歸主浪潮的尾巴，很多人信主，很激動，雖然自己也是剛剛信主，傳福音的熱情可高了。但是隨著美國學生歸主的浪潮漸漸過去，大概到了 05、06 年時，華人學生歸主的浪潮基本上就沒了。

我當時信主也就四五年或者五六，發現福音傳不動的時候，就不知道幹什麼了。因為你再怎麼傳，人家也不信了。以前學生很願意來教會，然後你就看見他們信主受洗，但是等到了 05、06 年之後就沒什麼學生留下來了。怎麼辦呢？人碰到了瓶頸，就會去學習，這個我就不展開講了。

《馬太福音》28 章 19-20 節這段經文裏頭，最主要的就是“做門徒”。從希臘文的文法，Discipline 就是使他們“做門徒”，是一個最主要的動詞。有三個輔助動詞，就是你們“去”，給他們“施洗”，然後“教訓”他們，所以這些都是“做門徒”。我大概從 05、06 或者 07 年，就開始意識到大使命就是——使人做門徒。你不只生下孩子，你還得養育孩子，你不只是領人入門，你還得跟，還得帶著他們或者跟著他們一起走這十字架的路。

過去四五年我又意識到什麼呢？就是我們這個大使命，不能只從“所以”開始。中文文法、英文文法、希臘文文法，你有“所以”，就一定有開頭，一定有原因的呀。原因是什麼呢？剛才我已經解釋過了，“使萬民做我的門徒”是希臘文的主動詞，然後“去”“施洗”“教訓”是

輔助的動詞，所以“使人做基督的門徒”是大使命。

注意，不過，我們要加上什麼呢？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馬太福音》28章18節是什麼，之所以有19節，就一定有18節，之所以有“所以”，一定有前面的“因為”。這“因為”就是——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為了這個緣故……

當我們真的回到福音的根本，然後再從這出去到各個領域，這就是凱波爾說的“領域主權”。你不用“領域主權”這個詞沒有問題，但是你我如果真的領受大使命，知道我們的主有所有的權柄，那就是所有的領域，個人、家庭、教會、社會以及社會的各個層面，福音都可以散發出來。

我們在教會牧養的時候，個人、家庭、教會、社會，這些我會把它們放進我在達拉斯帶領的教會。今天我們是講座，我就提一提這幾個方面——政治，哲學，神學，歷史。顯然這幾個詞都是大的詞，我們可能幾個小時也講不完，我就只是簡單地提到一下，借此我也想提醒我們弟兄姊妹，特別我們當中有當牧者的，我們在這些方面要不斷地學習。

我們都是很忙的。我真的很忙，家裏四個孩子，兩個讀大學了，可以少花一些心思了，可是還有兩個在家中。教會的事情你真要做起來，感覺是永遠也做不完的。但是，如果我們是做牧者的，或者是在教會裏有教導的機會的，就真的要留意，真的要在各個方面不斷地學習——上帝的主權，基督的權柄，2000年教會歷史，福音怎麼樣可以在這些領域裏彰顯出來。我就很快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政治

每次別人說你們承光學會是不是就是搞政治的，我說可能我們談的問題好像講起來都是政治，但首先我們可不是只談政治選舉，我們談的肯定是非常廣義一些的政治。政治是由各種團體進行集體決策的一個過程。哪裏沒有政治？任何一個團體，只要是人，要做決策的時候，小到家庭，夫妻兩個人，不會意見總是一致的，等到孩子漸漸長大，不就是一個小的政治團體嗎？

我給大家講講我家的運作方式，你們當笑話聽。好長一段時間我們家媽媽是“總統”，四個孩子都是“國會議員”，現在兩個大的都去讀大學了就算了。當我們要做一個決定的時候，媽媽作為“總統”可以提議，“國會議員”也可以提議，投個多數票就可以提議了。但是媽媽作為總統，保留否決權。美國的veto否決權，當只有簡單多數的時候，總統就可以把它否決掉。但是總統的否決，如果碰到國會異議，國會若是絕大多數通過的話，你總統否決也沒有用。所以如果四個孩子一致否決掉媽媽的決定，那媽媽的決定就不算數了。你聽到這兒，這個爸爸在

幹嘛呢？我就是“最高法院”，我來判斷你們做出的決定是不是有違聖經，就像最高法院判斷是不是違憲一樣。

這給大家當個茶餘飯後的小例子。這不也是一個小團體嗎？團體做決策，這不就是在“政治”嗎？政治這個詞，從希臘語的意思，可以考證出的最早文字記載是在《荷馬史詩》中，所以希臘哲學家問：“什麼是最佳政體？”基督徒則應該問——“根據上帝的話語，什麼是最佳政體？”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一定會根據目前各個國家的民情秩序。但是我們可以告訴人們，政治不會回答有關生命生活的最深層問題，但是它會為政治社區中的人類互動提供基本框架，這是人們的生活所必不可缺的。如果我們相信基督的權柄或者福音可以在各個領域彰顯，那麼在這個領域就會彰顯出來。至於怎麼樣彰顯出來，我們有太多需要學習的。

哲學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學人文學科的，因為我在中國長大，我讀高中的時候，好學生就去學理工科，一般的學生去學人文學科，以至於什麼“學好理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你知道這個造成多大的遺憾嗎？其實哲學至少應該跟理工科一樣的。

哲學有好多種定義。有人定義它是“為了闡述和維護某種世界觀的嚴謹嘗試”，那麼，當基督徒去學習哲學的時候，粗淺的學習也可以，其實就是在瞭解當今這個世界有多少種世界觀，他們都在怎麼樣地解釋他們的人生。而基督教的世界觀，或者其他任何一種世界觀，都是可以延伸到各個領域的，包括政治領域。

John Frame是我最喜歡的神學家，好像中文名字叫傅瑞姆，陳彪牧師也經常引用他。他說，“當前文化之下，在科學、政治、文學領域都對帶有宗教信仰立場的觀點存在嚴重偏見……我們應該譴責這種偏見，因為宗教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支，無法被割裂於哲學或者科學。”

有一點點好消息是，過去的25年裏，美國大學的哲學系有了一個小小的復興。相信基督教、以基督教正統神學為底蘊的，不是我們開始說的自由派神學的這些哲學教授的人數在逐年增加。這個是某個大學的一個研究數據，雖然仍然是少數，但真的是在上升。

J.P.Moreland曾經是南加州大學的哲學教授，現在已經退休了。他說，“當代許多神學和聖經研究通常隔絕於教會所面臨的更廣泛的文化議題。”你會發現，John Frame在神學院教書，他是從這個角度；J.P.Moreland，以基督教正統神學為底蘊的哲學教授，南加州大學是世俗化影響非常大的學校，他做了很多年哲學教授，他從那個角度，來提醒教會——教會，或者神學

院所做的神學聖經研究，不要與這個時代隔離，要敢於面對這個時代的哲學，這個時代的文化。

神學

我先引用一段羅森茨威格的話（Franz Rosenzweig, 1886-1929）。羅森茨威格，有的人稱他為文學家，有的人稱他為哲學家，總之他的散文可以寫得有非常深的哲理。他不是基督徒，或者用我們福音派的定義說，他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說，“賦予基督教以特質的是其‘道成肉身’這一救贖理論的信仰，它決定了基督教是一種歷史性、時間性的救贖宗教，註定要捲入世界，並承受所有誘惑和磨難。歷史性、時間性使基督徒的生活成為在世間的一段旅行，而且是一段不平靜的旅行，是對耶穌動盪生平的效法。”

連這個外邦人都看得出來，我們沒有空間成為一個好象佛系的基督徒，與世無爭的基督徒，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敢於面對，我們可以在蛇年的時候禱告求主讓我們“靈巧如蛇”，但是我們沒有一個空間、沒有一個可能性讓我們跟這個世界無關，因為我們的主是道成肉身的主。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也是我們仍然在思考和尋求認識的——兩國論，到底是什麼樣的兩國論？奧古斯丁的這個兩國論是大家都認同的，“天上之城（City of God）和地上之城（City of Man），在必朽壞的世間的歷程，它們從起初到末了都是交織在一起。”

在世間，兩座城都同樣使用美好的事物。我盼望我們基督徒不要隨意貶低外邦人，包括我們講的那些看起來與基督教信仰無關的，如果他們身上有美好的事情，那就是美好的事情。這在改革宗神學裏是用“普遍的恩典”，非常好，普遍恩典可不只是在基督徒身上彰顯出來，陽光既照好人也照歹人，更別說這普遍的恩典真的是可以在各式各樣的人身上彰顯出來的。

不過，就像《上帝之城》裏寫的，“在世間，兩座城都同樣使用美好的事物，都遭受邪惡的折磨；但它們卻有不同的信、望和愛，直到通過最終的審判而被分開，各自達到它們的目的地，在那裏就永無止境了。”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得見這世間的美好，看得見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普遍的恩典；但另一方面我們又要知道怎麼樣才能代表永恆，一定要有特殊的恩典，一定要與基督聯合才能夠達到美好的天家。

馬丁·路德最先提出兩國論，“上帝在人間建立了兩種統治。教會是上帝右手，國家是上帝的左手。”“一種是屬靈的統治，沒有劍，卻有道，藉著道使人獲得永恆的生命，並在今世生活時有良善和公義。上帝將這道委託給了教會。另一種是世間的統治，通過劍來統治，所以那些不願變得良善並獲得永恆生命的人可能會在世界裏被迫順服公義。上帝將這劍委託給國家。”

這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框架。沿著這個框架劃得越來越開時，今天的路德會很多人相當於就把政教徹底分離開了，國家就是國家的事，教會就是教會的事，兩者完全不搭界。但是，就像我們開頭所講，政治和基督教從來都是交織在一起的。

不過這樣的一個劃分給加爾文做了鋪墊，在加爾文的社會觀中，他強調“嚴謹而有紀律的生活，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以信仰原則建設和改造社會”；加爾文文化觀則認為，“各樣文化裏都有上帝些許普遍恩典，卻都需要在全備福音裏歸正”。

雖然當年加爾文在日內瓦治理，他們稱那裏是新教的羅馬，多少有些政教合一，但是16世紀改教的那個時代都是教隨國定的，寬容不是那個時代的特徵，政教分立也不是那個時代的特徵，直到1620年五月花來到美國當時的這個新大陸，當時沒有美國，後來才成為美國。所以今天再怎麼反對基督教的美國人，也不得不承認五月花號是美國精神的開始，對吧？不過那是17世紀的事，16世紀加爾文的那個時代還是教隨國定的。

不過，達爾文的神學框架給了後人有這個可能性。我的思考和研究，只能說是一種很粗淺的認識，以教會和政府的關係來說，天主教顯然是強調教會大於政府，中世紀一千年顯然是神權政治的。那麼現在天主教為什麼沒有神權政治，或者說不明顯了呢？因為過去這五百年新教的力量起來了之後，他做不到了。但是在能夠做得到的實踐中，梵蒂岡能做得到，他當然是神權政治，而且天主教教會歷史中，一直是強調教會大於政府的。

路德就是把它們分開的，他強調教會和政府各管各的領域。但是我們還是得說，當路德提出這個兩國論，他是給出了一個很好的框架。而加爾文，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有新加爾文主義，強調領域主權，教會用真理影響各個領域，包括政府。那你说，新加爾文主義，你給我定義一下？說實話，新加爾文主義裏頭又得分好幾派，我們這裏就不講了，但是都強調領域主權，這個還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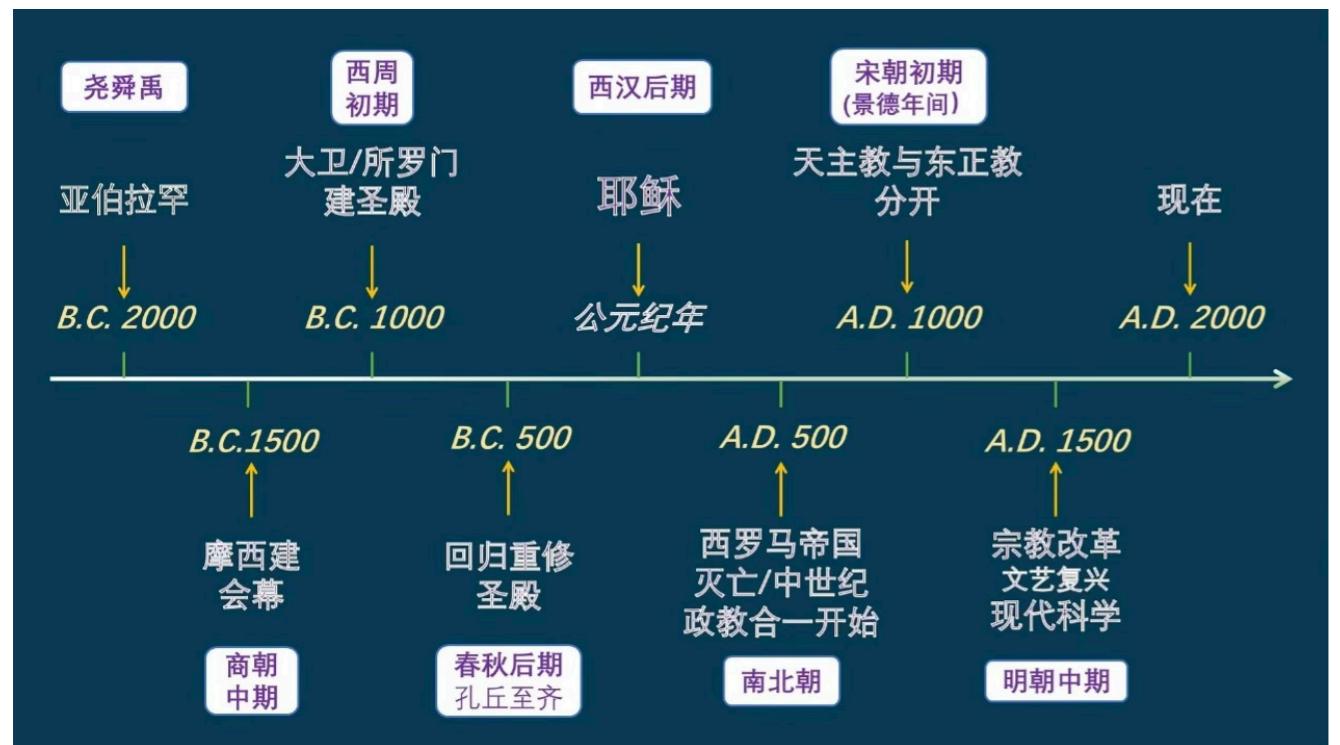
舉個例子，比如說我下禮拜要去看牙醫。雖然我的牙醫是一個主內的弟兄，但是我看中他首先是由於他是個好的牙醫，而不是因為他是基督徒，對不對？他得要在他的那個領域，按照那個領域的規則把工作做好，醫生是這樣，律師是這樣，經商是這樣，政治領域也是這樣，各個領域都是這樣的，各個領域都有他這個領域的運作方式。我當年讀博士的時候，我不能跟我的老師說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一定能做到。我也得按照他給我吩咐的，按照他給我指導的，我得按照那個來弄，不能說就因為我是基督徒，所以就會弄好。我們把這個就叫領域。

不過，教會的超越性在於，它可以用真理影響各個領域。所以教會和政府，雖然有不同的功能，我們用“分立”，不是完全分開。從功能上來說，它們有不同的功能，不過它們能夠

彼此影響。教會在很多世間的事物當中是要聽政府的，不過教會也可以用真理來影響政治這個領域，影響各個領域。

歷史

湯恩比說：“所有的歷史，當它的外殼被除去後，就都是屬靈的歷史。”我不知道大家對歷史有多少興趣，我自己，最早的時候還是教會一個年長的弟兄教我的，他說咱們弟兄姊妹不熟悉歷史，都是像你這樣學理工科的（我還算是理工科中對人文比較感興趣的），他說你就“切西瓜”來讓大家知道。



從亞伯拉罕到耶穌的西元紀年，粗略說來兩千年。從西元前 2000 年到西元紀年，中間切一下，是西元前 1000 年，大衛和所羅門建聖殿。西元紀年和西元後 2000 年，中間切一下，西元 1000 年，天主教與東正教分開。給大家示範一下，我就不一切了。通過“切西瓜”的方式，就算對歷史不感興趣，他也可能一下子就 get 到了。因為我是景德鎮人，我在做示範的時候還把景德年間放進去了，多麼處境化是吧？你不是景德鎮人的話，肯定不會用景德年間，而是換個別的，對吧。

我接下來講一個顯然很多弟兄姐妹已經耳熟能詳的歷史實例——1620 年，持有改革宗神學思想的清教徒來到美國，在這片土地上展開一場史無前例的人類實驗。這場實驗是以對天

國的渴望為信仰動力，又是以墮落的世界為歷史舞臺。

講到歷史的時候，我為什麼要用一個歷史實例呢？因為這是我在北美這裏牧會的處境，對吧？所以當講到清教徒的時候，我給大家看一個視頻的一小段片段吧。

有人認為美國的歷史開始於印第安人，還有人認為美國的歷史開始於 1619 年的一艘運奴船。歷史就像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小姑娘打扮成什麼樣，就體現了化妝師的審美觀。而歷史的論述，則體現了論述者的價值觀。美國的傳統價值觀來自何處呢？今年的感恩節，讓我們一起來重溫 400 年前第一批清教徒來到美國的歷史，一起來確認美國的傳統價值觀和背後的美國精神。

1617 年，在英格蘭的諾丁漢郡，有這樣一群清教徒，他們想脫離英國國家的控制，自由地敬拜上帝。他們離開家鄉，經歷艱難困苦，來到了加爾文派基督徒占主要地位的荷蘭阿姆斯特丹。這些人，一批留在荷蘭，一批去了新大陸，許多人從此沒有再見面。出發之前，羅賓遜牧師在講道中引用了聖經《以斯拉記》8 章 21 節的話：“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為要在我們神面前克苦己心，求他使我們和婦人孩子並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視頻）

好，我停在這裏。視頻中的這一幅著名油畫《清教徒登船》，描繪的就是羅賓遜牧師帶領眾人禱告的這樣一個場景。這幅畫直到今天還掛在美國的國會大廈。我們其實還是花了很多心思做這個視頻的。如果你沒看過，可以到承光學會的網站上去找一下看一下。

我為什麼會在視頻開頭提到 1619 專案（1619 Project）呢？《1619》當年是得了普利策新聞獎的，是《紐約時報》做的，《紐約時報》直到今天都可以說是報業的老大。2020 年 1619 專案發表後，在當時的美國引起了很轟動的效果，它不僅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獎，而且還進入到了美國 4500 多個中小學課堂的歷史教材。

我住在德州達拉斯北邊的一個地方，隔年 2021 年，我們學區的委員之一是一位華人基督徒，我恰好認識他，他就跟我們說起來，他說《1619》這個東西真是太厲害了。因為我做過一些視頻宣傳推廣，所以他說還好從你這視頻聽到了這些內容，所以我們的學區委員會就投票不讓它進來，不然 1619 專案就要被推廣進入到德州北部我們的這個學區了。所以學區委員真的很重要的，美國的政治運作是自下往上的，從當地的 local politics 地方政治開始。不管怎樣這就是當時實際發生的，距今也不過才四五年而已。

1619 專案大概的意思，可以用 1619 這個年份的立意來概括，就是認為：美國的歷史並非起始於 1776 年的《獨立宣言》，而是從 1619 年第一批非洲奴隸被帶到美國開始。指運奴船把他們帶到了佛吉尼亞。它說美國是一個立足於理想和謊言的國家。我列舉幾個評論文章的

題目：“美國沒有民主，直到美國黑人創造了民主”；“美國資本主義是殘酷的，你可以追溯到種植園歷史”；“新美國黑人歷史時間表”；“奴隸政治對 2019 反動政治的影響”；等等。

1776 年聯邦剛剛誕生，政權上需要合一。為了避免分裂，建國先父首先認定了每個人（包括奴隸）的平等權利，但沒有馬上採取激進的廢奴行動，而是盼望奴隸制會慢慢消失。《1619》把這種初期的美中不足描繪成一種陰謀論，彷彿對白人立下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好應許唯獨把黑奴排擠在外。本來是歷史上的一個瑕疵，卻被《1619》傾盡全力竭力描黑，居然成為整個大廈的基石。

我給大家看一下人家是怎麼評論的。歷史學家 Allen Guelzo 說：“《1619》渴望通過散文、詩歌和短篇小說來完全重寫美國奴隸制歷史。奴隸制不是建國者被迫從英國殖民主義繼承下來的，而是美國資本主義起源階段的最愛。這不是一個建國者們早期勉強忍受的瑕疵，他們也不曾盼望奴隸制隨著發展逐漸消失。奴隸制是美國憲法竭盡全力所承諾的獎賞。奴隸制不是遙遠過去歷史上所令人遺憾的章節，而是美國社會一如既往的方式，是她賴以生存的呼吸模式，這種壓迫完全沒有盡頭。”

大量負面的評價不止來自於歷史學術領域。令人驚訝的是，代表主流媒體的維基百科，華爾街日報，Politico 也刊登了很多批評文章。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一些非保守派的歷史學家在“世界社會主義者聯盟”網站上接受採訪，對《1619》的準確性提出了最具破壞性的質疑。1619 專案的那艘船，他說有 400 人，完全沒有名單，一個名字都沒有。如果你去看五月花號，很容易找得到當年誰上了船，都是有名單的。

這是我給大家舉的一個例子。我的一個體會就是，如果我們要去說一件事情，我們還真得做功課，因為反對你的人多，我們是不能說一些違背事實的事情的。過去四年我常常說人家，也因此得罪人，後來我懶得說別人了。不過我想還是得要堅持，真的輕易不要搞陰謀論，當然有些“陰謀論”，我打引號，後來實現了也行。但是，我們總要保持一種審慎的態度來看待事實，不要先有觀點再有事實。

這個《1619》，我當年是做了挺多工作的，我和我太太捏著鼻子把《紐約時報》的八十多頁都看了一遍，你得要自己看一下的，對不對。我舉這個例子，也是很處境化的。因為看見《1619》，加強了我們要把感恩節這個視頻做好做精緻，所以後來每年感恩節，總聽見人家說，我們感恩節的聚會又用了你們承光的視頻，小組甚至小的教會，大教會好像從來沒用過，但小的教會用，感恩節聚會的時候，就十分鐘，播放一下。

為什麼當時有這個動力呢？就是因為有 2020 年的《1619》，它是很迷惑人的。說到我

自己的個人歷史，最早的時候我就跟大家一樣，覺得感恩節不就是一個節日嘛，但是，大約十多年前我家老大讀五年級的時候，他從學校裏拿回來材料，然後就跟我們講，他說我們老師說了感恩節一定要感謝印第安人了。我說這個不太對吧，我說雖然我在中國沒怎麼好好學過，但是好像也沒聽說過感恩節是感謝印第安人。然後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留意了。

我用這個做個例子，也是我們有這個實際的需要，無論是家庭的需要還是教會的需要。你看《美國人民的歷史》這些書，你就知道，它們這些剛剛出來的時候，一定是有理論基礎的。你只要看見這個階級鬥爭文獻都有《美國人民的歷史》，你就知道它們的根源是從哪里來的。如果我們再回溯的話，就是 1971 年羅爾斯的《正義論 Theory of justice》，它的發表，成為“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分水嶺”，它標誌著自由主義進入了新自由主義階段。而新自由主義之所以“新”，是因為它把平等當作政治哲學的主題，同時試圖解決自由與平等二者之間的關係。這裏我就不展開了。

我們也需要有我們的理論基礎，而我們的理論基礎是全套的，是系統性的，因為基督信仰是可以提供系統性的世界觀、價值觀的。

講到這裏，你可能會問，如果我身邊的人，或者教會裏的弟兄姊妹，受到了自由派神學的影響，受到了當代的左派政治的影響，我又希望跟他們有對話，而不是階級鬥爭、旗幟鮮明、黑白分明地嘒噆一下就跟他隔絕了，該如何說？我覺得，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跟他說，我們要不要一起從整本聖經找答案？就像我一開始舉的例子一樣，人家說要給窮人、給弱勢群體伸冤，你肯定不能反對這個事，但是你也得知道，除去有憐憫的心，還需要什麼呢？

五六年前我跟人家討論的時候，他說要為一些孤獨的貧窮的伸冤。我說對的，你讀《箴言》31 章 8-9 節，你是要這樣做的——“你當為啞巴開口，為一切孤獨的伸冤。你當開口按公義判斷，為困苦和窮乏的辯屈。”不過，我們也得讀《利未記》的 19 章 15 節“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所以我可以跟人說，“沒有公義的憐憫，它不是憐憫”，同時，我也確實接受，“沒有憐憫的公義，它也不是公義”。

再比如，當今這個時代，人們提到公義和憐憫的時候，我們真的不要輕易地貶低人家憐憫的心，因為行公義、好憐憫確實是上帝的要求，對吧？上帝向我們要什麼呢？就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的神同行”。而且你查一查“公義”、“憐憫”，我的天哪，出現了這麼多次，可不是嗎？但是，如果人家說要“平等”的時候，你就問他，你說聖經上什麼時候講平等？和合本中，“公義”出現的次數是 263 次，“憐憫” 119 次，“平等”只有 2 次，你回去查一下，除了父和子的平等，再頂多就是暗示人人受造平等。沒有什麼財富的平等，我們從小受的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你的財富，怎麼能平等呢。在有罪的世界，不能把天國帶到地上來。所以這個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 approach（切入）。

如何在教會實踐？這是另外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就起個頭好了。

我們在教會裏的主日講臺，那一定是釋經式的講道，我們不能隨便地想加主題就加主題，偶爾才會加主題。但是有機會的時候，比如說我在美國的 2024 大選前後，各有一次關於大選的教導，一次是選前的教導，一次是大選之後的教導。為什麼？因為我們處在這個時代，我們的主體是釋經式的講道，但是有的時候確實是要“藉著時事教導真理”的。

更多的時候，我們就是在釋經，我應該加上——在釋經講道中涉及史實（歷史和現實）。會涉及有很多歷史和現實的，我們的聖經，一半都是歷史，對吧？而且中間的應用，可以跟現實相關的是非常多的。如果你是有教導職分的，或者你是帶領一個小組，有的時候你去關懷人，也是需要有真理的關懷，對吧？所以各個方面切入。這是我從作為一個牧師的角度，特別講到我們的教導。教導也不只是講道，還有開主日學課程，平常的小組教導等等。

“藉時事教導”我這裏就略過了。我是在美國的處境中，要跟人家講美國的三權分立和法治，講美國的法律，比如說羅訴韋德案，到底法理是什麼，一定要把它全部講開來。法治是為了維護公義，但不可能成全公義，因為只有上帝才是公義全善良。然而，美國政府的三權分立制度在很大可能上分散了人的權力，並提供相互制衡，盡可能地防止人的罪性。三權分立的完美模型可能就是 Unityin Diversity（多元一體）。三位一體就是一個多元一體。

我們跟 First Liberty 有過合作。它是美國打宗教自由官司最大的律所，一年的預算是 2500 萬美元，是非盈利的機構，但是它還是要給律師發工資的，只是律師拿到的工資遠遠比不上他去別的律所所拿到的就是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裏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這些東西，是需要人們去爭取的，人家幫你打官司，是很重要的。我每次請 First Liberty 的人來給我們教會講，給我們的世界觀大會講，都非常受益。你如果有興趣，我們在承光網站上也有一兩個。

美國的法官，如果你要分類，基本上就兩類：Originalists（原旨主義者）和 Evolutionists（進化主義者）。Originalists 的法官認為，應該依照“法律的原旨”，也就是說法律制定時的原初含義，法律在制定的時候有一個它本來的意思，你明白那個意思，然後再用到現在。還有一類是 Evolutionists，這不是科學上的進化論，Evolutionists 的法官依照“法官的意願”，也就是說法官按照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來解釋法律的問題。法官認為我們要與時俱進，我們根據自己認為當代合適的方式，直接來解釋法律的問題。

當我把這個講清楚了以後，用到我們在教會裏所做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一下子就聽

明白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Originalists——努力明白按照聖經的原義來解釋聖經，明白聖經作者（dual authorship）本來的意思，然後再應用在這個時代。按照聖經本來的意思，在聖經的那個時代，使徒保羅的意思是什麼，摩西的意思是什麼，大衛的意思是什麼，以賽亞的意思是什麼。明白聖經作者（dual authorship），我這裏寫了 dual authorship 雙重作者的身份，就是指聖靈啟示這些聖經的作者，明白了本來的意思，然後再應用在這個時代。

而當代的自由派神學，他們就說我與時俱進，我直接根據這個時代的需要解釋聖經，這不就成了我們就是 Originalists，他們就是 Evolutionists 了嗎？今天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概至少五個人是 Originalists。

我又引進一個詞，這都是我們在過去的教導中引進的一個詞——一元多樣性。我們看到，過去這些年“多元化”所帶來的很大危害，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此“一元化”，一元化也很嚇人的，你有可能就成了“天安門走方步”，成了一言堂。所以我就在教會裏提倡“一元多樣性”，這些都是“藉著時事教導真理”，都是可以讓我們長進，我自己長進，弟兄姊妹也長進。

那麼，“在講道中涉及史實”當教導什麼呢？比如說我剛才給大家看過的那個例子，清教徒的故事。1620 年 7 月 22 日他們從荷蘭的代夫特港出發，臨行前在 Speedwell 上一起禱告。出發之前，羅賓遜牧師在講道中引用《以斯拉記》8 章 21 節：“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為要在我們的上帝面前刻苦己心，求祂使我們和婦人孩子並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就不一一講了。

我最後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也不能叫例子，就是這些年深度的一個思考。畢竟我們 2020 年開始承光學會的時候，恰逢美國大選，所以我們確實有很多內容跟大選有關。雖然我認為我們是在大選的基礎上做深度的神學思考，至少深度一點吧，但是人們就認為這個是跟政治有關。後來我也確實留意了，政治，無論我們把它再怎麼廣義化，它也不過就是一個領域，對吧？畢竟政治和經濟，就是兩個不同的領域。

我們在這個方面所能發揮的影響，比如說 2024 年大選吧，就好比潘恩所寫的書《常識》一樣，教會的影響其實是非常有限的。2024 的大選，如果做一個我的客觀評價，堅持正統神學聖經無誤的教會，所發揮的影響是很小的，不是沒有，有，美國的共和黨從來都需要這一批福音派人的選票，但是他們只有福音派的票是肯定不夠的，所以可以說這一次更多的是一個常識的得勝。我不知道聽眾中有多少人關注美國，很多人都提到這次民主黨的綱領，還有很多事情，太沒有常識，所以這就是常識得勝。

我講這個，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仍然會關注政治領域，但是不只是政治領域。

兩個角度，一個就是，政治領域只是部分地受到聖經世界觀、價值觀或者教會的影響，很多時候它有各方的勢力、各方的利益在裏頭；另外一個就是，當教會要面臨這個時代、要面臨各樣議題的時候，它不只是政治議題，也包括其他各樣。所以過去兩三年，我漸漸意識到，我們要著重在聖經世界觀、聖經價值觀，這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們舉辦世界觀大會，說是大會，其實也不大，每次都是一百來人參加。我們已經舉辦了三次，曼谷一次，達拉斯兩次。

《馬太福音》22章37-40節這段經文大家耳熟能詳，但它反倒是我們更加要推廣，而且在教會裏要反復教導的：“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愛主你的神。這是誠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誠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當耶穌吩咐“你要盡心、盡性、盡意”，with all your mind，我們的 mind，是需要不斷被鍛煉，不斷進深的。

《羅馬書》12章1-2節說，“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做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mind)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這裏的 mind 雖然翻譯成“心意”，但是一樣的，是同一個希臘詞。所以也就是說，當我們愛主、愛人的時候，我們的 mind 是要不斷被更新的。俗話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你得要老是惦記著，要老惦記著怎麼回應這個世界。

我當然經常犯錯誤，但是我們常常惦記著，以至於跟別人可以碰撞。當我們講世界觀、價值觀的時候，我還會特別引進如何分享不同立場，以至於可以產生思想的碰撞，然後心意更新變化。

每一個事件、問題、故事背後都有一套世界觀，世界觀的背後都是一套神學思想。神學不僅存在於聖經、神學著作和教會傳統中，神學無處不在。一切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神學的問題。關於世界觀，我就總結到這裏。

我要回到世界觀的四個核心問題：世界從何而來？世界問題何在？世界問題何解？世界結局如何？這四個問題，很多哲學家，我說的不是基督徒哲學家，他們都是會問的。

世界從何而來？如果沒有信主，對我來說世界從何而來？進化而來的，對吧，大爆炸加進化而來。世界問題何在呢？可能包括人的自私，可能包括財富分配不均勻等等，但是沒有一個罪的概念。世界問題何解呢？成為社會主義的一塊磚一塊瓦啦。世界結局如何？那是最悲催的，其實就是什麼都沒有，就像紅樓夢的結尾一樣，一堆黃土淹沒了。

我們在座的基督徒一定知道，我們有一個世界觀的框架：創造、墮落、救贖和更新。

世界從何而來？--- 創造 CREATION

世界問題何在？--- 墮落 FALL

世界問題何解？--- 救贖 REDEMPTION

世界結局如何？--- 更新 RESTORATION

當基督的救贖已經成就以後，我們就是在一個更新的過程當中。我們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不能坐著等天國到，上帝還沒有把我們提走，所以我們就要不停地不斷地心意更新變化，而且回應得了這個時代的挑戰。

上帝在自然界、道德界和心靈界，都設立了一定的法則。社會學家、法學家等等，和科學家是一樣的，他們的使命，就是去發現此類的法則，而不是憑空創造。發現了法則以後就可以靈活地應用在各個世代。社會變得有秩序，有秩序的社會漸漸體現出愛。科學 science，就是去發現原則，而如何使用是可以有創造性的，技術 technology，使創造性成為可能。

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人類文明的出路都是在基督（道路、真理、生命）裏歸向上帝，歸向上帝所啟示的愛和公義，此外別無出路。神學家更多地直接印證聖經，直接談及上帝和救贖，而各門社會科學都有自己獨特的術語和方法，卻在根本上有關聯性和一致性，最終在各個層面上踐行上帝永恆不變的話語。

我最後結束在“三個三角形”和“兩個心願”。第一個三角形，因福音，藉教會，入文化。以全備的福音為根基，然後藉著教會可以入文化。

第二個三角形，原則，處境，動機。我今天沒有時間展開我們怎麼樣分享不同的意見。很多時候我們要確定下來我們的共同原則，特別在教會裏面，弟兄姊妹的原則其實是非常相近的。我們只是要意識到，有時候很多問題、很多原則都摻雜在一塊兒了。我們只需要把那些原則都列出來，就會發現我們的共同語言，我們的原則是相同的。不過呢，有可能我們所在的處境不同，或者說我們對當今處境的認識不同，以至於帶來我們的差異。這個時候，我們切記不要隨便判斷別人的動機，我們應該省察自己的動機，並且祝福別人的動機。這樣一個三角形運作起來，對家庭生活，對教會生活都是很有益處的。

第三個三角形，教會，家庭，學校。當人們講到關於教育孩子成長的時候，這是我對著基督徒講的，那麼教會、家庭、學校都會起到它的作用。

我的兩個心願，我這些年都沒有變過，跟大家分享一下，盼望可以和大家共勉。

先說第一個心願。五月花號上的 William Bradford，他後來成為了當時的普利茅斯的總督。你說總督，現在聽起來很大，但當時沒有多少人，而且五月花號上的人第一個冬天就

死了快一半，對他來說做這個總督真是不容易。他做了 30 年，後來寫成了這本書《Of Plymouth Plantation》，就是《普利茅斯開拓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不知道現在大家還能不能找得到。他裏頭的這段話，對我、對我的教會都很有影響——

“我這樣做的目的是想要孩子們今後能看到自己的父輩如何完成第一次冒險之旅，他們經歷了何等的艱難和奮鬥。儘管他們有種種的弱點和缺失，卻最終被上帝拯救。”

我自己有肉身的孩子，我也有肉身的父親，我有屬靈的父親，我也有屬靈的孩子，其實都是可以適用的。他把他們五月花號的好和壞的都記錄下來，就是想要孩子們今後能看到他們如何完成第一次冒險之旅，經歷何等艱難和奮鬥，他們有種種弱點和缺失，卻最終被上帝拯救。這就是告訴我們不要失去福音的根本！

第二個心願。雖然我已經在北美住的時間超過我在中國住的時間，但是我常常為中國禱告。禱告的都是這樣一個心願，出自狄更斯的《雙城記》，他不到 200 年前寫成的一——

“我看見一座美麗的城市和一個燦爛的民族從這個深淵中升起。在他們爭取真正的自由奮鬥中，在他們的勝利與失敗之中，在未來的漫長歲月中……我看見我為之獻出生命的人過著平靜、有意義、幸福快樂的生活……我現在做的遠比我所做過的一切都美善；我將獲得的安息遠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美好。”

如果你讀過《雙城記》，知道他是為了他所愛的人死去的人所寫的時候，就知道這裏頭作者既認識普遍恩典，又認識特殊恩典，這也是我對中國長期的一個禱告，一個心願。

我想我今天就講到這裏，謝謝張坦老師的邀請，謝謝弟兄姊妹願意在這裏聽。

趙天恩與三化意象的萌芽

趙享恩長老

主持人：

大家好，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我們敬愛的趙天恩牧師的胞弟趙享恩長老和他的妻子鐘麗娜老師。在中國基督教歷史上，我特別關注四個人物：第一位是非基運動中的張亦鏡，他一個人對抗了一個國家；第二位是三自運動期間的章力生，他一個人橫掃了儒釋道三教；第三位就是家庭教會初期的趙天恩牧師，他一個人串聯起五大家，推動了“農村包圍城市”運動，他提出來的“三化異象”，至今仍然是中國家庭教會的共同綱領；還有一位是王怡牧師，他一個人扛起了改革宗城市新興教會的大旗。我在策劃本次活動時，就認識到趙天恩牧師是中國當代公共神學的起點。我們的講員中雖然有幾位是趙牧師的弟子，但我想能夠還原當年的艱苦歲月，還是一定要請出趙享恩長老更合適。趙長老因為年齡與身體原因數度推辭，但我們的汪成忠弟兄百折不撓地懇請，終於感動了趙長老。所以今天在場的弟兄姊妹有福了，我們一起聆聽趙天恩牧師的故事，回顧中國家庭教會的第一個腳印。

趙長老：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和你們一同來探討三化異象的起源。這也是我們中國福音會同工們最關心的話題。我二哥天恩從最初的意念開始，花了大約 25 年的時間，才慢慢地形成具體的異象。他雖然已經去世，但是這個異象還是在繼續發展。去年我們中國福音會在韓國首爾開國際董事會議時，我碰到一位朋友，他告訴我他剛剛參加完洛桑會議，他在會中碰到不少傳道人和學者告訴他說，他們如何受到三化意象的影響，而且他們現今仍然在教會中分享這個異象。我聽了非常驚訝，因為天恩已經去世距今已經二十年了。這就是聖經所說的“他雖然死了，但是仍然說話。”這個真理的火焰還在繼續燃燒著。

他說什麼呢？他一生事工留下來最主要的就是三化異象。不但在中國，在海外，包括韓國，也有不少教會傳講並且教導、實踐這個異象。可見它的影響力如何超越了時間和地域的限制。

我先簡單介紹他的這個理念，也就是他從神那裡領受的異象。

三化運動是從神來的

第一點，中國福音化，就是把福音傳遍中國，我們知道，中國的基督徒比例相當的少。整個人口中非基督徒就占了95%。最高峰的時候，就是官方七、八年前的統計，基督徒有一千三百萬，只佔1%的人口，但那還包括了天主教徒。比起中國的十四億人口，這是非常小的數目。天恩看見廣大中國的需要，因看見而產生異象。他盼望有一天福音能傳遍中國每一個角落。正如耶穌的託付，“直到地極”！

第二點，國度基督化。我們從歷史可以看到，中國許多教會或是機構的發展都有自我本位主義的色彩。本位主義就是把自我放在前面，把教會、把神的國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耶穌說，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是一個秩序的問題。我們盼望中國教會能夠看到神在國度中的參與，你才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點，文化基督化。這是天恩最早提出來的，也是公眾神學的開端。就是把福音帶入文化中，文化必須改變成基督的樣式。1920年代五四運動之後，有所謂的非基督教運動。臺灣也提出教會信仰不可進入教育界。讓基督教信仰改變中國文化，這是很大的理想。基督徒應該在文化界、政治界、教育界、思想界提供基督信仰的貢獻。多年前我看到一個官方印發的小冊子，列出中國各地的邪教組織，如法輪功、東方閃電等。裡面居然還列出了三化異象。他們還以為三化異像是一個組織或者邪教呢！

如今三化異象成了我們的目標。1987年他成立的中國福音會，就是以三化異象為目標。其實嚴格說來，這個理念的成型可以往前推二十年，早在1965年他就開始思想中國福音拓展，應該奠基在什麼基石上。然後才是如何落實，這是他一生的願望，也算中國福音會的主要任務。根據領導學：世界上有三種領袖，第一種是推動工作運動，組織人和事。第二種領袖是等發生一些事之後參與。第三種領袖是等候事情發生，然後問道：發生了什麼？天恩是第一種，他有了異象，就立刻動手推動工作，是第一流的領袖。

天恩兄在我們十個手足中排行第二。加上父母，我們全家十二人，湊足了一打。他幼

年時正逢家父在外地讀神學。我們一位親戚告訴我，他小時候就天不怕地不怕，很勇敢，也很會講話，喜歡幫助別人。他十二歲時我們全家以難民身份移居日本。他在一個由中國政府辦的華僑小學就讀。那裏的老師和同學們知道他是基督徒，就用各種方法嘲笑他，欺負他，說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勇敢起身辯論，結果常被同學打得鼻青臉腫回家。因此我父親就請宣教士幫忙，讓他進了國際學校，他在該校很快就成了優秀學生。初中畢業後，他進了加拿大人在神戶辦的基督教學校，學習拉丁文，希伯來文，日文，英文，加上家裏學的中文，自幼就奠定了他良好的外語基礎。十四歲時他讀到羅馬書8：16，“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他說，“阿門！聖經說的就是我阿！”所以他是通過聖經話語的權柄而歸信的。他根據聖經的應許，相信自己得救了。從此他每天一大早就起來，自己跑到屋子後面的樹林靈修，那半年裏，他從讀經禱告中靈命得到很大的復興。十五歲他開始問自己，將來做什麼？他本來想做飛行員，開戰鬥機的。但他想到萬一飛機被打下來，命就沒了，這個投資太不划算了，生命太沒有價值了。他開始為自己的將來禱告。當時有一些從中國來的著名牧師，如計志文，趙世光，趙君影等，他們經過香港或臺灣，到日本的時候，就會在華人教會召開特別聚會。我記得也曾經去聽過葛理瀚（葛培理）的佈道會。有一天父母去聚會，天恩自己在家中，他忽然深受聖靈感動，願意把自己獻給主，讓祂使用。於是他就跪下來，對神說，“天父阿，我願意把一生獻給你，求你用我吧！奉主耶穌的名，阿門。”然後不到三十秒，他心裏忽然湧出極大的喜樂和平安，就在家裏安安靜靜贊美主，因為他知道自己做了一生最重要的決定。在當天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我今天決定，要把自己獻給耶穌。”後來我父親回來，看到他寫的話，非常高興，對他說，“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你要保持聖潔，努力讀經禱告。”感謝主，他十五歲獻身，六十五歲被主接去。這中間他沒有一天後悔，因為他十四歲經歷第一個呼召，就是歸向神。十五歲他接到第二個呼召，就是奉獻己身傳道。他一生謹記自己在神面前所作的承諾。

天恩高中畢業後，有半年的時間在一個日本人的西服店打工，貼補家用。後來因父親赴美讀神學，他就辭職，回到家裏幫忙母親料理大小事務，儼然像一個小爸爸，每天帶領我們做晚禮拜，還得幫母親管教弟妹們，處理我們學業和生活上的各樣難題。由於當時在日本，華人受教育和工作的機會相當有限，因此我們時常禱告，求主開路，使我們能一家團圓。1968年，一位美國弟兄在聽到我父親的見證後深受感動，願意支付我們全家赴美的費用。但是辦理全家去美國的手續卻非易事。還不到十八歲的天恩包辦了所有繁複的工作，單單跑美國大使館就無數次，自己一個人與政府官員周旋。他特有的領袖才能，在十幾歲時就已經展現出來了。

天恩到美國後即入讀日內瓦大學，主修古典文學。畢業後隨即去了西敏神學院就讀。期

間曾去臺灣教書一年，使他有機會認識當地的高等教育。返回美國後他繼續西敏的學業，敬虔博學的老師使他深深感受到聖經真理的寶貴。就在那段時期，他裏面開始萌生了一個異象，就是畢業後要回遠東，向中國人傳福音。他在費城組織了“中國神學生聯誼會”，每個月一次在他家中聚會，他極力與周圍的華人神學生分享中國如何需要福音，可見當時“中國福音化”的願景已在他心中萌芽。但是他卻發現大多數神學生都無意在學成後回到亞洲，似乎對中國人的靈魂並沒有多大興趣。後來他找到三位與他有同樣負擔的神學生：陳濟民，高集樂，周永健，四個志同道合的人（堪稱為神學院的四人幫），開始了一個“中國基督教研究團契”，與一些學人、研究生討論如何使中國人思想聖經化。他們彼此立約：讀完神學後就回到遠東教神學。因為當時大陸和香港臺灣的神學院都是由宣教士辦的，開放給初中生或高中畢業生就讀，程度較低。他們共同看到，由華人自主辦神學院的必要性，而且只收大學畢業生，藉著神學教育提高華人傳道的素質，才能達到福音廣傳中國的理想。他們整整花了十年的時間，預備建立華人自辦的神學院。

1970 年中華福音神學院在臺北成立，天恩與陳濟民都曾回去任教。這段經驗讓他更加體驗到神學在中國福音化過程中的必要性。1972 到 1973 年間，他返回美國繼續寫論文，同時又在東南亞、美國主辦多次神學教育會議。1977 他回到香港，當時中國剛剛對外開放。他在香港研究中國教會的背景，1980 年成立了“中國教會研究中心”。那段時期他與四位主要同工頻繁進入大陸，辦公室其他十幾個同工也經常個人或帶隊進國內宣教。同時期他們陸續出版了幾份相當受學界注意的刊物，包括《中國與教會》雙月刊，《莫忘神州》中英文版，後來英文版獨立為“China Prayer Letter”。幾年下來，天恩和團隊有關中國教會的研究工作，也開始引起美國基督教界的注意，許多有名的雜誌，包括時代雜誌 (Time Magazine)、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紛紛派記者前往訪問，並刊登訪談記錄。天恩“文化基督化”有了最初步的體現。

1980 年代，天恩和他的團隊是最早進中國大陸的一批宣教士。他們一方面研究當時的中國教會景況，一方面直接培訓國內的傳道人，有時一進去就是好幾個月。為了安全，他們甚至會在山洞或窯洞裏待上幾周，過著難為外人想像的艱苦生活。他在接觸傳道人的過程中，看到由於受中國傳統自我本位主義的影響，各地教會都是各立山頭，互不相干，甚至彼此競爭、排斥。他在各地培訓時，不斷向傳道人提出基督徒應有國度觀念。有一次他召集家庭教會五大家的領袖，一同探討家庭教會的神學立場，結果各家領袖互不相讓，爭吵不休。經過天恩一一解釋分析，和幾天的禁食禱告，他們才發現原來各教會之間爭論的，都是一些細枝末節，其實大家在真正重要的教義上並無差異，實在不值得為此紛爭結黨。於是他們痛哭流淚，彼此認罪悔

改，經歷了在主裏合而為一的美好。幾天後他們一同發表了《家庭教會信仰告白》，這是中國教會史上極重要的文獻，同時家庭教會也邁出了“教會國度化”的一大步。

1983 年，在香港的中國教會研究中心開始了空中神學，每天 30 分鐘，用短波發到國內各地。節目主要是訪問海外傳道人和學者，有系統地對內地傳道人提供神學和教牧方面的喂養。家父趙中輝牧師也曾應邀飛去香港錄音。節目出乎意料的成功，聽衆回應相當踴躍，甚至有信徒聽到之後，設法出到香港與同工們見面，分享所得，也有不少國內的傳道人願意接受訪問。根據這些見證和歷來廣播的神學講章，研究中心出版了許多本書籍和錄音帶，頻繁地由同工攜進大陸。除了提供一般信徒靈修之用，最重要的是供應傳道人講道、授課所需，盼望借此落實“文化基督化”的異象。今天世界各地的學者也可以從其中看到，那十幾年福音事工在國內和香港、臺灣的發展軌跡。

香港研究中心的事工持續了十多年，對中國許多家庭教會的發展成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1983 年，三自的人曾經到香港，名為訪問研究中心，其實是不斷的威嚇騷擾。久了之後，天恩難免心中開始產生恐懼，擔心被害。感謝主，當時有一位傳道人特地按手為他的安全禱告，禱告完畢之後，他心中立即感到了難以描述的平安。他自己作見證說，從那時候開始，他内心再也不懼怕仇敵的威嚇了。

1987 年迫於時局，研究中心辦公室由香港遷移到臺灣，改名為中國福音會。也是在同一年，天恩第一次在講道中提到神給他的三化異象。他從青年期就逐漸領受的異象——把福音傳遍中國、用基督教思想轉化中國文化、中國衆教會在神的國度聯合——在歷經將近二十年的歲月之後，終於成熟、淬煉成為這三個意象：中國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會國度化。如今天恩雖然已經被主接去，但他留下的三化異象，仍然透過分散在臺北、韓國、菲律賓、美國、加拿大的中國福音會，以及世界各地許多信徒，繼續為神國度在中國的拓展而努力。天恩一生對中國愛茲念茲；緬懷故人，相信很多人都和我們家屬一樣，有無限的感激，同時也難卸自身對實現這個異象的責任。

馬來西亞中文教會與公共行動

邱君爾傳道

主持人：

我們當前的世界宗教的紛爭中，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對立尤為尖銳。而身處穆斯林環境下的馬來西亞、印尼教會，他們不僅有勇氣而且有智慧，他們的經驗備受國際關注。今天的講員邱君爾傳道是馬來西亞華人教會新一代的青年領袖之一，他的分享對全球視野下的大使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有請邱傳道。

邱傳道：

謝謝張老師，謝謝主辦方的邀請，讓我有機會線上上與大家見面。我叫君爾，很多中國朋友問我是不是蒙古族，因為蒙古人的名字裏常常有個“爾”字。但我其實是馬來西亞的漢人。當我說自己是馬來西亞人的時候，很多中國朋友會誤以為我是馬來族人，可能是對馬來西亞有些誤解，以為馬來西亞只有馬來人。馬來人是一個種族，與印尼人同宗。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國家，自明朝時期就有華人移居到這片土地。時至今日，馬來西亞華人約占總人口的 23%，是第二大種族。

今天很榮幸能線上上分享這個題目。事實上，對馬來西亞的中文教會來說，我用“中文教會”而不是“華人教會”，是因為在馬來西亞的語境下，華人教會不一定都說中文。我們有純華人組成的教會，但會眾可能都說英語，他們或許是在英國殖民時期接受英文教育長大的，甚至可能不認識一個漢字。所以，我使用“中文教會”這個語境。而且，馬來西亞的中文教會也很有趣，它非常多元，有時外人可能難以理解，稍後我會詳細解釋。接受中文教育的人也不一定是華人，也可能是其他種族的人，他們在說中文的教會聚會。因此，今天我分享的題目是“馬來西亞中文教會與公共行動”，這並不涵蓋所有不同語系的教會，我只能從我所瞭解的、說華語

或中文的教會的處境出發，分享一些經驗，也無法涵蓋所有情況。

我們也有說其他語言的教會，比如英語、馬來語。馬來語教會是指原住民教會的語言，不是馬來人的教會。在馬來西亞，馬來人是第一大族，根據憲法規定，他們必須是穆斯林，不能改信其他宗教。所以在馬來西亞，如果遇到說馬來語的教會，多半是少數民族原住民組成的。當然也有與華人幾乎同時期移居到此的印度人的後裔，他們有說“泰米爾”印度語的教會。所以馬來西亞存在著這些語言不同、源流不同的處境。我今天沒有辦法涵蓋英語教會、馬來語教會和印度語教會，只能從我所認識的一些馬來西亞說中文的教會，來談談在這片土地上回應公共事務的一些經驗。

今天想跟大家談這個題目的時候，事實上對於我們馬來西亞中文教會來說也是不容易的。因為對我們來說，公共神學這個思考，事實上在馬來西亞的處境下還是很少，也很新。我們在過往曾經有過一些前輩，比如我自己的前老闆謝品然博士，他是馬來西亞其中一個在中文語境裏面最早開始談論公共神學的人。謝品然博士的好多專著在網上都可以找得到。他是舊約學者，就開始從舊約詩篇的角度，從漢語神學的角度來思考，怎麼樣來邁向一個批判的漢語公共聖經神學的建構？謝老師帶領我們開啟了這樣的方向。所以後來我們中文教會開始學習，原來基督教信仰是可以與公共領域相連接的，基督教信仰是能夠回應公共事務的，而且我們有的資源本來就在我們的信仰裏面，不管是從聖經的角度還是從神學的角度。謝老師的一些作品在華人教會界相當有名，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有機會可以去找來看看。

另外一位前輩是我們馬來西亞很有名、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學者，前一陣子也上來這裏跟大家分享的曾慶豹博士，曾慶豹博士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如《上帝與公共生活》，《中國基督教公共神學文選（一）（二）（三）》等，是兩岸三地都很著名的學者，大家都認識他。最近他還出了一本《政治神學》。曾慶豹博士是另一位不斷思考處境、歷史和神學關係的學者。他幫助我們去建構在這種大時代裏，教會到底可以怎麼樣根據處境能夠有所回應。他也為我們梳理了很多歷史的事件，讓我們知道原來教會曾經參與過公共事務。這些都是在我們馬來西亞華語語境中的一些前輩們，他們都是我的老師，帶領我們開始學習，原來信仰能夠這樣回應。

在馬來西亞的其他語境，比如說英語世界，我們有一位衛理公會的前會督，華勇會督，他也是目前國際上很著名的一位福音派學者，他就曾經寫過一本“Mangoes or Bananas?: The Quest for an Authentic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亞洲處境神學》），都是在建構亞洲神學。我們馬來西亞人說“Banana”香蕉人，其實是在比喻那些外表看起來是黃皮膚，可是裏面卻是白種人的、接受西方教育的那些人。所以他們自己也會自嘲是香蕉人，外黃內白的。所以

這種處境性的思考，讓我們在很早期就開啟了一個方向。當然從這些早期的處境到今天的處境演變已經大不相同。不過，就是建立在這些前輩的這些努力上，幫助我們開始理解，原來是能夠這樣，或者應該這樣來思考神學的。

另外一位不是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的 Simon Chan（陳西門）教授，也是做亞洲神學的一位前輩，他的作品（Grassroots Asian Theology: Thinking the Faith from the Ground Up）也影響我們相當多，他就幫助我們去思考，亞洲人可以從自己的處境去發展神學和建構神學。就是建立在這樣這些前人的努力之上，因此我們才瞭解了什麼是公共神學。

坦白說，我從小也是在教會環境中長大，從小哪里有聽過什麼公共神學，我們就是信耶穌就上天堂了。然後確保你在上天堂之前想辦法做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好好去參加聚會，最重要要侍奉，最重要記得奉獻。我們都不曉得到底信仰能夠怎麼樣回應我們此時當下的處境。

可是後來，當我們走向一個大時代，馬來西亞在過去的二三十年政治社會有很多動盪，整個社會都沸騰了，所有人都在討論這些事情。可是我們基督徒沒有任何信仰資源可以回應，所以那時候就迫使我們去思考，信仰是這麼無力嗎？信仰是這麼空白甚至空洞嗎？原來其實早就有一直在談了，只不過因為在傳統教育裏面我們比較少去接觸，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才開始去學習。也感恩今天在這個平臺上，我們看見有許多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至少是我們漢語語境裏的弟兄姐妹，都在處理著、都在思考著、都在努力建構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目前在馬來西亞還正在做著公共神學的一些學者牧者。張俊明牧師前一陣子有分享過，可能大家也認識，張俊明牧師是我神學院的同學，現在也是同事；張健聰牧師目前是沙巴神學院的講師，他在東馬。凌啟文牧師也在東馬，沙巴的聖公會訓練中心，就等於是那邊的聖公會神學院的院長，他也是做公共神學的。張曉楓博士是我和張俊明牧師的院長，也是來自東馬，現在在西馬，也在做著公共神學的發展，很好玩的，我們融合東馬、西馬不同的風格，他就兼具兩家之長。我們雖然是同一個國家，也有處境上的不同。今天我也借助他們的一些研究，幫助我去學習和理解，我們當下在馬來西亞可以怎麼樣思考公共神學。

今天想跟大家來談談大概這七個方面。一，哀歌神學：為這城求平安；二，The Church in Malaysia & The Church of Malaysia；三，建立日常的多元社群神學；四，政治文化霸權之下的多元抗爭；五，土地神學與生態神學；六，誰是我們的他者？七，公共神學傳承。因為時間關係可能沒有辦法都講得非常詳細，因為這基本上可能是我們一系列的課程，可能是七堂課，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夠談完。

首先幫大家理解，我們馬來西亞是一個聯合邦。這個聯合邦有一點像以前英國的英格

蘭、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那樣的聯合邦。也因為英國是基於這樣一個體制的國家，因此它在幫助馬來西亞獨立的過程中，也就組建了一個這樣的國家。我們有分東馬、西馬。馬來西亞在左邊的這一塊，接連泰國一直往上走，走到整個亞洲中國大陸這一片，就是西馬，我們在本地俗稱叫西馬。另外一邊在大海上自己一個獨立的大島，跟印尼婆羅州接連在一起的是沙巴、砂拉越，我們叫東馬。我們就在一個這樣的結構上組成了一個國家。當年一起組成的時候還有新加坡，不過後來新加坡在 1965 年就退出了，所以我們就只剩下東馬和西馬。

我們的東馬、西馬，目前人口結構大概是 3400 萬人左右，不算很大的國家。3400 萬人裏面，馬來人佔據了大概 67% 左右的人口，馬來人是一個大族，因此在馬來西亞主導性的都是馬來人。大家知道，海外的朋友，海外華人，不管是哪個國家，香港、臺灣、中國的朋友，很喜歡用簡稱“馬來”稱呼我們，所以你們是馬來人，事實上這個是有點誤稱。

我們馬來西亞國家的簡稱，一般稱為“大馬”。其實沒有什麼正式的用詞稱我們的簡稱為“馬來”的，因為“馬來”是一個專用名詞，是指馬來人這個種族。馬來人是我們國內最大的種族，族群門類，我們是馬來西亞人，我們不是馬來人。很多海外的朋友以為我們就是馬來人，這樣的稱呼常常造成很多誤解。如果大家要簡稱我們國家，可以稱為“大馬”，或者就稱全名——馬來西亞，那我們是馬來西亞華人，我們不是馬來人。

在這個國家，馬來人是一個主導性的族群，因為它人口最多。第二大群體是華人，有 20% 多。第三大的群體是印度人，現在大概占 7% 的人口。其餘人口就是其他的少數民族，特別是沙巴、砂拉越這兩個邦，那邊有卡達山人，伊班人等等，加起來非常多，幾十個族群，都加起來大概接近 10%。

在這樣一種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結構中，馬來西亞既擁有豐富性，也面臨複雜性。我們常常有的議題是什麼呢？我給大家看幾則馬來西亞的新聞頭條，我們有這樣的新聞，大家就可以猜想我們的社會有些什麼樣的現象。（圖示新聞標題——“元首會見巫統火箭領袖，重點討論種族宗教課題，‘別發表極端觀點’‘嚴堵西馬極端思維，砂政府捍衛宗教自由和諧’；‘李霖泰促各造勿將極端宗教主義帶入學校’”）

我們馬來西亞是君主立憲制國家，有九位由馬來人擔任的皇室統治者，與英國皇室類似。英國有一個皇室，而我們有九個，這九位統治者輪流擔任國家元首，任期五年，由統治者議會內部選舉產生。我們最新一任的最高元首，最新的一任蘇丹（我們稱各州的統治者為蘇丹）剛剛上任做全國的最高元首，便召見了巫統（馬來民族統一機構政黨）、火箭（馬來西亞民主行動黨俗稱）等一些馬來西亞的政黨領袖。他重點討論了種族和宗教課題，並特別提醒大家不要

發表極端言論。最高元首會特別提醒這些東西，說明了什麼呢？如果哪個父母常常提醒孩子別一直玩手機，那表示孩子一直玩手機；別一直看電視，表示孩子一直看電視。

最高元首上任後第一件事情就處理不要發表極端觀點，不要煽動種族宗教情緒等敏感議題，就表示馬來西亞有很多這樣的問題，而且可能都是來自政黨的。東馬的政治領袖砂拉越邦的總理，他也提醒說砂拉越政府會捍衛宗教自由與和諧，嚴防西馬的極端思維蔓延。這說明很多極端思想是從西馬傳入的，東馬的情況相對較好，而西馬則經常出現這類問題。其實很多時候，民間並沒有這些問題，但在政治層面，一些政客為了撈取政治資本，熱衷於煽動種族宗教情緒，發表極端言論，以獲取支持，甚至製造混亂和敏感話題。另外，一些民間領袖、組織和社團也經常呼籲要防止極端的宗教主義滲透到學校中。

這個事情的背景是什麼呢？前陣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發生很大規模的衝突，結果馬來西亞有一些政治人物，甚至直接是政府，就鼓勵本地的馬來人聯合巴勒斯坦人，因為都是穆斯林，互相認同，所以就把整個課室打扮成掛巴勒斯坦國旗，拿著模型玩具槍來給小學生。各位，我是說小學生和中學生，在學校裏面搞這些事情，孩子他們什麼事都不懂，但是就有老師甚至政客跑到學校裏去煽動和鼓勵孩子們做這樣的事情。

結果馬上就有一些社會領袖站出來提醒，認為這麼做不行，再這樣搞下去，我們整個國家就會越來越極端。你從小學生就開始培育起，會讓他們從小就產生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從而造成不斷做劃分，不斷做對立的社會現象。這個其實是個很大的問題。本來在民間大家都是可以做好朋友的，都沒有問題，可是後來在整個社會發展的時候，你會看到有越來越多權力與利益的鬥爭，就製造了很多這樣的張力。

華人在馬來西亞這片土地上是處在一個怎樣的處境呢？華人社會和華人教會要如何理解自身在這片土地上的身份定位呢？跟大家來看看我們走過的一些華人社會經驗。我們可以從三種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到底華人社會和華人社會當中的華人教會，要怎麼理解我們在這片土地上，我們是誰？我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經歷了些什麼？然後我們今天要怎麼樣重新出發？

在馬來西亞，如果你想要瞭解整個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歷史演變，前幾年就有人花費了好大的力氣著手收集所有的歷史資料，可以收集多少就收集多少，所以你可以看到籍貫，可以看到宗族，可以看到各種的鄉親團的歷史，統統都收集來。然後從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宗教、商業等等的演變進行分類整理，最終寫成三大冊書——《移山圖鑑》。這是一項非常大的努力，很有歷史價值，可以參考看看。

不過在裏面，我們就可以看見，裏面談什麼呢？

馬來西亞近代華人，我說“近代”，大概就這一兩百年，開始大量移居來到馬來西亞。那時候可能因著戰亂、因著饑荒貧窮，就走投無路了，待在家鄉活不下去了。我的爺爺和我的外公就是那一輩的，大約就是那個時候來到這裏的。我的外公大概過來的時候才 16 歲，他還在國民黨的軍營裏面做過書記。後來真的沒有辦法找生活了，就只好跑了，很年輕 16 歲就下南洋來到這裏，做各種苦工，做各種勞工。好一點的，可能還可以找到一片土地，可以種一種東西。我外公早期也是做勞工，後來就慢慢可以種植橡膠，後來就做農夫了，就種植開墾了。

在這些這樣的經驗裏，華人在這片土地上逐漸發展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當然到今天，華人也有很成功的了。可是這個過程，充滿了太多的歷史記憶。第一個歷史記憶是，我們是帶著很多痛苦的經驗來到這裏的。第二個歷史記憶是，來到這裏之後，我們常常面對這個社會的不公平。

在早期，二戰之後英國無力再統治全球如此廣闊的土地，那時候全球民族主義抬頭，各國紛紛爭取獨立。馬來西亞也不例外。在一開始的時候就由三個不同種族組成的政黨去向英國人爭取獨立，那時候有馬來人的政黨、華人的政黨，還有印度人的政黨。那時是爭取西馬，當時被稱作馬來亞的那一片土地。那時候東馬還沒有加入進來。

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各個族群之間也有很多談判，達成了很多協議。比如說對於早期從海外來的華人和印度人，由於國籍的確不是本地人，而是來自另外一個已經成立的國家，所以當他們選擇留在這裏的時候，就必須放棄原本的那個祖籍國，不管是印度還是中國。後來，留下來併發展到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就自動成為本地人，是馬來西亞人。因此，我們不會稱自己為“中國人”。因為在國籍上，我的護照的確是馬來西亞的，我最多只能稱自己為“華人”。我可以繼承中華文化，可是我在國籍上不可能成為一個中國人，因為我沒有雙重國籍。現在這種這樣的處境，一直到今天都充滿了愛恨交織的受傷情結。

因為馬來人居多，所以很多時候在族群和政策上的主導都是以馬來人為首，我們後來還發展出很多比較不公平的種族政策，可是其他族群都只能忍氣吞聲。大學入學時的固打制(Quota System)，很多公務員職位有優先權，甚至在買賣房屋方面等等，在這個國家，你可以找到很多馬來人或者我們叫“土著”（土著不是土人，就是本地的第一批人）的優先權。可是，這些優先權到最後卻發展成為一種不公平的政策，而且你很難去對抗它。

在馬來西亞，有三大議題是很敏感的，甚至是不能夠公開去談的，我們叫“三個 R”。哪三個 R 呢？第一是 Race（種族），第二是 Religion（宗教），第三是 Royal family（皇室）。我再說一遍：第一個 R 是種族；第二個 R 是宗教，是指伊斯蘭教，而不是別的宗教；第三個 R 是皇室，你不能夠批評皇室。你可以在英國罵，以前是罵女王，現在你可以罵查爾斯國王，罵

任何一代的英國皇室都可以。不過你不能在馬來西亞做這事，一做就坐監牢了，不能夠做這事的，非常敏感。所以，任何引起伊斯蘭宗教敏感筆種族敏感的話題，都是很糟糕的。

可是問題就是這種現象，常常是他們講就可以，你講就不可以。比如說，一些馬來人的政客，他們會煽動情緒，甚至任意批判別的族群，你卻無法制止他們。從前面那幾個新聞標題，你就可以看到，從政策到整個社會現象，都一直在製造仇恨言論，不斷打壓和邊緣化其他族群。

馬來西亞的華人是有一種不甘心的情結的。為什麼呢？因為在馬來西亞政府的所得稅交稅中，華人是占了百分之七十多，在經濟上的貢獻華人占了百分之七十多，可是問題是，我們常常覺得我們得到的卻那麼少。

當然，覺得不公平的不只是華人。比如說東馬，東馬的沙巴和砂拉越他們有石油，可是石油收益都被中央拿走了，他們為國家貢獻的財富多，可是得到的卻非常少。所以太多這樣的一些問題和現象，以致大家都會覺得我需要愛國嗎，這個國家公平嗎，這個國家怎麼才有和諧？

久而久之，它演變成一個怎麼樣的現象呢？它就演變成了一種受害者的心態。很多人常常都會覺得因為我們國家有很多不公平的政策，結果導致自己成為了受害者。這種情意結沒完沒了一直在不斷發生。受害者情意結就是，不管我有沒有受傷害，我都一直想自己是受害者，總之一出生我就覺得我是受害者了。因為在這樣的環境裏面，從小就被灌輸這種思想，不斷地受到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已經變成了一種結構性的意識形態——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的。各位，這對整個社會的發展來說其實非常不健康。

在這種情況下，華人會演變成什麼樣呢？我舉個例子，大家可以想像這種受害者情意結會發展到什麼地步。前段時間，我有一個學生，因為疫情的原因找工作很不容易，所以換了好幾份工。後來有人幫忙介紹了一份工，他做了一陣子後就不想做了。我問他為什麼不想做了，他還是個年輕人，大概二十五六歲。他說因為那邊有很多馬來人在那個工作場所裏，顧客也是。馬來西亞嘛，哪一個角落裏沒有馬來人？

當然，有些工作性質可能會讓你不太會接觸到馬來人，比如你開華人餐館，或者某種行業專門服務特定族群。可是問題是會接觸馬來人有什麼問題呢？他說我不喜歡這份工。我問他為什麼不喜歡呢？你跟馬來人有問題嗎？他說沒有。沒有，那你幹嘛不喜歡人家？他說，因為我就是不喜歡。我說，你從小長大受過馬來人的欺負嗎？在學校裏面有什麼不愉快經驗？或者有馬來老師對你不公平嗎？他說也沒有，基本上他從小到大沒有跟馬來人做朋友，沒有什麼接觸。

我說，那很奇怪，你幹嘛不喜歡馬來人？請大家知道，在馬來西亞，各個族群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母語小學教育。因此我們華人會說華語，因為我們的小學是華校。到了中學的時候我

們就合併了，所有馬來人、華人、印度人、東馬人、西馬人都混合在一起，一般就用馬來語和英語上課。當然還會保留一兩節你自己的母語課，大概有一兩節華文課。可是在學校裏，雖然你會接觸到其他族群的人，不過你交朋友的對象可能還都是自己族群的人，因為從小學建立起來的友情一直保留下來就習慣了。

我就問我的學生，你在學校裏面有被馬來人欺負嗎？有跟他們打過架嗎？他說沒有，我基本上沒有接觸過他們。我說，很奇怪，你小學沒有接觸馬來人，中學也沒有接觸馬來人，現在出來工作，那幹嘛你會討厭馬來人？他說，不曉得，我就是不喜歡他們。我說，不喜歡他們什麼？他說，不知道，可能是我爸爸媽媽、我的叔叔伯伯阿姨一直告訴我馬來人欺負我們，所以我就不喜歡他們，就不和他們做朋友。今天去的那份工作會接觸他們，我也不想接觸他們。

我說，這很好笑，你從來就沒有直接跟他們有什麼接觸，可是一直被這種意識灌輸，灌輸到你就不喜歡他們。你看，各位，這種思想意識形態，這種結構性的問題，可以如此根深蒂固。他自己完全沒有這些經驗，可是卻被灌輸，不斷地被灌輸，導致一個這樣的結果。這種受害者情結已經蔓延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華人當中。那麼，受害者情意結容易演變成什麼呢？受害者情意結容易演變成從受害者轉變成施害者。

前幾年有部奧斯卡電影《被解救的薑戈》，講的是黑人白人的問題。這個男主角本來是一個奴隸，後來有人讓他自由之後，他去尋找他太太，最後在一個莊園裏面找到也是被賣成奴隸的太太。然後在莊園裏面遇到 Jackson 演的這個角色，是一個黑人管家，這個黑人管家仗著白人的權勢，老是去欺負其他人。他覺得以前我就是被欺負過來的，所以現在我有一點權勢了，我也去欺負其他人。各位，受害者情意結會扭曲人性啊！他最後會變成另外一種人——施害者，反正全世界都欠我的，所以我今天對待別人不好，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馬來西亞華人，他可能會演變成什麼呢？他可能仇恨馬來人，或者他看不起印度人。我們的社會裏面很有趣，如果華人和馬來人在一起的時候，華人是少數民族。可是如果只有華人和印度人在一起的時候，那印度人比華人更少，結果印度人就常常投訴，你看你們華人欺負我們印度人。

這種結構老是一直重複，華人往往更擅長經商，有條件聘用其他的族群，經濟能力比較好。結果你就看到，很多華人老闆去欺負別的移工或難民，和那些從各國來的勞工們，這樣的例子一直發生。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被人欺負，到今天我們有能力了，我們就去欺負別人。這種現象是一個普遍現象，各位，能夠怎麼樣破解呢？能夠怎麼樣突破呢？

我們來看看聖經怎麼討論這個問題。在聖經的舊約《耶利米書》29 章，耶利米告訴那些“被擄的祭司、先知和眾民，並生存的長老，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的”，

耶和華神對他們說什麼？“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一切被擄去的，就是我使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如此說：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宅，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裏生養眾多，不致減少。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這個很有趣。各位，以色列被擄到巴比倫的是少數民族，少到不能夠再少數的民族，而且肯定百分百都是受害者。這個根本就是人口販賣，被抓到那邊都是做奴隸。當然可能後來歷史演變，有一些人會說，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能在宮中服侍，這只是極少數的人。又或者到波斯時代，猶太人開始在社會上挺有錢的，如果猶太人在波斯時代沒有錢，那個宰相才懶得去抄他們的家產，如果個個都是一窮二白，有什麼好抄的。然而在巴比倫初期，剛被擄到巴比倫之後的以色列人，就是一群悲慘至極的人，國破家亡，一無所有。

可是就在這樣的時刻，上帝給他們的資訊卻是什麼呢？“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好好地“生兒育女，生養眾多”；同時，那個城市的那群人把你擄去了，“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這太令人費解了，被擄，卻要為那城求平安。這怎麼搞的呢？可是這就是上帝給祂僕人的資訊，在聖經中，這被稱為“哀歌神學”。哀歌神學承認自己是受害者，但告誡我們，不要一直帶著受害者情意結，並讓其主宰我們的人生。

馬來西亞華人也面臨著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們常常對於其他族群尖酸刻薄。你說政客煽動，我告訴你，不僅僅是政客煽動，你上任何網路和社交媒體，都能看到華人社會裡對於不同的族群一大堆尖酸刻薄的言論。這樣的思想導致華人很難跟馬來人或者其他族群建立和平的關係。可是，從聖經的角度，提醒我們“要為那城求平安”，要去學習締造和平。

以色列的遭遇，上帝知曉。上帝賜予他們苦難，但也賦予他們使命。即使身處異鄉，作為受害者，他們仍然肩負著和平的使命，需要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我認為馬來西亞華人教會，應從哀歌神學中汲取重建的動力。受傷是事實，但不應沉溺於受害者情意結，以致越來越極端。

社交媒体上充斥著尖酸刻薄的言論。各位，你往馬來西亞的華人教會走一走，一樣可以聽到這樣的言論。就是主日敬拜，散會之後大家談論之間可能還是很偏激的種族言論。我常常在很多華人場合聽到的很多都是這樣的言論。如果連華人教會都不能得到醫治釋放，那麼你就會看到當華人有能力的時候，便可能轉變為另一種施害者，欺負比自己更弱小的人。如此，華人便永遠無法在這個社會中成為和平之子，這個詛咒也將永無止境。我認為必須要打破這樣的情意結。

要華人社會能夠有所改變，首先華人教會就要先有所改變，然後給華人社會看，看我們華人是可以有所不同的。如果連華人教會都走不出來，就不可能有華人社會可以走得出來。這個是馬來西亞華人教會當下需要思考的。

我們怎麼樣重新找到定位？對於我的祖父那一輩而言，這裏是異邦，但對我們來說，我們就是本地人，我們可能永遠都會生活在這裏。馬來西亞華人常常有一個說法，“這個國家太糟糕了，最壞的情況大不了就移民吧”，很喜歡講這樣的話。可是如果永遠都是這樣的思想，那我們永遠都不會在這片土地上去深耕建造。

這也就引出了另外一個話題。早期來到這裏宣教的第一批宣教士，都是西方的白人。馬來西亞經過過不同階段的西方列強的殖民。最早 1511 年葡萄牙，後來荷蘭人來，後來英國人來，不同時代都有天主教、荷蘭改革宗教會等來到馬來西亞。後來馬禮遜也來到馬來西亞，將麻六甲做為他的宣教基地，他的助手米憐博士就葬在這裏。各位，如果你要尋找華人教會宣教的歷史淵源，歡迎來馬來西亞看看。很多海外國際宣教會議都會來這裏舉辦，來這裏尋根。馬來西亞早期的教會都是英語教會，最蓬勃發展的，主要是英語教會，因為直接接受英國人的影響，資源也很多，很多專業人士等等。這幾年，我們其他源流的教會也慢慢發展起來了，不管在人才還是經濟上。

可是，因為早期的種族言論很糟糕，有一些馬來人動不動就會罵“印度人滾回印度”，“華人滾回中國”，這種言論太多，導致我們很多人對於這片土地的認同感有所缺失。我們沒有人“滾回中國”，我就是在這裏出生的，我怎麼回中國？我要去中國，以前還要申請簽證。英語教會的人，他們的認同感是偏向西方的，他們看 CNN、BBC 等英語世界的外國新聞，把自己視做白人。而中文語境或者印度文語境的，又常常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受害者情意結久了之後，我們就很難在這裏找到認同感。與這片土地的認同感是我們需要努力建構的。馬來西亞是一個很年輕的國家，建國才六、七十年，華人事實上才經歷了第二或第三代。第一代華人可能沒有這種認同感，但第二代、第三代華人就要努力去建構。

這些年我們很多教會都在努力進行建構的工作。在過去的二十年裏，我們推動為國家禱告，希望能夠更加關注這個國家和國家的需要。一些本地牧者學者提出，我們要從“THE CHURCH IN MALAYSIA”（在馬來西亞的教會）演變發展成“THE CHURCH OF MALAYSIA”（屬於馬來西亞的教會），我們需要透過關懷國土，尋找與這片國土更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而不是動輒就說要離開。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成為“THE CHURCH OF MALAYSIA”呢？早期有些牧師已進行了

探索。例如，這位 Batumalai 印度人牧師，他在一篇《為鄰舍的先知性基督》的文章中思考基督徒如何與穆斯林相處的問題，從關懷我們的穆斯林鄰舍出發，提出了“和睦神學”（Theology of Muhibbah/Harmony）的理念，呼籲基督徒學習耶穌基督的教導，善待我們的鄰舍。

另外一位印度人牧師 Albert Walters，他也算是我的一位老師，他也提出了《我們相信同一位上帝：馬來西亞處境下的三一論反思》，認為，基督徒在伊斯蘭的國度經常被視為異教徒和他者，因此基督徒需要忠誠於“馬來西亞人”的身份認同。基督徒不再是短暫的移民，他們屬於這裏，必須將福音與所在地聯繫在一起。並應該參與國家建設，實踐公民身份。

因此，我們要如何在這片土地上找到融入感呢？我們要尋找“我是馬來西亞人”的公民身份認同，不是動不動就想移民。這裏就是我的家，我不能再回去別的地方，我要實踐公民身份。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開展很多對話，發展處境神學。有趣的是，這兩位學者，Batumalai 和 Albert Waters 都是來自印度社群，他們提出了這些論述。

這些年，一些基督教組織做了大量的推動工作。“40 天禁食禱告”運動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每一年都會為國家禁食禱告四十天，都是選在國家的國慶期間，全國各源流的教會一起推動來為國家守護，一起來更加關注這個國家。這項運動事實上蠻成功的，它不斷地發動所有人——講英語、講華語、講馬來語、講印度語，甚至其他族群的人，都一起來為我們的國家禱告守護。長期這樣禱告下來，禱告的人就越來越被禱告所改變，以致各源流教會對國家的認同感也就越來越強。

組織這項活動的是馬來西亞最大的基督教聯會，叫做 National Evangelical Christian Fellowship（大馬福音聯誼會，NECF）。他們有個口號叫做“Transforming the Nation through the Local Church”（透過地方教會轉化國家），通過地方教會，將全國的地方教會聯繫起來，然後一起轉化這個國家。所以，他們推動教會去進行社會關懷；他們推動教會去進行公民教育；他們推動教會去關顧土地、保護環境，照顧大自然，不要破壞大地；他們推動教會進入職場。

這些看起來雖然不算什麼，只是很多教會搞的聯合活動，禱告運動或者一些呼籲，但是細水長流，它是有效的。它慢慢地、逐漸一點一點地去構建對於國家、對於教會、對於土地的身份認同。

我自己本身是 NECF 中文部的委員，參與在全馬到處跑動，去到不同的教會分享，為國家禱告。我是真的至少參與了十年了。十年前還有人跟我說，不要談這些，沒有用的，這個國家虧待我們，很多抱怨的情緒。但是這十年禱告下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人的生命也在逐漸地改變。所以，禱告有沒有改變我們期望的事情，不知道，不過禱告至少改變了禱告的人，他們開始對於這個國家有了更多的認同。

但是，除了這個一年一度的 40 天禁食禱告，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們還可以怎麼樣更加具體地在生活中參與公共領域的構建呢？比如職場神學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它是在日常生活中幫助弟兄姐妹，因為職場就是他們的公共平臺。職場直接涉及倫理、權利和品德的抉擇，也直接面對在職場中的不同族群，要怎麼樣與他們相處，這就是一個很現實的操練。如果他在職場中，天天對著不同的人，都不能夠為信仰做見證，不能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那就不要談別的東西了。這個是每一天要面對的，不要等到有了什麼特別重大的議題時，才來談論要不要有和諧，要不要有和平。所以，幫助基督徒構建好的職場神學，提升他們的職場靈性、職場倫理和職場宣教意識，就是幫助基督徒走進公共領域的第一步。因為你找不到一個比職場更大的聯合性樞紐，職場工作本身，就在全世界所有人之間建立起了一個巨大的公共平臺。

所以，不要小看職場神學的構建。目前我自己也在積極參與這方面的工作。當然，我們所宣導的職場神學，必須是好的職場神學。你是帶著霸權主義的心態進入職場，想著要“佔領”，還是，進入職場，成為耶和華的僕人？這是我們要思考的。不一定所有的職場神學都能夠帶來和諧與和平。有時候可能會有一種要“佔領七山，要主導，將宗教帶入職場”的心態，這種不一定是好的公共神學的職場思考，這也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另外，我們會努力做很多宗教對話，不同的各個單位，大家有機會彼此互相認識，互相理解。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宗教對話，讓這些單位所代表的民眾有機會坐下來傾聽，因為每一個宗教組織背後都有很大的管道，很多的信眾。他們會瞭解到，原來別的宗教是這樣來思考問題的，別的宗教是這樣來理解事物的。

要去做宗教對話的代表要很小心，一上去就覺得：“你們全都要悔改，不悔改就全都下地獄！”，那就不是對話而是吵架了。各位，宗教對話是要有智慧的。要懂得，在宗教對話時我們不是在佈道，我們不是在自己的主場。我們要常常意識到，我們是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要懂得進場的禮貌，要懂得進場要說的言語，要為這城求平安。那要怎麼做？

我們有位前講師，郭曉鳴牧師，現在已經去日內瓦的宗教對話中心做服侍了，他常常在英語和馬來語的圈子裏跟很多穆斯林領袖做對話。他有一個很特殊的經歷，有一回他受邀去的一個場合是五個不同派別的穆斯林領袖，穆斯林伊斯蘭教也是有著不同哲學派別的，就好象基督教可能有聖公會，有改革宗，有獨立教會等不同的傳統，他們也是一樣。結果他發現就只有他一個人是基督教的，他就有點尷尬。他問其他的穆斯林領袖，你們為什麼沒有邀請其他的宗教代表來？只有我一個基督教的牧師，你們全部都是穆斯林的宗教師，我好像少數民族一樣的，好尷尬。主辦單位說，有，我們有邀請，但是其他宗教代表都不來，他們說不會對話，都拒絕

了。因此，有時候不是人家不要跟我們對話，而是我們不要跟人家對話。我有遇到過有基督徒牧師被邀請去對話，他說，我不會對話，我只會去叫他們悔改，沒有別的話好說的。那這樣就只有吵架了。所以各位，對話是要學習的。

我和張俊明牧師常常有機會被佛教組織的朋友邀請去對話。這個很有意思。佛教朋友做了很多這樣的平臺，讓我們可以有機會來好好地互相理解，所以謝謝他們給了我們很多這樣的機會。而且通過這樣的對話，讓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裏很多人有機會聽到基督教的立場，因為在馬來西亞華人圈子裏，佛教、道教信仰者占 86%。我常常看到這些對話視頻的下面有人留言：原來基督教這麼開明，我們想像中基督教就是很多很偏激的言論，很喜歡罵別人的宗教下地獄，原來基督教也可以很客觀、很和平地來交流的。

那是很難得的機會，不同的議題我們都有機會來進行對話，包括一起來談論我們的宗教、各自宗教的負面問題，宗教領袖的失德和跌倒。我們也一起談論政治的話題，不同宗教怎麼看待政治。國家大選的時候，我們也有機會來談談不同宗教應該怎麼去做選舉。當然也談一些性別、人權的議題。也談一些時事，比如最近著名作家瓊瑤去世，她是選擇自己結束生命，所以我們也來談生死觀。全世界沸沸揚揚的話題川普做美國總統，我們也一起來談。這些都是佛教徒朋友主動邀請我們來一起對話的，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另外還可以怎麼樣去做日常生活的多元族群共同的神學建構呢？要學會能夠培育這樣的意識形態。我們不要什麼都把種族優先擺在第一位，什麼都是“我們華人”，“我們華人”。各位，如果你去過新加坡，就是馬來西亞隔壁的那個小國家，以前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後來獨立出來，新加坡在這方面的建構其實蠻成功的，他們常常思考“新加坡人”的身份。所以我們不要太過於凸顯種族，不是消除身份，不是要把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卡達山人這種身份消除，而是不要凡事都只是從那個角度想。每一天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先想怎麼樣能夠使馬來西亞和諧。

張俊明牧師在這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他提出了“日常生活公共神學的社會想像”，旨在構建一個共融的社會。他也探討了馬來西亞的問題，特別是“馬來人優先”的意識形態漸漸演變成經濟政策的現象。正因如此，我們才要想辦法避免重蹈轍。如果其他族群也都來效仿這種做法，他做初一，我做十五，那就沒完沒了永無止境了。

因此，必須有人率先展現出不同的姿態。那麼，誰能夠擔當這個角色呢？基督徒華人教會能不能首先展現出不同呢？對於張俊明牧師而言，這是一種屬靈的操練。屬靈操練並非僅僅局限於在宗教框架裏的讀經、靈修和禱告。屬靈操練是一種能夠展現出與眾不同的人性，能夠帶來和諧的人性，能夠饒恕，能夠放下，能夠看破，能夠去構建和諧，能夠去愛其他人。愛鄰舍

如同愛自己，在舊約，其實是在“如要愛外邦人如同愛自己”的這個場景之下說的，因此，這是一種靈性的操練。張俊明牧師第一本書《共融：日常生活公共神學的社會想像》出版之後，又繼續出版了《多元與共榮》，幫助我們進一步發展這方面的思考。

弟兄姐妹不一定每天都去處理或回應什麼政治事件。我們談公共神學，很多時候會把它推向政治神學。可是小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職場，菜市場、和鄰居的相處等等，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們如果要幫助弟兄姐妹構建日常，發展出他們自身的公共神學，就需要從日常的生活入手，借由每天的生活，包括待人處事，社交媒體，任何與他族接觸的場景，保持一種努力促進種族和諧的態度與行動。這些絕非芝麻綠豆的小事，反之正是普羅大眾都可以參與的靈性政治行動。我們現在在華人教會裏面很努力地不斷分享、推廣這些教導。

當然，國家有時還是會有重大事件發生的。接下來我跟大家分享，在過去這些年，當國家動盪劇烈的年代，華人教會可以做些什麼？華人教會曾經做過什麼？以及它採取了怎樣的參與和回應方式？

從 2011 年開始，過去十多年，馬來西亞開啟了一個運動，叫“淨選盟”（Bersih）——“乾淨選舉聯盟”的運動。“Bersih”在馬來語中是“乾淨”的意思。這場運動，我們從最初的一小部分公民組織漸漸發展到數百個公民組織，共同帶動全國人民，甚至遍佈全世界各地的馬來西亞人都積極回應進來。

我們要求政府要有乾淨、廉潔、公正的選舉。為什麼呢？因為在過去的大選中存在許多不公不義的手段，造票等各種各樣荒唐事情層出不窮。各位，你們上網搜索馬來西亞選舉的奇聞軼事，就會看到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總之，無論你聽到多麼荒謬的事情，馬來西亞可能都曾經發生過。如果國家連最基本的體制都腐敗，那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基本權利可言呢？所以你要談政治的改革，就要回到首先有一個乾淨廉潔的政府。

從 2011 年開始，就有很多這樣的訴求，呈上備忘錄等等。公民運動不是只有示威，各位請大家不要誤會，公民運動是要有很多教育，很多對話，從跟有關當局做很多討論開始的。可是當這些對話最後都無效，就好像摩西去跟法老說“讓我的子民走”（let my people go），談了很多次，也讓“go”去了很多次，最後都不能，就只好發動實在的行動了，最後全以色列人一起從埃及浩浩蕩蕩離開了。那其實也可以說是一場公民運動，上帝幫助以色列人在暴政的欺壓之下走出來。馬來西亞過去十多年，我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後來越來越多人出來，走上街頭參與和平的集會。各位，你們可以看到很多華人站出來了，以前華人都不出來的，他們認為這些事情都是馬來人自己的事情。華人對政治沒有

興趣，賺了錢我就去旅行，賺了錢再待不住了我就移民。過去二十年前一直都是這個問題。可是這二十年來，華人開始尋找對這片土地的認同感。很多年輕華人站出來，因為他們不再是從中國來的，從中國來的是他們的爺爺那一輩了。他們的爸爸可能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很多事情只能靜靜地不出聲。可是到了他們這一輩，就站出來說，這是我們的土地，我們要為這片土地貢獻一份責任。

華人開始站出來的時候，第一個感動的是那些在街頭的馬來人，那些馬來人的公民組織。他們說以前華人都不理睬這些事情，華人只會賺錢。可是如果華人站出來，那麼這個國家就有救了，這個國家 20% 的人都願意和我們在一起，不只是我們這些盼望改變國家的馬來人群體而已。當然，要站出來並不容易。

各位，這張照片裏有馬來人、華人、印度人，都有，你們看到馬來西亞國旗，大家一起在為這個國家爭取。可是，過去十多年的馬來西亞是極度動盪的馬來西亞，我們經歷過水炮、催淚彈，經歷過警棍、抓捕、監禁等等，死傷都非常多。這樣的畫面是過去十多年馬來西亞人很熟悉的畫面。

這個畫面是被兩面包抄，我們常常稱這些員警部隊叫紅頭兵，因為他們都戴著紅色的帽子。我就在整個隊伍的最後一排，不是因為怕死，而是因為本來前面是要往那邊走的，結果那邊也被包抄了，最後我們兩邊的人被擠上這張照片的左邊有一家醫院，我們被推到醫院門口，當年政府就把催淚彈射進醫院裏面。我們過去的十多年就是這樣。整個社會都在沸騰，不管什麼族群都開始站出來。

這對教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教會在二十年前剛剛開始為國家禱告，以前都不禱告。當開始禱告的時候，就不停地禱告，其他東西我們都不做。有人說，我們教會的責任就是禱告，不要去做別的事情，就只管禱告就好了。可是結果呢，整個社會都沸騰了，開始有不同的教會出來思考，除了禱告，我們到底還能做什麼？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教會組織了許多講座，開始出來呼籲教會要有更多的行動。

很多牧師穿著牧師袍去上街。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要讓人們知道基督徒也有參與。這真的是不簡單。我有一個天主教的神父朋友，他和幾個修女穿著天主教神父、修女的袍子，那個神父袍厚的不得了，你知道馬來西亞是熱帶國家，我問他穿成這樣去上街會不會中暑，你不熱嗎？我們都只穿 T 恤短褲去，你怎麼穿成這樣呢？穿袍子的牧師說，熱，熱的要命。我說那你幹嘛穿成這樣？他說為主做見證，讓人知道神父和修女也有來為主犧牲的。我說那你小心中暑。這就是我們過去十多年的經歷。

整個大環境也迫使教會不得不思考，我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迫使教會開始討論這些話題。你看這張海報裏面有寫的“Bersih4.0”，意思就是說，這個“淨選盟”運動，它已經有好幾回了。其實那個年代，不只是“淨選盟”有組織上街集會的運動，我們也差不多是三個月一個小集會，五個月一個大集會，基本上一年到頭都在上街。因為已經累積了太多的議題了，可能環保的議題，可能地方貪腐的議題，反正不管什麼議題，到處都有人上街集會。

有一位資深的老牧師問我，邱君爾，你的嗜好是什麼？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就說了他自己的嗜好是養魚，他很喜歡養魚，看著魚在水中遊動，心情就很平靜。他就問我，君爾，你的嗜好是不是示威？整天都看到你上街了，整天都被人拍照，又拍到你在街頭了。

那個年代我參與蠻多這些社會運動，就有機會認識很多公民組織的人，一起去參加集會，他們都會很驚訝，原來基督徒也會參與。在他們原來的印象中，我們教會都不參與、都不理會這些事情的。

那時候其實是有很多教會都被迫去思考，在這樣的大環境裏面，教會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教會何去何從。當然現在，感謝主，我們不再需要上街去訴求了，上街是一種不得已的方法。我們也盼望以後都不用再上街了，不要每次都用到這麼激烈的方式。可是教會卻要思考，我們不能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扮演一個缺席的角色。我不是說教會一定要以教會的名義上街。各位，我先聲明我的立場：第一，不是說一定非要上街不可的。第二，也沒說一定要用教會的名義上街，而且這是很敏感的事情。

可是當整個社會是這樣的時候，教會是要讓人們認識我們是誰，教會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教會如何不缺席。參與的方式不是單一的。教會一定要思考。總不能說我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反正我們可以上天堂，這些都是世俗的事情。那，我們怎麼樣為這城求平安呢？所以在這種大是大非面前，當整個國家都在討論公義、良善、聖潔時，教會應該要怎麼做？

當然，如果它演變成一個政治事件，那教會就要有智慧學習採納一種怎麼樣的方式，做比較中立的教會，不應該捲進政治裏面。可是如果它不是一個政治事件，它就是一個人民的訴求呢？

當然我承認，有的時候界線不一定可以劃分得很清楚。會不會有些政治人物別有居心，利用你的這個運動？當然也會有，教會就要有智慧分辨。總之，不管怎麼樣，教會不能夠靜默無言，什麼都不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教會的弟兄姐妹也會很納悶，那我們應該怎麼樣做？

“淨選盟”是一個最大型的社會運動，它不是一個政治運動，它是由民間發起的，不是由政黨，也不是由政治人物所主導的，政治人物最多是來參與，它是民間自發性的一個社會運動。另外除了這個“淨選盟”運動，剛才我說了，還有其他很多大大小小的運動。比如“蘇丹

街文化古跡保育”這個相當有特色的運動。

之前我說，馬來西亞到處都有很多不公平的政策。在當時，搶奪土地、強行徵用土地的事件在馬來西亞是很流行的。看中了你這個地方的地，就叫你搬走，理由是政府要用。結果他所謂的政府要用，就是那個官員拿到土地之後轉手賣掉，自己把那筆錢吞掉了。這樣的事情太多了，你們知道嗎，官員利用官府權力去搶奪人民的土地，這種事情多不勝數。

過去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就是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最古老的那一兩條街。如果你可以找到北京的第一條胡同，找到羅馬城的第一條街道，那可不得了，是很有歷史文化價值的，要好好保留下來，因為整個城市的故事就是從這裏講起的。馬來西亞找到這條街之後（這條街現在還在那裏），政府就想辦法要把這條街拆除，然後拿來建商業大廈。這就非常糟糕了，把原有的那些古老的建築單位都拆除，都沒有了，那以後人家要怎麼紀念這個國家？你把萬里長城都拆掉了，你把金字塔都拆掉了，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紀念呢？這條街被征的時候是說要建捷運，捷運只是個藉口，因為捷運的路線有很多地方可以規劃。其實主要是要征地。

剛好，在這次征地事件中，有一間教會受到了波及。這間教會曾接待過孫中山先生（當年他來呼籲辛亥革命時），因為這間教會是由他的老師杜南先生，就是在夏威夷教導他的杜南先生，一起創辦的教會，它是全吉隆坡第一間華人教會，也是整個吉隆坡的第一間學校。這間教會剛好位於捷運的規劃路線上，面臨被徵用的命運。非常糟糕，該怎麼辦呢？這是一間很基層的教會，他們也不知道能做些什麼。

剛好那時我從海外回來，就租房住在後山。我不是這家教會的會友，我只是一個房客，租的是後山宣教士留下來的房子，然後借機借用場地來做一些青年人的事工。後來我就和教會談，我們不能夠靜默不言，這不僅僅是一家教會的事情，這是整條街、整個城市的問題，後來教會願意站出來與整個社區一同抗爭。因為波及面很大，很多業主都被征地，而且是用極度不公平的價格來征的，強行徵用，因此大家就聯合起來，抗衡這件事情。

這不是這家教會第一次回應社會事件。其實這家教會的淵源本來就是很公共的，因為從它的創辦者杜南先生開始，到孫中山先生，都是不斷參與公共事件的，只不過他們不知道這段歷史淵源而已。這不僅是吉隆玻第一家回應公共事件的華人教會，更是整個吉隆玻第一次有教會這樣來回應公共事件。

教會是怎麼樣來回應呢？當時有很多民間組織站出來，聲援這一條街被迫害的這些業主，同時也要保育這條街，因為它是很有價值的歷史文化古跡。

各位，我再說白一點，這條街有很多華人的元素。當初創辦這條街時，是英國人和華

人，還有馬來人、印度人一起創辦的，華人在其中有很大的貢獻。這條街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華人的元素，其中有一個名字叫葉亞來，據說是華人在吉隆玻大力開發時期的一位很重要的領袖。這樣的歷史資料，事實上政府並不是很喜歡，他們想辦法要把這些都抹除。如果把整條街的那些華人元素全部抹除，然後把讓很多馬來餐館或者海外穆斯林的餐館入駐進來，五年、十年之後，整個城市的面貌就截然不同了。基本上政府就是想做這個事情。我們在城市規劃裏稱之為“Reform the City”，把它重新格式化，然後某些元素就被清除掉了。以後當人們講回到這個城市的歷史時，就找不到某某族群曾在這裏做過貢獻的那些證據了。

所以，就有不同的公民組織站出來要捍衛這個地方。透過文化古跡保育和業主權利保護等等這些因素，把大家都聚集到了一起。而這家教會，就成為了聚集地，因為它有場地，它的後面還有後山，還有一個籃球場，還有一塊空地，可以聚集人。大家在街頭也沒有地方好聚集，跑到某間商店裏面去，場地也不夠大。所以大家就都聚集到這間教會。我們舉辦了很多群眾對話，呼籲整個吉隆玻、甚至全馬來西亞的人都一起站出來，共同保護我們的文化古跡。它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不能單單只是讓某些財團拿來賺錢而已，這個城市不是只有商場和高樓大廈，還可以保留很多有紀念價值的文化古跡。

我們在這裏舉辦了很多文化活動，比如開演唱會，都是在教會的場地，各位，都是在教會裏面辦的。我們拉了一條整整七八百公尺長的布條，在新年的時候來揮春（注：揮春是馬來西亞華人社區慶祝農曆新年的一種傳統習俗）。我們借著元宵節，十三年前的元宵節晚上，來做元宵節的活動，我們說，這是最後一次在這裏過元宵節了，以後這條街就不存在了。哇，全國華人的童年記憶都被喚醒了，因為它是整個吉隆玻的第一條街，很多人的歷史記憶都回來了。

就連馬來人的組織也過來了。各位，一個穆斯林組織過來的時候，我們非常驚訝。怎麼這條街和你們穆斯林有什麼關係呢？他說，我們的村子也曾經遭受過政府這種不公平的對待，我們知道那種感受，所以現在有其他族群面對這種不公平的對待，我們要跟你們站在一起，你們可以讓我們進來嗎？

各位，我跟你說，如果只是你華人去鬥爭，政府就會說，你看，就是華人一小撮人在鬧種族事件。可是馬來人一進來，整個高度立刻不同，他就是全民的事情。我們聽了很感動，這事情和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可是他們願意過來聲援，別人有需要，他們就願意伸援手。各位你要知道，在馬來西亞，宗教是一個很敏感的議題，穆斯林通常是不允許進入其他宗教場所的，有一些極端的宗教教師就是這樣教導的。可是帶頭來的這一位老宗教師，他首先要求：能夠讓我進入教會來跟你們一起進行這些活動嗎？我們好感動啊。

我們從這些友族同胞們身上學習了一個功課，如果他們可以做得到，那麼基督徒呢？當時有很多這樣的文化活動，人潮從四面八方都湧過來，成千上萬的人從這間教會走到街頭，還有很多人聚集在旁邊的停車場裏。

這張照片非常具有紀念價值，照片中有天主教的神父，中間是那位穆斯林宗教師，他



williamgraphy.com

叫做 Cikgu Ishak Surin, Ishak Surin 是他的名字，我們稱他 Cikgu，意思是老師。他前幾年剛剛去世了。穿白衣站在旁邊的是福音堂的長老，還有佛教的法師，以及其他公民組織的代表，他們一起在為這個國家祈禱，為我們共同擁有的城市祈禱。這張照片非常有紀念價值。

教會願意在這些場合、這樣的關鍵時刻站出來嗎？這些活動都是公民組織舉辦的，那教會可以辦些什麼呢？後來我就辦了一場演唱會，邀請了一個馬來西亞的詩班來唱敬拜讚美會，也邀請街坊鄰居來參加。而且我們不在教堂裏面辦，我們特意在教堂外面辦，在空地那邊來舉辦。

你知道這張照片裏唱的是什麼嗎？這張照片裏，詩班的那些穿白衣的，正在唱神劇彌賽亞的哈利路亞大合唱。然後那位宗教師站起來，跟他們站在一起，老宗教師說，我要和你們站在一起，因為這樣才不會讓政府可以借著種族的名義、宗教的名義來打壓你們。各位，好感動，真的好感動。我是非常敬佩他的。

教會也通過新聞發佈，向社會解釋為什麼我們不接受土地徵用，原因是什麼等等。各位，這些都是一些例子，我還可以舉更多教會如何回應和參與社會議題的例子，但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快速進入下一個議題。

在馬來西亞的另外一個地方，有一個不是政府，但可能也跟政府有關的社會議題。馬來西亞有兩個城市，東馬的詩巫和西馬的曼絨，這兩個城市，百分之百是由當年中國的牧者帶領福州的基督徒努力開拓出來的。所以在開始的時候，這兩個城市 100% 都是基督徒人口，是基督徒城，到今天基督徒所占的比例仍然非常高。

可是後來百年以後，曼絨這個地方的社會問題非常嚴重，黃賭毒氾濫成災，情況極其糟糕。後來教會開始出來做一些事情，發起了一場名為“不賭、不吹、不嫖，力拼健康曼絨”的社會運動。可是剛一開始，牧師就收到了子彈的死亡恐嚇，資訊是從一個空號發來的，說，牧師你管好你教堂的事就好了，不要多管閒事。你叫人不賭、不吹、不嫖，那我們賺什麼。黑幫恐嚇他，不准他插手這些事情。為什麼牧師要去搞這些事情呢？因為當地的問題已經嚴重到連中學生都開始去賭博，去吸毒和去嫖妓了。很多人賭到傾家蕩產，很多人吸毒到沒有辦法工作，很多人嫖妓感染愛滋病，家庭破裂的情況比比皆是，整個社會的風氣非常敗壞。因此，教會認為他們必須站出來做些事情。教會做的時候面臨了巨大的壓力。

這是十多年前發起的一場運動。教會就從青少年開始入手，從全體青少年的早期階段開始。我們沒有辦法改變成人的世界，那我們可不可以先去影響我們的同學們呢？如果不想讓他們去賭博、嫖妓、吸毒，我們就先帶他們去參加積極健康的活動，帶他們去運動，帶他們來讀書，帶他們來教會。這些青少年都願意立約。可是單單這樣是不夠的，需要有文化的建構。我們曼絨人，我們福州人，我們這個地方的人的文化是怎麼樣的？我們不搞那些東西了，那我們搞什麼？

所以教會後來就發展成為一個博物館。有個小樓是當年的第一間牧師樓，也是當年的地方議會開會的地方，因為所有地方領袖都是基督徒，每次就都在教會牧師的牧師樓那裏開會，現在整間會所保留下來成為一個博物館。後來再繼續發展，有了旁邊一棟耗資 500 萬馬幣的三層樓博物館，裏面展示了整個曼絨縣的歷史，衛理公會的歷史，各個宗派的歷史，福州人的歷史，以此來建構身份認同，建構文化認同。

各位，文化建設事實上就是一種公共神學的展現，一種柔性的公共神學的展現。我們要對抗一種不好的文化，光是不斷地說“不要這樣，不要那樣”是沒用的。各位，大家想想，我現在和你們說“不要想劉德華”，結果你們肯定會忍不住去想劉德華。我叫大家“不要想大象”，你們肯定會忍不住去想大象。你光是叫大家“不要這樣”是沒有用的。除非我們建構另外一種

文化，才能讓大家不去參與那種不良的文化。所以，文化建設就是一種公共神學的展現。

這棟大廈不只是一個大廈，它是一個文化中心。它舉辦展覽、講述歷史、開展教育活動，吸引了整個社區的人來尋找——我們福州人本來是怎麼樣的？我們這個地區的人本來是怎麼樣的？它長期開展各種教育活動，長期舉辦不同的主題展覽，現在這裏已經成為馬來西亞一個很出名的旅遊勝地，吸引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人跑來這裏參觀。

我們馬來西亞要回應對於政治文化霸權的抗爭，我們有一個組織，叫做“五大宗教理事會”。這個很有趣的。五大是包括什麼？就是佛教、印度教、錫克教、道教，還有基督教。誰不包括在裏面呢？就是伊斯蘭教。這個理事會常常出面處理一些對其他宗教不公平的政策。我們需要有一些能夠去與伊斯蘭教當局對話的策略。可是，各位，同樣有趣的是，這五個宗教在一起自己可以和諧相處嗎？

印度教的僧侶一坐下來，就看著基督教的主教說，你們基督教總是來教我們的人民改教，搞得我們的宗教也分裂。結果還沒有去對抗伊斯蘭教，自己先打起來了。那位聖公會的大主教告訴我，他說，君爾，不容易啊。我們自己基督教關起門來要講什麼都可以，但出去外面，要學會跟人家一起同工，跟人家一起合作，要重新學會謙卑。大主教出去人家根本不理睬你，什麼大主教不大主教的，人家照樣指著你的鼻子罵。那要怎麼辦呢？所以這些都促使我們要懂得如何進行內部的和諧對話，然後再去對抗，再去和政府對話。

還有做過什麼呢？時間關係我後面沒有辦法談太詳細，我就略略帶過。比如說，近些年來我們開始碰生態神學，土地神學，這對於馬來西亞來說算是一個很新的議題。馬來西亞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熱帶雨林，這裏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森林過度開發，開發到了已經無法挽回的地步。一般情況下，如果砍伐森林，就需要重新栽種，但是我們是嚴重的過度開發，導致對於大地的破壞已經嚴重到很難再挽救了。所以這個也成為了我們一直關注的問題。前兩年我們就開始舉辦生態神學研討會，這在馬來西亞的中文語境裏算是第一次。香港的龔立人牧師、馬來西亞的盧妍儀博士、中國的陳家福博士、臺灣的林益仁教授、馬來西亞的黃敬勝牧師，以及在聯合國做永續經營發展的一位伍玥瑩姐妹，都來討論這些議題，最近也出版了一本書。這個研討會過後，我們看到還有很多後續的事情可以做，就把它變成了一個營會，一起來推動教會的生態保育工作。

另外一個，談土地關懷的。我們開始更多地關懷“土地之子”，也就是馬來西亞的原住民。馬來西亞的原住民事實上已經被馬來西亞的政策邊緣化了，他們也失去了很多他們本應擁有的權益。所以目前已經有教會推動各種公民組織站出來，大力去關注原住民的需求。由於時間關係，我無法詳細介紹，總而言之就是恢復上帝賦予他們的使命定位。他們是這片土地上的

第一批居民，是土地的長子，因此應該讓他們擁有他們的社會權益。這是目前馬來西亞很多教會都在聯手一起做的事情。

除了原住民，還有其他的弱勢群體，比如我們當中的一些殘疾人士，我們當中的一些病人，移工或者勞工等等，教會應該關注社會上被邊緣化、被忽略的各個不同群體。華人教會要開始學習為其他弱勢群體發聲。比如，張健聰牧師長期從事馬來西亞原住民的事工。近年來我們馬來西亞也湧入好多不同國家的難民，特別是近幾年緬甸戰火紛飛，導致大量緬甸難民湧入。我也跟一些單位合作一起去做緬甸難民的關懷事工。

總之我想說的是，公共神學一定要開始思考：我們馬來西亞華人教會的華人是少數群體，我們怎麼樣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中能夠生存得下來，不陷入受害者情結；同時我們還能夠發展壯大，並去關注比我們更弱小的群體。我們應該是這樣的，而不是整天在那裏怨天尤人、很多苦毒惱恨，成為一個不健康的社會單元。

我們現在正在探討怎樣把這些行動和這些神學思考繼續傳承下去。我們在神學院開設、教授各種有關公共神學的課程。目前馬來西亞神學院的科目包括：『公共神學導論』，『教會與公民社會』，『福音與文化』，『宗教研究與對話』。我們聯絡馬來西亞各個宗派的青年領袖，成立跨宗派的青年領袖平臺，宗旨就是：“青年，合一，公共”，主要目的就是推動馬來西亞的青年基督徒關注信仰與公共領域的實踐。我們開展國家青年領袖培訓計畫。選拔對公共領域有興趣的青年基督徒，透過課程、讀書會、公共教育營、參與 NGO、與公共團體交流及合作等，推動社區公共關注，培育能夠有思想及行動能力的公共門徒。

我們還和香港、臺灣、澳門、新加坡以及印尼等國的教會聯合起來，一起推動“亞洲青年牧養會議”，一起幫助大家談論公共議題。“亞洲青年牧養會議”的整個系列都是討論公共議題的，各種各樣的社會議題，在各個國家輪流舉辦。我們在香港舉辦過，在臺灣舉辦過，在馬來西亞舉辦過，在澳門舉辦過。我們也在本地組織很多青年活動，希望發動青年基督徒開始關注公共領域的這些議題，讓他們能夠更多地回應公共需要，參與公共行動。

這些就是我的一些非常簡略的分享，關於馬來西亞中文語境的教會怎麼樣來參與公共事務。謝謝大家。

向緬甸進發——緬北福音學校事工

曹三強牧師

主持人：

緬北佤邦，是一個與戰火、詐騙、貧窮、毒品聯繫在一起的地方，但因著一個人的名字，它又與福音、教育、扶貧聯繫在了一起，全世界都在為這個名字感動，可他卻被以“偷越國境罪”判刑 7 年，他就是曹三強牧師。曹牧師是長沙市一個家庭教會的創辦人，趙天恩牧師創辦的“中國福音會”牧師，長期在中國家庭教會系統中從事培訓、宣教、慈善救濟及興教辦學事業，足跡遍佈中國每個省份。並在緬北救助難民、建立戒毒所、創辦學校，幫助貧困兒童入學。在五年內，他與他所帶領的團隊在緬北共建立 25 所小學、一所中學，一所戒毒所。自願服務人員達 200 多人。這是中華民族史上，民間第一次如此大規模援助鄰國的善舉。今天，曹牧師將與我們分享他的緬北福音學校事工。

曹三強牧師：

我們做一個開始的禱告：恩主我們感謝你！主啊，我們今天在這裏相會；主啊，我們求主聖靈來遮蓋我們；主啊，讓我們所說的，都是在這裏來榮耀主的名。我們也求主來祝福激勵我們在全球的弟兄姐妹們。主啊，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主，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呼召，一個共同的大使命——就是將福音傳遍到地極。主啊，我們也為中國的靈魂禱告，中國還有十幾億的人民沒有聽到過福音。主啊，我們更是要把大使命放在我們的心中，我們華人教會受西方教會的祝福多多，現在是輪到我們走出去的時候，就求主給我們力量，差遣我們走到地極。主啊，也保守我們下面分享的時間，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之名，阿門！

首先，謝謝張坦老師給我們建立這樣一個平臺，可以聯絡幾乎所有全世界的弟兄姐妹，有共同心志的弟兄姐妹，我們一同來為大使命，為我們中國的靈魂，為中國文化的改造等等，來

提供這樣一個非常好的平臺。這個平臺也是我一直非常喜歡的，我也一直推薦給很多我在國內的弟兄姐妹和學生來聽，也把它當成一個必修課來要求一些人去聽。

在我被抓之前，我事工中的一個主要工作，就是去緬甸北部做事工。現在的緬甸，最近一兩個月都在頭條上，其實只要我們聽到的是關於緬甸的消息，絕大部分都是很負面的，軍人獨裁啦，民選總統昂山素季被軟禁，後來又被判刑 30 年。她已經快八十歲了，如果軍政府不把她特赦的話，那她是活不出來的。

我們知道那裏是金三角，是毒品的一個大的基地。我在緬北也要跟那些軍閥打交道。我第一次去緬北的時候，那裏的人就把我帶到一個軍閥的面前。他們都是持槍的，你一句話沒說好的話，他可能就把你崩了。他說你來幹什麼，他覺得我不是去販毒的，就覺得我形跡可疑。我就如實地告訴他，我說我是來幫助他們的，最後他們就放下戒心了。那裏的軍閥是真的殺人。

國內的黑社會組織也在那裏殺人、綁架人。人們統計，現在的緬甸每年有 7 萬人被中國的黑社會和緬甸的黑社會綁架，然後人體器官，做奴隸，電信詐騙等等。像這個妙瓦底，完全是由中國的公司建設的，電信設備全都是國內提供的。中國實行電話號碼是身份證實名購買，但是中國電信行業給詐騙集團提供數千萬的電話號碼。

我出監獄大半年沒有身份證，沒身份證我就買不到電話卡，沒電話卡我就沒法用微信，沒微信的話，我就什麼東西都買不了，現在什麼東西都是微信付款的。所以，幾千萬張電話卡流入到這裏的黑社會手中，是怎麼去的？電信局都是國家控制的國營單位，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說，緬甸這些黑社會的背後，實際的黑手其實都是有中國官僚的背影的。

緬甸是一個獨裁國家，中國的外交政策是我們不干涉你的內政，你是獨裁就獨裁，我們兩個做生意，緬甸就買中國的坦克、飛機、大炮、導彈，中國當然就高興。這個就是緬甸今天的一個現狀。

我們稍微來瞭解一下緬甸這個國家。緬甸的西邊是印度，北邊是中國，東邊是泰國，它主要是和這三個國家交界。還有一點點領土與老撾接壤，那裏有一個金三角，站在金三角那裏可以看到緬甸、泰國、老撾這三個國家，是一個很奇特的地方。中部有個城市是曼德勒，緬甸第二大城市，在古代，中國曾經宣示過在曼德勒的主權，也就是說其實從前這裏一帶古代的時候全都是中國的，後來劃分到緬甸去了。密支那是緬北克欽邦的首府，我們也在密支那這一片做援助工作。

中國人在緬甸開辦妙瓦底犯罪基地。那裏有那些現代化的設備、房子，全都是中國公司 在那裏建設的，中國駐緬甸的大使館到那裏剪綵，慶祝它的開業。就是這個地方，每一年要綁架不知道多少中國人。

與緬甸接壤的是我們的雲南省。我去緬甸，要先飛到昆明，然後再從昆明坐 24 個小時長途巴士，晚上就睡在那個巴士上面，才能夠到達邊境地區。我那個時候去還沒有高鐵，現在有的地方已經有高鐵了。雲南出境就是緬甸。

緬甸的人口有 5500 多萬，世界排名是第 26 位，可見這是一個人口大國。面積約 67 萬平方公里，有雲南、湖南、臺灣加起來這麼大，世界排第 40。首都為內比都，2005 年前是仰光。緬甸的英文名，原來叫 Burma，現在叫 Myanmar。

1947 年 2 月，在緬甸獨立前夕，昂山與欽族、克欽族和撣族代表在撣邦彬龍舉行了談判，定下《彬龍協議》。該協議承諾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實行充分自治，並可選擇在獨立 10 年後脫離緬甸。1947 年昂山被暗殺，獨立後的吳努政府沒有遵守彬龍協議所規定的條款。這進一步加劇了緬族與該國各少數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2009 年，緬軍襲擊了緬甸撣邦的果敢地區，導致以彭家聲為首的緬甸民族民主聯盟軍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3 萬名當地難民逃往鄰國中國雲南省避難。隨後，緬甸政府軍攻擊克欽邦，造成大量難民。

緬甸的主要民族為緬族，所以它叫緬甸，主要分佈在緬甸的平原地區。但是緬甸的北部有很多少數民族。緬甸的民族矛盾很大，以至於都要動槍動炮，導致有很多難民集中在緬甸北部和雲南交界的地方。但是中國是絕對不接受任何難民的，只要有人過來，就把他們當成非法移民驅逐出境，幾個士兵直接就把他推過去了，二話不說的，所以中國沒有難民的問題。北非難民船跑到德國、跑到義大利，那些國家至少還要接受他們，然後安置在這個難民營，中國沒有這一套的，就是全部把他們弄走。

緬甸的主要少數民族，克欽族，主要分佈在克欽邦；佤族，主要在撣邦，佤邦；克耶族，主要分佈在克耶邦；克倫族，主要分佈在克倫邦；欽族群，主要分佈在欽邦；孟族群，主要分佈在孟邦；若開族，主要分佈在若開邦；撣族群，主要分佈在撣邦，包括佤邦。

在緬甸有幾十支武裝力量，基本上都在少數民族地區。其中最大的兩個武裝力量，一個是佤邦軍、一個是克欽邦軍隊，都是地方的少數民族武裝力量，與中央政府對著幹的。他們說，這裏是我們自治的地方，就是我們的領土，我們是緬甸的一部分，我們是緬甸人，但是不要緬甸中央政府來管我們。緬甸政府有時候也不理他們，有時候也派飛機去炸他們，持續內戰，從 1945 年緬甸成立一直到現在，80 年了，一直打個不停。

克欽族主要位於克欽邦。自 1961 年以來，緬甸政府軍一直攻擊克欽邦，期間僅在 1994 年至 2011 年間有過一次停火。自 2011 年起，緬甸政府軍又攻擊克欽邦，導致數千名平民喪生，十萬人流離失所。政府軍攻破一個村莊後，奪走值錢的東西，強姦來不及逃走的婦女，對克欽

男子酷刑，又在村莊的道路上全埋上地雷，防止村民回來。

村民們沒有辦法回到他們的村莊，於是就跑到與中國交界的邊境，這裏相對比較安全。緬軍比較忌憚中國軍隊，不敢在邊境這裏去追殺，因為開槍放炮打的話就都到中國來了，那中國肯定不幹，所以政府軍把克欽族趕到中國的邊境之後，就不管他們了，形成了很大的難民營，約有十萬人之眾。

我從 2012 年起開始去雲南省盈江縣，就是與克欽邦交界的地方，組織了很多物資、糧食、醫療，越境送到這些難民們的手裏。在這個過程中，我遇見過來自深圳廣州北京上海等各地去聲援他們的民間救援者，這些民間救援者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家庭教會的。

我們為什麼對克欟族有負擔呢？因為克欟族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所以當他們受難的時候，我們去幫助他們。我們是從網路得到這些消息，在中國政府的報紙上沒有這消息的，西方社會從來沒聽說過他們這一批難民。你看那些中東的難民，一個個很健壯，營養豐富比我們吃得還好，一看他們的那個身材，就知道中東難民吃的比我們都好。但這裏的這些難民，我從來沒看到過西方社會報導過他們。有些克欟族的基督徒被緬甸的政府軍屠殺，非常慘烈。

很早的時候，神就給了我一個心志：要關懷受逼迫的人，窮苦的人和生活在底層的人。1997 年的時候我就捐了 20 萬給貴州的三都縣，那裏是水族，我們在那裏建了一個學校，學校後來交給了當地的政府。那個時候那裏的村莊非常貧窮，沒有學校，小孩子也沒得書讀。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經常去做一些援助社會底層有需要的人的事。

2012 年，我開始投入到克欟邦難民營的工作。我要坐車 24 個小時到達那裏，把物資送給他們。山下是夏天，山上面要穿很多衣服，我上去只待幾個小時，沒穿棉衣的話還受得了，山上面其實很冷的。

難民營的狀況是，一個十平方不到的格子間，至少要住一個家庭，大概四五個人；條件稍微好一點的如果還有一點錢的話，就搭一個簡易的棚子來當做房子，整個克欟族難民營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把東西買了後就走小路，不經過哨卡，把東西運過去送給他們。那邊的人看見我們開著車過去是很高興的，知道我們是去幫助他們的。我們買油送給他們，當然，送去的油很有限，就把它們分裝成小瓶再分發下去，當地人提著我們送過去的油非常高興。我們捐贈了物資之後，蘇牧師負責押運到克欟，然後進行分發。我們的同工去看望那裏的小孩子，給他們送去新鞋子，孩子們都非常高興，他們平時都沒有鞋可以穿的，第一次穿這麼好的鞋。

果敢是緬甸的另外一個地方，也在打內戰，產生了很多的難民。感謝主，順德的教會

援助果敢的難民。這一次順德的弟兄姐妹也有被抓，我們為他們禱告。實際上我在八年前就跟順德的教會有合作，他們沒有人，就捐錢，我們在邊境的同工就把物資採購好，送去給果敢的難民。在救助行動中，我們的一位同工高明朝老師，被政府軍的流彈擊中，在果敢殉道。

我們幫難民建房子，竹子、木頭這些材料很容易，山上都有，最貴重的就是鋪在房頂上的那層油布，油布蓋上去了之後才可以遮風擋雨，才可以起到一個房子的功能。所以們買了很多油布，送給當地的難民蓋房子、建學校。

後來我們覺得，在克欟要做這個工作非常危險，空間也小；而且克欟族他們都是基督徒，他們自己的教會也相當成熟了，他們需要我們去做社會關懷。我去教會分享，教會的牧者說：曹牧師，我沒問題，我願意讓小孩跟著你去緬甸服侍。但是我只有一個兒子，你能不能保證他活著回來？你保證他活著回來，我就讓他跟著你去。這個承諾可不容易，因為我剛才給大家看了照片，高老師就殉道了，是不是？我就覺得壓力也是挺大的，後來就轉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實際上早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克欟邦就有美國浸信會的宣教士在那裏傳福音了，所以緬甸克欟邦的基督徒，全部都是浸信會的基督徒。你問他，你說你信仰什麼？你是什麼宗教？他說 We are Baptists（我們是浸信會信徒），他也不說他是基督徒，他說我們是浸信會的。

克欟族在中國也有，中國叫做景頗族，人口也有幾十萬人，兩個國家的叫法不同。1958 年大躍進的時候德宏州大批雲南人跑到克欟邦；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又有一大批人跑到克欟邦，所以不少克欟難民會說中國話。

那個地方也是屬於金三角，所以毒品氾濫。雖然他們有教會的教誨，但是那裏什麼都沒有，他們實在是精神太空虛了，甚至連吃飯都成問題，只能挖野菜吃，所以很多年輕人去吸毒，為了吸毒又把毒品販賣到中國。與克欟邦相鄰的中國德宏州，人口 100 萬，吸毒人員有 5 萬。平均不到 20 個人裏就有一個吸毒者。有的地方吸毒者比例甚至高達 11%，這是很可怕的。與毒品問題密切相關的還有愛滋病問題，這是更可怕的。德宏州的艾滋孤兒達千人之多。

我們開始進軍佤邦，主要做教育、救援、醫療和戒毒的事工。佤邦相對安全，沒有戰爭，當地的政府也歡迎我們，而且那裏大部分人信佛教，比較開放。那裏也非常貧窮，小孩子沒有學上，我們覺得是神呼召我們去輔導。

佤邦是緬甸一個事實上獨立的地方割據政權，行政首府為邦康，下轄幾個縣和地區。佤邦一直由佤邦聯合黨執政，奉行軍事獨裁，但是它比較開放，因為不可能排外，它需要中國人進去給它錢。

佤邦曾為中國領土。清末英國佔領緬甸後與中國產生中緬南段未定界問題。1941 年，

中國與英國劃定“1941年線”，佤邦劃歸英屬緬甸，但未進行豎立界樁。1960年，中緬兩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佤邦劃屬緬甸，後淪為緬甸共產黨根據地。1989年成立緬甸撣邦第二特區。

邦康可以說實際上是一個中國的殖民地了，因為這個地方，1958年中國鬧饑荒的時候，1966年搞文革的時候，有好幾萬人跑到這裏來；還有很多跑到緬甸去輸出革命的知識青年，大概也有上萬人。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一直搞這個紅色革命輸出，菲律賓的共產黨、印尼的共產黨、馬來西亞的共產黨、香港的共產黨、緬甸的共產黨，全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支部，全都是受中國共產黨支持的，給錢，給槍。佤邦的軍人都在中國的雲南受訓，從思想意識形態，到如何作戰，打遊擊戰，全都是在中國學習的。學習完了之後回去跟佤邦政府軍幹仗，幹得最好的時候佤邦共產黨的軍隊打到過距離仰光40公里的地方，差不多就可以奪取政權了。後來仰光的政權就跑到印度去尋求幫助，找來兩個還是三個營部隊，就把佤邦軍隊趕跑了。

這就是佤邦的地圖。我要先到昆明，然後坐20個小時汽車到孟連，再坐車到邊境口岸勐那。我被抓了之後就是關在孟連的看守所，我在孟連看守所待了兩年半，然後再轉到昆明監獄，轉移時路上都走了兩天。

佤邦就處在金三角一帶，金三角有黃賭毒，幾乎是全世界最黑的一個地方。它離中國很近，雲南的所有毒品基本上都是從佤邦這些地方進入中國的。在佤邦街上都可以買得到毒品，在街上一塊錢，過一條小溪進入中國立馬就是十塊錢，就是十倍的價格，走到昆明又要翻倍，再到湖南、北京，更要翻幾翻了，所以毒品的利潤使人就铤而走險了。

曾跟我關在一起的一個大毒梟跟我說，他100塊錢起家，一個月之內100塊錢就增值到100萬，利潤就有這麼厲害。我們進入金三角去辦戒毒所，因為人吸了毒需要錢，沒錢他們就把毒品搞到中國來。這些毒梟身上都是有槍的，輯毒員警經常都會送命的，所以我在金三角做的這些戒毒和扶貧的工作，實際上全部都是在幫助中國政府，也可以說是曲線救國，不然中國政府要花好多的錢來做戒毒、反毒的工作。

佤邦與中國歷史淵源很深。在佤邦和中國境內都有佤族，他們是同一個民族的，50萬在緬甸，50萬在中國。

二戰時期國民黨曾派十萬大軍赴緬甸救援英國軍隊，在緬甸損失慘重。1949年國軍很大一部分退到了緬甸、泰國。1950年韓戰爆發後蔣介石重新獲得美國的支持後，這只殘餘部隊又獲得了臺灣的支持。中共就利用佤邦的軍隊牽制、打擊國軍殘部。58年和66年好幾萬中國人逃難到佤邦，又有近萬知青到那裏去搞革命。佤邦的地方軍隊實際上是緬共的一支部隊，是

受中共指揮的，指揮官都是在中國受訓，武器全部來自中國，所以它跟中國的關係錯綜複雜、非常密切。緬甸佤邦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1960年周恩來劃給緬甸，所以可以說佤邦人是中國的遺民，中國人在這裏影響很大，中國政府幾乎就是控制了他們。

佤邦有十來萬軍人，這裏幾乎是全民皆兵，只要是個男的。他們的小孩子十歲就可以當兵，就背著那個槍了。十歲的兵能幹嘛呢？我問一個軍人，他喝酒就跟我吐露真言說了真話，他說跟政府軍打仗時就讓小孩子跑到前面去，一個是讓小孩子去踩地雷，之後成年人軍人再往前衝鋒，另一個是拿小孩子當做擋箭牌，所以很多兒童軍在佤邦軍裏面打仗。

而且佤邦貧富懸殊巨大，那些土豪軍閥，販毒都是軍閥幹的，他們的生活奢侈得不可思議。但是窮人半年沒得飯吃，孩子的身體普遍很虛弱，50%夭折率，一個小感冒就可以要人性命。一半的小孩子都沒飯吃，可能會餓死，所以就更談不上讀書了，也沒有人去到那個地方給他們辦學校，整個佤邦那麼大的地方，才二十所小學，所有的學生加起來都還不到三千人，只有一所初中，整個佤邦連一所高中都沒有。

中國有十萬人在佤邦搞電信詐騙，每個電信詐騙分子要向佤邦政府交八千塊錢的保護費，還有公司的費用另交。中國人還在那裏開設賭場、妓院、販毒、電信詐騙、綁架人等等。

其實佤邦以前很富裕的，有很多原始森林，森林裏都是很大的樹，中國人跑過去把原始森林的大樹砍光運到中國，因為那些木材非常好，一棵樹中國人就可以賣到幾十萬，緬甸人只得一點點蠅頭小利，最後整個山頭的樹全都砍光了，留給佤邦人百孔千瘡的山頭，沒有留下一棵樹。

樹砍光了，他們就不能再生活了，因為當地人以前靠山吃山。然後中國人又把手機賣給他們，中國人誘使他說這個手機你看多好啊，讓他們沉溺於玩手機裏的遊戲，把他們的錢又賺回去，所以那個地方永遠處於貧窮。

就像北美剛剛開發的時候，那些奸商拿著塑膠小珠子去騙印第安人一樣的，最後把他們的那些自然資源全部掠奪走。中國人在那裏幹的就是這麼回事，只是塑膠小圓珠子換成了手機，手機每個月都要去充費，中國人就把他們那點賣樹的錢全部賺回來，所以佤邦人非常貧窮。大部分窮人沒有辦法了，就只能讓孩子出家。

佤邦人對我說：你們中國人真的很壞，跑到我們開賭場、妓院、綁架人、電信詐騙，把我們的樹全都砍光，全都是你們中國人在這裏幹的，把我們整個都給毀了，沒有一個好的。直到遇見你們這些基督徒，你們這些中國人到這裏來是真心愛我們的，給我們建學校、給我們送糧食、給我們送醫藥、叫我們遠離毒品、不要搞毒品，你們是我們見到的唯一好的中國人。那裏整個地區的人對我們的評價都是這樣的：中國人壞，你們還好一點點。

20世紀90年代中期，佤邦罌粟種植面積約為110萬畝，年產鴉片為1000噸以上，占緬北毒源產量的80%左右。迫於國際社會的壓力，佤邦聯合軍在1996年正式向國際社會做出“2005年佤邦地區全面禁種罌粟”的承諾。現在雖然看不到大面積的罌粟種植，但是仍舊是毒品的生產基地，現在主要是搞化學毒品，由中國運送毒品原料進佤邦，在佤邦加工，然後再運進中國販賣。

我於2013年進入佤邦扶貧。扶貧包括四個方面：建立學校、同時推廣漢語，提供救濟，提供藥品，深入村莊勸人戒毒、不要將毒品弄進中國，建立戒毒所。

2013年我去建了第一個學校。因為那個山上的孩子不多，三個村莊大概有一百個學生，所以建的這個學校規模不大，有五個教室，我們就可以給他們開課了，五個年級，每個班才二十個人。

建立完第一個小學之後，我就開始在全國各地去動員基督徒赴緬甸佤邦傳播上帝的愛，由於三自教會基本上不會對我開門的，所以我就只能夠去家庭教會。全國先後有超過兩百位基督徒去到那裏援教；有新疆、東北、上海、廣州、深圳、貴州、雲南、湖南、河南、四川、北京等地的宣教士去了佤邦服事。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實際上就是當年西方宣教士在中國所做的事情。當然我們沒辦法跟西方的宣教士相比，我們只是做了他們所做的一點點。像西方宣教士那樣辦醫院，我們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只是說效法使徒行傳裏面的使徒，效法這些西方宣教士，中國受西方宣教士的恩惠太多了。我們禱告之後覺得要走出中國的國門，中國基督徒現在是應該去回報主的恩典——走出去了。

中國高鐵已建出去了，現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中國人，但中國人去幹嘛呢？就是去做生意，去破壞當地的民風——中國人走到哪里，哪里的妓院就興旺。

我們感謝主，五千年來中國民間第一次這麼大規模地走出國門，去愛另外一個國家的人民、愛另外一個國家。作為中國教會第一批走出去在另外一個國家建學校、建教會的，五年中我們一共建立了二十五所學校，一所中學和一所戒毒所，包括在我2017年被抓之後，我們的宣教士仍舊又建了一些學校。一直到2019年，緬甸政府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之下把我們的老師全部驅趕走，我們才離開了。

我們比中國政府在全世界辦孔子學院的效率高多了，中國政府建立一個孔子學院至少要花五百萬美元，而我們只要花很少的錢就可以辦一所學校。我們不懂緬文佤文，我們在學校教授華語，學生學習全部免費。我們扶助當地的窮人，免費給他們看病。挨村宣傳戒毒，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走，告訴他們不要搞毒品。這也算是曲線救國了，是不是？對中共、對中國、對大眾，都可以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應該說也符合中共所謂的“一帶一路”，是不是？我們是去

做事的，只是說我們都是民間的。

在2007年的時候，我們就打發兩位同工去做“探子”，好像去耶利哥一樣的去瞭解情況。這個時期我們是屬於偵探期。他們進入緬甸，挨村挨村地走，然後把緬甸的情況告訴我們，那裏的條件很惡劣，孩子們衣服都沒得穿，稍大一點的孩子就要帶弟弟妹妹，因為家長要去幹活，等等。

瞭解情況之後，我們就開始了預備期，培訓師資進入佤邦。我們在全國招募年輕的義務老師，對他們分點開展為期一年的培訓，費用都是當地教會支持的。我們開辦的培訓班很小，一個班才幾個人，因為人多了的話公安就撲過來了。

我們因陋就簡，有時要把床墊立起來墊在門上起隔音的效果；有時學生們就鋪個席子直接睡在水泥地上。我們的學生現在在各地服事，有一人一狗騎自行車去西藏傳福音的，有在美國讀神學博士的，還有在烏克蘭的等等。我們的中英文對照的聖經是我從美國背回來的，給我們的學生學習使用。

他們培訓完了之後，就進入差派期了，教會推薦。他們去緬甸教書，援教期間的生活費一個月是一千五百塊錢，剛好夠他們在這裏能夠吃飯。我們帶他們去佤邦，告訴他們這就是你們以後要生活的地方，你們能夠留下來就留，留不下來就回去，我們也不會怪你們。大概有一半的人會留下來，說我們就在這裏教書吧。

在這裏教書，只有一千五百塊錢，最主要的是相當地孤獨。因為都是在大山裏面，手機沒有信號，也買不到什麼東西，還要自己去砍柴燒火。跟當地的老百姓也說不上話，因為不懂他們的語言。老百姓會把小孩子送來跟我們學習，跟小孩子不會有太多話說的，所以是相當孤獨的，需要克服孤獨。雖然條件簡陋，但是孩子們學習很認真。

建設的學校雖然很簡單，但還是要有泥瓦匠的，我們從中國把泥瓦匠請過來，工資三百塊錢一天，現在漲到四百塊錢了。施工的費用大概是一千塊錢人民幣一個平方，所以建一個一百平方的房子，大概就要十萬塊錢。再加上一些其他設施，平均十五到二十萬元就可以建設一所學校。山區的村莊都比較小，一所小學就可以滿足三個村莊約一百位學童的需要。

我們建學校，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到水源。沒有水源的話，什麼也做不了，所以我們就跑到大山裏去找水，很神奇的是總是可以找到水。找到水之後，先要挖一個小水池讓水沉澱澄清，然後用膠管，幾千米的膠管，把水引到工地上去。然後我們要找推土機，因為是在山區，十平方米的平地都很難找到，所以一定要用推土機，四百塊錢一個小時，用推土機來幫助我們在山上推一塊平地出來，然後才可以建學校。平地全都是靠推土機推出來的，所以工程量還是相當大的。

孩子們所有的學習用品都是我們從中國帶過來，背上山去的。我們也遇到當地一些很好

的人，比如一位村長，把他的一塊土地免費捐獻給我們辦學校。很多當地人來幫我們打石頭搬磚頭，打地基要用石頭，就好像聖經上所說的，我們要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面，就是這個道理。

有從各地來的志願者，幫我們義務建房子。當地的小孩子們也來幫忙，還自願幫我們去山上砍柴火的。我們有很多志願者，我認識的就有兩個八十歲的志願者，一個是我媽媽孫老師，我帶她偷渡過去的，我媽媽在那裏教小孩子教了一段時間；還有一個是中國福音會的趙享恩博士，就是趙天恩的弟弟，他也八十歲了，也跟著我偷渡到那邊去幫助他們；還有從美國亞特蘭大來幫助我們建房子的張弟兄，有從新疆來的志願者團隊等等。全國有二百位老師在這裏援教，我們在這裏匯合，大家都非常喜樂，雖然生活那麼艱苦，但是大家都非常地喜樂。

學校建成之後，我們就開始給孩子們上課了。圖中下面的這一層是學校，中間也是學校，最上面的就是我們的教堂，是在帶領他們信主之後給他們建的。兩年以後，很多當地的佤族人就信主了，2015年他們第一次慶祝了耶誕節。

當地人沒有衣服穿，我們就從中國運來大量衣服，挨家挨戶地去給他們送衣服，特別是冬天的衣服，那裏雖然不下雪，但還是比較寒冷的。當地的佤邦政府官員非常歡迎我們，說



我們在，真是給他們幫大忙了。他們說從來沒有看到過有像你們這樣有愛心的，跑到山溝溝裏面來幫助我們，他們說我們政府想都不敢想，因為政府沒這個錢，沒這個人力。

在佤邦取得一定成效之後，我又轉戰去了尼泊爾。全國投入的教會越來越多後，我們就與來自全國各地的牧者同工在長沙開了一次宣教研討會，但是題目是叫東南亞漢語教學研討會。

2017年開始，我們就進入逼迫期了。我和沈紹春牧師分別被捕，判刑七年。他現在已經釋放了，我們兩個人都釋放了。還有一個主要同工被迫流亡泰國。2019年下半年，緬甸佤邦政府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之下，把我們的老師全部驅逐出境。他們一進入中國就全都被抓了，關了半個月。

目前，幾乎所有學校都已關門，只有兩三所學校還在運作。損失當然是有一些的，但



這些都是代價，就像義和團時，把宣教士的教堂都給摧毀了。受傷害最大的是這些佤邦的窮人們，他們沒有書讀了，沒有醫療，沒有足夠的食物，沒有盼望，又回到了他們原始的貧窮狀況。

我從小受共產黨的教育，就是要去幫助窮人，結果我們去幫助窮人，發現上當受騙了，

把我抓起來判了七年徒刑啊。在中國的監獄裏面我看到了另外一個場景，中國的監獄與地獄是相隔最近的地方，就一步之遙。

在孟連的看守所裏，警官要賺錢，跟我說去給我買些書，我說可以呀，他就加了三倍的價錢給我買了一些書。我在看守所待了兩年半之後，被送到了昆明監獄。

中國的監獄體制分為兩個部分，一個叫做看守所，一個叫做監獄。判刑之前就待在看守所，判完刑後就由看守所進入監獄了。看守所的物質條件相對來說比較差，一天吃兩頓飯，十點鐘吃一碗米飯，上面幾片菜葉子，晚上五點鐘又吃一碗米飯，上面一些菜葉子。收割南瓜的季節，三個月就吃南瓜。每個禮拜可以吃一次肉，也就是幾片白肉。

看守所的牆上貼了公安部的檔，上面寫犯人的伙食標準是每個人每月四百二十塊錢，我問每一個進來的人，按照你們當地的物價，我們每個月的伙食大概需要多少錢，他們都說一百塊錢不到，有說六十塊錢的。所以我在進去的三個月時間裏就瘦了四十斤。它倒是一個減肥的好地方，但是這個秘密我也不想告訴太多的人呵，免得想減肥的弟兄姊妹都跑去了。

生活很差勁，但是相對自由一點，因為看管的不是很嚴。我們睡的是通鋪，十個人睡一個通鋪，每個人的寬度就剛好是我們身體的寬度，我的左邊和右邊都是販毒的大毒梟。在中國，販毒五十克就可以判死刑，一克是兩年，毒品的判刑是非常重的。這兩個大毒梟是十公斤，夠死幾十次的，他們都知道自己要死的。我就給他們傳福音，講耶穌的救恩，講永恆的生命，他們兩個就都接受主了。

我們的房間打開門有一個很小的天井，可以看到一點點天空，白天可以在這裏坐一坐，透透氣，也只有這麼大一點空間了，跑步什麼的想都不要想。我們每一天只有一桶水，給我們刷牙洗臉，一桶水很快就用光的。

雨季的時候孟連下大雨，下雨的時候我就用桶接了一桶水，把他們兩個從房間裏叫出來站在外面，我把這一桶水澆灌上去，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在裏面給兩個要判死刑的大毒梟施洗。他們很感動，跟我說：曹弟兄，我知道我必死無疑，但我知道也沒有什麼好恐懼的，因為我犯了罪，我得付代價。但是幸虧我在死之前能夠認識主耶穌，我有永生，我們以後還會相見的。

後來看守所把我弄到另外一個房間去了，這個看守所裏 80% 的人都是販毒進來的，我又給睡在兩邊的毒販傳福音，他們兩個人也接受了福音。後來也是在一個雨天，我用天上的水給他們兩個人施洗。就這樣在看守所待了兩年半。

按照中國的法律，員警三個月就應該把證據全部收齊交給檢察院，檢察院起訴到法院，

法院根據材料宣判，有罪就去監獄。在看守所的時候親人是不能夠去探望關押在裏面的人的，在看守所裏面不管你關多久都不允許親人探望。只有到了監獄，才允許每個月一次親人探望。

這意味著什麼呢？金燈檯教會的李雙平弟兄，關在看守所三年了，半年就應該上法庭，要是判了刑，那就去監獄，那他媽媽就可以去看他。但在看守所，三年了，他的媽媽都不能看到他。我的媽媽四次到孟連看守所，也都看不到我。她一個老人，很折騰的，要先到昆明，再從昆明坐汽車，一天一夜才能到孟連，要看我，但看不到。

李雙平到今天都仍在看守所，他的母親一個月前摔了一跤，89 歲了，後來就去世了，所以他一直沒能看到他母親。如果這些法官有一點人性的話，半年給他判了刑後他就去監獄了，他的母親至少在兩年之間可以看到他很多次，但是三年了，李雙平連母親的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這就是看守所和監獄的區別。

法官就是想著法子來捉弄我們基督徒，他就不給你判，就讓你待在看守所，不讓你去監獄。所以我們相信的上帝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上帝，我們的仇敵是仇上加仇、恨上加恨的對手。他們以莫須有的罪名抓了李雙平，恨上加恨，連他的母親都不允許見最後一面，真是恨上加恨，所以我們是以“恩上加恩”來對這些“恨上加恨”的人。

2019 年我到了昆明監獄。在昆明監獄，條件稍微好一點，我有了自己的床，但是也好不到哪去，因為大部分人是要幹活的。我頭兩個月也要幹活，這個監獄實際上是一個大的工廠，有二千人在裏面幹活，我在的車間是做褲子的，那褲子都是出口的，不知道賣到哪個國家去創收外匯。

因為我老了眼睛不好，縫紉機要穿針引線我做不了，就做一些打雜的輕活，這就讓我有些時間可以跟周圍的人聊天。我們一天要幹十個小時，年輕人手腳快的就踩縫紉機，一個月的工錢是五十塊錢人民幣；我因為手腳慢就做打雜，一個月的工資是五塊人民幣。但是感謝主恩，我有機會跟周圍的人交朋友。

他們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我的罪名就是幫助人偷渡。他們說哇你幫助人跑到美國去啊，多少錢一個人？我說不是美國，我幫助人到緬甸北部佤邦。他們就很不理解，那個鳥不拉屎的地方，你把人搞到那裏去幹什麼呀，他們就說你一定是在那裏開妓院，搞些女孩子過去。後來我就告訴他們我們怎麼在那裏建學校。獄警聽見了說你學雷鋒啊你吹吧。我說雷鋒有什麼好學的呢？是不是，我們是去幫助他們的。後來很多人就知道了我做的事情，覺得我做的事情是好的。

我跟他們說要禱告，就有兩個人開始悄悄地跟著我禱告。員警專門安排有告密的人，這些人就把我告到了員警那裏。員警看見我又在那裏開始為人禱告，員警覺得我不好好改造又在這裏搞事情，就把我轉到了重犯區。重犯區專門關押殺人放火的人，殺人犯是不能讓他們去搞

勞動的，因為車間裏有剪力等很多工具，要防止他們拿去傷人。後來他就把我放到了那裏面，放到那個裏面的話就暗無天日了。見不到太陽，我在那個裏面大概四年，只見過二十次太陽，一次不超過十分鐘。見不到太陽就會缺乏維生素 D 啊，因為它需要太陽才能合成，反正就是要在房間裏面待著。

我到監獄後，我的兩個兒子和我的媽媽一起來看我。我在看守所的時候他們也來看我，但看不到我。感謝主，我到了監獄，他們就可以來看我了。我的媽媽每個月都要從長沙坐二十個小時的火車到昆明來看我，一個月一次，一次是半個小時。我們中間隔著一個玻璃窗，通過耳機聊天。但是有一個監聽的人聽你們在聊什麼，你聊的一句話他不喜歡的話，他就把耳機掐斷。玻璃是隔音的，耳機掐斷後就聽不到聲音了，無法再談話了。

每次探視，有幾十個人來會見親人，控制中心專門有一個人是負責來監聽我一個人的，其他三個人監聽其他所有的人。其他人的是零零星星地聽一聽，我的是從頭聽到尾的。我媽媽拿那個電話機跟我說話，她問我身體好不好啊，我說好的。第二分鐘她就跟我說：兒子啊，好多人在為你禱告，有一個某某牧師要我特別告訴你，他在提名為你禱告。

我媽媽剛說了有人在為你禱告，控制中心就把我們兩個人的談話給掐了，說我跟我媽媽在搞宗教活動。這些無神論者，一聽到“禱告”兩個字，反倒恐慌啊！弟兄姐妹們啊，一聽到“禱告”兩個字，他就受不了了！我媽媽坐 20 個小時火車，就跟我說了一句話，我媽媽也不知道為什麼話筒停了，她就在那裏開始哭了，我也流淚。

所以，弟兄姐妹們啊，我們現在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那就是禱告！你禱告，魔鬼就恐慌啊！我們現在可能做不了這個，做不了那個，老是有人盯著我們，把我們追得雞飛狗跳的是不是，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呢？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禱告！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魔鬼這麼直接的、因著聽到“禱告”兩個字這麼恐慌的。魔鬼撒旦越恐慌的事情，那就是我們越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你什麼事情都可以暫時不去做，先去禱告了再說。禱告了之後再去做，這個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所以，弟兄姐妹們為我禱告，我也每一天早晨五點鐘起來衷心地為大家禱告，為這個國家禱告，為這個國家的領導人禱告，為在監獄裏面的人禱告。不要停了禱告！

在美國讀神學博士的劉耀中弟兄來昆明監獄，這個監獄很大的，他圍著監獄走了三圈，一邊走一邊為我禱告。我在孟連看守所的時候，員警經常告訴我外面又有人在禱告，又有人跪在那裏禱告，肯定都是你的朋友。

感謝主，因為禱告，我在裏面沒有一天感到沮喪，每天都快快樂樂的。辛棄疾說的是

“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們是“基督徒不知愁滋味”。我從來沒有寫過詩的，但我在裏面就開始寫讚美詩，寫了之後放在信裏寄給我媽媽。

2024 年 3 月 4 號我被釋放。釋放我的那一天，監獄如臨大敵。從法律上說，過了十二點鐘進入三月四日就可以放我了，但是一般都是上午到了上班以後 9、10 點鐘才放人的。他們知道會有人到門口來接我，3 月 4 號凌晨 10 分，就釋放我了。一放了我之後，四個員警就押著我，開一輛車直接把我從昆明送回到長沙的家裏面，為避開在昆明接我的弟兄姐妹。

這是我在看守所寫的一些東西，沒有紙，就用紙盒子，寫下我的一些靈感、一些默想。在看守所和監獄都沒有聖經可讀，我的律師把聖經送到了大門口，我的母親也送了一本到大門口，他們都收了，就擺在警官的桌子上，警官的桌子距離我直線大概就是十來米，但就是不給我，這些人就有這麼無聊的。

監獄裏有一個小的書架，上面有一些小說和各種各樣的紅書。有一次我隨手翻了本外國人寫的書，驚喜裏面有聖經的經文，就趕快把它抄下來。後來我就專門去找外國小說，外國

人寫的書，我在裏面陸陸續續找到了一百節聖經的經文，我都把它抄下來，抄在一個小本子上面，那個就是我的聖經。

所以，弟兄姐妹們啊，第一要緊我們要做的，就是禱告！第二就是要好好讀聖經，珍惜這個機會。在末世的時代，說不定哪一天你就沒機會讀聖經了。我就是這麼一節節地抄，抄了之後去默想，反復地默想。



我在寫給母親的信裏面寫了一些詩。有人送給了我一雙鞋，我就在信裏寫道，“腳著福音鞋，輕快召喚踐，跳澗翻山底生風，佳美蹤、不負遺”，意思就是，我穿著這雙福音鞋，邁著輕快的步伐，去踐行上帝對我的召喚，我跳過溪澗，翻山越嶺，腳底生風，不負上帝對我的差遣。

“征途仍綿渺，拼了體更健，觀客躍躍望入列，代代履，無斷間”。福音的征途非常遙遠，非常漫長，但是我們拼了命。拼了，就是把我們的命拼上。主耶穌說，為自己得生命的，要失去生命，失去生命的，要得生命。失去生命，那就是拼命了。拼命了之後，我們的身體會更

加健壯。觀客，就是旁邊的一些弟兄姐妹，看到我們做出的見證，他們也躍躍欲試地要加入我們這個宣教的行列。所以我們每一代人都要去傳，走出去傳。無斷間，我們中間不能夠有間斷，不能夠說下一代又沒人了。這是我填的一首詞。反正我就在裏面寫一些詩啊文的。

三月我的兩個兒子也遠道來迎接我。我出來後的第三天，陪著兩個兒子就去了岳陽樓，讓他們熱愛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我出來後，很多人都絡繹不絕地來看我，大多數弟兄姐妹都是第一次見面，非常令我感動。

我一回到長沙，又是一場惡戰，公安局不給我身份證。沒有身份證，我就不能看病，不能買手機，什麼都做不了。我是老人，也不能享受任何老年人的待遇。我就到長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門口抗議，按照中國的身份證法，每個公民都必須持有身份證，我說你這不是逼著我犯法嗎，是不是，你這個公安局逼著我犯法呢。

貴陽的李貴生律師一直是我的律師，後來陳斌律師也加入進來，我的兩個律師就來為我身份證的問題不遺餘力地奔波呼喊。各個部門互相踢皮球，普通人七天就行了，我搞了七個月，才拿到身份證，才稍微自由一點點。我沒有收入了，又不讓我工作，給我辦了一個低保，現在一個月有六七百塊錢。不待見我，你就讓我出國嘛，我的家人都在美國，也不讓我出國，不給我護照。護照不像身份證，身份證是有法律規定的，每個人必須有身份證。護照是中國政府給公民的一個恩賜，他給你是他看得起你，沒有說他一定要給你，他可以不給你。所以中國現在很多人叫做邊控了，就是不給你護照，我就是屬於邊控的人。

現在我還在邊控中，哪也去不了，不能出國，也不能跟家人團聚。我出來一年了，你邊控我幹嘛呢？我們基督徒，我又不反對你。剛才張坦老師說外面又在為我呼籲，其實我也不想讓人為我呼籲，是不是？你讓我走，沒人為我呼籲，我的心裏也舒暢，中國政府也免得背這個黑鍋，是不是，迫害人權啦，迫害這些善良的基督徒啦。

我不知道他們出於什麼目的不讓我走。其實我剛才說了，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這個國家。我去跟軍閥談判，在他的地盤上建學校，最後慢慢地讓他們脫離毒品，那對中國是大好的事情嘛，是不是？但是他們把我抓起來，背後捅我一刀，判我七年，還有沈牧師，也是七年。

我們一個很好的弟兄叫梁太平，和他的妻子兩個人來看我，我也是第一次見。最令我感動的是一位 98 歲的老人家，我在監獄裏的時候，他給我寫信、寫詩詞，鼓勵我，我原來不認識他的，出來之後才第一次和他見面。

來看我的還有一位劉宏英姊妹，她的兒子叫李欣恒，在巴基斯坦傳道，2017 年九、十月份時，他、還有一位年輕的姊妹，被伊斯蘭教的恐怖分子綁架，後來被以極其殘酷的手段殺

害，殉道的時候才年僅 27 歲，非常非常優秀的一位年輕人。見到劉姊妹，我就覺得我的這七年，簡直就是小菜一碟，是不是？她的兒子才真的是英雄，她還專門來看我。2017 年 10 月的時候我還在監獄裏面，我不知道這些事情，出來以後才知道的。感謝主！

5 月 3 日是我放出剛好兩個月，正好我 65 歲生日，大家說慶賀一下，我說好吧，結果全國各地就來了一百五十位嘉賓，一大半人都是我不認識的，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知道的，就來了，來了之後大家非常的歡快。可見大家對上帝的信心！這倒不是我在這裏說曹牧師怎麼怎麼樣，這麼多人為他禱告，為我禱告的人我都不認識，這是上帝的恩典！

最後，我總結一下：

這是中華民族三千年來第一次民間大規模援助鄰國的壯舉。從社會層面上來說，我們既是幫助鄰國緬甸，實際上也是在幫助中國政府，幫助消除犯罪的溫床，幫助戒毒。中國政府沒有投資我們一分錢，政府的錢投資是建妙瓦底這樣的犯罪基地，我們是去建設、扶貧。共產黨的宗旨是幫助窮人，我們就是去幫助窮人，我從小受共產黨教育、按共產黨的教育去做。當然，如果不接受耶穌基督的話，我想做我也沒有這個力量。所以耶穌說“我來，不是要廢了他們的律法，而是要成全”，在幫窮人這件事情上，耶穌就是在成全共產黨的理想。但是共產黨卻不領情。

我們最好的方式，是跟民間，鄰國的民間有往來，那才是兩國友好關係的基礎。實際上，中國與鄰國的關係非常僵，並搞不好。不要聽一帶一路，中國跟大部分鄰國的關係其實都很緊張，所以中國的政府仍舊停留在“敵基督”的這個思維模式之中。他們應該知道，我們基督徒其實是對中國最好的一個力量。我們出去了，促進的是民間交往，民間交往才是兩國關係的基礎。政府的援助，如果政府一變，那就全部泡湯了的事情。

從教會的角度來說，這是一次全國性的廣泛的教會聯合活動。宣教士來自於全國各個地方的家庭教會，甚至有一個三自教會也派出了兩個宣教士，他們不敢聲張，就暗自出力，也算是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的一次聯合行動了。

這是一次大規模走出去的行動。這是我們第一次繼承先輩西方宣教士行動的一個延伸，我們把它看成是使徒行傳中的使徒，從西方的宣教士，現在要到東方的宣教士。現在韓國派出的宣教士是僅次於美國宣教士的，如果中國哪一天自由了，我相信中國派往世界的宣教士一定是世界第一的。但是現在限於政治的環境，我們無法實現這個夢想。我們可以現在就把它放到我們的禱告之中，好不好？

宣教並沒有停止。我們這個團隊，現在兩百多人了，當然絕大部分人我都不認識了，他

們轉戰到緬甸其他地方，以及泰國，包括以色列、烏克蘭等國家。

這是開闢中國民間與外國民間建立友好關係的新途徑。中國人、以及中國政府在海外常常遭誤解，被人恨，這與中國人的唯利是圖，和中國政府的外交短視有關。而我們出去辦學，對提升中國人在海外的形象有著極大的幫助，間接地也是在幫助中國政府。中國缺乏民間的對外的友善交往，都是利益為出發點的。你看莫三比克這個非洲小國家，中國政府給了他們那麼多錢，但是他們開著中國政府給他的卡車去搶中國人。你看看中國人在海外，是什麼形象。海外人會這樣對待美國人嗎，對待以色列人嗎，不可能的。所以說這是中國民間缺乏對外的友善。

周邊各國都反華、恐華、仇華。1962年的中印戰爭，一直到现在中國跟印度的邊界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還在不時發生衝突。1967年緬甸發生大規模的反華暴力騷亂。1956年到1989年，中國和蘇聯交惡三十年。印尼三次發生大的排華事件，殺死了幾十萬華人，中國政府一句話都不說。70年代中國和越南關係惡化，幾十萬華人被趕走，投奔入海離開越南去逃難。1975-79年柬埔寨，受中國共產黨支持的東共，殺了三十萬華人華僑，還殺了三百萬本國人，而中國支持柬埔寨。越南介入，而柬埔寨將越南軍隊入侵的日子定為國慶日。越南多次爆發反華的遊行。還有菲律賓，菲律賓現在跟中國的關係也很僵；還有哈薩克斯坦，也有反華遊行。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跟這些鄰國，實際上關係都是很僵的。這個時候就更加需要民間力量進入外國，來提升整個中華民族的形象。而能夠承擔中國人正面形象的一群人，那就是非我基督徒莫屬了。

我們這麼對祖國忠心，但是中國政府反其道而行之。中國政府交的都是些什麼朋友啊，一個朝鮮，一個越南，一個俄羅斯，中國與朝鮮是鮮血凝成的友誼，與越南是同志加兄弟，都反目成仇，還有阿爾巴尼亞，都是幾百億幾百億地砸給他們，都成了敵人，成了反中國的急先鋒。

全世界的人都在問的一個問題：這麼一個援助鄰國貧窮落後的人道主義的專案，對中國政府哪怕不說有利，至少也可以說毫無威脅、毫無損害的專案，為什麼中國政府卻要不遺餘力地跨境對我們進行打壓，給我判重刑，甚至這種迫害一直持續到今天？

我覺得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無神論者嫉妒耶穌基督。聖經裏面這麼說的：這些人為什麼最後殺了耶穌基督，就是因為這些人嫉妒，因為耶穌基督就是彌賽亞，他們不希望看到彌賽亞的誕生。他們相信彌賽亞，但是不相信、不想見到耶穌基督。就好像我們現在很多的無神論者，追求所謂的公平正義，但是他們卻不願意看到公平正義的耶穌基督。所以這個是假善嫉妒真善，邪理嫉妒真理。

聖經裏面說：外邦為什麼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

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我們現在面臨的局面就是這樣的。所以公安在審訊我的時候說，你做的是好事情，但是你做的太大啦，建這麼多學校，我們做不到的事情，你能夠去做到。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嫉妒嘛，現在我不搞你搞誰呢，是不是？

當然，還與大環境有關。最開始我還以為這是當地公安局針對我個人的一次行動。但是我出來之後才知道，這是一場大規模的針對我們傳道人、牧師的逼迫，幾百傳道人、牧師被關進了監獄，用的都是那些莫須有的奇奇怪怪的罪名，詐騙罪、非法經營罪、滋事罪、非法聚會罪、非法講道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等等。

而且，在監獄裏面，所有犯人都可以減刑，殺人犯、強姦犯、大毒梟、大貪官，他們都可以減刑，按照中國的監獄法，服刑一年半就可以減掉半年刑期，只有我和王怡不能夠減刑，我們這些基督徒不能夠減刑。所以它是什麼？它是恨上加恨，仇上加仇。減刑的話就可以少坐牢了，像我的話，七年一般可以減一年半，別的人五年半就把它坐完了，而我卻要坐滿七年，實際上就是給我延長了刑期。這就是仇上加仇，他覺得整你還不夠，就是不給你減。

我特別感恩的是，在我坐牢的時候，全球的基督徒，以及許多非基督徒，包括你們聽眾中間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在為我禱告。

現在跟文革是徹底不一樣了，文革的時候只要一個人落難了，周圍的人全都要跟他劃清界限，包括親人都會自動地與落難人劃清界限。今天情況完全不一樣了。每個被囚的基督徒身後都有無數的代禱者。每當被囚的基督徒釋放，都會有鮮花迎接他們；每個被釋放的基督徒，他們身體雖然受到摧殘，但是他們都展現出了基督的喜樂，聖靈同在的旺盛的鬥志，沒有一個人被打趴。

所以我在這裏要鼓勵大家，一方面要感謝你們來為我禱告，另外一方面要鼓勵你們繼續來為一大批還在監獄裏面的弟兄姐妹們禱告，直到他們被釋放出來！

這就是我今天給大家的一個分享，謝謝大家。

公共神學在教會牧養中的重要性

洪予健牧師

主持人：

大家好，不知不覺，我們“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公共神學大家談系列”跨越了兩個年頭，第二季已經來到了第8講，好像一場球賽來到了下半場決勝局。今天我們請到的講員是洪予健牧師。在12.9我們特別的禱告會上，我改動了一句唐詩，叫“主內成肢體，天涯若比鄰”，海內存知己，抒發的是宗法式情感，沒有超出家國情仇的愛國主義敘事框架；而主內成肢體是我們在主的恩典裏面同感一靈，是超越地上國的天國主義。這個靈感，就是來自於洪牧師牧養的加拿大溫哥華浸信會信友堂。洪牧師與信友堂的弟兄姊妹，幾十年如一日堅持為中國受逼迫的家庭教會代禱，只有主內的肢體才可能有這種“聖徒相通”，才可能產生“撼山河”的兄弟之愛。一方面，我代表國內家庭教會向你們說一聲謝謝；另一方面，我們要學習你們，一開始就有公共神學的概念使你們持之以恆。所以，我們非常期待洪牧師的分享。

洪予健牧師：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謝主，這次我又應張坦弟兄之邀來到他所辦的“公共神學”系列講座，曾記得我第一次參加張坦弟兄所辦的這個講座時，我用的題目是“從主禱文看基督福音的政治內涵”。主禱文，是完完全全講基督信仰當中，是所有大公教會中沒有人會否認的、是絕對的、屬靈的我們信仰中的內核。但是這裏面有很大的政治內涵：因為祂說“願你的國降臨”，降臨在這地，是神的國在這裏降臨，是要把撒旦的國度趕走，要在地上彰顯神的榮耀，這是一場爭戰。

今天再應張坦弟兄的邀請，我在此不講公共神學的具體的在某些社會議題當中是如何

表述，我只是提出公共神學在我們教會的牧養中的一個重要性。

公共神學已經很少有人提了，當然我在教會裏有“信仰與文化講座”，我也不用公共神學這個詞。但是公共神學裏，就是講信仰在我們文化社會及各個領域中的表達出來的，從上帝完全的啟示當中我們怎麼來領受、來體會神要我們作基督徒的在世上應當在公共生活的各個領域當中，如何尊主而行，沒有公共神學的非常精深的探討研究在基督裏的衷心地領受的話，我們基督徒就會在教會的牧養成長中缺少了很重要的部分。

今天，我講的甚至不是公共神學怎樣在社會當中有何種的影響，改變這個社會。而是講公共神學，作為一個牧者是關心著自己教會中群羊的靈命的成長，他們生命的塑造，在這個方面，我說一下我的體會。

今天我會引用各種不同的經文，但在這裏給大家的主題經文，保羅說“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是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保羅作為牧養教會的一個牧者的心，他很關心弟兄姊妹，他們因為不屬於這個世界，但是他們並不離開這個世界。關鍵的整個的 tension，這個張力就在於基督徒既不屬於這個世界，卻又仍然要活在這個世界上，這裏面就產生了一種特別的不可能逃避的與世界接觸的兩方面：要麼是高壓的逼迫的方法來擊打你，逼你就範；要麼就用各種的世界的虛華來誘惑你，或者用人的各樣的自以為是的智慧構造出各種主義學說主張（即用他的虛空的理學和妄言，不在基督裏，如哲學、科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等所謂的學科裏一些人的主張充滿，把我們擄走，這是照著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

其實別看他們洋洋灑灑，其實都是世上的小學。這跟基督裏的智慧真是不相干的。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好好的用神的道來把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將它們拆分出來，看到它裏面的虛空的話，我們是不能夠把弟兄姐妹真正地完全帶到神裏面，我們就一定要被這個世界所影響擄去。

因為很多人一直覺得，光講上帝的聖經是不夠的，這是對聖經不懂，因為在聖經裏，上帝藉著保羅告訴我們，神性一切的豐盛都是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除神以外，沒有一切價值或可以這麼說，上帝的祝福給我們的好處不在基督以外，真正的智慧不在基督以外，都是上帝在基督裏表達給我們的，因為上帝本身就是一切豐盛的源頭，祂是在基督裏面有形有體的在我們中間，所以我們藉著全本的聖經，我們可以好好地被帶到基督裏得著豐盛。不要以為聖經不夠用了，聖經過時了，就好像現在我們基督徒的生命成長很多已經引進了現代的心理學的研究等等，用人學的一大套東西來覺得光用上帝的話語是不夠的，所以我們必須用人的東西來加以補充。他們還認為他們是好心的來幫助耶穌，祂沒做到的，我們來補上，畢竟耶穌是兩千

年前了，而世界現在已經是這麼大的變化了，每天所謂的各種各樣的新生事物，特別是進入資訊時代，簡直是爆炸般的出現，讓人應接不暇了，所以應該與時俱進，這就給我們在這方面帶來了誘惑。所以我們以為在外面我們真要做個有學問的人被人尊重，我們就必須得到那些在世上的理學上的一套東西。

如果我們認為這個理學是不對的，我們不對它進行瞭解，那也不對，我們要知道它不對在什麼地方，我們要知道，它之所以是小學，它的本質是怎麼回事，既不被它嚇倒，也不是對它一無所知。所以在這裏，他講到“祂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世上，好像各國的首腦、君主、什麼偉大領袖等等，他們是叱吒風雲的，他們在安排世界的大事，他們的權勢很壓人，我們是屬於基督的，大概最多守在我們的教會裏，守在家裏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都是他們的範圍，他們的領域。

但是，這裏面講得很清楚，“基督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因為這些各種各樣的掌權者是為基督而來的，為基督而造的，為基督所用的；他們要麼給神帶來看起來是直接的祝福，比如說居魯士（波斯大帝古列王）幫助猶太人從巴比倫的被擄之地放回耶路撒冷，幫助他們，從王宮裏出錢給他們造聖殿，這是一種；或者就像尼布甲尼撒王等等這世上的法老來逼迫上帝的百姓，也是一種。無論如何，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中讓我們看到萬事都互相效力，讓愛主的人得益處，所以我們不必怕，執政掌權者的領域，他們不是那個領域的元首，那個領域的元首是耶穌基督。這就是這個主題經文要我們知道的，上帝的至高的主權使我們不得不要重視公共神學。

一. 當代教會面臨的一大危機：不知何為公共神學及其在教會牧養中的重要性

為什麼說當代教會呢？其實過去這個議題也是有的，只不過過去不太突出，在過去的傳統農業社會裏，社會時代的變遷是比較緩慢的，教會注重教義神學，聖經神學，歷史神學等方面，我們講基督徒的屬靈操練，這個社會沒有多大的關係跟舊約時代，甚至所講的這裏面的東西都談到，因此看起來好像重要性不是那麼破在眉睫。因為當時的教會絕對不會像現在這樣如安樂死，變性，同性婚姻，墮胎呀這種罪，在當時人們的罪惡沒那麼大，技術的罪惡沒那麼發達先進，可以搞出這麼多借著人的知識技術的發展和現代社會的發展搞出這麼多的公共社會議題來，這是在聖經的過去年代沒有提到的。

但是，雖然沒有直接提到，其實上帝在聖經裏所有的總原則已經放在那裏了。正如聖經中上帝給我們的全備的啟示，可以破解現在撒旦給我們推出的總總新花樣，這是我們應該有

信心去做的，是需要做。

在過去傳統的未工業化時代裏或者即使工業化時代的蒸汽機時代，甚至都還沒有像我們資訊時代這樣迫切，如現在的人工智慧 AI 時代，更多的問題要擺在我們眼前，所以教會如果我們作牧者的，神學院的教導當中不重視這個公共神學本身以及教會牧養中的重要性，這就是我們當代教會面臨的一個危機。

那麼既然講公共神學，我是第八講進來的，前面很多人都已經講了公共神學的本身，如學說上，理念上可能會做各種探討，但是我要把我自己在這裏要講的，公共神學在我心中的能夠給大家看到一個定義，我在此再敘述一下，一個可以普遍接受的定義：

1) 何為公共神學？

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定義：

公共神學是一個探討基督教信仰在社會、文化、政治等公共領域中如何發揮指導作用的學科。公共神學強調信徒在社會正義、倫理和政治等領域中的積極參與，為信徒在公共生活中的倫理困境提供指導和解決方案。

自由派教會在公共神學中強調：

教會應當以愛與公義為中心，積極參與社會改革，推動社會的包容性與公平性，例如支持性別平等，以及 LGBTQ 等邊緣群體的權利。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強調與不同信仰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對話，旨在促進理解和合作，以推動共同的社會目標。

其實，在整個神學界教會界在這個定義上大概都沒有異議，不管是保守的，還是所謂的自由派，都認為公共神學是一個探討基督教信仰在社會、文化、政治等公共領域中，如何發揮指導作用的學科。因為神學是一門學科，甚至成為學科之母，所有學科之後，不對神學有了解的話，你就不可能對其他的學科（其他的學科都是從上帝的啟示裏在神學中消化以後，再在各個學科中的應用而已）。記得我曾在海德堡大學或現在的耶魯大學的校園裏都看到，中心是神學院，然後才有什麼理學院，工學院，醫學院，法學院等在周圍分佈著，但是神學當中有一門，是與我們的公共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是公共神學，只要提公共神學的那些人，不管是學者或領袖，教會的牧者，都會覺得，既然提出來，當然有它的意義，也強調信徒在社會正義和政治等領域中要積極地參與，這個沒有疑義，為信徒在公共生活中的倫理困境提供指導和解決方案。比如說，我們現在教會裏有些輔導在以前是不存在的，當家裏的孩子要變性了，父母就要找牧師對這個問題怎麼看待；現在教會怎麼面對毒品氾濫；當孩子想墮胎的時候，教會應當怎麼面對；有人希望由於身體很痛苦想以安樂死的方式自我了結，教會應該怎麼面對；這是公共生活

中的倫理困境，甚至有些弟兄姐妹還曾問我作基督徒的能不能到賭場中工作，賭博我們教會是反對的，但是他是為了生活之需，他並不參加賭博，但為了支持賭場的營業，他要在裏面做各樣的輔助工作，等等等，這些問題他們都會提出，這都是屬於信仰在公共生活的倫理當中要作研討的，要給信徒提供一個指導解決方案的，諸如這些事情。但是我要講，這些被普遍接受的定義當中可能有忽略的一點，而這一點正是我在這個講座中所要強調的，公共神學是信徒個人生命成長中的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環節，它不只是說公共神學給你一些裝備，以便你在面對公共生活當中你可以做出一些貢獻，你可以在為這個社會的改造當中（這當然要做，教會是鹽和光，我接下來會講到），但不是說你能把社會改變，你就改變，如果不能改變，那就算了，你是為了做而做。我不是說為了改造這個社會，我不擔心這個社會最後新天新地會出現，火湖的審判會出現，這最後社會的結局是主耶穌再來時祂親自來處理的。

但是我們在世上，不是因主耶穌會來處理的，我們當成旁觀者了，我們在世上所要表現的和主耶穌最後處理世界的態度是一致的，那麼我們就守住了在神心意中的衷心，結果在神手中。但是你說我做了看不到效果，我就不做，那是上帝要找我們的事，因為這是一個責任，所以這個責任本身是基督徒生命當中一個向上帝負責的，所以公共神學既是來自上帝的啟示，來自上帝的教導的話，這部分的教導信徒是應該接受的，這個接受不是因為你要做事才要你去做，你在公共領域擔任什麼職務了。你要知道公共神學方面的一些事情以便你能去做，而是每一個信徒，他在全盤接受上帝的啟示當中，他都要被淘汰，被牧養，才能夠對上帝的主權，對上帝，他自己在基督裏有個正確的認識，否則就影響了他對上帝的神觀，基督的救恩觀，成聖觀，末世觀這些教會觀都會遭到很大的破壞，因為我們不重視公共神學這一塊。因為我今天要講的是要在普遍被接受的定義當中要加上一句，其實公共神學，基督徒在其中的領受操練，都是他生命成長不可或缺的環節和部分，否則，我們基督徒的生命就缺了一大塊，是不完全的，生命是偏失的，那是不健全的基督徒，我要提到這個高度來講。

很有意思，公共神學在基要派裏不太講，當然改革宗神學裏從加爾文到凱波爾，他們都非常強調公共神學的重要性。

但是自由派教會有它自己的公共神學的定義，其實我要告訴大家，自由派教會在公共神學強調，我的這段話來自於 AI 的回答，不是我自己好像要對自由派神學潑點髒水或者等等，如果我就把“公共神學在教會牧養中的重要性”請 AI 回答，它會洋洋灑灑地回答的，而且這個回答聽起來好像很多地方講得也不錯，但只是個架子，沒有什麼生命力的，它堆砌了一大堆的詞藻，而且我發現 AI 很能討好人的，如果你是改革宗的，它就講改革宗的很厲害；如果你說是自由派

的，他就把自由派講得很好。第一，它總是用各種資料當中取出來是希望討好人的，我可以這麼說它因為不必向神負責，因為它是人造的，它只要向人負責就是了。所以我要說 AI 裏面的一個問題，我特別問自由派教會和保守派教會在公共神學上的領受有何不同？它就給我這個：它說自由派教會在公共神學中強調教會應當以愛和公義為中心的，請注意，它也很講公義的，但是它對公義的理解不是向著罪，它是要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它推動社會的包容性與公平性，譬如支持性別平等以及 LGBTQ 等邊緣群體的權利，這是他們的公義性，就是說他如果要變性，你要尊重他的人權，他要怎麼變就讓他變，它完全失去了上帝關於兩性的創造，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它的公義就是如果這個人想怎麼做，你如果不成就他的願望，你就不公義了，他強調的更多的平等，不平等就沒有愛了，它對愛和公義的解釋，是要改造社會，不是自己罪人的悔改，所以自由派強調教會不強調重生和自己向著罪的悔改，它特別熱衷於參加社會的改革運動，積極支持性別平等。就像吳耀宗，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就是自由派基督教的大本營，他們在中國傳揚基督教改造中國，後來發現他們的改造要嘴皮子，還不如共產黨大刀闊斧地改革，共產黨軍隊一進城，妓女一夜之間就沒有了，小偷都不上街了，因為都被抓起來了，哇，自歎不如，因為他們覺得他們這方面跟共產黨是一致的，都是要把社會改革到他的認為，然後他還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強調與不同信仰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對話，他講究的是對話，是多元的，基督信仰領受的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員，他們擁抱真理是可以多元性的，對真理持開放態度。當然他寫了什麼我在此不一一例舉了，他講得很好聽，他是對聖經持開放態度，實際上是容忍聖經隨便被竄改，他說起來是不教條，旨在促進理解和合作，以推動共同的社會目標，這就是自由派的致命傷，共同的社會目標，沒有分別為聖的，他認為我們基督信仰的不能去論斷別人，別的宗教也是好的，他們也是善的，我們要加強互相理解，攜手創造共同的社會目標，這就是吳耀宗要向周恩來表示我們基督教跟你們是殊途同歸，我們有共同的社會目標，只是我們表達和使用的某些方式不一樣，但是卻被周恩來無情的打臉，覺得這不能接受，因為你們是完全要被改造的。

所以，撒旦在這方面很清晰，但是自由派是一味的自作多情，一廂情願的希望跟這個世界來和諧，而在這裏就犯了一個公共神學的頭等錯誤（我接下來要講的）。所以公共神學重視它本身不能說明問題，問題是今天要講的重視公共神學的牧養，我要告訴大家是基於聖經真理的公共神學，我把這話講清楚，如果脫離了基督的全盤聖經真理的話，你這個公共神學越搞對社會越誤導破壞，把人擄去，因為你跟世上的小學同流合污了。

一些基要派教會不知何為公共神學，自由派教會則大講公共神學（社會福音，解放神學，女性神學）

原因：

1. 與自由派劃清界線
2. 神學院不設置有公共神學的科目，神學生只知道有舊約神學，新約神學，系統神學等。

我要講教會在公共神學上的誤區，下面是第二大部分，有哪些誤區呢？

主要是：一些基要派的教會，不知何為公共神學，從未聽說過有公共神學；自由派的教會呢，則大講公共神學，它講的公共神學，是被基要派批判的，它講的是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福音主要是帶領人來信主悔改得救的，它把福音變成作為社會變革的一個主義，一個學說，這叫社會福音。基督來了不是救人給人生命，而是社會變得更美好；那麼共產主義學說也是為了社會更美好，各種主義都為了讓社會更美好，這就完全與這個世界同流合污了。所以從自由派的教會當中，大家聽過所謂解放神學，解放神學在拉美特別流行，大家知道，拉美那個地方討論到怎樣把馬克思主義結合到基督教的信仰當中，他們公開這麼提倡的，大家知道現在的這個教宗（Francis）他是從南美過來的，他就是深受解放神學影響，對共產黨都是很欣賞的，因為他們也是存著對社會美好願的。

什麼叫女性神學，為了女權主義，女權主義有兩種表達，一種世俗的女權主義，還有一種在基督教裏的女權主義，它口口聲聲要引用聖經的，但卻又扭曲了聖經，因此搞出了女性學。以後會搞 LGBTQ 什麼神學，他們對這些課題很重視，搞了很多社會研究，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自由派神學大講公共神學，所以我在這裏講的公共神學是不同於自由派的公共學。

基要派認為這些都是錯的，我跟它有關，這是對的，但是要與自由派劃清界限，為什麼基要派不提公共神學，因為第一，這是可以理解的，要與自由派劃清界限，但是劃清界限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既然你提公共神學，我們就不提，好像沒這回事；還有呢，我們的基要派福音派神學院，從來不設置有關公共神學的科目，神學生只知道有舊約神學，新約神學，聖經神學，系統神學，或者歷史神學，教育神學都可以，基本上講到神學，是不會和周圍人們所關心的社會的公共領域中的公共議題有關係的，其實我自己在維真神學院讀書時，維真神學院是當時福音派辦的有很強烈的文化參與感和使命感的一個基督教神學院，這個神學院本來不是以培養牧師為主的，它要培養各行各業的基督教信徒中的精英人士，有擔當的人士，給他們作神學裝備，讓他們在各行各業裏為主發光，大有改革宗加爾文的原來的這種情懷，所以它裏面設置了不少公共神學課程，我當時是參與了不少，也聽了不少，當然必要的課程系統神學，舊約新約都要學，希臘文也學，但是我有空時，我的選修課裏包括當時在維真神學院裏的

課：科學與信仰，就有這門課程；還有比如說系統神學的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像這種它探討的就是公共神學的問題，但是名字不叫公共神學，都是各種各樣交叉相關的談論信仰如何來到具體的公共領域當中來發揮指導作用，這是需要作整合作理解作研討的，這個任務當然不輕。因為撒旦在社會上的各種各樣的名目繁多的運動，它是花樣層出不窮的，所以我們要站穩了，要好好以積極的態度來瞭解這個世界，而不是不管這個世界，你不管這個世界，就被這個世界所擄去，你就無法跟世界劃清界限，不能分別為聖。

B) 不少牧者和信徒以為公共神學是一門學術性很強的科目，大概只能留給少數的學者和專家來研討。

C) 有些牧者即使重視公共神學在教會中的應用，但欲將其局限在鼓勵信徒在公共生活的參與和發揮作用，達到造福社會的目的，卻並未將其看成是信徒靈命塑造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第二點，就是也有不少牧者和信徒們誤以為公共神學就是一門學術性很強的科目，所以呢教會裏是不用談的，所以一些教會一些神學機構少數學者基督徒的學者或者是要跟其他的非信徒的學者作交流時，專門來研討，所以他們就不去關心了，望而生畏。

第三點，還有些牧者即使重視公共神學在教牧中的應用，但卻將其局限在鼓勵信徒在公共生活中參與了發揮作用，就是你去發聲啊，可以，那就讓有負擔的人去做唄，它是達到基督徒對社會的貢獻的目的，達到造福社會的目的。如你是基督徒的律師，基督徒的醫生，基督徒的銀行家，基督徒的企業家，那就把你基督的信仰好好在你的領域表達出來，這是對社會有好處的，這的確如此。

但是，那你需要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力的人士，才有這要求，如果你在社會上只是芸芸大眾中的普通信徒的話算了，這方面對你不作要求。

但是，我在這裏要告訴大家，我不是說要辦一個專門的研討班在信友堂，專門討論公共神學的信仰一些與文化，我是公開講座，為什麼呢？我把它看成是信徒靈命塑造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說到底，這句話就是我今天在這裏強調的重點，如我的題目所說：公共神學在教會牧養中的重要性，因為教會牧養是直接的帶著信徒靈命成長的上帝交給牧者的一個重大的職分和任務，你就是要牧養你的群羊，使他的救恩得以成全了，他的生命得以成長了，這就是你的牧養，把基督的愛與基督的聖潔和公義都帶給他的生命中的全面的反映，不只是停留在某些層面上。

d) 基要派關於公共神學的誤解：在對於“政教分立”的偏見裏，停留在“教會不能搞政治”的似是而非的結論上。其根基在於對主耶穌三大職份中大君王在凡事上居首位的忽視，以

及對於基督信仰僅限於個人得救層面的領受上。由此否定了基督福音在公共性、群體性、宇宙萬有層面上的重要性。

第四點，基要派關於公共神學的誤解，誤解就是：1. 因為聽說過基督教裏講究“政教分立”，過去英文講的很清楚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這句話是對的，State 是國家，政府，“政”是代表政府；“教”是代表教會，政府和教會是上帝在世上所設立的兩個機構，上帝是給教會聖經，主要任務是傳福音，帶人信主，來影響這個社會，來在這個世界中爭戰；政府呢，給它是用國家的機器，帶有強迫性的強制性的手段，設置軍隊，監獄，法院等等，為了使作惡的人害怕，為了維護社會的公義和秩序，也是讓教會有一個可以生存存在的一個相對穩定的一個社會，所以那是普遍恩典中給世界的貢獻，就是讓政府在地上維持秩序，因為世人既犯了罪，不讓這個罪惡氾濫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用消極的方法來收斂限制人的罪，但是不能解決罪的問題。也就是罪的問題在基督的福音裏才能解決，那是上帝的特殊恩典，所以，政府是上帝普遍恩典在地上設立的標誌；教會是上帝的特殊恩典在世上設立的標誌，這兩者之間都有分工不同，但同是從上帝而來的，都要向上帝交賬，所以在這裏講的是“分立”，是功能性的。但是在這兒，很多教會就理解成它們在價值上也是不同的，領域上也是分開的，這就錯誤了。停留在教會不能搞政治的似是而非的結論上。聽說教會不能搞政治，如果說這句話全錯了吧，如果解釋的正確是對的，因為教會不能被政黨所利用，被世上的政治所利用去充當它的工具，從這個角度來講，教會不能搞這個政治；如果教會回應政府的號召，參加“三自”運動，你就是搞政治，你不參加三自運動了，那就表示你不參與這種骯髒的要轄制教會的政治，這個不參與。

但是你卻要搞天國的政治，天國的政治那就是讓神的國降臨，來驅逐取代撒旦地上的權勢，這就說明什麼呢？兩個國度的爭戰，這就是爭戰吶！所以在爭戰的方面，教會從天國的政治層面上是政治性的存在，因為政治講究的是權柄的設立和它的使用，因為政治本身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權柄的設立和使用”。那麼教會的權柄，天國的鑰匙，這些方面，那就是在世上作爭戰的，這是天國的政治與世俗的政治的相交和爭戰，這是絕對不能說教會不能搞政治，這是似是而非的。一些教會如果聽了政府說我們不能反對任何政府就是搞政治的話，你恰好是被政治搞了，教會是被政治搞了，這是最慘的，所以教會是超越政治，絕對超越在世俗的政治之上，但是也要向在世俗的政治領域中彰顯上帝的公義慈愛，聖潔憐憫，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在這裏，他們似是而非的結論，最主要是我把它歸結到是對於主耶穌，請注意，每個教會都聲稱“我們愛主啊，主耶穌是教會的頭啊”，這沒問題，每個教會都是這樣的，包括自由派教會也必須打著主耶穌的旗號，但是只有在改革宗的教會裏特別強調的主耶穌的三大職份。他不單

是大先知，他是上帝的話語在我們中間的表達，是真正的先知，因為先知是傳神的話語，但他就是上帝話語的本身，就是神的道；祭司是把牛羊獻上來暫時平息上帝的憤怒，但是不能一勞永逸解決上帝在罪中的審判，耶穌基督把自己的身體獻上，那他才是真正的大祭司，大祭司是帶著上帝的百姓來到上帝面前的，所以他是真的大祭司，但是他作了大先知和大祭司，他把自己獻上以後，怎麼樣呢？神使他升到高天，讓他坐在至高者的右邊，使他的名超乎萬名之上，也就是耶穌復活後，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交給他了，所以主耶穌的大使命是以君王的身份頒佈的，他不只是大先知大祭司，他有了君王的身份，他頒佈的我們必須遵照大君王的命令去做，所以這個大君王他是全地的大君王，他是凡事上居首位的。而我們許多口口聲聲的基要派福音派的教會，就把主耶穌大君王的職份和權柄給忽視了，“在凡事上居首位”把主耶穌從公共的政治層面教育層面拿走，僅僅放在教會和家庭當中，他的君王不但是我們教會的元首，他是全地的元首，所有在世的、各種掌權者的元首。剛剛我們在歌羅西書已經讀了，“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它由此就否定了基督福音本身在公共性群體向宇宙萬有層面上的重要性，以弗所書，歌羅西書，希伯來書……講得太多了，主耶穌的這點，從來不講的，這就是一個大問題，對公共神學的誤解。

因為他們沒有這樣的認識，所以公共神學變得不重要了，可以束之高閣，甚至就變成了自由派教會的專利了。

二. 公共神學在教會牧養中的重要性如何體現的？

接下來，我正面講“公共神學在教會牧養中的重要性是如何體現的”，在這裏講幾點：

1) 這關乎到教會是否領受了神在聖經中的全備啟示。特別是有關認定我們的神是宇宙和歷史的最高主宰。基督的主權不僅僅體現在救贖上，還體現在整個創造世界的治理和政教關係中。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是靠祂而立。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西 1:15-18）

第一點，這關乎教會是否領受了神在聖經中的全備啟示。如果你沒有這樣的關於公共神學的觀念，上帝的啟示是在公共領域中都是要掌權的，那麼你就是否認了上帝在聖經中的全

備的啟示，以為上帝的啟示只關乎你個人性的，公共性的不管，那就完全是瞎眼，否認了聖經的全備性，那是對上帝的不敬，特別是關於否定了我們的神是宇宙和歷史的最高主宰。我們的歷史不是人的歷史，乃是主的歷史，是上帝的歷史，His-story，所以從上帝的角度，歷史的主人是宇宙的最高主宰，祂從來沒有在任何時候放鬆祂對任何一件事情的掌管，我們的神不但造光，也造暗，賜恩典，也降災禍，這是耶和華說的。而不是像有些人光說恩典好事，而愛我們的上帝怎麼會把災禍降給我們呢，這肯定不是上帝幹的，那不是上帝幹的，是撒旦幹的，撒旦在災禍中肯定是特別起勁的了，但是這也說明上帝的權柄不能控制撒旦了，撒旦要幹的話，上帝也只能讓它幹了，沒辦法了，制止不了。其實撒旦之所以能幹，因為上帝知道撒旦能幹這些災禍之事，是包含著上帝的美意的，所以說撒旦，現在上帝還留著它有用，撒旦對家庭教會的逼迫讓我們感到我們更需要靠主得勝，讓我們常常處在警醒當中，也讓我們處在各種危險的試煉當中，上帝要藉著這些而讓我們知道我們不靠著主，我們絕對不是撒旦的對手。

因此這樣，主才可以把我們緊緊地攬在祂的身邊，我們才知道我們不能離開我們的主。所以，基督的主權，不僅僅體現在救贖上，這個救贖不只是個人的救贖。我再講“不僅僅體現在個人的救贖”上，祂在整個創造的救贖上，因為祂將來要賜下來的新天新地就是對祂所創造的拯救，因為舊的都過去，世界都要過去，但神的旨意，遵行神旨意的就要永遠長存，因為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過去，都要被上帝審判，扔在硫磺火湖裏的，但是上帝不是為世界而創造世界的，而是為著祂的百姓來創造世界，因為世界不過是祂百姓最後能夠得以被上帝帶領訓練管教以致拯救的一個平臺，平臺的作用過了，上帝的殿造好了，腳手架全拆去，所以整個世界就是上帝天國的最後新天新地前的一個腳手架，是這樣的。所以，在整個創造世界的治理和政教關係，基督的主權都在這裏彰顯，我講這話，是有聖經的為依據的，歌羅西書 1 章 15-18 節，“愛子是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看到了嗎？又是為祂造的，這些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你不要看他不可一世，他以為他是天下的主啊，他以為他最大，錯了！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誰，因為他不認識神，“都是藉著祂造的，也是為著祂造的”為了榮耀上帝的名。當年上帝為什麼要把法老讓他在埃及成為世界的首富列強，法老當時在中東國家裏不得了啊，位高權重，當時上帝樹立他就是為在“十災”中打擊他，那最高的自以為是的法老也在上帝裏面被祂的話語一災一災的打擊，非常慘烈，所以從任何角度來講，這些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在審判中要顯出上帝的榮耀的。“都是藉著祂造的”，祂在萬有之先，萬有靠著祂而立的，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祂是從死裏

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為祂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不是強奪的，與神相等的，因為祂是以基督的身份居首位，基督不但是完全的神，但也是一個完全的人，當祂有完全的人這一面的時候，祂的權柄不是自動就得了，祂如果作一位完全的神，權柄本來就是祂的，神是祂要做人，除非祂能夠完成父神在這裏拯救，順服到底，替我們達到祂的拯救的任務完成了以後，祂才能夠凡事上居首位，因為祂的凡事就是跟人有關的凡事上居首位，因為祂來做過人，祂受過一切的誘惑，祂受過最大的擊打逼迫，祂勝過了，所以祂可以帶領我們勝過，祂勝過了，使那些不信祂的人在祂審判的時候就無話可說，這就是上帝祂自己最後的審判是在基督裏進行的一個奧秘。因為祂是以一個人得勝的身份來審判那些所有的，在祂裏面，那些靠著祂得勝的得獎賞，那些堅決反叛得審判，祂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的大君王，祂不是在教會裏才顯現，祂是在一切的方位上都要歸給我們至高的主。

第二，這關乎到對信徒靈命操練，不僅與神的慈愛恩典有份，也要在神的公義和聖潔上有份。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有些教會對信徒靈命操練，只是講愛和恩典，因為他如果只講愛和恩典的話，他覺得他可以不會得罪任何人，人都喜歡聽的，講這個是絕對安全的，但問題是慈愛和恩典我們怎麼回應他，因為愛本身不是真使我們得救，因為愛是上帝的心，祂所做的事體現祂最大的愛，但是祂做事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得著義，就像羅馬書說中，保羅說他不以這福音為恥，因為神在福音中向我們展現的是神的義。都是為了讓我們取得這個義而來的，主耶穌在上十字架前，祂要一生不受誘惑，一生不犯罪，祂能把祂活出來的義才能交給我們，祂在十字架上給我們作這個完全的交換，把祂的義教給我們，我們戴著祂的義，我們就不怕撒旦傷害了，在上帝裏面就和好了，因為上帝容不得一點罪，但是祂把我們的罪拿過去，替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從這個角度，上帝的慈愛和祂的公義是絕對不能分開的，慈愛恩典是我們所不配的，但上帝使我們得到這個慈愛恩典，不是讓我們躺在恩典上，而是因此我們在恩典上要剛強起來，保羅說你們要在恩典上剛強起來，在上帝的公義和聖潔上有份，因為聖潔是招致世界所仇恨的，公義就表明絕對不與這個世界為伍，而與世界相爭的。這就是上帝的公義，所以在這些教導方面，我們一定要兩方面都有，正如彌迦書說的好：（彌 6:8）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請注意，這裏的“善”包含兩個方面：不是說只是“愛呀”就是善，做好人，說好話，看到人的罪也不

敢說，我向他一路表達我的善意美意，那就錯了。祂的善就是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公義是在聖潔中所持守的，憐憫是在慈愛中所體現的，這兩方面我們怎麼得到呢？除非首先讓我們存謙卑的心，讓我們順服在基督帶領的王權下面，在祂的主權下，在祂的恩典下，我們願意順服的話，我們就靠著上帝祂不斷地持續帶領下，用祂的能力托住我們，我們就可以行出公義來，我們能夠行出憐憫來，這兩者都可以行出來。問題是路在我們生命的行為上，不是嘴巴說說的，這才是真正的善，不是只是聽道而要行道。在這兩方面，前提是除非我們的心是從基督而來的，得著從聖靈而來的一個謙卑受教的主的心，有了這個，這兩者都能做到。所以我們做牧者的首先就不敢違背上帝的全備的教導，不可以自己來取捨，我喜歡講這個，我不喜歡講那個，然後在人面前低頭哈腰，看起來好像很謙卑，那不是聖經中的謙卑，只是在人前的討好，是圓滑和八面玲瓏，那完全不是聖經裏的教導，這是第二點。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3) 這關乎到教會是否能認清世界的本質，不隨世俗潮流，真正為主分別為聖。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意。”（羅 12:2）“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後 3:12）

“這關乎到教會是否能認清世界的本質，不隨世俗的潮流，真正為主分別為聖。”也就是說公共神學裏對世界本質揭露的這一面，它的罪惡的這一面必定需要看清楚，如果你不講，不高舉上帝的忌邪，烈火的這一面，在聖潔公義上的領受的話，那你肯定是不想面對，對世界撒旦的這一面你是想逃避，你不敢去爭戰，你不敢面對世界的本質。那麼你就會隨著世俗的潮流，你就根本做不到真正地為主分別為聖，所以我們說基督信仰裏我講得都是最基本的教義裏面的經文，但是這些經文裏都是跟公共神學是有關係的，很多那些敬虔的保守派的基督徒說我跟公共神學沒關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我就問你，你對世界的撒旦的詭計，世上的小學，空虛的理學，你到底知道什麼？（“那我不管”），你不管，當出現的時候，你就不能識別，你不能識別你就被它誘惑了，所以你不要效法這個世界，那你一定要知道這個世界是怎麼樣的，你才能夠與它保持距離，你在自己的言語和行為舉止上面，才不能夠向世界靠齊，你知道這個世界邪惡的本質在哪里，所以不要效法世界，但對世界的本質要瞭解。

那你“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其中上帝的善良，純全的旨意是給我們福音，但是祂的善良也包括祂的純全，祂的善良當中要知道為了愛我們，防止我們掉到世界的圈套當中，所以上帝的純全旨意裏面一定包含著不少聖經裏告訴我們的世界的世俗的價值，它的欺騙性在哪里，邪惡性在哪里，我們不能跟隨它，這個東西一定要跟我們講清楚的。

所以這些都是上帝來喜悅我們的旨意，因為上帝要把祂全備的旨意向祂愛的人顯現，但我們在這裏挑挑揀揀，聖經裏的話有些聽起來比較難，我就不講啦，關於公義的，聖潔的，特別是對這個“罪”是犯在社會的層面上，尤其犯罪的這個主動方，犯罪的主角是有權勢的人的話，我們就避而不談。施洗約翰當時是要大家來悔改的，如果他讓大家悔改，站在曠野裏呼喚，一群群小民百姓到他面前，他就大聲地呵斥他們的罪，那你厲害，大家被他訓的也沒話好說，是不是，因為他訓的都是對的，但是如果希律王在他面前所做的一件違背聖經上帝心意的事，明明擺在他面前，他裝作沒看見，他就不是上帝的先知了，他也就不能成為施洗約翰。但是他知道他這樣講是有風險的，但是他依然說“你娶你自己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這話就要頂住了，對不對，這很重要。所到底，這算是公共層面了，你也可以說是到國家的層面上，這也算是政治的層面上，因為跟君王有關的事情都是政治層面的，那你所不要搞政治，你可以理解他嗎？所以講穿了，“不要效法這個世界”除非你是帶著一顆完全的為主擺上，完全是舍己的心，你才可以真正地來到耶穌基督裏敬虔度日，這個“敬虔度日”就是不隨世俗的潮流，不跟隨今世的風俗，那麼你對世俗的潮流一定要有分辨吧。

什麼世俗潮流呢？你說現在有人吃喝嫖賭，我不去跟隨，這當然是對的。但是那些不信神的人，道德高尚的人也不吃喝嫖賭的，他是正人君子，他不會幹這種下三爛的事情，所以不幹下三爛的事情，不是你基督徒獨有的，基督徒不隨世界的潮流就是不被世界的情欲所迷惑，不為世界的高言大志所迷惑，不為世界的偶像所迷惑，比如說當年共產主義打出要為解放全人類，要創造世界上最美好的共產主義制度而奮鬥的時候，你能識破嗎？你說這是好事麼，我們要積極參與，這是很高風亮節的好事，你錯了，因為這裏是把耶穌基督排除在外的，它是無神論者，如果無神論者不要基督參與的這個世界的最美好的社會能夠實現，那就把耶穌基督大大羞辱了，真正的救贖主不是耶穌基督了，而是共產黨，你就跟著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樣的歌。這就是很多三自教會裏唱的紅歌，將來他們要在上帝面前所受的審判有多可怕，你要知道。他們都不知道！但是，你真的要跟世上有權勢的人的政治和運動要劃清界限的話，你可要從基督裏得膽量的，所以有一句話你不要怕受逼迫，“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這句話講得很清楚。你都知道嗎？你說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在主裏平平安安，不要讓我受到逼迫，可以，你

不受逼迫，你也不可能與基督同得榮耀，聖經裏明明講凡與基督一同受苦的，就與祂一同的榮耀；因為學生不能超過老師，僕人不能超過主人，主耶穌說我受的苦你們一定要受，你應受的苦你不受，那你享的福對不起一點也不要比我少啊，你這種人將來在天國裏有份嗎？所以呢真正要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不要怕，不要逃避逼迫，要頂住逼迫，在逼迫中堅強站立。在這裏，逼迫是肯定要受的，因為你受了逼迫，說明你不是與世界同流合污的，因為你被世界所仇恨，這說明你是屬基督的。

4) 這關乎到教會是否認識到基督福音無可避免地招致世界的敵對和仇恨，這場屬靈爭戰是一條十字架的道路，必須靠主舍己，剛強壯膽才能得勝。

“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若遵守了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約 15:18-20）

“凡希圖外貌體面的人，都勉強你們受割禮，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加 6:12)

第四點，首先認清以後，你就要知道你跟世界的認清會遭致怎樣的一個結果呢，在這裏講得很清楚，這關乎到教會是否認識到基督福音無可避免地招致世界的敵對和仇恨。你講你與政府搞和諧，你想與政府搞默契。在我自己的生活當中，有好些教會領袖，有好些知名的傳道人都得意洋洋地告訴我，他跟中國政府有某種程度的默契，他很得意有這種成就，他認為他做的如同蛇一樣的靈巧，但是越靈巧的蛇讓人家越害怕，因為靈巧的蛇是用靈巧來準備進攻的，它的靈巧使人害怕。但他的靈巧是逃避，這種不是靈巧，是兔子的靈巧，逃得快，在任何讓政府不高興的事情上一發現，你趕快逃之夭夭，你不敢爭戰，不敢表明立場，說明你儘量地討世界的好，你要跟世界和諧麼，你要跟政府默契麼，你生怕政府認出來你是不屬於他們的，你很怕，對不對。你說我怕他們認出來，他們認出來，就來找我，就不能傳福音了，那你傳的福音就不是真正的爭戰的福音了，你傳的福音沒有戰鬥力，因為傳福音的人都不想爭戰，不想為主受苦擺上，那些聽了你福音的人難道就會為主擺上，就能敬虔度日嗎？因為他不能敬虔度日，因為他怕受逼迫，不怕受逼迫的人才得到了在主裏面敬虔度日的資格，因為他只能靠主，因為主說的，一人不能侍奉兩個主。很多人是這樣的，沒有風險的時候，我就主耶穌主耶穌掛在嘴上，如果一有風險，我就不說主耶穌了，我就來服從你那個主，那就糟

糕了。所以在這兒很重要，這一場的屬靈爭戰，就是分別為聖的這場屬靈的爭戰，是一條十字架的道路。所謂十字架的道路，誰把主耶穌帶到十字架上的，知道嗎？是法利賽人，是希律王，是大祭司，然後他們勾結了羅馬的權柄，把主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所以，主耶穌走上十字架是祂與這個世界爭戰的必然結果，所以祂一定走上十字架。故我們要跟隨主耶穌的話，我們一定要跟世界上的敵基督的這些權勢一定是絕對不妥協的爭戰，所以我們也都要舍己，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才能跟隨主。

十字架，榮耀的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上被釘了，翻轉十字架，成為祂的標記，然後，我們都要效法主耶穌，舍己背起我們的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才跟隨主，你不要十字架，也說你在跟隨主，錯了。也就是說，你是想著世界的撒旦的罪惡權勢在爭戰上是不怕的，所以，你是面對十字架的威脅而勇敢走上的人，那是捨命的路，是流血的路，必須靠主才能達成的，所以必須靠主舍己，不靠主，舍不了己。而其中的一個表達就是剛強壯膽，放膽講論神的道。聖經裏保羅特別說“你們要為我禱告，使我能放膽講明神的道”。原來講明神的道，不是智力上的問題，不是理解力的問題，不是口才的問題，其中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是，靠主舍己的剛強壯膽的心志，沒有這個，你心裏知道的，嘴巴不敢講出來，你很怕得罪人，但是因為這樣，你一定的罪神了。所以主耶穌講得很清楚，在約翰福音主耶穌被賣的那一晚上，最後祂跟世人就講得很清楚，“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在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你說不會呀，主耶穌多良善，主耶穌祂又治病，又救人，任何地方有需要，祂都放上，照理說世界應該感謝祂。恰好錯了！正因為主耶穌的良善，祂的聖潔，惹怒了這個世界，所以這個世界一定要除掉祂，因為世界知道它跟主耶穌是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因為世人最大的屬性是要自主，自信，要走自己的路，在主耶穌面前這條路絕對是神的忿怒，所以在主耶穌面前，他們一定是恨的。因為作惡的，在行善的面前就顯出他的惡了，所以他就恨。主耶穌是最良善的了，最有憐憫心的，他都知道世界要恨他，但是有些基督徒說我就學習這個良善，讓我對這個世界抱著最好的心，我就不跟他們說一句讓他們不高興不舒服的話。可是主耶穌面對法利賽人說“你們這些毒蛇的子孫啊！你們的父是撒旦”，使他們無處躲藏。所以也說“自從亞伯開始，一直到聖殿裏被殺的，他們的血都要歸在他們的頭上”。這種話是非常非常嚴厲的，那是從主耶穌口裏出來的哦，不要忘記。所以，只要我們是真與主同在的人，一定是要被世界所恨，因為這表明，我們不屬於世界，如果我們屬於世界，世界就必愛屬自己的。很多人一直希望世界來理解，給自己網開一面，讓自己平平安安的傳揚一個完全有利於執政者建國治國，哎呀，福音多好呀，幫助你維護社會秩序，基督徒都很好，你以為他們只是不理解你，只

要有機會好好把這個道理跟他們講清楚，他們就會理解了，是不是？

你是一片苦心啊，你就恨不得把一片苦心獻給皇上，獻給當權者，就是上面不理解你而已，所以至於“你們不屬這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我們都希望自己是被主揀選的，但是又不想世界恨我們，不想讓逼迫臨到我們，有中間道路嗎？沒有。

“所以你們要記念我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若遵守了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

所以在這裏，上帝愛中國的教會，讓中國的教會處在逼迫當中，是對這些教會，像今天在我們當中的李英強長老，秋雨教會等等的這些代表的一大批受逼迫的中國家庭教會的一部份，絕大的祝福要靠主，要堅持，要得福。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現在講得都是主要我們所講的話。如果他不肯聽我們的話，其實就是不肯聽主的話。他們的審判，他們的禍就大了！

下面一句話，我特別加在這兒，很多人不懂，加拉太書6章12節，我看到這句話，就告訴大家怎麼解釋：

“凡希圖外貌體面的人”，加拉太書是講教義的書，保羅特別地講我們信耶穌的，那些外邦人就不要再受割禮了，如果他們再受割禮了，就等於不承認主耶穌再十字架上為我們做成的全備的救恩，這是大大地褻瀆了主的名，褻瀆了新約福音的全備性，超越性，完全性。如果我們一方面信耶穌了，另一方面還要遵守全套的舊約法規，那主耶穌替我們白死了，那我們還要殺牛殺羊，搞獻祭，對不對？所以這是不可以的。包括飲食，那些飲食的條規在猶太人都是一種訓練。“割禮”是表明他們猶太人這個民族被選出來與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分別出來的一個記號，但是現在這個記號，被上帝的立約百姓的全體的代表性已經從舊約的以色列這個國家民族的代表形式轉到了分散在世界萬國當中的教會，這個轉移一定要完成。這個轉移的完成就不能再以猶太人祖傳的一種表明血緣關係這個方法了，就由“洗禮”代替了“割禮”，是上帝所立的新的“聖禮”。

但是，他們說奇怪了，我們現在講的是公共神學，又不是教義神學呀，我們現在講的是完全得救的，保羅說那些希圖外貌體面的人呢？所謂希圖外貌體面的人就是像與世界保持一致的人，不希望遭到世界反對的人，在世界上能夠站得出來，有頭有臉，能被世界尊重的人，就是“希圖世界的人”，外表體面，只是外貌，但裏面就是很骯髒了，需要在心裏向上帝表達他的聖潔，需要世人的承認。那麼外表體面的話，世界一定用以禮待之，不會以逼迫來對待的。“勉強他們受割禮”什麼意思呢？這批猶太人的基督徒領袖們很怕因著他們讓那些外邦人信了主以

後，如不給他們行割禮的話，就會被猶太那些不信主的同胞仇恨，因此，他們在猶太的群體裏就混不下去了，所以他們為了維持在猶太社會中的地位，就哄騙那些猶太人說其實他們信了主就是我們讓他們作猶太人了，我們是擴大我們的帳篷，使猶太民族更加發達，猶太民族是可以接受這種規劃的，外邦人作了猶太人，猶太人高興啊，說明他們有影響力，然後也照著猶太人的規定行割禮了，也照著他們的飲食條例生活等等，那挺好的，猶太人就嫌自己人數少，那時再擴張的話可以呀，他們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情，所以你們不要恨我，他們就免除了猶太人對他們的逼迫。而對羅馬當局來說，他們這些基督徒其實沒有參加一個新宗教呀，我們讓他們傳了耶穌的福音實際上是讓他們加入猶太教的，耶穌是猶太教當中的一個分支，拿撒勒教派，既然猶太教在羅馬帝國已經合法了，他們加入到猶太教裏，也受了割禮了，所以你們也不要逼迫他們，當然也不要逼迫我們了，我們並沒有鼓動他們，建立一個你們不承認的宗教，是在你們的合法之內的形式，所以在這兩面都玲瓏了，討好了。所以，他們明明知道這與上帝在新約的啟示是相反的，但是在實際的功用上可以達到兩面討好的目的，保羅就揭穿了他們，不要說得那麼好聽，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這樣，逼迫既不會臨到你了，當時四十多猶太人發誓不吃不喝要殺保羅，而保羅是一馬當先沖在前面的，他們最恨的就是保羅。保羅的生命遭到了最大的威脅，一到了耶路撒冷就被捉拿了，所以保羅是知道苦難困鎖在等著他，他是義無反顧，他知道這就是他為了神的道舍己，把自己完全擺上。現在好多人就把這句話什麼“教會不搞政治呀，我們不學自由派啊講一套什麼公共神學”，算了吧，都是因為自己怕為了基督背十字架。你要不要簽名啊，為了中國受逼迫的家庭教會，我不簽，為什麼呢？如果我簽了名，怕政府知道我以後，就不能去傳福音了，我退休了以後，想到中國去傳福音。我說，算了吧，這麼多人都想退休後到中國傳福音，這不過是個藉口，因為他認為傳福音的保證條件就是必須不被政府看到是危險的事情，如果在政府眼中一旦看為危險的事，我就不幹，除非你給我製造一個安全的環境，我就傳福音，如果我現在一簽名，在政府眼中可能我就不是一個他們認為安全的人，我就不能傳福音了，他們就是這樣。這樣傳的福音是真的福音嗎？我要他們想想。

5) 這關乎到教會是否能教導裝備聖徒，在傳福音中攻破堅固的營壘，為主得回人心。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

回，使它都順服基督；”（林後 10:4-5）

第五點，這關乎到教會是否能教導裝備聖徒，在傳福音中攻破堅固的營壘，為主得回人心而來的。這第三、四、五，我都是一連串的層層遞進的。第三點講我們首先要分別為聖；第四點講與世界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世界肯定要仇恨我們的，既仇恨我們，我們就要準備受逼迫，我們不怕逼迫，擺上自己，但是我們也不是一概在世界面前打保衛戰，我們防衛自己，不是被動的，你還是要向這個世界傳福音的，還是要為主得回那些主所要的人，像哪些呢，就被這個世界的理學、小學的虛空妄言所蒙蔽的人，所以當我們教會在現代社會（不像古代社會，大部分人是不識字的），都是普遍教育都提高了，很多人在各個領域的工作都需要一定的知識和技能的，所以現代面臨的信徒，他是有相當的識字理解能力的，你就要關乎到教會的裝備教導這些信徒，在傳福音當中攻破堅固的營壘，為主得回人心。也就說，你一定要搞清楚他們對基督福音的敵對態度，然後要研究怎麼攻破他的策略，要知道他們裏面的這些種種的謊言，他的說謊在什麼地方，他的邏輯矛盾之處，他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在哪里，你都要抓住他，攻破他，這就是哥林多後書這一段話，很重要。我過去最早的時候，我自己是被科學主義所捆綁的，我過去以為信科學就不能看見信神跡，而福音就是一個神跡，耶穌從死裏復活了，這是大神跡，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不光有死裏復活，還有升天等這種事情，那還要科學幹嘛呢，我當時就覺得這很怪，這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科學講究嚴格的定律，自然律就是我對這世界的認知的天花板，一切都要按規律辦事，科學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來發現這個規律，找到證據，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科學的根據，否則就不科學，實際上科學這時成了我的偶像。但是我信主以後，終於明白了信仰與科學根本不是一回事，這科學的無所不包性，它就代替了上帝，為科學主義的偶像，我都沒有識破。後來我在這裏有體會，我就開始開“科學與信仰”講座，當時有很多人也跟我一樣的，理工背景，很多不是理工背景的文科背景對科學更加的迷信，他沒學科學，甚至不知道科學的局限性，還對科學崇拜的不得了，既然這麼崇拜，為什麼不學科學，哦，當時數學成績不夠好，理工成績不夠好，只好學點文科了，覺得自己沒學工科好像還有點對不起自己，等等，總之認為科學是萬能的。

在此你要對“科學與信仰”的關係搞清楚，所以我當時一口氣講了七講，科學與信仰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兵器不是屬血氣的”，我之所以能夠講七講，如果我不信主的話，連一講都講不出來，因我本身就被科學主義給捆綁住了。信主以後，從上帝的道理源源不斷地從聖經裏就出來了，我就在上帝面前有能力了，因為神的話語在我裏面了，我可以用上帝的道 - 神的

話語作為劍，因為我穿上全副的軍裝，一定要拿起聖靈的寶劍，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聖經裏告訴了我們，神的道！聖靈不是只是一種虛幻的不可明狀的一種能力，祂是位格，但是聖靈最大的能力使我明白神的道，因為神的道，拿起來十八般武藝都能耍得非常高強了，就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那時最喜歡在信仰講座以後，回答大家的問題，因為對每個人問題的回答都可以讓他們覺得問題的可笑。原來自己持守的觀點，一直以為是最先進的，最科學的，實際上是最陳腐最守舊最自相矛盾的。我就覺得真的有一種靠著主得勝的感受，因為他的營壘就是他的信念瓦解了，瓦解了我們就可以繼續把福音給他了，我們常常說這叫福音的預攻，自從你把科學主義的偶像拿掉以後，這裏被清理了，上帝就可以進來了吧，所以將各樣的計謀，各樣的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要一概攻破。你看，當我被科學主義捆綁的時候，我是振振有辭的，我信科學，我怎麼能信這種莫名其妙的什麼看不見的上帝呢，現在說起來還很臉紅啊！我當時拒絕禱告，禱告這件事如果做的話，是很丟面子的，怎麼向著空氣說話，還一本正經地向空氣說話，那還行嗎，那簡直是侮辱我們自己的人格了。上帝就借著我太太讓我信主的這條路讓我知道，祂是聽禱告的神，真的是把我全部自以為是的東西全部驚掉的粉碎，所以一概攻破。我自以為是不起的，其實是自高，所以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了。我是感謝神！所以對與那些聲稱只相信科學的人，我特有傳福音的衝動，因為他們跟我過去一樣，我靠主能夠得勝，主也可以藉著我來幫助他們，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你說科學與信仰不是一個公共課題嗎？

科學是大眾層面上，是社會公共領域裏大家都可以從事的，不是只有基督徒才可以幹的事，非基督徒也在從事科學研究，將這個問題就在講公共神學了，只是我沒用“公共神學”這個名詞而已。所以公共神學，於我在教會傳福音牧養當中一直擺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的。

6) 這關乎到能否教導信徒作為靈命成長的指標，在社會的公共領域中能否發揮鹽光作用，為主作美好的見證，使榮耀歸神。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門底下，是放在燈檯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3-16）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做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腓 2:14-16）

第六點，這關乎到能否教導信徒作為靈命成長的指標，在社會的公共領域中能夠發揮鹽光作用，為主作美好的見證，使榮耀歸神。

這又是兩個我們所看到的：在社會的公共領域中，能否發揮鹽光作用，我們好多牧師最喜歡講這個了，一般人聽了以後就會認為要做好人好事，你在世人當中不要有不良習慣，你要經常幫助人，你這講話最後不是跟學雷鋒差不多麼，其實也差不多了，不過我們是學基督，不是學雷鋒，殊途同歸，你說什麼呢！

最近在溫哥華還有個教會裏聽到，我們有一位信徒的女兒問傳道，說：“如果有些人他一輩子在做好事，就是沒有信主，他不認識耶穌基督，這樣的人能不能得救？”，這位傳道說：“這個問題不好回答。”這個問題真不好回答嗎？聖經裏講了“天上只賜下一個名！”，這有什麼不好回答的呢？那你不好回答意思就是模棱兩可，說不定“可以”，對不對？那就是說我只要做好事就行了，那這個好事是你自己定義的好事。世上最大的好事就是“認基督為主”啊！最大的好事就是清除一切的偶像，“在你面前除我以外，沒有別的神”，這是天下第一大“善”，“認識神”，因為這個善，不是要做其他的，（攬扶老太太過馬路啊，或者掃掃街呀等，那就是做好事啦），這是對“好事”本身的一個誤解，明明沒有這種人，有說“良善的夫子啊”，主耶穌卻說“除神以外，再沒有良善的”。講得這麼清楚，難道說這個人很良善，但是這個人沒有信主，有這種人嗎？根據聖經，沒有這種人。要作鹽光！好多牧師講作鹽光，到最後原來就是做好人好事，與人為善，就是多多幫助人，這算什麼呢，這些只是道德層面上的，在整個靈性層面上，歸信悔改認罪，這些方面都沒提到的，算什麼呢，你還是真正的鹽嗎？還是真正的光嗎？如果你這也是鹽那也是光，連雷鋒都是光鹽了。所以在這裏，關於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光是點了的燈一定要放在燈檯上的，是不放在門底下，有人這樣點燈嗎？點燈是為了照亮大家呀，光就是為了照亮黑暗，城要造在山上。古代耶路撒冷是山城，不是造在山上的麼，讓世人來瞻仰仰望，上帝之城，是山上之城。就是說讓世人都看見的，那你就不敢了嗎？這很重要。

很多人在公共場所裏不敢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我在我的教會裏講了我的小兒子，他是一個在教會裏也算敬虔的基督徒了，他也教導主日學，後來他到南加大哲學系讀博士的時候，我就問他你敢在那個哲學系的大樓裏讀聖經嗎？你敢公開讀聖經嗎？我挑戰他，“哦”，他說，“爸，

這個好像有點困難”，對不對，他在家裏常常讀聖經，在家裏拿著聖經在我面前晃來晃去的，我都為這個兒子很高興的。但是，他為什麼在哲學系大樓裏就有點困難了呢？這就不對了吧，我說你好好想一想，如果在主裏作基督徒能這樣嗎？然後過了不久，他說，“爸，我已經在哲學系大樓裏公開讀聖經了”。我說，好！“感謝主！”，他說因為他讀聖經，公開讀聖經，還有兩個“尼哥底姆”的（秘密作主的人）說“我也是基督徒，只不過我是不好意思，因為你那樣做，我很佩服你，至少我們私下可以交通了，你別把我當作不信的啊，我也是信的”，“那你應該叫他們一起來讀啊，”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他這樣做了，不容易。為什麼呢？他知道只要他一做，馬上就遭到整個哲學系的側目了，從教授到他的同學，都看你這個人怪了，像我們這麼聰明的頭腦，研究純哲學的，全美前十的大學裏的佼佼者，很不容易錄取的，讀博士的，盡然還相信這一套，真的是笑話，其實他們根本不懂，所以這就是人的驕傲了，必須要對付。

所以，要靠主剛強壯膽，不要怕因此受到排擠，以後學術上的道路受影響了等等，人會有很多種的這些所謂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的，那就錯了。

也不是只是在教會裏表明自己的身份，在社會上一樣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主說了在人前不承認祂名的，祂在父面前也不承認。

很多人說只要人不講，我就不說。當然被人講了以後，無可奈何，我只能承認你說的是對的。能隱瞞多長時間就隱瞞多長，但上帝知道你的心思，那你算事為主作見證的人麼？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最重要是“在彎曲悖謬的世界做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保羅的牧者心，因為他不是說你生活上有什麼困難有什麼需要，讓我來幫幫你，就是好牧者了。他好牧者是關懷他們的靈魂，使他們能把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表明出來也就是要付代價的。

保羅你一個人為主受苦就夠了麼，你為什麼要我們與主一同受苦，那你用愛心受苦就免掉了我們的受苦好了，有沒有這種教導呀？沒有這種教導的。

保羅對提摩太說“你要與我為主一同受苦”，保羅多愛提摩太呀，有很多牧者也奇怪，“我可以受苦，但為了教會不受苦，我也只能為了保護教會的緣故，我為主受苦，免得教會為主受苦了，我就對不起教會的弟兄姐妹”，莫名其妙，他認為他保守教會的安全比傳神全備的道更重要，還信誓旦旦地，我一個人不怕，主要是我為了教會的緣故，我只能向政府低頭了，有這樣的牧者，為了保護教會，跟教會政府周旋，然後請他喝茶，我們一起作好朋友，還真以為作好朋友，走這條路。

所以這裏很重要，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保羅說“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就是保羅的教導起到了實質的效果。我也有這個心願，我在信友堂牧會的時候，我不說我一個人作為牧師講只有教會的弟兄姐妹，我就不要求了，我在外面搞講座，在教會裏不講，那我幹嘛呢，我還做牧者嗎？你認為重要的，首先要跟自己的弟兄姐妹講，不是在外面講，在外面講了一定是在教會裏講過了，再向外面再去進一步傳揚。

三、教會當汲取忽視公共神學的教訓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唯有依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箴 29:25）

下面我們說教會當汲取忽視公共神學的教訓，其實公共神學說到底一再被忽視，就是懼怕。

“公共神學”的這個命題不好講，作鹽和作光，我很早看到過很多牧師講這個題目，從來沒有在彎曲悖謬的世界作鹽作光，作鹽作光要付代價的！大家都來稱讚表揚的事情有什麼不好做呀，做起來也不是太難麼，至少還可以得到大家的掌聲。但是在大家的事上，你有沒有勇氣做呢？“懼怕人的就陷入網羅，唯有依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這就是我們信友堂的本月經句。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很多人啊，懼怕人，最後都陷入網羅，只有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我就說我們真正的安穩，不是靠政府的默契理解和諒解，使我能夠得到一個所謂的在世上的安全環境才能做主的工，真正的工，真是靠主的保守的，主不允許的話，世人想動也不能動，主如果允許把我們交出來的話，主會給我們生命更大的祝福，因為相信我們能夠經過試煉，能夠更加完全。這就是不同時期的期待。

舉例：

1) 中國教會在三自運動中大面積的叛教賣主

“在 1950 年代，不但王明道跌倒過，倪柝聲跌倒過，賈玉銘、楊紹唐就更不用說了。事實上中國教會在整體上都是跌倒的，出現了大面積的，觸目驚心的叛教賣友。在三自運動中，不認主竟達三次而已。雞的嗓子都叫啞了，人們還是不認主。”

----- 摘自王怡牧師著《中國家庭教會史》P.66

那麼我們現在當汲取忽視公共神學的教訓，這裏說中國教會在三自運動中大面積的叛教賣主，這話的結論也不是單單我下的，但我也是完全認同，這是王怡牧師所著的《中國家庭教會史》中所講的，在第 66 頁，有這麼一段，尤其王明道後來還成為家庭教會的一個領袖，因為他跌倒了後，他站起來了。其他的人，我都不知道，事實上，中國教會在整體上都是跌倒了，出現了大面積的觸目驚心的叛教賣友，這就是王怡牧師所寫的，在三自運動中，不認主豈止三次而已。我們說三次不認主，哇哦，人們說彼得你怎麼三次不認主啊，王怡很幽默，他說雞的嗓子都叫啞了，人們還是不認主。這句話特幽默，雞的嗓子都叫啞了！當時在三自宣言上簽字的中國的基督徒，有名有姓的有四十萬人，這個簽字就表明賣主了，還叛教了。因為這個東西從來沒有認為耶穌說“凱撒的物歸給凱撒，上帝的物歸給上帝”，教會是再清楚不過的上帝的物了，沒有好狡辯的。天國的鑰匙，聖道，聖禮，傳福音，教會治理，這些是聖工啊，是不能交給世上的政權來管的。

當初，我是認為中國的這一代牧者，他們還算是基要派教會，基要派教會，還算是在基本的真理上教義上是守住的。但是因為缺乏公共神學這一塊，你看看麼，蘇聯那時是共產黨領導下，蘇聯對宗教迫害是絕對的，這方面案例太多了，共產黨因為它已經認為它是最大的世上的救世主了，國際歌已經特別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根本沒有耶穌這回事，我們中國人糊裏糊塗地跟著唱，西方一唱，觸目驚心的，你要直接否定耶穌啦，“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要做天下的主人，只有靠我們自己”，自己做主啊，這個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本質，要自己做主，難道教會都不教導？教會難道就不分辯？

教會想那是政治，跟我沒關係，我們就在這裏好好讀經禱告，我們不談共產黨，它來了怎麼樣，我們看吧，還要存在著幻想。為什麼呢？因為你不了解共產黨。王明道那時他對日本當局叫他參加華北自治會的時候，他做了必死的準備，因為日本是看不起中國人的，所以他要殺一個中國人像碾死一個螞蟻，所以他勇敢地抵制參加什麼華北自治會，因為是由日本當時控制的，他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為此禱告，做好了必死的準備。但是他對共產黨，他還想畢竟是中國人，自己人麼，竟然有這個想法，一開始他沒有想到共產黨的逼迫會是這樣，還是相信我們是中國人，政府是一定是保護公民宗教自由的，他還認為政府憑自己所貼的標語，政府用它的聲譽來擔保了，那還有假嗎，他當然認為既然你保持宗教自由，那我就按照我對宗教自由的領受，我就自己說話了，當共產黨一把槍送過來時，他嚇到了，沒想到來真的，結果他一下就跌倒了，後來

真是靠主的恩典了，他是雞叫三次後，回來的一個。其他我都不知道。這是很重要的。

當時，自由派吳耀宗就迎合共產黨，我們的目標是共同的，那好了，他以為憑著基督教就怎麼樣了，結果共產黨講你們不可以上街傳福音的，為什麼呢，我們尊重你的宗教自由，意思是你們在教堂裏，信徒家庭裏做禮拜，我們不干涉，這就是宗教自由了，但宗教的自由，主耶穌不是這樣教導我們的，要向萬民傳福音，還要傳到地級，你不讓傳福音，剝奪了我們遵守主耶穌大使命的關鍵，我們把我們的權利義務很重大的使命要向主交賬的事給砍掉了，這怎麼行啊，那政府馬上就這樣回，我給你自由啦，在教會裏啊，不能上街，街上都是我們共產黨的天下，別忘了，那是公共地區，後來居上，他們覺得此話有理，那是公共領域，基督信仰不能進入公共領域，只能關在教會裏，你信徒家庭和教會。其實共產黨眼裏信徒家庭和教會也是不行的，只是暫時允許你，但向外傳福音是尤其不可以。其實我說你錯了，共產黨還這樣講，你看我不會在你的教會裏開黨課，我們無神論麼，所以你要尊重我們麼，錯了，我們彼此尊重，好吧，應該這樣講，我們會尊重你，我們不會到黨校裏開佈道會，好不好，黨校是你的地方，跟教會對應麼，但是，街上是誰都可以去的公共地區，你可以去，我們難道不是公民嗎？不是一份子嗎？他就覺得此話有理呀，我們不到你教會裏上黨課，傳無神論，所以你也不要到街上去，他們把他的空間劃的太大了，……但是就沒有這個認識，還覺得此話有理，你說莫名其妙吧。

對共產黨的性質沒研究，不知道它根本不允許你存在的，最後賈玉銘呀，楊紹唐們跌倒，還有倪柝聲等等也是，跌倒的很厲害，呂春盛他以為我是在農村裏，已經搞了基督家庭，我們已經廢除了私有制了，你越是這樣以為是討好共產黨呢，它最接納你了，錯！這種好事容你去做？！這種好事只有共產黨有權做，你越是這樣子，成為一個系統，就先把你搞掉。

舉例：

2) 大部份海外華人教會不敢或不願在事關公義的重大事件上表明立場。例如舉辦公開的禱告會（如關於六四血案，家庭教會遭遇逼迫，反對墮胎，同性婚姻，DEI 等等）。

3) 最普通的現象：許多信徒只將信仰放在自己的家庭和教會生活中。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事為人隨從今世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我跟好多牧者私下交流過，例如戶外的公開的禱告會，六四血案，家庭教會遭遇逼迫，反對墮胎，同性婚姻，DEI，這些事情都不表態，也不會為此做專門的禱告會。

前面是關於中國的事情，後者是西方社會的，我們是四面受敵。

基督徒並不是傾西方的，很多人都說基督教基督徒就是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啊，錯！我們基督信仰只是說天上的話，我們不說東也不說西，我們只說天，很清楚。當然我們也知道西

方社會跟東方的專制集權社會還是有分別的，因為西方社會比較早地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基督信仰在西方社會發揮了極大的影響，我們現在是對西方社會要他們保守住這個基督信仰，所以我們在這裏是怕它墮落，怕他們離開了原來的基督信仰傳統，忘掉了。對東方呢，我們是要傳福音，要改變。因為它根本沒有基督信仰的淵源和根基，所以對兩者我們的任務是不一樣。

最普遍的現象，就是許多信徒只將信仰放在自己的家庭和教會生活中，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事為人呢，我就用以弗所書的話，“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那是很大的控告啊，保羅講的，但是沒有關係呀，我在教會裏也做禮拜，也奉獻，但是我在公司裏，在金融機構，在教育機構，我是身在江湖，人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身不由己呀，主耶穌一定理解的。因此，很多人就是兩面人，在社會上侍奉世界的主，侍奉嗎門，因為他說他要生活，到教會裏，他要侍奉主了，但是良心上覺得很平安，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是嗎？西方社會裏，過去基督徒比例很高的，但是在大學，教育，律法等裏面的從業人員當中沒有基督徒嗎？但是都不敢出聲的，不敢表態，因為表態了，可能就失去工作了，在隊伍裏面就受排擠。就像好萊塢這些，都是很左，因為你左了以後，在好萊塢就可以得到各種各樣的機會，如果你在這些方面反對什麼 DEI 這套所謂的 woken 覺醒運動，政治正確，他可能就被人側目了，馬上會受到有形無形的排擠，你就不要再搞你的演藝事業了，很多人為了演藝事業這個所謂的誘惑或者為了世上的研究的誘惑，他可以放棄自己的身份。這就是我教我的小兒子，你研究哲學是可以的，我認為哲學的領域是要榮耀歸主的，你看看能不能在這方面榮耀主，如果你不能榮耀主，你別幹。因為有些智慧現在有些哲學變得非常專業和技術了，不是那些比較庸俗的哲學，完全非常專業型的，那他可以做，但是你要當心。但是你為了你的學院學術的原因放棄的話，你還是趁早別幹了。就像作記者卻不敢講真話，做什麼記者呢，討一個騙人的職業做，你還不如去賣肉，去種菜，你還可以少犯點罪，沒什麼意思。但是作記者那個世上的頭銜挺光榮的，為了這個又何必呢，你要麼有勇氣一樣做牧者，你做牧者不敢在講臺上講神全備的話語，不知道這個牧者該怎麼做呢？我認為這是最基本的。

四、公共神學是如何成為建造信友堂教會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所以我今日向你們證明，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為神的旨意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徒 20:26-27）

下面我就結合我本人在自己的教會當中經驗，正如公共神學都要跟自己的實踐相結合，我想最重要的實踐是跟牧會連在一起，我就說說“公共神學是如何成為建造信友堂牧會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就是表明我的心志，使徒行傳中保羅這段話非常重要，作為傳道人保羅在這裏向以弗所教會的長老告別的時候，沒有太多的美好日子的共同的回憶，他只是專門講一件事：“所以我今日向你們證明，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都是長老了，這種事情還會發生嗎？會！保羅知道他講是講了，但是你們中有幾個是真把它放在心上的呢？

為什麼保羅撇清自己，因為他已經盡責了，“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意思說如果神的旨意我保羅如果傳的不全備給你們，有避諱的話，那我根本是在害你，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即血是我幫你們流的，為什麼？我不傳你們怎麼知道呢，如果傳的不全就死了，所以你們要知道，反過來講，我應該都講明了，如果你們照我所講的這個全備的啟示，所以神的道要傳的全備，他就擔心不全備，不全備的話你就變成一知半解了，那你們當中滅亡的人就等於是害死的，做老師的是叫誤人子弟，他是誤人生死，誤人靈魂呀，所以保羅把它看作是頭等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要講清楚，這個是最關鍵的他要面對交代的事情。所以我們每個做牧者的都要把這句話“神的旨意，你有沒有避諱”？太多避諱了！

這個敏感，那個敏感，都是敏感！聖經裏這個是不好隨便講的，那個也不好隨便講的，這個講了會有人不高興的，那個講了以後，我就會怎樣了，這個會友會怎樣了，為了維護教會的和平，不要讓他們起爭論，這些敏感的事情就不講了。但是你用神的道跟人去爭辯呀，要把人的東西都用神的道去得勝了就好了。保羅天天跟人爭辯，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他就用神的道。

1. 將聖經中有關神在全地的主權，在凡事上掌王權居首位的啟示（三化異象），貫穿在主日的講道、周間的查經和禱告會中。

具體我做的就是：1. 將聖經中有關神在全地的主權，在凡事上都掌王權居首位的啟示，在我們教會是寫在我們的會章上的。

三化異象，就是：

- 1) 福音具體民族化，中國福音化，加拿大福音化，這是要把完備的福音傳給所在的國族；
- 2) 教會國度化，就是教會一定要在基督裏長成它的身量，教會不能夠跟世俗混在一起，最後變成世俗化了，教會要跟世俗化爭戰，除非教會國度化，否則就世俗化了。這兩個爭戰，靈命的爭戰。最後，要用什麼保證呢，如果說基督的福音，包括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一個是表明我們的得救，一個是成長，是保守我們的生命的，但是所有這些，都要被上帝用來爭戰，

那就是文化的基督化。

3) 文化基督化，在文化各個公共領域當中，耶穌基督來居首位掌王權。你說講了以後他們不聽，你要活出這個生命，你在文化中在任何職業中，在職業上的最高指導，如何把基督的倫理在職業當中行出來，真理堅守住，那你是聽基督的，不是聽老闆的，不是聽他們不信者的那套價值觀，千萬不要在這個罪中有份。

所以我們把這些貫穿在主日的講道，周間的查經和各樣的禱告會中。這裏列舉出我的一些講題，來看一下。（看附圖）

2.2004 年起，開始舉辦系列“科學與信仰”的福音講座，接著又進行了近四十講“信仰與文化”講座。

主日講道時，我是把它融化在講道當中，我從來認為這跟我們的生命建造是有關係的，不只是知識性的。但是也需要開設一些專門的講座，因為那個就包含更多的知識性層面的要給大家預備。就是舉辦系列的“科學與信仰”的福音講座；接著又進行了近四十講的“信仰與文化”講座。比如說，舉幾個例子大家看看，在“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講座系列裏，有一個“從基督教信仰，看馬克思主義”直接向著馬克思主義開火，不要再受馬克思主義的欺騙了，因為現在有很多甚至是基督徒都不明白，甚至說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者，他如果是真馬克思主義者就好了，他們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做的不好，是假的。那他們如果是真的，你就跟隨馬克思了？笑話！馬克思主義從根上就爛了，不是這本經被念歪了，馬克思主義這本經誰都念不好，因為這本經本身就是歪的，這個問題要搞清楚，很多人還不理解，以為馬克思講得不錯啊，要為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應該什麼都公有制，因為大家知道，一個人有私心不好，大家都需要有廣闊的胸懷麼，說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不是挺好的嗎？我們人的知識就是如此，他不知道什麼叫私有制，就是上帝尊重我們每一個個人的主權，讓你不再做奴隸，所以你還可以擁有財富，你可以擁有產業的權利，不能把你剝奪，剝奪了就是奴隸了，奴隸主剝奪你，你就是奴隸，國家剝奪你，你還以為你是社會主義新公民呢。笑話！

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不好嗎？幹什麼事都要有計畫，有計畫難道不好？你錯了！

經濟的事情，哪有由幾個官僚一拍腦袋就可以決定的，還什麼計畫。計畫就出亂子。

所以我們就應該真正的老老實實，市場是一名檢驗者，人們必須把這種商業性的生產放在市場上檢驗，可以用上帝的公義公平的原則放在市場上檢驗，誠信，都是市場上可以做的，做有真正的基督徒的企業家、商人，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企業家商人，就被階級化，被打倒了，那完全是受了馬克思的毒害，以階級搞身份政治。就像現在西方將膚色、民族的身份來界定人，是

一樣的。都要把這些詭計揭穿。

3. 自 2009 年起，教會每年舉辦“六四禱告會”和戶外的為“受逼迫家庭教會禱告會”

從 2009 年，我們每年舉辦“六四禱告會”，和戶外的為“受逼迫家庭教會禱告會”，現在是直播的燭光下的，對於為“中國受逼迫家庭教會禱告會”，李英強長老在我們中間。過去是為守望教會禱告，現在是為秋雨教會，還有很多受逼迫的家庭教會禱告，這是我們基本應該做的事情，這裏要表明的就是一個是基督徒的愛的原則；一個是維護信仰自由的原則。一個是為維護公義的原則，因為“六四事件”特別的一個標誌，我們教會不是政治組織，不需要在任何的政治事件上一一表態，我們不需要，但是我們發出幾個重要的，標誌性的表態，也就表明我們在這裏持守的是上帝的公義，其他就不在話下了。

我們不可能今天政府搞這個了，明天有搞那個不對了，跟著它去轉，不會的。告訴它，從根子上錯了，因為它根本上就是用人的旨意代替上帝的旨意，最後都要受到神的審判的。

今年二月，我恰好有機會能夠到華府去參加了兩個會議，一個是美國全國早餐禱告會，俗稱總統早餐禱告會，我也感到我自己作為一個牧者，本來算不了什麼，過去搞民運，最希望把一些意見反映到華府上層，我見到最高的就是助理國務卿，代表學運。我現在做牧者，也從來不想要爭取去見他們，但是把我擺到能夠讓傳道人在所謂君王面前而站立，也能夠把我們的資訊傳過去。在總統早餐禱告會，從川普總統，到付總統，到議長全部，都在場了，我都能看到他們，為他們禱告。在這裏，至少傳道人在這裏面的這種尊榮和地位，在世的執政的掌權的面前，他如果願意承認，也是國家受祝福的一個好現象。我們就抓住機會，我在這次最抓住的機會就是那樣一個國際宗教自由的一個峰會，因為我在為宗教自由呼籲過，所以我也得到了參加國際宗教自由峰會的資格。（見圖片）在這個峰會上，一位是我站在 Global Campaign 或者 Religious Prisoner of Conscience，這個裏面有一系列的各個國家，為信仰當中受逼迫的人士，我們這裏有兩位，一位是王怡和蔣蓉師母，還有在最左面下排的，是曹三強牧師在裏面。它就高掛在這個宗教自由峰會的會場的走道當中，我看了大受感動，就在這兒拍照留念。

然後呢，我抓住機會，因為當時參加這個會時，我就走訪國會，見到了兩位，一位是 Ted Cruse，在他那邊訪問時，把中國家庭教會受逼迫的情況，都提出來了。還有傅希秋牧師，都在這當中。還有一位是國會，（當時我在參加一個國會聽證會，就是為宗教自由舉行的一個聽證會），是國會宗教自由委員會，這位女士她原是國會議員，她現在是作為專員，她叫 Viki，我看她的分工是跟中國的信仰自由的狀況這個事物有關的，我就把“中國下午五點鐘”的那份名單，正好汪成忠也在這裏，就是中國家庭教會受逼迫的那些牧者領袖或者弟兄姐妹的一份名

單，當場鄭重地送到她的手上。我說：“這個是原始的，我們的中國受逼迫的家庭教會的一份中文的名單還沒有翻成英文”，但她馬上就說：“沒關係，我的侄子懂中文的，我回去就讓他全翻成英文就可以了。”她非常高興，她知道我在這裏直接向她訴求了。我今天到了那裏，就像以斯帖一樣，今天做了王后，今天就有機會，讓我做了那個代表，能夠跟那些上層接觸，我難道就自顧自己高興麼嗎，主要把受苦的肢體的需要，在那裏我就呼求他們國際來重視聲援，給中國政府加壓力，希望他們能早日得釋放。

但是，我在我們的戶外晨禱會上，我呼求“求主給他們堅強的意志，請他們剛強站立，我們在一起。”

但是我跟政府講話，用另外一個方法，我是呼籲使他們條件得到改善，這個很重要。然後我也得到了，他們其中有一個牧師就告訴我，包括將蓉師母的事，都是已經在他們的進行當中，當時他們是專門跟中國政府施加壓力，這時最後交涉結果，“哦”，原來是這回事，原來國際的壓力也是蠻重要的。我就告訴大家，有些事情我們能做的，我們儘量做，以便讓我們知道，包括我們今天在這裏的，我們都是一條心的。

4. 在教會中多次動員各項為社會公義發聲的簽名運動。

比如說讓孩子變性，父母不能管這種不義，我們教會堅決提抗議了，我們就簽名，一些加拿大政府的 BillC-41, 等等等等，我們就呼籲請願。

我最後給大家兩張照片，蠻有意思的：

2003 年，8 月反對同性婚姻大遊行，那是我自己作為大會遊行的一個講員，和其他的各族的代表，我當時還年輕，03 年，沒想到過了 22 年以後，我又一次必須站在臺上，守護列志文的家庭日集會，這個最主要是抗議政府對毒品的縱容，是反毒的一個集會，因為我們教會就有一位 14 歲的女孩，因吸食芬太尼而死。所以是觸目驚心地擺在面前。做母親的因為有顧慮，不敢說，要我保密，我說我理解你的心，但是你要打消顧慮，這件事不光是你，更與你女兒有關，也是跟我們這一代許多像你女兒一樣的在公立學校裏上學的這些孩子的生命安全有關，一定在此揭露出現在政府的放縱所造成的可怕後果，後來她做母親的是同意了，以至於我能夠公開地站出來呼籲。我在這裏，任何有關於公義的表達，放在我們教會，我們都一樣地力挺支持。

我們曾經幫助了一個基督教的護理院，使他們可以不接受政府的安樂死的強迫規定，因為我們通過我們的簽名，是他們想改組他們的董事會的企圖，徹底失敗，我們也有打美好的勝仗。

據說這次 2 月 17 日，我們家庭日集會我們呼籲影響以後，被報紙，當然我要謝謝那位溫哥華的華人媒體的報導，死的是華人，所以省政府被迫也修改了一些關於原來放縱的地方，

也收緊了一點，也算是我們在這裏面得到的一些效應。但是我們不是效應導向，我已經講過了，我們做這個，結果是交在神的手中，如果不是神的心意的話，這個結果都在神的手裏，神要改，神要剛硬法老的心就剛硬法老的心，但是上帝要感動古列大帝也可以，都是神的作為，這些事不在我們的手裏，但我們表達的立場必須要在上帝和眾人的面前，做美好的見證。這是我們基督徒在地上做真實的基督徒的一個表達。

我還要跟大家說的一個是我這次參加那個峰會和早餐禱告會的時候，當傳牧師，因為他是這方面機構的，他跟各界都有聯繫。

而我是牧會的牧師，我又是在加拿大，我也沒有在美國多露面，他給我介紹的時候是說，“哦，這位洪牧師，他是華人教會裏很少有的，能夠在 15 年裏，一直堅持一個是為六四呼籲，為中國的受逼迫的家庭教會禱告”，喔，他一講，周圍都好像立刻投來一種對我的非常贊許的目光，好像覺得我今天能夠站在這裏是因為我做了這事，當然我做了這事，我如果不做這事我也可能不會被推薦上去的。但是問題就在於，我所做的沒有什麼特別，我認為這是每個牧者都要做的，大家聽到這事很少的，或許是唯一的，這麼講的話，我的臉上不知道是感到紅一陣白一陣，我是為教會現在這種淒涼的一個場面，應該每個牧師都站出來麼，怎麼變成這麼少呢，教會來為此禱告，教會不就是應該向罪爭戰的嗎，教會不就是一個肢體受苦，我們一同受苦嗎，我們應該更多的教會出來麼，我真的是有點哭笑不得，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其實我們沒有做什麼，就是按神所吩咐的，沒有選擇，別的沒有什麼。

好，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所講的。

最後，請張坦弟兄為我們做個禱告吧。

秋雨教會的公共事工

李英強長老

主持人：

這是我最揪心的一次節目，當第一季英強長老分享了王怡牧師的公共神學思想之後，許多觀眾都希望能夠知道秋雨教會是如何行出來的，但他們不知道英強長老那一次分享後付出了多大代價。我知道英強長老在他現在的處境中要來分享是多麼的不容易，需要多麼大的勇氣，也許帶來不可預見的後果。但秋雨教會是中國家庭教會公共神學方面的標杆，觀眾的期待同樣也是我的期待，所以膽戰心驚地再次邀請英強長老來分享。感謝神的保守，雖然有那麼多的攬擾，但畢竟在大家多等了一會兒後（節目開始後英強長老沒有到場），英強長老終於安全地出現了。下面，我們把時間交給英強長老。

李英強長老：

感謝主。謝謝張坦老師，也謝謝剛才王牧師的代禱，特別感謝弟兄姊妹這幾年來持續為我們教會代禱。我們在去年有分享過一次，談王怡牧師和秋雨聖約教會的公共神學及其實踐。關於事工的部分，我們講得不多，張坦老師請我們再分享一次。

我先回顧一下上次分享的大致內容，王怡牧師和秋雨聖約教會公共神學的特點是什麼？

五點：第一，福音為中心，聖經為標準；第二，國度為主體，末世為框架；第三，中國為禾場，政治為焦點；第四，以寫作宣教，向學者佈道；第五，十架為道路，受苦為榮耀。我就不展開去講了，因為上一次花了一個多小時來分享這部分內容，如果弟兄姊妹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上一次的分享。

今天，在分享具體事工之前，我補充分享一個內容，就是王怡牧師的公共神學對傳統加爾文主義的發展。這個內容不是我自己總結的，是美國的一位基督徒學者，他的一篇論文《代價高昂的凱波爾主義》提出一個這樣的觀念，叫“代價高昂的凱波爾主義”。本來凱波爾主義是

現代加爾文主義的主流神學，他認為，在中國，王怡牧師以他的思考和實踐，發展出來一種叫“代價高昂的凱波爾主義”。

按照他的研究，他說，王怡的公共神學，雖然在許多方面與加爾文主義保持連續性，但也存在一些顯著的斷裂性（就是不一樣的地方）。這些斷裂主要源於它所處的中國宗教逼迫的環境和傳統加爾文主義發展的那個時候相對寬鬆的環境之間的差異。這些斷裂使得王怡的公共神學呈現出一種獨特的代價高昂的凱波爾主義的特徵。以下是八個方面的總結，也是對傳統加爾文主義的一個發展。

第一個是對文化使命的理解。傳統的加爾文主義，例如凱波爾跟巴文克，他們都強調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積極參與文化改造，希望通過基督徒的努力來提升文化和社會。他們認為，文化使命可以在政治領域發揮作用，並且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這也是王怡牧師和我們秋雨聖約教會、國內改革宗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以及領受改革宗神學的一般也都這樣認為的。但是王怡牧師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王怡的公共神學認為，在逼迫的處境下，就是對加爾文主義在中國處境之下的處境化，在逼迫的處境下，文化使命必須以十字架為中心。他強調基督徒在參與文化活動的時候，要預備好面對苦難。

這種觀點與凱波爾和巴文克的文化復興觀有所不同。我想說明，這個不同不是因為凱波爾、巴文克他們完全不知道或者完全不理解，而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和中國改革宗教會以及中國教會所處的環境有相當大的不同。中國不僅處在一個異教的社會當中，而且是處在一個持續高壓和逼迫的環境當中。王怡牧師認為，真正的文化使命不是為了提升文化，而是在墮落的世界中活出基督的見證，這種實踐必然伴隨著與世界的對立。他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十字架與垃圾場》，他把世界比作垃圾場，教會則是其中的芭蕾舞者，凸顯了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中的異質性和使命。這是對文化使命的理解。

第二是對普遍恩典的理解。傳統的加爾文主義，特別是凱波爾，他強調普遍恩典在社會中的積極作用，進步和文化繁榮是上帝普遍恩典的體現。當然也這是我們通常意義上一般人的觀點。但王怡牧師對此有所發展，他對普遍恩典持有更為謹慎的態度，他更關注“罪”對社會的反作用，以及世界對上帝恩典的濫用。他認為，世界常常將普遍恩典的祝福偶像化，使其取代了基督的救贖。這點凱勒牧師、派博牧師其實也是持這樣的觀點。因此王怡牧師強調，教會不應過分地依賴或者信任普遍恩典所帶來的社會進步。他認為，並非所有的進步都是上帝普遍恩典的體現，特別是在中國，科技進步並沒有帶來信仰的復興，科技的進步很多時候是加強了“利維坦的牙齒”，使利維坦吞噬教會的武裝更加牢固、更加強大。

第三是對國家權力的態度。傳統加爾文主義認為國家是上帝設立的、有其神聖的職責。我想舉個例子，比如威敏信條，在威敏信條第23章中講到政府的時候是非常正面的，講到政府如同保育之父一樣要保護教會，甚至要去禁止異端，保護教會正常的信仰活動。但是王怡牧師的公共神學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他對國家權力持批判態度，特別是在無神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統治之下。他認為，國家如果試圖取代上帝的地位，教會就必須採取不順服的態度。他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任何試圖保持政治中立的教會都是不可能的。

我想，普世教會其實是缺乏與現代的專制獨裁政權打交道的經驗的。在某一個意義上講，德國教會曾經經歷在納粹的淫威底下把十字架扭曲成了德粹的標誌——萬字架，但是德國教會對此有多少神學意義上的真正反思嗎？即使我們現在來看仍然也是缺乏的，納粹之前的自由主義神學至今依然是德國教會的主流。

中國教會今天被放在一個很特殊的試煉環境當中，那麼如何從聖經的視角來看待啟蒙之後才出現的這樣一種國家政權形態，可能我們普世的教會都是缺乏經驗的。因為以前遇到的無論君主制，還是民主制、議會制，都是普世的政體，共產主義政體則完全是在啟蒙之後把人完全高舉起來，在這種狀況底下發展起來的現代的威權統治。

我的意思是說，像凱波爾、巴文克等更早的前輩們，他們沒有跟敵基督、反福音、意識形態完全政教合一、要求入腦入心的這樣的政權打過交道，他們缺乏這樣的經驗，所以王怡牧師在中國的這個公共神學的思考和實踐，在這個層面上是對傳統加爾文主義的一點發展。

第四是對領域主權的理解。傳統加爾文主義的領域主權理論強調，各個領域在上帝之下有其自主性，國家不應干預教會，教會也不應該去借取刀劍的權柄。但是王怡牧師的公共神學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他認為，在威權和極權體制下，尤其是極權體制之下，國家自認為擁有至高的主權，直接與上帝對抗，因此對於教會來說，國家是一個敵對的實體。他的領域主權觀，更帶有對抗的性質，強調教會要抵擋國家對其他領域的侵犯，特別是對教會、對信仰的侵犯。這一點特別體現在他被捕前一天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叫《2018宗教戰爭沉思錄》，這篇文章非常重要。這幾年我讀了好多遍，我覺得文章裏有非常多的洞見和先知般的預言，但是可能中國教會真正重視它的人還是不多。

第五是教會的大公性。傳統加爾文主義認為，教會的大公性在當今的時代就可以部分實現。而王怡的公共神學則認為，教會的大公性只有在基督再來、祂的國度完全實現時才會完全顯明。在當前時代，教會的大公性反而會導致教會與世界的衝突。他認為，教會必須預備好在世上遭受苦難，並以受苦的方式見證基督的國度。

我們教會的異向是“三化異向”——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教會國度化就意味著，我們和朝鮮的教會、我們和韓國的教會、我們和日本的教會、我們和美國的教會、我們和越南的教會、我們和英國的教會，同為主的教會，我們都是耶穌基督的身體。你看我剛才舉的這幾個名字，我念的時候你就知道，我們中國的教會想要和這些教會連接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當我們認同我們和英美的教會、和歐洲的教會同為基督的肢體時，在中國的執政掌權者看來，這就是被境外敵對勢力滲透。他們認為你們就是顏色革命的先鋒，你們就是跟西方的反華勢力勾結，他們不會認為這是因為教會的大公性。“教會國度化”決定了你必須和西方的教會是兄弟、是手足、是肢體，但掌權者不會這樣看啊，他們總是認為西方是亡我之心不死，你就是做他們的臥底、先鋒。

當我們與朝鮮的教會認同時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某個意義上，朝鮮教會受到的逼迫比我們要重得多，這是全世界，包括在穆斯林神權政治下的這些教會裏受逼迫最嚴重的。當我們與他們認同的時候，我們就被世界上其他的獨裁統治者所恨惡，因為我們說：這是我們的弟兄姊妹，你們逼迫他們就是逼迫我們，你們殺害他們就是殺害我們。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教會的大公性在地上會使得教會經歷什麼呢？

如果美國的教會跟我們認同會意味著什麼呢？美國的教會如果與我們認同，就意味著他就會被認為是敵對勢力。那麼，在西方的教會與我們如何認同？它到底要與中國教會的哪一部分連接呢？有些教會說，我們要宣教、我們要在中國服侍，所以他們就與國家政權所操控的三自教會連接。但是當他與國家政權操控的三自教會連接的時候，他們其實就是割裂教會的大公性。為什麼呢？因為他躲避了十字架。當你躲避十字架的時候，你就躲避了福音、躲避了基督。我在這裏是稍微多說了幾句，教會的大公性，在今天、在當世，其實就意味著十字架。

第六是對教會與世界關係的理解。傳統加爾文主義傾向於積極地參與社會改造，希望將基督教價值觀融入到社會各個領域。弟兄姊妹們，我們知道改革宗的先輩們，包括清教徒，包括巴文克和凱波爾，他們在一個意義上講都是比較積極樂觀的。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持後千禧年的觀點，認為只要教會在世上好好地做見證，照著清教徒的那些美好的口號“拼命地賺錢，拼命地省錢，拼命地捐錢”，好好地建造和改變這個世界，世界就會充分地基督化，世界就會被更新。

但是王怡牧師的公共神學，則在此基礎上有一些發展。他認為，世界與教會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對立，教會的使命是做光、做鹽，而非與世界妥協。他認為，一些新教徒為了避免衝突而選擇與世界妥協的做法是錯誤的。他強調，教會必須忠於基督的教導，即使這意味著要與

世界為敵。

第六的部分是對政治參與的必要性的理解。這裏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傳統加爾文主義認為，基督徒在政治領域可以發揮影響力。王怡的公共神學則強調，在中國的語境下，教會的信仰本身就帶有政治引領，因為教會的存在挑戰了執政者的權威。他認為，教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聲明，因為見證了基督的主權高於一切。

有些家庭教會的弟兄姊妹說“我們不談政治”，豈不知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因為當你說基督是你主的時候，你這話本身其實就已極大地挑戰了這個社會的統治秩序。無論是教會領袖還是普通的弟兄姊妹，一定會有一天會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你到底是要跟黨走，還是要跟主走？這是一個問題。跟黨走，你就可以有空間、可以活。跟主走，你就要被打壓。幾年前很多教會都以為，之所以秋雨聖約教會被打壓、王怡牧師被抓，是因為他們太激進了，他們搞政治。但是實際上不是我們搞政治，而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當中，你只要忠於基督、忠於上帝的這個屬天的國度，你就會被認為是敵對性的，你就會經歷從政治而來的攻擊和控制。

第七是對末世論的理解。傳統加爾文主義也關注末世，但更傾向於將其理解為是在文化和社會的逐漸進步中受普遍恩典的積極影響。王怡牧師非常強調末世論，他的末世論是以國度為主體，強調上帝國度的主體性，教會在這個世界上的主體性。他的整個神學都是以末世為框架的，他認為，在這末世當中註定就會要受苦，唯有基督再來才能夠帶來救贖和完全的供應。

最後第八點是對恩典高於自然的理解。傳統加爾文主義通常認為，恩典可以提升自然，通過普遍恩典，社會可以得到改善。王怡牧師則強調，在這個被罪污染的世界中，恩典高於自然意味著恩典會與這個世界產生衝突。

總而言之，王怡牧師的公共神學與傳統加爾文主義的斷裂性，主要體現在他對逼迫的認識、文化使命的實踐、普遍恩典的理解、對國家權力的態度和教會的末世論上。這些鍛煉使得他的神學更具有處境性，以及在中國處境之下所發展出來的對抗性，強調十字架的道路以及在苦難中建立基督。這種代價高昂的凱波爾主義，對於傳統加爾文主義在特定處境下是一種修正和深化。

我想，這樣一種代價高昂的凱波爾主義，或者說一種代價高昂的加爾文主義，是上帝透過王怡牧師實踐和總結的一個非常寶貴的神學財富，不僅對於中國教會，而且對於面對越來越多壓力和艱難的西方教會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

接下來我就來分享秋雨教會在公共神學方面的實踐。補充一點公共神學的這個部分是為了讓大家知道，實踐本身就是帶有前面所講的公共神學的這些理解在裏面的。我們不是為了

要在中國建成一個美好的社會，而是要 在中國見證耶穌基督的國度。所以你看到嗎？這其實是相當大的區別。

之前我聽一些慕道的知識份子朋友曾經有過一些困惑，他說我們感覺你們基督教有一種獨斷性的特徵。如果你們在中國成為了一種主流的信仰、主流的宗教，你們會不會倒過頭來逼迫我們？到時候如果我們不信基督教，會不會就被你們排擠？

我說其實你們不太瞭解我們，要知道我們是吃過被逼迫的苦的。而且在某個意義上講，也唯有教會才是會真心誠意地來實踐信仰自由，因為信仰自由對於我們來說，是從我們對福音的理解當中發展出來的。就好像一百多年前，凱波爾在他的加爾文主義五講裏面就講到，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其實就是在新教、特別是加爾文主義者所在的地區發展出來的，不是在異教的地區，也不是在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地區。

好，我現在進入正題，我們今天大概分享十一個部分：第一個是良心犯家屬援助基金；第二個是反墮胎事工；第三個是上訪者福音團契；第四個是法律人團契；第五個是“從 512 到 64”的為國家禱告月；第六個是基督教教育事工；第七個是每週的公禱事項；第八個是瘟疫中的福音佈道會，現在是聖約佈道團的網路佈道會；第九個是“中國的下午五點鐘”國度禱告會；第十個是王怡文庫；第十一個是監獄福音團契和“為主坐牢”運動。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分享。

第一個是良心犯家屬援助基金。基於對信仰自由的捍衛和對受逼迫者的關懷，秋雨之福教會在 2011 年 5 月設立了良心犯援助基金，用於幫助那些因信仰或者是由於良心而遭受迫害被監禁的人及其家屬，包括提供經濟援助，提供法律援助，探訪和關懷這些被監禁者的家屬。

對於這些事工的介紹中，我會找一些歷史性的檔來跟大家做些簡單的具體說明。這個是 2011 年 5 月秋雨之福歸正教會成立良心犯家屬援助基金的公告，從這個公告中弟兄姊妹可以看到我們為什麼要成立這個基金以及這個基金要做什麼。我不妨把這個公告給大家讀一下：

各位在基督裏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教會在 2010 年設立的慈慧基金，因著主的帶領，慈慧事工的重心慢慢集中於三個邊緣人群：流浪漢、良心犯和住院病人。在得到慈慧委員會和執事會支持以後，長老會決定從即日起，在教會慈慧基金當中單設良心犯家屬援助基金，專用於對四川、重慶兩地被羈押的良心犯家屬的經濟幫助。主若許可，當我們有能力時再將這一援助範圍逐步擴大。（後來是擴大了，不僅川渝兩地，還包括貴州和中國的其他地方。）

主基督的誠命，囑咐祂的門徒愛鄰舍如同自己，又要與哀哭的人同哭，紀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主的使命叫我們傳福音給普世的人，包括任何被歧視排斥的人群。主耶穌在世的服侍當中，特別關懷和進入罪人、妓女、稅吏、病人、窮人等邊緣群體，既憐憫醫

治他們的身體，也傳天國的道給他們，好叫他們的靈魂得到釋放。

《威斯敏斯信條》第二十二章“論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自由”中說，唯有上帝是人類良心的主宰。人若以強制力要求他人相信、盲從聖經以外的主義和命令，是毀滅了人的良心和理性的自由。同時，中國憲法和中國政府簽署的《聯合國民權公約》所承認的良心和宗教自由，也是這一聖經教導的部分彰顯。

長老會認為：因為一個人的思想、良心、宗教自由及意見和表達自由，而對其實行強制羈押和任何暴力對待是違背聖經的；對具有神的形象的個人的思想、宗教及其表達的身體強制，在道德和靈性上是邪惡的，因為唯獨主基督的福音擁有呼召、改變和審判人類的思想和靈魂的主權。承認個人在神面前的良心自由是福音使命的前提。（我就不全部念完了，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看。）

那麼我們設立這個良心犯援助基金的理由是什麼呢？因為承認個人在神面前的良心自由是福音使命的前提。我們設立這個良心犯援助基金，不是說我們對這些因言獲罪的人和這些良心犯的觀點和言論認同，不是因為我們認同他們的觀念，所以我們援助，不是的。王怡牧師在被捕之前就很清楚地講到：評價或支持福音真理之外的社會思想和言論，或者促使這些思想對社會制度和人性發揮影響，都不是地方教會的使命。促進中國的民主化不是教會的使命，反對中國的獨裁統治也不是教會的使命。教會的使命，首先是福音使命。但是教會對我們身邊的那些良心遭受強制的人以及他們的家屬，因此陷入的生活和精神困境，仍然有不可推卸的憐憫、幫助和安慰的責任。尤其是當這種對他們私下和公開的幫助也成為對良心自由的考驗、捆綁或試探的時候，教會當求主憐憫我們的軟弱，是我們做好撒瑪利亞人的勇氣和力量。在這裏，王怡牧師引用了馬丁尼莫勒牧師的很有名的懺悔。

我們長老會認為，主基督借著尼莫勒牧師的這一段話，對今天中國教會的良心和敬虔依然構成了挑戰、警告和呼喚。長老會認為，教會對一切壓制和強迫人類良心自由的罪惡的漠視或者沉默，最終將損害教會的見證和福音使命。尤其是考慮到，被拘禁的這些良心犯，有很多位都是來過教會，或者是長期的慕道友，我們更有責任來關心他們。願我們在時局艱難的時候，依然畏懼主的話勝過畏懼世上的一切。這是良心犯援助基金的規則。

援助的範圍是因因言獲罪的罪名而被拘留、逮捕或者判刑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只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也在幫助之內，只要在他的行政處罰或者判決書上明確是因為信仰、宗教活動、思想言論、寫作、出版以及新聞傳播等表達思想言論的行為作為處罰和刑罰的事實依據的被羈押者。地域擴展到整個西南地區。

援助的目標是什麼呢？一是社會撫養金，在良心犯被羈押期間，籌集並幫助其子女在校教育的部分或全部費用；二是家庭補償金，就是在良心犯被羈押期間，按照社會平均工資和平均職工收入籌集，並向其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支付被羈押期間的家庭補償。三是臨時救助金，就是有重大困難或重大疾病的時候來幫助他們。就是這樣三個：針對孩子的社會撫養金，家庭補償金和臨時救助金。具體的使用流程這些我就不念了。

當時成立的時候就資助了劉賢斌、任飛、譚作人、陳衛和陸大春五位。從 2011 年到現在已經將近 14 年了，良心犯家屬援助基金前後援助的人已有幾十位，具體的數字我還沒有統計。這一個基金實實在在地幫助到了很多被羈押的良心犯的家屬。比如 2015 年被捕的陳雲飛，那個時候他是我們教會的慕道友，他曾經是一位上訪者，也是幫助上訪者的維權人士。雖然時候他還沒有受洗，但跟我們教會一直有很多聯繫。他在這個良心犯援助基金和小組中一直參與對良心犯的探訪。自尼哥底母查經班成立以後，他就一直在參加。在上訪者福音團契裏，他是非常積極活躍去聯絡和幫助上訪者的一位慕道友。2015 年他被捕以後，我們就特別成立了一個來幫助他的事工。這是我要分享的良心犯家屬援助基金的一個個案。

第二個我要分享的是反墮胎的事工。秋雨聖約教會高度重視生命的神聖性，我們認為生命從受孕開始就具有價值。在一般情況下，墮胎就是殺人。從 2012 年開始，教會設立“兒童節不要墮胎”的事工。這個反墮胎的事工最早就叫做“兒童節不要墮胎”。後來 2017 年我們教會分堂之後，“兒童節不要墮胎”事工就留在了百花堂，聖約堂開始了一個新的叫做“恩典嬰孩”的事工，依然是反墮胎的事工，專門從事反墮胎的宣導和服事。

後來這個事工發展成了一個跨教會的國度事工。多個城市的教會聯合一起，特別在兒童節的這一天做聯動。平時這個反墮胎事工也有聯結和拓展，包括宣講和教導，我們不僅在主日學講，在主日講臺上講，而且開設特別講座，專門邀請講員來講反墮胎主題。也為那些面臨墮胎選擇的婦女提供諮詢和幫助，特別是一些危機干預。有一些人或多或少接觸到我們，接受我們的觀點，或者說自己情感裏原就是不想墮胎的，但是在當前的社會形勢之下又好象不得不做出墮胎的選擇，那麼這種時候她就需要一些具體的幫助，我們教會就幫助了好幾個這樣的個案。

我舉個例子，有年輕女性因為與比她年長的婚姻中男性有過關係而懷孕，男性有自己的家庭不想離婚也不能夠離婚，這種情形之下女生就非常痛苦。我們的社會一般認為就只有把這個孩子打掉。這個女生的父母也極其痛苦，如果不把這個孩子打掉的話就要把她從家裏面趕出去。

還有一個個案是，有一個女生跟她男朋友談戀愛，然後意外懷孕。懷孕了之後她的男朋友又跟她分手了。她家裏人就說，那這種情況下肯定要把孩子打掉，孩子不打掉的話你將來

怎麼嫁人呢？那個男生也不願意承擔責任。在這樣的個案中，我們就不能只是說你不能夠墮胎，墮胎就是殺人。如果我們講這樣的話，就是把這位女性放在一個極其可憐的境況當中。她生下這個孩子要承擔許多的苦難，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所以我們教會就專門會成立一個陪伴的小組，呼召義工參與長期地幫助她，在她有具體困難的時候提供實際的幫助，陪伴她、安慰她、鼓勵她，也帶她來教會聽福音。

我們其中有一個支持就是，如果你生下來這個孩子，但是確實沒有辦法撫養，那我們就在教會中來幫你找寄養的家庭，或收養的家庭，使得你沒有擔心。還包括參與公共討論，就是在允許的範圍內通過文章、網路平臺等方式參與到公共討論中，發出基督教的聲音。還有公共宣導，每年 6 月 1 號兒童節，我們教會就分成不同的小組到從事墮胎的醫院，或者人流密集的公園和街道，進行反墮胎的公共傳播。

我給大家看一下圖片，這個就是當年王怡牧師帶著他的兒子，他那個時候挺小的才幾歲，他手上拿的是“兒童節不要墮胎”的小冊子，在街上發。我們在街上宣傳“胎兒也是兒童，胎兒也是人，兒童節不要墮胎”，還有一些圖片的展示。

我想再跟大家稍微分享一點王怡牧師的這篇牧函——《我們為什麼反對墮胎？》。這是王怡牧師在 2012 年寫的，現在來談這個話題，在中國不敏感，因為 19 年還是 20 年之後，中國逐漸放鬆計劃生育的管制。其實直到今天，中國依然是實行計劃生育的，生育三胎以上理論上講依然還是違法的。所以你想在 2012 年的時候就公開宣導反墮胎的議題，其實是面臨很大壓力的。王怡牧師一開始的時候還是可以到街上去發宣傳單的，但是後來好幾年“六一”的時候他就被禁止出門了，要麼就把他傳喚到派出所，要麼員警就守在他的家門口。

這是王怡牧師在 2012 年 6 月 1 日發出來的牧函。前面這段我不念了，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念：

“我們是相信上帝和聖經的基督徒。聖經宣稱生命是被創造的，生命是被賜予的恩典，生命是從母腹中開始的，因此胎兒是人，而不是一塊無生命的肉。猶太人摩西律法規定，禁止婦女墮胎和致死胎兒。新約當中，耶穌的使徒們把使用有毒藥物等方式的人工墮胎稱之為邪術。在古希臘文明中，有一位希波克拉底醫生，他曾經寫下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迄今為止這個誓言仍是西醫教育體制中的每一個畢業生在進入臨床服務之前的醫師誓言的藍本，希波克拉底因此被稱為西方醫學之父。

這個誓詞這樣說：神明為證，我們敬謹直誓，願以自身能力及判斷力所及，遵守此約。我將依據自身的能力與判斷，採用對病人有利的療法和處方，絕不施以有害或有毒之物，無論

因何人之情，我絕不給予致命藥物或做此類之建議，也絕不協助婦女墮胎。若我遵守此意誓言，不懈不怠，願上天使我樂享生命，精進醫業，並受世人敬重。若違反誓言，願我遭相反之命令。”

希波克拉底並不是一個基督徒，但是他的誓言裏依然很清晰地講到不協助婦女墮胎。在 2012 年的時候，3D、4D 的攝影技術發展使我們能夠看到胎兒在母腹當中的樣子，所以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胎兒是人，是一個已經具有相當的人的樣子和能力的小小的個體。

所以王怡牧師在這個牧函中就特別講到——“我們呼籲一切願意敬畏生命、敬畏道德、敬畏上帝的成都市民加入到我們的反對和倡議當中來。我們反對城市中的墮胎廣告。反對在外媒體、學校、公車上人工流產的廣告。我們反對在沒有父母雙方陪伴的時候對未成年人實行墮胎手術。我們主張醫院必須告知墮胎者墮胎以外的選擇以及墮胎有可能的一系列危害，並提供給墮胎者反對墮胎的理由和資料。我們倡議將兒童節作為不要墮胎日。每年的兒童節，在這座城市停止一切墮胎手術，紀念在母腹中的胎兒，因為這一天也是他們的節日，以此提醒我們敬畏生命，反思我們的道德，悔改我們的自私。”

第三個我要分享的是上訪者福音團契。這個團契的宗旨是在一群絕望的人中播種希望，在一群仇恨的人中化解怒火，在一群滄桑的人中傳遞親情，在一群吶喊的人中宣導堅韌，在一群無助的人中慈惠關懷，在一群維權的人中傳講公義，在一群迷茫的人中發光做鹽，在一群靈魂無倚的人中造就肢體。

團契的內容包括每個月一次的福音聚會，不是帶他們來聚會，而是專門為他們這些上訪者舉行的福音聚會，有專門主題，請傳道人專門預備對他們這群人的特別的福音資訊。第二個是探訪。第三個是慈慧的幫扶。第四個是訴訟關懷。第五是團契供應。第六是特別的行動，就是請上訪者吃一頓飯。我們教會每個小組輪流，請他們吃一頓飯，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教會裏做好飯請他們來吃。另一種就是請他們到飯店裏吃。

這項事工的負責同工是張國慶弟兄。前面良心犯援助基金事工的負責人也是張國慶弟兄。我想把他在 2018 年 6 月發表的這篇文章節選一部分，讓大家有所瞭解，為什麼要成立上訪者福音團契，它的宗旨和服事方式。文章略有一點長，弟兄姊妹可以根據標題去搜索閱讀。

從 2012 年秋天開始，我們教會舉行了上訪者福音團契的第一次聚會。當時國慶弟兄在他的這篇文章裏面就講到，曾經對受訪者有過一次問卷調查，發現他們當中——48% 的家庭遭遇過強征強拆，44% 的人遭遇過冤屈不公，80% 的人進行過法律訴訟，68% 的人試圖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追討權益，但是幾乎都石沉大海。不僅如此，他們中 55% 的人被行政拘留過，44% 的人被毆打過，83.5% 的人或多或少有精神障礙，52% 的家庭受到牽連，還有 16% 的人

被刑拘乃至逮捕。這就是一群憤怒無比、苦大仇深的底層民眾。他們中 68% 的人希望獲得法律援助，52% 的人需要心理諮詢和精神撫慰，還有 56% 的人希望我們能夠常常為他們做公益的禱告。而希望在資金上給予輔助的其實還不到 16%。就是說他們並不是需要錢，而是需要法律援助、精神撫慰，需要我們為他們禱告。

這項事工從一開始，教會的法律人團體、精神方面的專家就都會參與到這個服事中來。而且我們會請他們吃飯，幫助他們，讓他們知道說這個社會中有人願意傾聽他們，有人願意來安慰他們、幫助他們。

國慶弟兄在他的文章中寫到，我們在信望愛的探索當中總結出兩個原則：一是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員警叔叔來了，迎接他們的是福音；第二個是面對員警，不是恨的挑戰，而是愛的挑戰。這兩條確實是總結得非常好的。服侍上訪者群體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是我找到的當時聚會時候的幾張照片。

第四個是法律人團契。這個團契是 2012 年 8 月 18 號成立的，是由秋雨之福教會會友當中從事法律相關職業和在校法科本科生、研究生組成的。法律人團契的宗旨是在上帝的愛中尋求公義。法律人團契的使命是榮耀上帝，服事教會。服侍有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是參加上訪者福音團契和良心犯家屬援助基金，提供法律服務；第二個是為教會的歸正學堂提供法律服務；第三個是為反墮胎事工提供法律服務；第四個是編撰家庭教會維權手冊，為國度中其他教會也提供法律服務。我們本堂會的法律事務也是由法律人團契來提供一些幫助和服務。

我找到幾張圖片，這是 2013 年請張培鴻律師舉辦講座的；這是 2014 年 7 月 26 號的一次基督教與司法制度的講座。這張照片是家庭教會法律維權手冊，這個手冊今天還可以在網上下載得到。比較可惜的是中間的“家庭教會與教育”、“家庭教會與出版印刷”、“家庭教會與計劃生育”、“家庭教會與財產權”、“家庭教會與收養法”這幾個部分沒有寫完。“家庭教會與教育”這個部分後來單獨整理出來了，其他部分沒有發佈出來。弟兄姊妹有感興趣的，可以去搜索下載。

第五個方面的事工是“從 5.12 到 6.4”為國家禱告月。秋雨聖約教會以 5 月 12 日四川大地震的紀念日和 6 月 4 日 64 屠殺紀念日為禁食禱告日，這是全教會的禁食禱告日，中間這 24 天為教會的為國家禱告月。我們鼓勵會友為紀念民族苦難，盼望福音廣傳，刻苦己心，為本地、本族和本國恒切祈求。這個為國家禱告月是從 2009 年開始，一直到今天。每到 512、到 64，也是我們教會被維穩、被衝擊的高峰時期，因為這段時間既是我們為國家禱告的時間，也是國家不想我們為它禱告的時間，所以發生比較多的衝突。

我分享一點點這兩個禱告會的資訊給大家，供你們瞭解。上面這張照片是 512 十周年

的禱告會海報，在這個禱告會之前，2018年那一年我們組織了幾十位弟兄姊妹，重新走了一遍地震災區做福音短宣。我們分成兩隊，王怡牧師帶了一隊、我帶了一隊，在北川匯合，再從那裏回來。這個是5月10號的時候，有一個臨時的代禱，因為要舉行512十周年的特別聚會。當時社區的員警、派出所的領導、青羊分局國保的領導找到王怡牧師，說這個不能做，同時也找了一些會友和同工施壓他們，要求不能夠參加。

王怡牧師就講，教會尊重警方的工作和職責，但教會在自己的會堂舉行的聚會，不會在任何方面配合他們的任何要求。他們想採取行動都可以依法進行，我們也會依據信仰和良心來面對，對一切不公義、不合法的要求不予服從，甘付代價。王怡牧師對教會的弟兄姊妹講，如果你本來不打算前來參加週六的特別聚會，現在你有一個好的理由可以為此禱告，再次思考是否要來參加。我們7:50到8:40開始晨禱，然後9:30到12點特別聚會，當時是這樣安排的。為這場聚會禱告，也為每一位來者的腳蹤禱告，包括信與不信的人，這是我們共同的傷痛，共同的苦難，也是我們共同的記憶。雖然人禍勝於天災，但恩典大於罪惡，願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心靈的醫治，也賜給這一塊土地真實的盼望。

後來發生了什麼呢？5月11號晚上，王怡牧師和我就被帶走了，被提前帶走了。第二天5月12號當天，來參加這個禱告會的弟兄姊妹大概有三百多人，也都被帶走了。其實我們教會每年參加512禱告會的人並不多，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因為聽說牧師被帶走了，參加禱告會的弟兄姊妹被帶走了，趕緊就說我也要去，所以就有更多的人來參加了。那天政府出動了上千的警力，那條街道上全都是警車，有很多大巴車把弟兄姊妹拉到一個集中的地方，再分流到各個派出所，由各個派出所來進一步處理。下面這張合影是5月12號晚上我出來之後，王怡牧師和蔣蓉師母，還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我家附近一個巷子裏面的合影，當時王怡牧師比我稍微早一點出來。

下面稍微介紹一下六四的禱告會，我們每年六四的時候都有這個為國家的禱告會。在18年教案之前我們有會堂的時候，在會堂裏面成功舉行的禱告會並不多，因為到了那天王怡牧師就被帶走了，同工們被控制了，禱告會基本上就在一些小組長的家裏面舉行，很少有在會堂裏舉行成功的。

我們在2018年進行了一點變通，提前一周在5月27號那天舉行了為國家禱告會的第二場特別聚會，第一場特別聚會就是512那次。那一天有大概200位會友和慕道友參加，聚會中播放了二十九年來殘存在華人音樂當中的六四苦難與族群記憶。王怡牧師領會，七位掌執傳道輪流為國家禱告，求主垂憐、赦免和醫治這地，並復興教會，奮心服役，為坐在黑暗死蔭幽谷當中的同胞帶去永恆的盼望與十字架的供應。這可能是若干年來能夠在會堂裏面成功舉行的

人數比較多的一次為國家禱告會。教會後來把禱告詞發出來了，覃德富長老當時還是覃德富執事，他的禱告詞我在這裏給大家念一下：

“天父啊，我們向你認罪，也為這個國家向你認罪。我們常常享受這塊土地上豐富的物質，卻忘記這塊土地上有流人血的罪。主啊，我們向你承認，我們與二十九年前那殺人的罪有份。

主啊，我們求你赦免我們和這個國家的罪。我們為什麼現在還活著呢？是你賜給我們的恩典，為我們存留悔改的機會。主啊，你為什麼沒有把這個邪惡的國家毀滅呢？不是因為這個國家犯的罪不夠，是因為這個國家還有你的百姓沒有歸回。

主啊，你的恩典長闊高深，大過一切的罪。在過去這二十九年，我們有多少人不敢提這個國家的罪，連這個日子都成為我們的恐懼。我們的符海陸弟兄豈不就是因為賣幾瓶“8964”的酒，到今天仍然坐在監裏嗎？誰要說實話就要坐牢，罪的權勢想要統治我們，想要封住所有人的口，巴不得我們眾人與那殺人的罪一同下到地獄裏。你卻要借著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釋放我們。

在六四中遇難的人，他們比我們今天所有的人都更勇敢。他們比我們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自由，他們可以不要命的去尋求自由。天父，你的兒子耶穌基督若不死在十字架上，在地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這地上的自由早在伊甸園裏就被罪玷污了。耶穌不為我們死，我們就只有犯罪的自由，沒有行義的自由；只有作惡的自由，沒有行善的自由。有多少的家庭失去兒子卻沒有換來自由？唯願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可以進到每一個失去兒子的家庭。讓他們知道那獨一的上帝為他們死了獨身的兒子，並要借著這兒子賜給他們真正的自由。這自由連死亡也不能奪去，因為基督死了又復活了。惟願福音帶來的自由成為每一個哀傷家庭的安慰。

天父啊，自由是你賜下的。不是政府給的，也不是我們能爭取的。主啊，基督的福音到哪里，哪里才有真正的自由。天父的兒子若叫我們自由，我們才真的自由。主啊，這個國家的人民也渴望自由，但我們要求自由的主與我們同在。主若不與我們同在，自由就會成為我們放縱情欲的機會，自由就會成為絆倒人的石頭。

主啊，我們放膽向你祈求，我們若不認你是自由的主，就願我們一生都被這專制統治，更多的自由被限制，免得我們更多犯罪得罪你。我們若認你是賜自由的主，就求主藉著福音使我們的國家不再被罪捆綁，求主藉著福音使更多的靈魂得釋放，求主賜給我們在這個國家的土地上福音可以自由地傳揚。

主啊，如果傳福音會讓我們失去自由，就讓我們失去吧。主啊，因為這教會的主在這個世界上承受了最不公義的代價。主啊，你在地上的教會也當承受這地上最不公義的事。主啊，就求你使你的教會與那些承受不公義的人一同承受苦難吧。主啊，求你憐憫中國！主啊，求你醫

治中國！主啊，求你得著中國！奉主耶穌基督寶貴的名求。阿門！”

感謝主！這是 2018 年那場禱告會中覃德富長老的禱告詞。

2018 年 6 月 4 號這天王怡牧師被帶走，他的妻子也被帶走，很多人都被帶走。照片中左邊就是我們教會的樓，叫江信大廈，你看街上停的警車，路口把守的員警，當天下午會堂裏面全都是員警，會堂坐滿的話能有三四百人的樣子，站著的人烏泱泱的全都是成都各個區各派出所的員警，他們就是要把那天來到會堂的各個轄區的人都帶走。當時我和王怡牧師正在我們教會的辦公室裏辦公。那天員警帶走了很多人。後來他們還在我們教會的外面貼了通告，說這個地方不是一個合法的宗教場所，不要在這裏聚會。

雖然那天有幾位同工被帶走，禱告會還是在各個小組進行。這是在我的家裏面當時我們小組的弟兄姊妹一起參加了這個禱告會，我的妻子還在家裏，帶領弟兄姊妹們一起來禱告。當然六月四號那天晚上比較晚一點的時候我們就都出來了。

第六個是基督教教育事工。我們教會非常重視基督教教育，從 2012 年開始籌備聖約歸正學堂，從小學到高中。2013 年 9 月學堂開始正式運作。2012 年教會開始參與創辦華西聖約神學院。2013 年開始籌備華西聖約人文學院，經過兩年的課程的運作，我們從 2015 年開始招收全日制基督教教育碩士，2017 年開始招收全日制的本科生。

2012 年秋雨之福教會的年度主題就是歸正的教育。這一年年初的時候王怡牧師寫了一篇牧函，叫《歸正的教育：家庭、教會和學堂》，弟兄姊妹可以在王怡文庫的網站裏找到這篇牧函。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給大家完整念了。在牧函裏面，王怡牧師寫道：

“長老會經過禱告、尋求，也不斷看見神放在同工和會眾中的印證，確定 2012 年的教會年度主題，為‘歸正的教育：家庭、教會、學堂’。我們的胃口真的很大，在今年希望從幼稚園到神學院，都開辦起來。”（那一年就開始了幼稚園。第二年開始了歸正學堂一年級的開校。那年也開始了神學院。）

“‘華西聖約神學院’已正式成立，招生，將於今年（指 2012 年）3 月開校。我們跟本地其他教會共同參與，建立一間本地的改革宗神學院。華西，代表兩層意思，第一個是地域的維度，就是華西壩、乃至大成都、大西南這片土地，神把我們放在這裏侍奉他。第二是歷史的維度，就是華西協和大學所代表的，福音在這座城市的歷史。”

從這一年開始，教會開始基督教教育的服侍。後來我們教會發表了《基督教教育宣言》，是奠定基督教教育的基本立場、基本範式，這篇《基督教教育宣言》非常重要，我給大家讀其中的幾段：

“我們相信，政府官員是由上帝設立來執行公義的，而不是來實行教育的。教育與國家受託的佩劍的權柄無關，而與教會受託的天國的鑰匙有份。因此，當我們尋求教育聖約的孩子時，我們相信，國家在教育的方式、內容、教師的資格、選拔、知識的判斷上都不應參與，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相應的，我們相信基督教教育者應對政府所有的許諾、引導、獎勵、威脅和其他方式的挾制均保持警醒。我們進而相信，一個基督徒的子女不應被父母和教會如此輕率和殘忍地拋給政府和任何反對上帝的教育者。此外，我們認為，任何非基督教教育和世俗教育，都是違背聖約和信仰原則的，儘管其中可能充滿對今生的益處。”

因此，基督徒的父母作為耶和華的產業的受託人，有責任竭盡全力、盡力使自己的未成年子女脫離無神論的或者反基督教的溝壑。基督教教育其教育制度的形式，包括教會舉辦的學校，基督徒的在家教育，或者基督徒家庭的聯合教育，以及基督徒個人按照聖經原則開辦的私立的基督教學校等。”

完整內容弟兄姊妹可以到王怡文庫中按照文章的名稱搜索。我放幾張照片。這是王怡牧師 2012 年寫的牧函匯輯成冊，叫《歸正的教育》。這是王怡牧師主導編制的一本書《基督教古典教育》，這本書是國內基督教古典教育運動的一個奠基性的檔。還有另外一本書，是荷蘭改革宗出的《基督教教育》，它是基督教教育運動的一個奠基性檔。

這是 2013 年王怡牧師在歸正神學論壇的照片，專門講基督教教育的，有四講，後面這些內容也都整理出來了。這張照片是歸正學堂開學的一個合影，可能是 2014 年，照片裏的這些小朋友十年過去很多都已經長大了，結婚了。這幾張是 18 年的照片，這是當時我作為教會學校的校長帶領教師宣誓就職。這是教會的會堂外面，有個二三百平方的平臺，我們把它改造成一個小操場，孩子們可以在外面有些運動。照片裏有我的兩個孩子，當時還這麼小。這是冉雲飛弟兄在給華西聖約人文學院本科的同學上課的照片。

2018 年 129 教案之前的秋雨教會公共事工，還包括了其他一些事工。我能夠介紹的，主要就是這六項事工。其實漏掉了許多事情，比如像剛才提到的每年一度的“歸正神學論壇”。我相信，“歸正神學論壇”是幫助了國內很多教會來瞭解改革宗信仰，來接觸改革宗教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窗口。每年都有幾百人來參加，少的時候都有兩百多人，多的時候可能三四百人。我從 13 年開始，連續幾年在其中也有一點點行政性的服侍。每年的“歸正神學論壇”是一個非常好的國內福音派教會和家庭教會的聚集，也是改革宗教會、改革宗神學傳播的一個重要的平臺。

我們在 2018 年還做過一屆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峰會，這場論壇也是有兩百多位弟兄姊妹們參加。我們人文學院在暑假的時候還開設有不同的公開課，也有全國各地的弟兄姊妹到成

都來上公開課，這個也是非常美好的，能與國度那邊的弟兄姊妹一起團契共聚的一個公開的美好活動。

還包括賑災的事工，在 08 年汶川地震之後持續參與好幾年賑災的事工。

包括這個尼哥底母查經班。最早是張坦老師在貴陽參加的尼哥底母查經班，後來張坦老師到成都來，就鼓勵王怡牧師在成都也建立這個尼哥底母查經班。今天我們的這個“尼哥底母真理追尋會”，是張坦老師去國之後在網絡平臺上建立起來的。以前線下的尼哥底母查經班，最早是在貴陽，從 13 年開始就在冉雲飛弟兄的家裏。冉雲飛弟兄開始讀神學之後，教會就委託他來帶領尼哥底母查經班，他直到今天也還在從事這個查經佈道的服侍，這是非常感恩的。

還有流浪者福音事工。還有聖約佈道團、街頭佈道團等等。聖約佈道團是 2018 年開始成立起來的，由我們教會的教牧團隊，牧師帶領傳道和神學院的團隊，接受各個地方教會的邀請，去到各地，有培靈會、佈道會、奮興會等各樣服侍。2018 年走了兩站，一站是去了貴州；11 月份是去了廈門，是我陪王怡牧師去的，還有德富長老，還有曹慶恩傳道，現在是曹慶恩牧師了，還有另外一位弟兄。我們在廈門有幾天的服侍，非常感恩，感謝主。

聖約佈道團成立之後不久，教案就發生了。但是聖約佈道團的服侍直到今天一直都還在，後面我會稍微介紹聖約佈道團的服侍。

後來我從看守所出來了之後，也邀請了春雷長老、郝明長老和安彥魁傳道參加這個佈道團，他們都同意。但是他們幾位參加了佈道團之後都被捕入獄。春雷長老直到今天都還沒有出來，明天是春雷長老被捕四周年，也是 316 教案四周年，請弟兄姊妹們多多地紀念這些還在監獄當中服侍主的這些主的僕人們。

街頭佈道團，這是戴志超還有教會的其他弟兄姊妹，當時我們在成都的街頭選擇一些人群可以聚集的地方公開佈道，這個是很感恩的。這是 18 年的情景。

我再稍微介紹一點 2018 年 129 教案之後的事工，時間關係我就簡單介紹一下，主要五個事項。

第一個是每週公禱事項。每週公禱事項其實是 2017 年就開始了，當時王怡牧師在教會裏每週都有一個為中國教會、為普世教會、也為我們自己教會的公開禱告。禱告文我們會發佈出來。教案之後我們也堅持這樣做，不僅為我們自己禱告，也為國度當中、為全世界各地在困苦和患難當中的弟兄姊妹、為世界上發生的一些大的事件中的百姓和民眾禱告，也特別地長期地為我們中國受逼迫的教會禱告。這是其中一個小的服事。

瘟疫中的福音。當時疫情之後，從 2020 年 3 月開始，我們在每個星期五的晚上有一個

“瘟疫中的福音”佈道會，一直持續到 2022 年年底解封之後。2023 年 1 月份開始，我們就改換形式變成了聖約佈道團的網路佈道會。之前是星期五，現在是每個主日的晚上，有聖約佈道團的網路佈道會。這個佈道會多的時候有五六百人參加，最少的時候也有一二百人。今年以來參加的人數是比較多的。

從 2023 年開始，我們每個主日晚上的這個佈道會都是用王怡牧師的證道，已經有幾卷書了，最開始是《使徒行傳》，然後《馬太福音》，今年《馬太福音》完了之後計畫用《以賽亞書》，這些都是王怡牧師釋經證道留下來的非常寶貴的屬靈財產，我想，有很多弟兄姊妹和慕道友都在其中受到很好的造就。

從 2022 年 9 月 7 號開始，每天下午五點鐘有“中國的下午五點鐘”國度禱告會。這個禱告會最早由我們教會發起，現在完全已經變成一個國度禱告會，我們在其中只是一個參與者。非常感恩，因為我們一開始就希望它是一個國度禱告會。現在，每週七天從周日到星期六，由不同教會的牧者在帶領，每天下午都在為這些因為信仰而被囚禁的牧師、長老、傳道、弟兄姊妹禱告，直到今天。每天都在進行，沒有間斷過一天。這是個特別感恩的事情。

2020 年開始，我們開始籌備王怡文庫。我們收集所有能夠找到的王怡牧師信主之後寫的文章，我們商量也許應該把他信主之前寫的文章也放進去，因為從他之前的很多文章，我們都可以從中瞭解王怡牧師所走過的信仰歷程。王怡牧師的所有證道，能夠找到音頻的我們就放音頻，有視頻的我們就放視頻，然後把這些音頻和視頻整理成文字。

現在已經整理了相當一部分，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沒有整理。因為在 2018 年 129 教案之後，我們教會的資料都被查抄走了。所以我們想要找齊這些資料是相當不容易的。現有的這些都是我們零零星星找到的，因為原來的硬碟和 U 盤等資料都被抄走了，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一下子就拿出完整的內容。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收錄也是不全的，特別是王怡牧師歷年來在神學院教課的內容，他開了好幾門課，包括教會歷史、中國教會史；他還在人文學院開的很多課程，基督教與政治哲學、基督教與詩歌、基督教與電影；他在學堂和在學院的一些證道；還有他歷年在大學生營會的系列證道，還有他在其他地方服侍時零零星星的講道，沒有能夠完整地都收錄進來。因為這些資料我們當時都發佈到網上過，有人可能就下載保存下來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手上有什麼王怡牧師的文章或者音頻、視頻是王怡文庫裏沒有收錄的，請你跟我們聯繫。

我最後介紹一下監獄福音團契和為主坐牢運動。這也是從 129 教案開始的。並不是說之前沒有人為主坐牢，有的，但是 129 開始的這個不一樣。區別是，王怡牧師是主動地去為主坐牢，他是主動的。他意識到要服侍在監獄裏的人，就需要進到監獄裏去。

作為監獄福音事工，現在全國各地有許多牧者、同工被抓、被判刑、被關押，我們盼望中國教會能夠更加主動地開展監獄福音事工，能夠和坐監的牧者配合，他們在裏面傳福音、我們在外面幫助福音對象的家庭；或者福音對象出來以後，教會能夠主動地去找到他們；或當他們與教會聯繫的時候，教會能夠幫助他們融入到教會當中繼續慕道。有一些在監獄中時，獄中的牧者為他們傳福音和施洗，出來以後還能夠委身到教會中，有這樣應外合的主動的福音事工，是我們所盼望能夠進一步成長的。

“為主坐牢”的運動在中國教會已經開始了，這是我們非常感恩的。王怡牧師是其中的一個代表，春雷長老，去年剛出來的郝明長老，還有很多牧者，他們的“為主坐監”，和歷史上以前的教會受逼迫不太一樣的地方是，有很多人是主動的預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是被動的挨打，而是主動的願意為見證基督的緣故，走上這條十字架的道路。我們非常感謝主！我們盼望“為主坐牢”的運動，能夠不只是在牧者當中，將來弟兄姊妹當中也能夠有更多的人來預備自己，知道若為主的緣故失去自由，其實是得到更大的自由。

最後特別感謝大家為我們教會的牧師、師母和他們的家庭的代禱，對我們教會的關心、支持和代禱。也願主紀念你們的禱告，祝福你們的家庭、工作和生活服事。願主來憐憫中國人民，借著逼迫煉淨中國教會，來復興中國教會。願主在全球各地興起為主做光做鹽、忠心至死的福音精兵，興起持守正道的更多教會。

好，感謝主，我就分享到這裏。

基督教在這個時代的學術與教育使命

單傳航博士

主持人：

在以前的節目中，我們邀請的多是像我一樣老的老頭，但是公共神學是一門需要行動的科學，它需要更多有行動力的新生代參與。因此，在系列節目的最後，我們特別注意邀請了一些新生代的講員。其中，單傳航博士是近年來在北美崛起的新生代學者之一，由他創辦的“關注學術使命平臺”，是一個基督教立場的理論平臺，有一定的影響。他最近從改革宗轉而皈依到東正教，他的很多研究也引發了討論。我們希望我們是在主裏的合一，而不要用語言相互攻擊。下面，我們把時間交給單博士。

單傳航博士：

非常感謝張坦弟兄的介紹和尼哥底母真理追尋會這個平臺的邀請。大約一年前應張坦弟兄的邀請，我在這裏分享了“西方歷史中基督教與政權關係的八種神學範式”。當然上次的講座內容比較多，分了兩三次才完成；再次非常感謝張坦弟兄的賞識。正如他說的，我們在基督裏都是一家人，我們可以有彼此側重點不同，但我們都是彼此造就。所以今天的這個講座，我也是抱著這樣的一個意圖，希望將一些我認為稍微特殊或者新穎的東西，和一些我個人的想法，在這裏分享給大家探討，希望能有所促進，有所貢獻。

我今天的題目是“基督教在這個時代的學術使命與教育使命”。我叫單傳航，英文名字Mark Shan。今天是美國波士頓時間的2025年4月4號禮拜五晚上。我講座中所說的文字和口語表達的內容及觀點，均代表講員我個人。

這是我今天講座的內容提要，分六個部分：第一是簡介，介紹我們基於美國波士頓的“關注學術使命平臺”；第二是基督教公共神學的底層邏輯，或者說它的哲學，我想介紹一下我

個人對此的一些理解；第三是基督教學術教育使命的底層邏輯，也可以稱為哲學；第四是耶路撒冷與雅典的公共關係，也就是基督教與社會的關係；第五我們探討一下教會與學院的合約關係，也就是基督教與學術的關係；第六是結束語，建立以基督教利益為核心座標的思維方式。最後的結束語部分雖然少，但是非常重要。當我們建立以基督教利益為核心座標的思維方式時，我們就會發現《聖經》的教導是應驗的。也就是說，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確實極少見的這麼一個時代，這個世界都不能接受我們；我們在這個時代的基督徒，就像剛才張坦弟兄說的那樣，都被人所抵擋。

簡介“關注學術使命平臺”（美國波士頓）

我們的“關注學術使命平臺”是基於美國的波士頓地區。我在這裏留學和生活，已經二十多年了。平臺創辦於2021年5月；本學術平臺持守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立場和右派政治立場。我們當前的事工任務主要是：第一，在學術層面繼承、發展並構建基督教保守主義的學術思想體系。第二，在教會和基督徒當中推廣學術使命和教育使命的概念意識。我是負責人，當年一起創辦的還有高瑋牧師（Stephen），我們兩個人。

下面是我們的一些網路鏈接：

油管頻道：<https://youtube.com/@beaBoston>

會員博客：<https://www.patreon.com/markshan>

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https://www.ccaa2009.com>

基督教公共神學的底層邏輯（哲學）

底層邏輯是我最近幾年聽到的一個名詞，我認為非常好。這個概念可以視為，談一個問題的時候你的基本出發點是什麼？你的基本套路是什麼？你的基本視角是什麼？或者說，你這個事情的哲學是什麼？底層邏輯就是最基礎的邏輯。

那麼，什麼是公共神學呢？我想這裏大家都非常熟悉這個詞了，我想從我的角度再簡單探討一下。就公共神學這個事情的歷史，至少從理論上的發展來說已經很久了，跨越近千年。從歷史神學範疇來探討溯源，有五位重要的人物，與此理論發展的線索有關。

第一位是阿奎納的托馬斯（1225-1274）。我們知道他是經院哲學的鼻祖，天主教的學術

支柱，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共同好處”，英文叫 common good。這個 common good，翻譯有難度，我後來認為翻譯成“共同利益”比較好，或者“共益”。

我們知道還有一個詞 commonwealth，通常被翻譯為“英聯邦”，比如澳大利亞就屬於 Commonwealth 英聯邦國家。這個詞的本意其實是“共同富裕”。因為當時需要一個概念來聯合英國的各個殖民地國家，所以它才找到這麼一個詞；即，用一種公共的話語，公共的利益、公共的出發點、公共的平臺，來團結更多的國家。

托馬斯提出來“共同好處”，或者“共益——共同利益”，作為教會與社會的共識領域。當然，在此之前的早期教會時期就已有類似的東西了。

第二位是馬丁·路德。正如我上次在這個平臺分享的，在基督教歷史中，政權與基督教與教會之間的八種範式關係裏，路德的範式是其中的一種，他提出“政府與教會平行”的這種關係。當然他也談到共識價值，而且他認為的共識價值，就是“愛鄰舍”。他說，“愛鄰舍”這個事情就是共同價值，就是政府和教會，或社會與教會的共同利益。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者有什麼共同利益呢？一個是宗教，一個是世俗，或者說，即使不是世俗政府，與教會之間也完全是不同的路線、不同的任務，對吧？但是，二者總是有交集的。這個交集，路德認為就是“愛鄰舍”。基督教抬出“愛鄰舍”，沒有人會反對。所以這就是他提出的共識價值觀。公共神學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找到共識價值觀，找到共識平臺，找到一個切入點或連接點——這是公共神學非常重要的的一個原理。

第三位是加爾文。我們知道，加爾文的雙重政府理論強調政府與教會的交叉關係，這使得他在參與政治方面要比路德更加大膽一些。他認為，通過呼召參與社會職業，包括政府工作，便是找到了二者的一個連接點。

就是說，我們基督徒從事任何職業，都把它視為上帝的呼召；或者說，上帝呼召我們參與社會職業，包括政府工作。這是加爾文他想說明的如何找到人們的共識。在這一點的表達上，他比路德更加前進一步，說得更明顯一些。路德談到“愛鄰舍”，是大家都同意的價值共識，而加爾文就更加主動，呼召我們參與社會職業，包括政府工作，尤其是政府工作。所以我想，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傳統的加爾文改革宗對公共神學最感興趣，這與加爾文最初的想法及其理論是一脈相承的。

第四位是秘魯的天主教神學家古斯塔瓦·古提亞瑞茲（Gustavo Gutiérrez）。他在1960年代提出並建構了《解放神學》；我在此前的講座中也提到過這種政教範式。《解放神學》我這裏用的是書名號，因為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就叫《解放神學》。他是天主教的神學家和神甫，因

此解放神學是天主教的神學，思考教會應該如何參與社會公義、解決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

我們知道，當時整個南美是處於軍政府的統治之下，所以古斯塔瓦·古提亞瑞茲就提出了這一理論。天主教最初並不接受，認為它是錯誤的，但後來接受了。天主教不接受也是有其道理的，並不是胡亂不接受。天主教的神學傳統，大家絕對不可小覷。在神學水準上，天主教的神學水準仍然是最高的，沒有人能夠超越他們。他們上千年的積累，特別是耶穌會所代表的學術水準，目前都沒有人能超過他們，儘管大家可以不同意他們的內容和觀點。

第五位是美國路德宗的神學家馬丁·馬蒂（Martin Marty）。前面我探討了公共神學的歷史來源之線索，但這個概念、這個名詞本身，是馬丁·馬蒂在 1970 年代提出來的一個基督教的學術概念。他正式提出這個概念，我想也並非巧合，因為 1960 年代美國基督教所談的也是社會公義的問題。

解放神學主要引用的是聖經舊約的《出埃及記》。上次講座中我也提到，孫中山其實很早就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比解放神學這些人早了約半個世紀。孫中山提出來的，也是根據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來自上帝的呼召，他也談到自己作為革命家，像摩西，像耶穌。雖然孫中山也提出這個問題，但他是個政治家，不是神學家，所以他並沒有建構神學理論。

通過上述的介紹，我簡單地梳理了一下公共神學的這樣一個溯源。借鑒以上的這些神學成就，我想來定義一下，從我的角度，什麼是公共神學。我想，在改革宗範圍內，大家對這個詞很多都很熟悉了，通過語義學也已理解和明白，並有自己的定義和實踐中的指導。

對於公共神學，我的定義是：基督教通過公共利益和公共價值觀的共識平臺，參與社會並做出貢獻，涉及教會、社會和學院。也就是說，這個共識平臺是社會與教會的共識平臺，同時，涉及教會、社會和學院三大領域——是在基督教內部邏輯和社會公共邏輯的交集中進行參與。

“內部邏輯”這個詞也是非常好的一個概念，非常深入的一個術語。基督教的內部邏輯外部人可能不一定同意，因為有很多我們的信仰特點、信仰立場和宗教性，而社會有屬於社會的內部邏輯。基督教內部邏輯與社會公共邏輯有交集。公共神學就在這個交集中進行社會參與。也就是說，公共神學的底層邏輯，是通過參與公共道德與公共利益，推廣基督教倫理——這點非常重要。對於這點，在改革宗範圍內我並沒有看到足夠的重視，儘管我在十多年前就已提出了這個基督教倫理的問題。

因此基督教的這種公共神學，從根本上來講，歸根結底其實就是向社會推廣基督教倫理，包括基督教倫理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在推廣的過程中，不僅只是局限於在交集和共識中做事情，而且還要在交集和共識的基礎之上努力擴大交集和共識。

例如，依據基督教倫理，我們要對社會中的道德敗壞大聲疾呼“不同意”！如今這個時代，在西方、在歐美氾濫的同性戀、亂倫等問題；在中國，也有很多大家不同意的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們基督教要排斥和批評這些邪惡的東西。這種排斥和批評的過程，就是在擴大公共神學的範圍，而且是通過基督教倫理的座標。

因為在共識中大家會發現，最後還是要講公共道德——這是底層邏輯。但是，公共道德到底是什麼呢？它有很多種學說，各不相同。作為基督教，能夠本能地、自然地與社會在共識的基礎上擴大共識的範圍——這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作為這個底層邏輯，就與基督教倫理密切相關。這是我長期以來一直提倡的，希望能引起改革宗範圍內學者的重視——即，公共神學的核心，歸根結底是基督教倫理。

基督教學術使命與教育使命的底層邏輯（哲學）

首先，什麼是學術使命？我們的學術使命，就是在學術層面，繼承、發展並構建基督教保守主義的學術思想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製造思想武器，升級頭腦的層次與屬靈能力，提高戰鬥力。

也就是說，我們一旦走出教會，馬上就會進入爭戰。《新約》和《舊約》中都充滿了爭戰；事實確實如此，無論你希不希望爭戰，你肯定在爭戰中。正如我剛才提到的，雖然我們談與社會的共識，但事實上，我們是要爭戰的；我們有很多事例可以為此證明。所以，我們要製造思想武器，升級頭腦的層次與屬靈能力，提高戰鬥力。這只是一個方面，還有其他很多方面。而其中，升級頭腦的層次和屬靈能力，這兩點非常重要。

我有東正教背景，我的東正教背景屬於俄羅斯傳統，俄羅斯東正教傳統源於拜占庭東正教。在我們的傳統裏，尤其當談論到頭腦的層次和屬靈的能力時，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沒有頭腦的層次，就沒有屬靈的能力。在其他宗派中，這往往被認為是矛盾的，不可以聯繫在一起的。但在我們這個俄羅斯傳統的東正教背景中，也就是拜占庭基督教傳統中，特別強調頭腦的層次與屬靈的能力是相輔相成的。

因此，我們的學術使命，在於提高大家的頭腦層次，故而提高大家的屬靈能力，提高戰鬥力。這對大家來說可能是一個新東西，給大家分享一下。這句話展開講的話能夠成為一個講座，但這次就不展開了。我想盡量先把宏觀的內容講出來。

那麼，什麼是教育使命呢？我們知道，學術與教育不分家。但是，教育使命具體做什麼呢？

這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我們的教育使命，是建構具有基督教獨特屬性的教育學和教育建制，包括宗教屬性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方法，目的是提高基督徒個人和基督徒團體的生活品質和文明層次。

我們提高了生活的品質和文明層次，自然就會產生其他積極的影響，肯定是如此的。所以，大家注意，我們這裏談的教育使命，是具有宗教屬性的教育使命。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我們要強化其宗教性的特點，這點極其重要。

我以前是新教教徒，當時我就認為，宗教屬性在基督教中正越來越淡化，這是非常不利的事情。我後來加入東正教了，發現在東正教裏反復強調宗教屬性極其重要。基督教的本質是我們具有宗教屬性，它之所以是宗教就是這個原因。但是我們想一想，整個新教傳統其實都在解構宗教屬性，這點我認為實際上是在自挖牆角。當然，根據新教的神學，無法得出這個邏輯結論，但如果大家學習一下教會中的歷史神學等等，就會知道基督教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這裏的教育使命，和世俗界的教育使命是不一樣的。當我們談教育使命的時候，很多人會說，基督教重視教育啊，到處建學校啊，等等。有人會問：既然你談宗教屬性，那麼你所談的是神學教育嗎？不是，我們談的不是神學教育，儘管神學教育也是其中一方面。

我所談的教育使命，是由基督教推出的一種類似於公共教育，這種公共教育是有基督教屬性的。而我們現在的教育，是世俗社會推出的一種公共教育，或者公民教育。這種公民教育與我們有交集，但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本質是世俗教育。到目前為止，整個教育體系都是如此的。我們基督教認為這種世俗教育有價值有作用，所以我們去參與。但我們所談的基督教的教育，方向則與世俗教育相反；這是我們基督教提供的一種公共教育，讓世俗社會也能受益，但最受益的是我們自己。

就如同我在另一個教育講座中談的，如今的世俗教育體制、教育方法、教育內容、公共教育方法和公民教育等等，最受益的是社會，因為它們是按照社會的利益所制定和設計的，它們的利益出發點，與我們基督教的利益出發點，是不一樣的。一定要注意這一點區別！我們所要建構的教育使命，是以基督教利益為核心的，基於此而建構的教育使命、教育建制和教育學、教育方法，是完全不一樣的。我想我這麼簡單說明一下，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例如，我們的教育使命會涉及世俗教育所忽視的領域，但我們並不是去填補它，而是建立我們自己的結構和建制。我們並不排斥世俗教育，物理、科學、數學等等都非常好，我們要學習。但這些畢竟是世俗教育按照社會的需要，按照公民的責任所設計的。世俗教育會忽略某些領域，甚至不僅是忽略，所以我們需要在世俗教育所不具備的領域裏，建立從宗教利益為出發點的教育。

我們建立這個，並不意味著排斥那個。但是我們認為，我們基督教要有自己的東西。例如，我們構建基於上帝所啟示的神聖秩序的家庭學。我在談論家庭學的一個講座中也提到，為什麼大學裏沒有家庭學？全世界高校發展了幾百年了，甚至從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等早期學府算起的話，系統性的發展已近一千年了，為什麼沒有家庭學？家庭是何等重要啊，教育卻忽略它。現在的學術界是發現一個事情，馬上建立一個專業學科，學科越分越細，不僅僅自然科學如此，文科也同樣如此，對吧？為什麼教育卻忽略家庭？因為教育為社會服務，它要完成公民責任的東西，所以對於社會來說，家庭不在其考量範圍之內，而是業餘的、旁枝末梢的東西。甚至我們能看出來，在如今的時代，家庭利益與社會利益常常是矛盾和衝突的。希特勒為什麼想取消家庭，例如，建立嬰兒工廠——當然他沒能實現目標，因為如果當一個社會高速發展到了社會機器化或者軍國主義狀態的時候，那個時候家庭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就直接衝突了。

我們一直在探討和研究建立家庭學，並且推出了一些內部講座進行實驗。我們的家庭學是基於上帝的神聖秩序的。為什麼我們的孩子們，到了社會和學校教育體系中，很容易就被女權主義自由主義等等全部俘虜了？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教育體系，我們沒有自己基督教屬性的學術。我說的這個學術，不是神學的那些東西，而是普通信徒所需要知道的思想。舉個簡單例子，婦女的地位問題。怎麼解決？你直接引用《聖經》的話，這是基督教的內部邏輯，很好，並未經過學術加工。那麼，我們基督教有沒有給予學術加工過的東西，來在實踐中解決這一類的問題呢？若沒有，那我們在空談什麼呢？

因此，我們希望建構的家庭學，是基於上帝所啟示的神聖秩序的家庭學，婦女的地位，是由這個神聖秩序所決定的。這個神聖秩序，不光是在教會中有，在社會中也有，只是他們不買賬也不承認。在家庭中，更是有上帝所啟示的神聖秩序。

自由主義者會說：“我們不相信你的神聖秩序”。是啊，你們並不需要相信，但是你們也是有秩序的。我們要建立的是這個秩序的問題。女權主義者大講秩序，他們說要推翻基督教的秩序，要建立自己的新秩序，重新定位女性和家庭……好吧，可是你有什麼資格說你們的秩序就比我們的更好呢？自由主義講多元主義，講相對主義……是呀，你們有你們的秩序，我們有我們的秩序，你怎麼在理論上說我們的秩序就不如你們呢？他們這樣說，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實際上，我們只要看看到底誰的秩序對女性、對子女和家庭更有好處就明白了。當我們這樣教育子女的時候，子女就有了思想的武器。在現在的自由主義社會中，多元主義、相對主義、多樣化是政治正確，一般人你只要一句話就懟回去了，你說，“我有我們的秩序，你有你們的秩序”。所以，我們一定要在學術層面為我們的子女和後代提供思想武器，否則他們一進入

大學很快就自由化掉了。

我所在的美國波士頓地區，有一個十多年前的統計數據：美國南方的保守主義的基督徒，“聖經腰帶地區”的那些基督徒子女們，來到我們這裏讀大學，四年本科以後，百分之七八十都不信了，成了不可知論或者自由主義者，真正還信的數量極少。為什麼會成這樣呢？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基督教的學術，沒有基督教的教育。

我們基督教搞學術、搞教育，搞的都是以社會利益為出發點的工程，這就是公共神學需要非常警惕的一點。所以，我們的學術使命平臺提出來基督教的學術教育使命，我們一直在談這個問題，已經五年了。我想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明白我們在談什麼了。也感謝張坦弟兄，上次我講座他就比較賞識，他突然就明白了我們在做什麼。這次又邀請我，非常感謝。我們需要很多有頭腦和見地的基督徒和領導力，能夠看到這些問題並帶領大家前進。

我們的宗旨是，更新基督徒的頭腦與心靈，從而讓基督徒能夠“以耶穌基督的頭腦為頭腦，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腓利比書 2：5）

腓利比書 2 章 5 節中原文都是“頭腦”，但我們的漢語聖經翻譯成了“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這是因為我們的翻譯語言受到儒家，尤其宋明儒家的影響，宋明儒家認為心的功能是思考。但事實上英文版聖經用的是 mind，頭腦，所以我想把它稍微延伸一下，就是“以耶穌基督的頭腦為頭腦，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我們的學術和教育使命的宗旨是什麼呢？就是要更新基督徒的生命，讓基督徒能夠“以耶穌基督的頭腦為頭腦，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我們的學術使命和教育使命，是根據這一宗旨來發展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尤其對於我們的下一代來說，我們要讓我們的下一代不再是很脆弱的，不再是沒有自己的東西，很容易被別人擄去的。

我們的學術使命和教育使命的底層邏輯，是通過發展基督教的學術與教育，推廣上帝的真理之權能，拓展上帝的國度。當然，這項事工有促進教會的成分，但教會是上帝國度下邊的，上帝國度是更大的概念。我們所做的很多工作，實際上是直接造就上帝的國度。這句話我想大家可能不一定理解得了。但是有東正教神學背景的人就能夠理解，因為東正教喜歡談真理和權能。而在新教和天主教中，這兩者似乎是矛盾的，如果你談真理，又談，比如，聖靈的恩賜，談理性和談聖靈恩賜似乎是矛盾的；但在東正教中，這其實是合一的，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都是推廣上帝真理之權能，拓展上帝的國度。這就是我們的底層邏輯。

大家可能不一定能明白，這是需要再通過一次講座才能詮釋清楚的。這裏很多都是我個人在學術上的一些看見，我把成果分享給大家。還有一些是東正教裏邊的內容，大家可能不

熟悉，但我認為值得關注。我認為東正教裏的很多資源是可以為新教所用的。

在講第四部分之前，我講一個插曲，關於特土良（Tertullian 160-240，迦太基）的名言。我們知道，特土良是早期的教父之一，北師大的張百春教授是俄羅斯東正教專家，講東正教講得非常好；他談到特土良，說特土良是一個悲劇人物。這對我來說有很大的啟發，咱們這次不展開此事。

我想談的是特土良的名言。大家都知道的一句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就是他說的，大家都很熟悉這句話，他主張殉道是件非常光榮的事情。他的另一句話也很著名——雅典與耶路撒冷到底有什麼相干呢？但是，這句話後面的一句話，大家基本上不提，它後面還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也是讓我們學術使命很不爽的一句話——學院與教會有什麼關係呢？

這兩句話是出自他寫的一本小冊子，名字我翻譯過來就叫《駁異端論》。他的這句話的下面，其實還有一句話——異端與基督教有什麼關係呢？他提出了三個發問：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什麼相干？學院與教會有什麼相干？異端與基督教有什麼相干？我就談談前兩個發問，尤其第二個發問，它與我們今天的講座關係極大，雖然一般人不引用這句話。

怎麼解釋這句話呢？我們知道，雅典代表的世俗文明和世俗文化，在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都曾經到達人類歷史的最頂峰。柏拉圖、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等諸多哲學大師，以及包括哲學、政治學等諸多學科都是從那裏誕生的，它是一個人性文明和文化的中心。而耶路撒冷則是一個宗教中心，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發源地，神性文明的中心，特土良在此是針對基督教而談的。

那麼，學院和教會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知道，雅典最著名的就是學院，柏拉圖的學院應該算得上是最早的學院了。當然，中國出現學院的時間也很早，也大概屬於同一個時期，到了漢朝有了繼承和發展，那時候的學院很多名稱，比如太學、上齋，等等。

我把特土良的這句話解讀一下的話，他其實就是在談論理性與信心有什麼關係。他的意思就是說：哲學與神學有什麼關係？學術與啟示有什麼關係？邏輯與智慧有什麼關係？文化與信仰有什麼關係？世俗與宗教有什麼關係？這是他提問的意思，他對此的態度是否定的，就是認為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各走各的路，沒啥關係。這是我對他的這句話所做的一個解讀。

我們需要明白的是，我們今天的講座，就是要試圖說明它們是有關係的。公共神學則是完全相信世俗與宗教之間有關係，文化與信仰之間有關係的。

四、耶路撒冷與雅典的公共關係（基督教與社會的關係）

耶路撒冷與雅典的公共關係，其實就是基督教與社會的關係，它實質上探討的是這個問題。公共神學的重點在於什麼呢？在於更新社會文化。所以公共神學特別強調文化宣教，其實目的就是更新社會文化。也就是說，基於教會與社會的公共關係。例如公民身份的問題，我們既是社會的成員社會的公民，我們也是教會的成員和天國的公民，我們有這樣的雙重身份，這就是公共關係，我們的教會與社會的連接點。

還有公平正義的話題，也是一個連接點；我們都希望公平正義，這是共識。當然，如果詳細分下去，什麼是公平正義？公平正義的標準是什麼？在經歷二戰之後這些已經完全打亂了，這是另一個話題了。但至少在語義和概念方面，這種共識大家都是同意的。

公共神學基於這種連接關係，表現為將耶路撒冷（宗教文化的最高水準代表）的陽光雨露分享給雅典（社會文化的最高水準代表）。公共神學的重點和方式，就是將基督教的陽光雨露分享給社會。陽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在歐洲，基督教曾試圖通過公共神學教化整個社會。如改革宗，我們知道日內瓦，還有荷蘭，這種新教門派雖然歷史上曾出現過短暫的輝煌，還有蘇格蘭也出現過短暫的輝煌，但如今這已經非常難了。

公共神學的追求，是建立美好的社會。這點非常重要，它不是建立教會，而是建立美好的社會，且是通過教會的層面和基督徒個人的努力，建立美好的社會。也就是說，基督徒通過公民身份，具體地服務於所在的國家及其社會。

在談公民身份的時候，愛國主義是公共邏輯。美國的新教中對這點特別強調。我們知道，愛國主義有的時候其實是蠻危險的。公民的社會責任，公民的法律責任、憲法責任，這些肯定沒有問題，毫無疑問是基督徒應盡的。但是，愛國不是那麼簡單的事，美國新教中的這一點要特別值得注意。一談愛國主義，任何人，包括基督徒，都認可政治正確，這種最高的政治正確，其實危險恰恰就在這個地方。這我就不談了，我已經寫過一個小冊子，說明了愛國主義一旦是公共邏輯，所以這是必然的危險。

其次，通過興辦教育和慈善，服務於社會，社會主義是公共邏輯，必然產生社會主義公共邏輯。最後，我再加上一個資本主義公共邏輯。我們參與社會職業，參與工作，這就是資本主義公共邏輯。公共神學如果朝著這個方向追求得很遠的時候，一定會進入社會主義的層面，但這是另一個話題了。那麼，資本主義，大家都知道，新教對資本主義發展有重要貢獻。

我想談點危險。公共神學很了不起，能夠產生非常好的正面的貢獻，榮耀主榮耀上帝，在社會中做光和鹽。但是，公共神學的危險，在什麼地方呢？

大家要記住，神學是對真理的解讀，神學本身不是真理。真理，對我們來說，就是上

帝的啟示。因此，當我批評神學的時候，很多人受不了，其實大家不必驚慌。神學是不斷發展甚至變化的，常常一個時期的神學否定了另一個時期的神學。重要的是要記住，神學永遠是對於真理的解讀，而解讀，就有可能有出錯。改革宗對神學高度重視，這是好事。但大家要明白，神學是可能出錯的，所以，批判神學沒任何問題。神學不是真理本身，更不是啟示本身。

公共神學的危險就在於，基督教逐漸被世俗文化所“改造”，喪失宗教屬性。這是不可避免的，你只要全面參與公共神學，或者之前不叫公共神學的那些東西，解放神學等等，最終就會這樣：你被世俗文化所改造，就是世俗化了，喪失宗教屬性。這一點正是東正教最擔心的，一旦喪失宗教屬性，沒落是遲早的。美國新教，歐美新教，為什麼衰落？大家找各種原因，很多原因大家找的也對。從東正教角度來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喪失了宗教屬性。

我在新教的時候也提到這個問題。因為我來自新疆，對伊斯蘭教比較瞭解。伊斯蘭教為什麼厲害？伊斯蘭教根本不像新教那樣人人都學神學，人人都怎麼樣敬虔，非常努力過信仰生活，等等……沒有。伊斯蘭教在個人層面完全是自由化的，很多方面都是沒有什麼宗教屬性的。但是，伊斯蘭教的厲害在於什麼呢？它強調一種整體的極強的宗教屬性，而且是不可挑戰的宗教屬性，或宗教性。維持宗教性、宗教化是伊斯蘭教徒每個人的最高責任。他可以喝酒吃肉，可以違背教義和要求他遵守的一些東西，但是如果你挑戰伊斯蘭教，他一定要幹你。為什麼？這就是伊斯蘭教所教導的，就是在於維護他們的宗教屬性。伊斯蘭教整體的這種教導，讓整個伊斯蘭教群體可以不擇手段，甚至使用任何極端手段，來維持它的宗教屬性。因此它在歐洲所向披靡，基督教根本不是對手，世俗社會也幹不過它，所以這就是這種宗教屬性的厲害啊。

我現在談到的新教喪失宗教屬性的危險性，就是因為我是在新疆親自見證的，我對於伊斯蘭教是有所瞭解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它為什麼那麼厲害。新教喪失宗教屬性，甚至自願投入某國的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事業，就是這個問題。倒不一定是在中國才這樣，我是用這個比喻讓大家明白，因為咱們有中國的背景。最後，你投入的烏托邦事業，一是實現不了，就算所謂的實現了，你會發現沒有你的份。對於世俗社會，你貢獻了，不論是政治運動，還有什麼解放神學，你給他們做貢獻了，但與基督教有什麼份？沒你什麼事兒，你白白幹活，政治排斥你，甚至最後還開始排斥基督教了。這就是我談的“最終為別人做了嫁衣”，這是非常可悲的。這是公共神學的危險性，它的負面作用大家一定要警惕。

馬克斯·韋伯在他的短篇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對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給予了精闢和深刻的剖析。但是他的角度和我的角度不一樣。我談的是對於基督教利益的危險性，提醒大家不要被這個誤導；而他則是以非常稱讚的口氣，“感謝你們基

督教、你們改革宗、你們的公共神學（當然當時還沒公共神學這個詞），你們很厲害，感謝你們對於我們資本主義做出的貢獻……”。就譬如在中國的話，“謝謝你們對於我們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做出的貢獻……不錯不錯你們進步了，我們還要繼續對你們的改造……”，他是以這樣的一個社會利益的角度。

所以我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時，我感到非常羞恥，我感到被他們嘲笑。我們今天淪落到這個地步了，自己都不知道，你為別人做嫁衣，你還很高興。我們自己的新娘卻沒有嫁衣，基督的新娘沒有衣服，你沒時間給教會做衣服，做信仰的衣服。馬克斯·韋伯的這本書，其學術水準非常高，我很敬佩，但是我看了卻非常憤怒。所以他的角度和我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你從我的這個角度，再去看看他說的是什麼，你就明白他在說什麼了。

就像在中國以前一樣，“很好很好，鼓勵宗教為社會主義服務”，“投入共產主義的運動”，“三自愛國運動”，很多人都加入了，大家認為很好啊……那就是公共神學的出發點嘛。所以說，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警惕！很多時候我們與政治持不同政見，我們就認為是安全的信仰路線；其實不是。我們的座標如果錯了，幾十年後你就能看出它的不好效果。尤其危險的時候是，當我們對政治觀點不反對、與政府的政治觀點一致的時候，它的危險性就更大了。因為我們所做的事就不再受到束縛，完全被社會所用，我們更難看到它的危險性。這才是危險！當政治觀點不同的時候，我們所做的事會儘量回避對政治做出直接貢獻；我們以為這樣的路線會安全，但其實不是，我們仍然會因著公共神學的影響而稀裏糊塗地投入對世俗社會地服務和貢獻，最終發現上當被利用，還導致基督教的利益受損。

這是談的一些危險。希望大家不要介意，這是我一點提醒，一點忠告。我承認公共神學的正面之處，同時，希望大家明白公共神學的危險性，警惕它的負面作用。

五、教會與學院的合約關係（基督教與學術的關係）

第五部分我想談一下教會與學院的合約關係。特土良的那句話，我當時看的英文版裏的第一句話是“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什麼關係？”他是指著雅典質疑說，“雅典，你與我們什麼關係！”，而公共神學恰恰是指著雅典說，“你與我們有關係，我們有公共關係”。

然後，他又談學院，你們學院與我們教會有什麼關係？很有意思，他用了一個很謹慎的詞“合約關係”。為什麼謹慎呢？因為他是位學者。早期教父們大多是偉大的學者，我們希望教父學在華人世界復興，教父學本來就是東正教神學的核心嘛。特土良提到這個“合約關係”，他

想表達的是，“我肯定你們學院，學習很重要，學術很重要。但是我們之間沒什麼合約關係”。他是這個意思，他說得很清楚。不然人家會反問，那你的學術是從哪學的？你信基督教之前不也是在雅典學的嗎？教父們早期不都是希臘哲學畢業的嗎？你不也是希臘哲學搞出來的嗎？……特土良還被認為是希臘哲學的最後一位神學家和拉丁哲學的第一位神學家，那你怎麼說？對吧。所以，他加上了“合約”兩個字，關係就稍微微妙一些了——有某種關係，但是沒有合約關係。

但我認為，基督教與學術的關係，恰恰是有合約關係的，這就是我們學術使命的重點。我們提倡的學術教育使命的重點在於更新基督教文明，而不是公共神學的更新社會文化；我們的重點是更新基督教文明。這種更新是基於教會與學院的合約關係，而這種合約關係的連接點是學術知識。學術知識是讓教會和社會互相受益的，學術知識本身是有學術方法和基本體系的；這個就是共識，不分什麼宗教不宗教。這種合約關係表現為，我們要將學院的知識與智慧，拿來服務和貢獻於教會和上帝的國度。

例如，教父神學、經院哲學、宣教學、解經學、倫理學等，我們可以說都是受到學院學術的影響，包括現在的神學學習也是如此。為什麼神學教育通常沒有本科而直接開碩士？意思就是要你先學習雅典的本科，再來學習神學的碩士。

雖然事實上確實是這樣，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目標宗旨——學術使命的路線與公共神學的路線是相反的方向，注意它們不是敵對的，不是這個意思，但是，兩者是相反方向的路線。儘管兩者有交集，公共神學與我們的這個學術教育使命有交集。我們的學術教育使命，旗幟鮮明地強化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屬性；公共神學強則化基督教信仰對世俗文化的影響力，和改造能力，所以，兩者是不一樣的。

我們強調的是，我們要把學院的知識和智慧貢獻給教會和上帝的國度，這個目的和宗旨要非常明確。公共神學，是鼓勵我們要參與世俗社會的學院及其教育事業，我們要為社會做貢獻，辦學校等等。結果可能就是，學校辦起來了，當新的政權建立起來以後，就全被沒收了，全都成了為別人做的嫁衣。大家找問題的時候，有人可能會說，因為他們政權很惡劣，他們反基督教，等等。但是大家要明白，即使在不反對基督教的環境中，也是存在一樣的危險，只是大家短期不容易看出來而已。

所以我的意思是，基督教一定要記住，我們的座標是長久的。如果我們的東西二百年後能看出問題來，那它從一開始就是有問題的。大家一定要承認並正視這個問題，不要等到二百年後再去修正。很多時候，我們不需要像西方的基督教，等到衰落了之後再去修正，我們的學術研究，就能提前看到一些東西，在如今就提出調整修正。

所以，這二者是相反的方向。我們的目的是要貢獻教會和國度；而公共神學，它是要貢獻社會，影響社會。我們的學術使命不只是貢獻教會，具體來講是強化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屬性，宗教屬性越強，基督教就越有力量。公共神學是強調基督教信仰對世俗文化的影響力。因此，這屬於完全相反的兩個方向的路線。

那麼，我們學術教育使命的危險在哪里呢？世俗文明的高速發展產生了一些“學術的硬乾糧”，而這些硬乾糧裏，有些是錯誤的東西。因為也被基督教學術所用，所以這些錯誤的世俗學術結論，就可能會傷害基督徒和教會軟弱的良心，甚至讓人跌倒，被世俗的小學所擄去。這些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世俗學術的很多東西，在學術方法上沒問題，有些結論也沒問題，但是它的重大結論，即立場和路線，可能就是很有問題的。比如，像自由主義的很多東西，它是為了解構基督教的；這些“硬乾糧”的東西，如果大家普遍學習，很容易慢慢地就學成自由化了。

所以，這個學術使命，我仍然認為一定是由基督教的精英學者去搞，不是每個人都去學的東西，不是那麼回事。我有一個“三層理論”模型——高層理論、中層理論和基層理論。學術的高層理論成果搞出來之後，我們把它變成中層理論，讓牧者們接受；最後變成基層理論，讓普通信徒能應用；非學者的他們不需要知道這是怎麼搞出來的，搞學術是基督徒學者的使命。

我們平臺的這個名字為什麼叫“關注學術使命”呢？其實我們原先取的名字是“學術使命”，但後來想了想，就叫“關注學術使命”吧，是希望大家都能夠關注學術使命，並關注我們這幫人在搞的基督教學術使命。在新教中，大家通常更注重宣教，但我們現在也要重視學術，學術也是使命，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但它也是有危險的。

六、結束語：建立以基督教的宗教利益為核心座標的思維方式

我們學術使命的一個方法，就是幫助大家建立起這樣一種以基督教的宗教利益為核心座標的思維方式。無論出了什麼事情，政治上的事情，經濟上的事情，或者國內國際社會的什麼事情，我們第一時間的本能判斷，是要以宗教利益為核心，思考這個事情對於我們基督教有什麼好處，什麼壞處，會產生怎樣的作用，在此基礎之上再來談公共的作用部分。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不是一上來就先談公共的部分。但很多人常常就是這樣的，一上來就先談公共的部分，包括我們去分析政治，批評或贊成政策。

也就是說，我們要先談這個或那個事情，對於我們基督教有什麼好處。如果是對我們基督教有好處，就算不同意公共部分，我們仍認為基督教是受益了，因為我們的認識和判斷座

標是不一樣的。這一點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沒有這種座標的話，你談公共的部分，很多時候從某國或某團體的政治利益考慮，你會同意和贊成，但是對基督教的壞處卻非常大。那你作為基督徒，這時候怎麼可以這樣判斷呢？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們談論的公共部分，包括公共神學，還有很多基督教體系內的神學，必須在順服上帝和順服社會這兩方面，不可自相矛盾，不可有損基督教利益。

在屬於公共的部分，如果沒有以基督教宗教利益為核心座標的這種思維方式的話，我們很多時候是會迷失的。我們要先談宗教利益，考慮基督教利益和好處，或者具體一點，對我們基督徒有什麼好處，然後再談公共的部分；這樣的話，我們就不至於在現在越來越錯綜複雜的國際和國內形勢中迷失。像俄烏戰爭啦，加沙戰爭啦，為什麼這麼撕裂？就是因為座標沒搞清楚。我們要以“太陽”為座標，而不能以“地球”為座標。以地球為座標，相當於公共問題，公共座標，談談公共的方面還可以，但走出地球就不行了。只有你在地球上建立一個以太陽為中心的重要座標，我們才不至於在談地球問題的時候迷失。這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我把結束語裏的這三點總結講一下，有點像口號的三句話。

1、我們的學術教育使命，致力於增加基督教的神聖性和教會的權能。我們的宗教性在於什麼？神聖性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不只是宗教性。現在的時代，有了公民宗教，可見就是世俗宗教能搞出宗教性來，共產主義、西方的自由主義、費邊主義、烏托邦，等等政治意識形態，也都能搞出宗教性來。我們的宗教性，在於其超自然的神聖性，也就是說，基督教的神聖性，在於創造萬有的上帝，聖子耶穌基督以及聖靈。基督教的神聖性非常重要，尤其聖靈，那是了不得的神聖性，它還增加教會的權能。教會權能是東正教靈修神學裏的東西，大家可能很難理解，我就不展開了，它需要好幾個講座才能講明白。增加教會的權能，這是神學內的宗教神學，我們可以理解為增加教會的 power。教會厲害了，那麼無論與靈界還是與世界的邪惡勢力做鬥爭的時候，就都有更高的權柄和更大的權能。

2、我們的學術教育使命，將謀求基督教、教會、基督徒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基督教、教會、基督徒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綜合起來，可以視為我們要把上帝國度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個第一位的位序非常重要。

3、我們的學術教育使命，也會讓基督教的陽光雨露，自然惠及世俗社會和個人，以及世俗社會的文化。我們也會對世俗文明做出貢獻，但這部分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它會自然而然發生。我舉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我們基督教都明白，就是所謂“麵包渣掉在桌子底下”了——這是《聖經》裏迦南婦人對耶穌所說的比喻（太 15: 22-28）。這是我們與公共神學的交集部分，

唯一的交集部分，而且比較小。

好的，今天的講座我就分享這麼多，下面我把時間交給張坦弟兄。

當代神跡——五月花教會的見證

潘永光牧師

主持人：

神在我們這個時代行了一個大神跡——將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的 64 名會眾集體救援“出中國”。這一事件打破了許多的記錄：這是中國教會有史以來以教會為單位整體出走尋求信仰自由；這是美國政府有史以來首次為整個一個教會提供庇護。其間的曠野、磨難、攬擾、背叛、軟弱、爭戰，以及現在他們在美國的情況，引起全世界肢體的關注，作為神派遣的摩西——領導該教會出走的牧師潘永光，將見證神在這一事件中的大能！

潘永光牧師：

我希望先播放一個視頻。（以下視頻內容的大致翻譯）

一輛載有 63 名華人的巴士正駛往一個嚴密的拘留所。他們預計會被遣送回到四年前逃離的中國。若遣送回去，對這些信徒來說無異滅頂之災。

為了爭取時間，車上的婦女推說她們覺得不舒服，請求靠邊停車。與此同時，在華盛頓，宗教自由宣導者傅希秋（Bob Fu）、戴維·特林布爾（David Trimble）等其他許多人正在給美國國會議員和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打電話。這些難民還未獲得庇護，時間不多了，他們隨時可能被送往機場。情況越來越糟，我們必須馬上帶他們離開。

當五月花教會 2019 年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們告訴當局只是去韓國旅遊度假。他們別無選擇，他們早已被中共當局盯上，政府指控他們非法舉行敬拜聚會，不讓他們的孩子接受國家公立教育。他們來到韓國申請，但屢遭拒絕，且不斷受到在韓國的中國特工的騷擾。

“他們的觸角很長，對我們窮追不捨。我們去餐館吃飯，他們用菜單掩護偷拍我們的視頻；我們上街，他們跟蹤我們，把位置報告給北京。“顯然他們別無選擇，留在韓國只有死路一條。五月花教會決定孤注一擲前往泰國，他們只有 15 天的旅遊簽證。

在泰國逾期居留幾乎肯定會被拘留，甚至被遣返回國。“中共特工跟蹤我們到泰國。我們要租房子，他們找房東不讓他們租給我們。他們說我們知道你們住在哪里，你們逃不了。”得知消息後，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宗教自由宣導者團結起來支持他們。許多人飛往泰國，幫助他們撰寫數十份所需的聯合國難民申請。申請審查需要時間，幾天拖成幾周又拖成了幾個月。在長達九個月的時間裏，教會一直在躲避泰國當局，以及中國特工的咄咄逼人。

三月某一天，教會全體被捕，關進一個擁擠的泰國移民扣留中心。他們很警惕，知道隨時可能被送上飛往北京的航班，從此杳無音信。五月花教會被拘留之後，美國國務院立即採取行動。最終，他們同意為五月花教會提供庇護。被拘留一周之後的某個星期四，他們的牢門突然被打開了，一行人被送往曼谷機場，不是乘飛機返回原籍，而是將前往美國尋求自由。

星期五的晚上，繁忙的航站樓，熙熙攘攘的旅客。七點三十四分，四架從泰國起飛的航班中的第一架降落在了華盛頓的機場，與數百名疲憊旅客同時走下飛機的就有五月花教會的潘牧師。潘牧師代表五十九名教會成員表達了由衷的感謝，他說長達三年六個月之久的逃離中共網羅的旅行終於結束了。

一個代表團早早已在機場迎接他們的到來，並準備了鮮花和食物，“對我們來說，那個晚上的平安抵達，是對於我們多年來拼命掙脫中共令人窒息的統治的認可。我謹代表我的教會，感謝國際宗教自由團體，並敦促他們繼續為世界各地仍在遭受迫害者而戰。你們是一股強大的力量，是宗教迫害風暴中的真理的聲音。請繼續為我們而戰。我們需要你們。”

剛才這部影片，是美國國會屬下的國際宗教自由高峰論壇拍攝的。他們在 2024 年 2 月份的國際宗教自由高峰論壇時使用了這個視頻作為高峰會的開幕式。他們說，這是 2023 年這個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宗教自由事件。

我去參加這個會議，被邀請站在臺上。我不知道他們製作了這個視頻，並要播放這個視頻。當我看到他們播放出來的時候，我就在看，他們做的那個卡通人物跟我還蠻像的。

他們所講的內容都是真實的，這也就是我們過去那幾年的經歷。我非常感謝上帝，也特別感謝尼哥底母真理追尋會，我已經有好幾次有這樣的機會在這裏講述我們的故事了。我想引用前幾期追尋會上的傅凱彬牧師也引用過的布拉福德的一段話，400 年前他寫了《普利茅斯開拓史》，這是 400 年前真正的五月花號，他說：“我這樣做的目的，是想要孩子們今後能看到自己的父輩如何完成第一次冒險之旅。他們經歷了何等的艱難和奮鬥，儘管他們有諸多的弱點和缺陷，卻最終被上帝拯救。”這也是我在傳講、今天要講這個見證的目的。

我經常告訴我的孩子們，特別是在韓國濟州的時候，我就跟以利、跟我兒子天榮說，你

們應該寫日記，寫書，把我們的故事好好記錄下來，那麼以後當我年紀大了，我成為爺爺了，我要給我的孫子們講故事的時候，我可以講說這些事情。我也希望我們的孩子們能夠記得我們原來所經歷過的這些苦難，我們的追求，我們的艱難，我們的軟弱，甚至我們的缺陷，但是最終，我們看到的是上帝的作為。

張坦老師把我們的這個事件定義為當代的神跡，我也認為這是神跡，這是上帝的作為，不是因為我們這群人有什麼特別，而是上帝的作為很特別。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們的神在過去的日子這樣行事，在這個時代我們的神也這樣行事。在這個時代裏，上帝在五月花這群卑微的人面前，在這群卑微的人身上行了這樣的事情，歸榮耀給神。

我們能看到的是，我們的神在這個時代同樣有祂的作為，祂把這個作為做在我們的身上，也顯現在這個時代，好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並不需要回避我們當中這幾年走過來的這些缺點、缺陷和軟弱，但我更要講的是在這種軟弱和艱難當中，在人性的敗壞當中，上帝怎麼樣拯救我們。我要講說上帝的大能。

首先我想要講一下五月花教會這個名字的來歷，這跟上個禮拜這個平臺的講員洪予健牧師有關。我們教會原來在深圳叫改革宗聖道教會。2019 年我們要離開中國，剛剛去到韓國的時候，我跟洪予健牧師通電話，洪牧師就告訴我說，這件事情非常特別，上帝給你們的感動非常不一般，你們要這樣做的話，那是新時代的五月花號。你們效法四百年前的五月花號，與他們的行動幾乎一樣。那你們可以就大膽放心地往前走吧，我為你們禱告。

聽到他這樣講的時候，我當時我心裏面就覺得說，人家四百年前的五月花號那群人是聖徒，偉大的聖徒，我們這群人給他們解鞋帶都不配，但是我也很得鼓勵。我們就開始去濟州，陸續地大家都過去了。到了濟州之後大概過了兩年多了，我們都不太敢說我們是跟五月花有什麼關係。

不過到了 22 年的 2 月份，《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來採訪我們，寫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報導，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英文的，在那篇報導的最後一句話，他們說，看到這群中國的基督徒，讓我們想起了四百年前的來到美洲的那一群朝聖客，五月花的那群人，他們的行動何等的相似，我們祝福他們。

因為在這之前的幾個禮拜，美國駐韓國領事館的一位領事來探望我們，我想到他們作為一個觀察員來探望我們，我應該送他什麼禮物好呢？於是我就送了一本書，就是布拉福德四百年前寫的那本《普利茅斯開拓史》。我把那本書送給了這位美國領事。

《華爾街日報》報導後，在美國的弟兄姐妹和讀者們就一直開始叫我們為五月花教會，

或者新五月花教會，反而沒有幾個人知道我們是聖道教會。每一次有美國的弟兄姊妹從美國來到濟州，來到泰國，他們都一直喊我們為五月花教會，後面我們來到美國之後，所有美國的弟兄姊妹都喊我們為五月花教會。雖然我們自己把我們稱為聖道教會，但沒有幾個人知道我們叫聖道教會，別人稱呼我們五月花教會，怎麼辦呢？來到美國幾個月之後，我們要註冊教會為非盈利機構的時候，我們還為這個名字進行了討論，甚至還發生了一點點爭執，爭論到底是用哪個名字更好，最終我們決定了用五月花教會，因為所有在美國的弟兄姐妹他們都只知道這個名字。

但是有一個很特別的過程，從一開始，我們就非常深地受到四百年前的那群清教徒的影響，我們從大人到孩子，都非常熟悉布拉福德寫的這本《普利茅斯開拓史》。對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種種經歷，我們都清楚，我們也嚮往，甚至是經過了幾年之後，我也曾經對我們的會眾說，其實他們也並不是特別的偉大，我們今天所經歷過的種種事情，各樣的罪和艱難，缺點、缺陷和軟弱，在400年前他們統統都發生過。這是我們五月花教會的名字來歷。

現在我要講述我們在深圳時的情況。

有人就在想，其實你們教會在深圳的時候，也並沒有受到特別嚴重的逼迫，你們為什麼一定要離開？難道真的是要坐牢嗎？其實也還沒有到要坐牢的地步，如果坐牢也就只可能是我，並不見得其他人都要坐牢，所以其實也不是非得要離開，或者是說混不下去了就離開。其實離開了深圳多年之後，我也還是非常懷念在深圳的各種的好。

我認為有幾個原因決定了為什麼我們要離開。首先，我們在深圳都生活了十幾二十年，甚至我們的這些孩子，他們有一半是在深圳出生長大。在深圳我們所受到的屬靈傳承，給我們傳福音的，剛開始的時候是從香港這邊傳過來的，是香港的浸信會和路德宗給我們傳的福音。後來很快就是在美國的改革宗、長老會給我們教導。在屬靈的傳承和經歷上，我自己其實並不太受到自由主義的影響，也不受到國內的基要主義的影響。我更多的是受到清教徒、受到改革宗的影響。在屬靈的這方面，我們不認為離開中國或離開一個地方，對我們來講有多麼的艱難，或者說這就是一個背叛了祖國的行為。

另一個原因，我們也是在深圳寄居的，我們是從全國各地來到深圳，在深圳我們是寄居的。其實在中國我們也是寄居的，所以我們去香港，我們去其他的地方，換一個地方並沒有很多的鄉愁或特別的不適應。我們更嚮往的其實是五月花和清教徒的那種遷移。對我們來說，好象國家的概念不是很強。同時我們這群人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薰陶其實是挺反感的。十多年來我們一直都是看著香港的這些新聞臺，看著香港的各種資訊成長的，所以我們對於離開並沒有太多的這種國家主義的觀念。同時，我們也是因為，雖然對我們的逼迫確實沒有多嚴重，但

是這種逼迫也是非常影響我們的，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正常地聚會，也沒有辦法正常地給我們的孩子來進行基督教教育。

給我們影響很大的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2018年12月9日，秋雨教會受到的衝擊。在12月9號之前的幾個月，我記得有一次我跟王怡牧師在一起午餐的時候，他跟我說，你準備好進去坐牢沒有？我跟他說，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坐牢是你的事情，你要進去就進去，跟我沒有關係，肯定不會有我的份。你那麼有名，你會進去，我肯定不會。他就跟我說，不是的，這次不一般，你要做好準備。我說那你覺得什麼時候你會進去呢，他說大概在18年的國慶前他會進去。那時候我們禱告完了以後就一起吃午餐了。他確實也在國慶前就做好準備，寫了他的宣言聲明出來。

到了12月9日發生這件事情之後，我們教會就知道，確實會有大的改變要發生。到了19年的時候，宗教局的人找我，國保經常會請我去喝茶，房東也不斷地逼我不停地搬家，也逼到我們的學堂不停地搬了又搬，或者休學找不到地方，各種事情不停地發生。我們就在想，是否會有一個可能要離開中國出去躲幾年？

恰好到19年的六月份，香港又發生反送中運動。當時我們在深圳，就感覺好象整個深圳都戒嚴一樣。國保也請我喝茶，請得更勤快了。我就覺得，好吧，那我們要不出去看一看。我就跟一個弟兄離開深圳往韓國去，只是想看一看能不能有一個地方合適。如果合適的話，就先把一些大的孩子送到韓國的神學院，或者一個學校裏面，讓他們上學，我們是這樣想的，所以離開的那一天，我是晚上十點多跟長老們一起開會決定的，第二天早上我要坐飛機去。

晚上十點多我回到家的時候，孩子們都睡覺了。我就跟我的妻子說明天早上我要出差去韓國。她說那好吧，那你去就去吧，什麼時候回來？我說可能兩個禮拜就回來。第二天早上我收拾了兩套衣服，拎著箱子就走了。孩子們都還沒有起床。

從來就沒有想到過，從那一天離開了之後，就再也沒有踏入到中國一步了。是的，從那時候開始，六年過去了。我們去到韓國一段時間，大概有兩個禮拜左右，我覺得其實在韓國是可以有這樣的條件，可以把整個教會搬到那邊去躲個幾年，等習近平下臺了以後我們再回來。當時是一個很簡單的想法，我把這個想法也跟長老們商量。商量完了之後，長老們就在深圳跟會員們一起討論，召開了一個會員大會，作出表決。並沒有像張坦老師剛才所講的那樣勇敢，其實是有很多的掙扎和痛苦。我想讀一下我當時在韓國的時候寫給弟兄姐妹的一封信，是在19年10月7日的凌晨寫的，我這麼說：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平安。

這段時間我們失去了平安。作為你們的牧師，沒能有效牧養好你們，無論如何是我當負責的。對不起，請原諒我。十二天沒見你們了，很多時候我走在陌生的人群中，一邊想到你們一邊流淚，特別想到有些肢體要無奈分開時，就禁不住的難過。多年來神賜恩給我們，使我們彼此委身，共同建立這個生命共同體。我們彼此對唱，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我們同領聖餐，我們分享哀怨，看到一群群的孩子圍繞著我們的桌子。

你們有人看著我信主，由一個男孩成了你的牧師，並且甘心接受我的牧養。我也有幸為你們證婚，看著你們的孩子出生長大。在過去的一年多裏，每次想到那惡者逼迫我們，要把我們分開，彼此都很難過。當我們清晰地看見眾教會都被迫分開的這事實也將要臨近我們時，我有責任去尋找神為我們預備的出路。我也深知，如此行必定招致眾教會的非議，一生都得背負著惡名。現在我已不在乎個人的榮耀、羞辱、惡名、美名，只在乎牧養好你們、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加爾文離開了法國，再也沒有回去過。諾克斯離開了蘇格蘭，John Winthrop 離開了英格蘭，五月花號離開了萊頓，這些雲彩般的見證圍繞著我們。律師也告訴我們說，我們這樣做是合法的，如同以色列人在迦南設立逃城一樣，這個制度就是逃城的制度。

親愛的弟兄姐妹，昨晚我來到這地方，神為我們預備的一切遠超我們所求所想。與我同行的弟兄們都充滿了感恩喜樂，願主挑旺我們的信心，得見那實底與確據，因為我們憑信才能站立得住。願主保守我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願賜平安的神與我們同在。

親愛的弟兄姐妹，求我們彼此紀念多年來同奔天路神給我們的恩情。求你們也為我禱告，連日奔勞這兩天病了，在發燒感冒。求主加給我們力量。

與你們同奔天路的牧師
主後 2019 年 10 月 7 日深夜”

我當時寫這封信給到弟兄姐妹。弟兄姐妹開始很掙扎。我不知道後面弟兄姐妹他們會遇到什麼樣的艱難，他們到底會不會離開，或者是否會通過這樣的一個議案。在 10 月 17 日的那天，由周長老主持了會員大會投票。大多數人都支持離開，但是，決議是通過了，要走的時候，有許多掙扎和艱難。

有一部分人去了，有一部分人留在深圳。留在深圳的弟兄姐妹，有不理解的，有沒辦

法去的。到後面，甚至有一個主日，我在濟州，早上通過視頻講道，在深圳的有一位姐妹，她站起來，說：“牧師，你拋棄了我”。她在那裏哭得很傷心，我當時也很難過。

正好第二天我要坐飛機離開濟州，我要到香港去，然後從香港再坐飛機回到濟州。在香港飛機場的那一天，我坐在那裏等飛機。我坐的地方距離坐船回深圳的那個售票窗口，大概只有 50 米。我在那裏坐著，又呆呆地站著，站了一個多小時。我就在想，我應該回深圳去，我應該回深圳去看看弟兄姐妹。特別他們說，牧師你怎麼這麼怕？這麼怕坐牢，這麼怕死，走路了呢？跑路了呢？我也有點咽不下這口氣。我也在想，我也沒那麼怕死，那我就回去一趟，我買張船票，半個鐘就到了。我回去一趟證明一下，我不是那麼怕，不是要拋棄他們。

掙扎了一個多小時之後，我就在那裏決定說，好，回去一趟。一邊流淚一邊走去那裏買船票。走著走著，一腳踢到了一個人的行李箱，那是一個中年婦女，她就用香港話罵了我一句，你瞎了眼啊。她這一罵，突然間把我罵醒了。我感覺好像是上帝在天上喝了我一嗓子，說，你瞎了眼啊，你怎麼能這樣呢？

我就趕緊跑到旁邊的那個廁所裏去，躲在那裏哭了很久。後來沒有買船票回深圳，那天晚上就回了濟洲。在濟洲，待了沒幾天之後，突然間疫情就來了。全世界的飛機都停了，那次是我最後一次坐飛機，留在濟州。有些弟兄姐妹，疫情來了，想從濟州回到深圳的，再也回不去了。在深圳的那些弟兄姐妹，想要再離開中國，其實也沒有機會了。

我們在濟州居住了三年，我們在濟州申請了庇護，但是在韓國濟州申請庇護，其實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只是在那裏等待時間，在那裏熬，希望熬到有一天，疫情過去了，國內形勢也好了，或者習近平也下臺了，很好啊，那我們就回去，我們非常想念深圳的，但是其實等不到那一天，我們看到的是逼迫越來越嚴重，甚至在我們離開之後，國內的國保就去騷擾、威逼我們的親人，給我們的親人喝茶；也打各種的感情牌，讓我們的親人勸我們趕緊回來；還給我們定了一大堆的罪。同時，中國駐濟州的領事館也經常給我們打威脅電話，讓我們去領事館，想盡辦法要把我們給搞回去。

當然在濟州也有許多的美好。我特別感動的是在濟州的華人教會給我們很多的幫助。在濟州的時候，我們沒有一個人懂韓語，在那裏連生活都成問題。第一個冬天的時候非常地冷，我們是在深圳生活的人，在那裏我們覺得很冷。沒有冬天的衣服，去買那些衣服也很貴。我就跟一個牧師說，我們過冬有問題，你幫忙吧。他就在他的教會裏一招呼，第二天就拉了一車衣服過來，讓我們有了冬天的外衣。在那之後的三年時間裏，他也一直在幫助我們。我非常感謝主，也非常感謝在主裏面的肢體給我們的幫助。

我們在思考有什麼辦法能夠得到身份，但是，在濟州沒有出路，沒有可能繼續在濟州待下去了，三年之後，我們要離開。我們還有一個可能，那個時候疫情剛剛好一點，我們就想著說，因為聯合國難民署的亞太中心亞太區的辦公室是在泰國曼谷，那我們有沒有可能離開濟州，去到曼谷的聯合國難民辦公室申請難民身份，然後申請安置到美國。

有人問，三年不工作，吃啥呢？我們在那裏申請庇護之後，我們是可以工作的。我們的工作……講起工作，都是淚，也是教會的弟兄姐妹幫我們租到房子。濟州主要就是旅遊業，那段時候濟州沒有旅遊，就只有一些農業。我們那幾年的工作，就是去做農活；還有就是在他們的餐廳裏面做後廚，主要是這兩個工作。做農活的時候是一天一天算的，那個時候每一天好像是有十萬韓幣一天，大概五百人民幣，五百或者六百人民幣，不過很累很累。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韓國人最喜歡講的一句話就是“빨리 (ppalli)”“빨리 (ppalli)”，就是快、快、快點、快點，他們一直催你，催命似地催著你，讓你幹活的時候不能停，所以，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去幹活的時候都瘦了一圈，非常累，全身疼痛。我們這些人在深圳的時候也從來沒有幹過農活，而且是這種大工作量的農活。那幾年下來，所有人都瘦了。

我記得，有一個姊妹在幹活的時候放一首詩歌，一邊幹活的時候一邊放那首詩歌在聽。那首詩歌就是詩篇 137 篇，“坐在巴比倫的河邊，一追想錫安就哭了”，她一邊聽著這首歌，一邊哭著，一邊幹活。弟兄姐妹知道後，那天晚上的時候就說，“我坐在濟州的田地裏，一想起深圳就哭了”。

我也跟弟兄姐妹說，大家這麼痛苦，要不我也去跟你們一起痛苦一下，我也去做這個，我過去體驗一下吧。那些長老們跟我說，你這麼笨，你動手能力這麼差，你還是別去了，你去了丟人。你去了，會影響老闆對我們的印象，以為個個都像你這樣不能幹的，之後人家就不請我們了。

其實我知道他們的意思，他們是要保護我。他們也說，牧師不應該這樣子去做這麼辛苦的活。所以……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瘦了一大圈。之前我們教會的遊長老身材和我一樣，穿的褲子與我同一個碼數。那天他妻子就跟我說，你看，我們遊長老的這褲子穿不了了，要不，牧師，就給你穿吧。所以我穿了他的那條褲子。

這是在濟州的那種艱難的生活。其實最艱難的，是一直都不會得到身份，一直都不會有自由；而且國內的逼迫也一直跟隨著，所以我們就想著說，我們就去泰國吧。

要去泰國，所有人都有更大的掙扎。因為去泰國，其實是不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的；而且都說在泰國會有著更惡劣的環境。我們也做了一些功課，在泰國會出現的更嚴重的問題是什麼呢？我們都知道，泰國跟中共的關係更近，受到更多的影響，隨時都會有更深的危險，

但是不去的話，我們又沒有其他的出路。

怎麼辦呢？我們又開會員大會，爭吵了好久。有孕婦沒有辦法去的，有孩子沒有護照的，有新生兒沒有護照的……那我們要分開嗎？很痛苦，爭吵了兩天晚上，後來我們要禁食禱告，全教會禁食禱告了一天。那天我自己也很悲傷，我心裏面也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天的早上我禁食禱告的時候，我就仿照四百年前的《五月花號公約》，寫了一份《新五月花公約》。我們再一次彼此立約，立約之後我們繼續前行。我要讀一下《新五月花公約》。

新五月花公約

以上帝的名起誓立約。阿門。

新五月花教會在本公約上署名的眾人，蒙上帝的恩典，為了上帝的榮耀，並促進基督的信仰，即保存子孫信仰傳承，不被無神論教育玷污，遠離中國，至韓國濟州寄居。因無法得著身份，且威脅日甚，危險將至，現在我們決意再次起航，離開濟州，前往泰國申請聯合國難民身份，後申請安置到美國德州泰勒。根據本公約，我們一同在上帝面前莊嚴盟誓，彼此聯合，彼此幫助，不離不棄，共同組成這一聖約共同體。為了推動實現公約的相關事項，我們承諾將完全服從並遵守上帝的話語。我們依靠上帝的恩典，我們懇求上帝賜福。

主後 2022 年 8 月 7 日。

當時就是，我們起草了這個公約。每個家庭都簽了約，然後走過來，舉起右手在上帝面前宣誓。大家立約之後，沒什麼爭論，大家就一起禱告，買機票飛到泰國去。當時在美國已經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來幫忙，對華援助協會也安排美國的弟兄姐妹在泰國接應我們，給我們租房，幫助我們。

有一個小女孩，於多佳，是在濟州出生的第四個孩子，她沒有得到護照，所以他們一家留在了濟州，沒有辦法去泰國。直到兩個多月之後，通過美國領事館和韓國政府的努力，這個孩子才獲得護照去到泰國。

去到了泰國之後，確實如我們所想的，非常地艱難，甚至比我們當初想像中的還要艱難很多。首先，泰國政府本身比較親中；然後，泰國也沒有好的基督教信仰，他們的信仰是佛教。我們在泰國沒有工作的可能，所以我們的生活是問題，居住是問題，然後面對的威脅也更

加嚴重，但是更令我們感到很難受，甚至有點絕望的事情是，聯合國難民署申請難民身份的流程很漫長，很漫長。

有些人最快是兩年，能夠得到難民的身份；有一些人很多年都得不到。我們去聯合國難民署面談的時候，在難民署的面談辦公室貼有一張告示，用各種文字貼出來的，其中有一句：每年獲得聯合國難民署難民身份被安置到第三國的人的比例不超過 1%。

換句話來講，即使我們得到了難民身份，也不見得都能被安置到美國去，什麼時候被安置也說不清楚，誰都不知道。我們認識一些已經得到了難民身份，卻在泰國已待了七年的那些弟兄姐妹，他們非常的絕望，甚至有一個孩子有一天跟我講，他說，牧師，是不是要等到有一天我在泰國結婚了，生孩子了，才有可能去美國呢？才有可能離開泰國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不去了。

一方面是獲得身份的流程極其漫長，充滿了未知數；另一方面是各種的威脅，國保更頻繁邀請國內的家人喝茶。在泰國，我們也更頻繁地被騷擾，你會發現有不明人士在我們居住的地方轉來轉去，窺探拍照，去商場，發現會被跟蹤。我一家人被安排不跟弟兄姐妹住在一起，住到別的地方去，更隱秘一點。

那個時候我寫了一份聲明出來，叫《不自殺聲明》，我聲明，在任何情況之下我都不會自殺，因為知道，其實隨時有被自殺的這種可能性，那時，不知道後面的情況會怎麼樣。美國的弟兄姐妹從美國陸陸續續地接力式地飛過來看我們，安慰我們，陪伴我們。因為他們有一個觀念，也是對華援助協會的傅牧師說的，他說如果有美國的弟兄姐妹、美國公民跟你們在一起，你們會安全一些。

到三月份的時候，2023 年的三月份，我們的那一位奶奶，迪娜奶奶，她要過來，我們就非常高興。她過來之前，我給她發了個資訊，我說，當一群小雞遇到危險的時候，這只母雞就過來，把一群小雞護在她的翅膀底下。沒想著說，在迪娜奶奶來之前的一個禮拜，危險就發生了。

我們有一個弟兄，被國內國安部五月花專案組的一個員警給聯繫上了，他告訴我們說那個員警找他。這是個非常嚴重的事情，當時聽到了之後，CHINAID 就跟我們說，必須在一個小時內搬離到別的地方去。

我都記不清楚那是我們在泰國的第幾次搬家了，但那天很有意思，那天剛好我妻子買了五板雞蛋回來，一板雞蛋 30 個，那就 150 個雞蛋。我說要搬家了，她那個時候正在把雞蛋放到冰箱的那個盒子裏面去，她就問我，這雞蛋搬不搬呢？我說算了不要了，趕緊跑，趕緊走啦，她不問我的時候她沒有主意，一問完了，我一說，她就把冰箱裏面的 150 個雞蛋一個個撿出來，綁上，然後搬走，去到了住的地方，又把那 150 個雞蛋一個個放到住的旅館的那個冰箱裏面。

住了兩天，又從旅館的冰箱裏把雞蛋一個個拿出來，又回到原來的地方。那 150 個雞蛋就數了不知道多少遍。

那個時候我們以為，當我們搬到旅館去的時候，美國國會這邊的全球人權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史密斯議員已經跟泰國皇家騎警總長打過招呼，然後，泰國駐美國領事親自到國會向史密斯保證，說我們會保護五月花教會的，不會抓他們，我們會保護他們。有了這個保證，我們很放心地搬回了原來居住的地方。

但事實上，我們搬回去之後沒幾天，一群員警就來了把我們給抓了，全部都帶到移民局去，說我們非法滯留。我們在警察局呆了一個晚上。我們又去了移民法庭，移民法庭判我們非法滯留，所以需要罰款。我們也把罰款給繳了，繳了 1500 泰銖，大概是 300 人民幣，一個成年人繳了 300 人民幣這個樣子。繳完之後我們就離開，他就送我們，要送我們回到住的地方。這其實是個欺騙。

送我們回去的這個大巴並沒有開回我們住的地方，而是直接開到飛機場去，要把我們送到曼谷的國際機場，為我們準備好的飛往中國的航班在那裏等著我們。所以在大巴上，我們一聽到那個員警告訴我們說，不是的，我們不是要把你送回住的地方，我們是把你們送回中國。你們不能再繼續在泰國待了，現在要去飛機場。聽到這事情，所有人都瘋了，崩潰了，在這裏大哭，孩子也哭，婦女也哭。弟兄們站起來，使勁喊 stop!stop! 停下來！停下來！

有一個女警察槍也拔出來了，不過沒有開槍。前面的一輛警車，四個員警，在前面開路的，那警車停了，隨之兩輛大巴也停了下來。一輛大巴打開了車門，員警要上來看一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的人就拼了命地往底下去，擠下車去，把那員警給壓倒，最終所有人都走下了大巴。也是那一刻，我打電話給傅牧師，在美國的傅牧師。

很傳奇，也很特別。打通電話的那一刻，傅牧師接到了我的電話，當時的時間是美國中部時間的早上六點多，他已經去到一個游泳館，穿上了泳衣準備下去游泳。如果我晚兩分鐘再接通電話的話，他就接不到我的電話，他已經跳到游泳池裏面去了，我不知道他正穿著游泳衣，反正跟我通完電話之後，他就在游泳池的旁邊，用手機打了 4 個小時的電話，不停地聯繫美國國會議員，聯繫美國的各方面。

我們就在高速公路邊上，在那裏哭，在那裏跟員警對峙，泰國的員警在那裏，他們講什麼我們也不敢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拍了一些照片，也錄了一些視頻發給傅牧師，好像一瞬間全世界的弟兄姐妹都看到了我們在高速公路上的那一幕。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知道那個時候，也都看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發生的那一幕，也在為我們禱告。後來我到了

美國之後，張伯笠牧師告訴我說，潘牧師，你不知道，那天晚上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為你們禱告。感謝主，也感謝大家。

很快來了一群帕提亞那個城市的移民局的員警，同時他們把信號遮罩車都開過來了。他們一來之後，我們幾乎就再也發不出資訊了，我們的手機都沒有了信號。當時有一個員警跑過來想要對我動手，我們有一個孕婦站出來，頂著大肚子跑到我前面，叉著腰擋在我前面。那個員警一看到孕婦，就馬上舉起兩個手往後退，他不敢對孕婦動手。

他們沒有翻譯，我兒子用英文給我翻譯。他們當中帶領的警官懂一點英文，我就告訴他說，你們不要過來，我也不會聽你們的話，也不會上你們的車。我說，現在你馬上跟美國駐泰國的領事通電話。我已經跟他講過了，你們在欺騙我們，把我們騙回中國，這是違法，違背你們的法律程式的。我說，現在美聯社的記者和《華爾街日報》的記者都在來的路上，我必須等到律師來了，等到記者來了，等到美國領事來了之後，我才會跟你上你們的車。我說你現在跟美國領事通電話吧，我就撥通了領事的電話號碼。他們交涉，講了很多。大概等了大半個小時，然後那位美國領事告訴我，現在他們不會再把你們送到飛機場了，但是他們要把你們送到泰國的移民監獄。美國領事說，你就放心地跟他們去吧，去他們的監獄吧，我會在監獄門口等你們。我就跟弟兄姐妹說，那好吧，我們也沒有別的選擇。我們就上了車，就進了監獄。

進了監獄，很多事。在外面發生什麼事情，我們不太知道。我也沒有去坐過牢，所以進到監獄的時候還是非常震撼的。我只是看過不少電影和文章，我知道監獄裏面的這種惡和艱難，但是我覺得上帝也非常的幽默，上帝也有非常大的恩典、護理與我們同在。其實監獄也給了我們比較好的待遇。當時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婦女和孩子是單獨關在另外兩個房間的，我們這些男的就跟其他犯人關在同一個牢房裏面。那個牢房大概有二十幾平方，有四五十人，躺下去就轉不了身，還有不少華人關在那裏。

我們進去之後第一天非常絕望，不知道外面會發生什麼事情。到第二天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有一個獄警在喊我的名字，說從外面有人給你送了禮物進來，有 1000 泰銖的錢，還有一個信封，說有很多人在為你們禱告，然後還有美國領事的電話號碼。

我們也在監獄裏面向兩個中國年輕人傳福音，其中有一個人還真信了，幾天之後，我給年輕人洗禮了，後面這個年輕人還回到了中國，現在國內的一個教會裏面正常地聚會。非常奇妙，上帝很特別的恩典。

我們向那個年輕人傳福音的時候，那個年輕人就把他的手機給我用，用 1000 泰銖一天可以租到他的手機來用。我就用他的手機跟泰國領事、跟美國領事聯繫，跟傳牧師他們聯繫，

所以我就知道了在外面發生的種種事情，我知道了全美國都在行動，我也知道了弟兄姐妹都在為我們禱告。

又過了幾天，到第七天，我們就出了監獄。第六天的晚上，我跟美國領事通電話，我永遠都記得他講的那句話，他首先說：“飛機票已經買好了”，我一聽飛機票都已經買好了，心裏面還挺咯噔一下，我在想“那好吧，飛回中國……”，然後他說：“飛機票都買好了。我明天就會來接你們到飛機場去。”我問他飛哪去呀，他說飛美國去。

第二天的中午，獄警就把我們領出去，把我們帶到另外一個牢房那裏。我就看到我們的婦女、孩子們都從那個牢房裏面出來。那個時候我有個感動，我就跟那員警說，我能否跟大家一起唱一首詩歌，做一個禱告？他們說可以，好的，同意。我就領著大家一起唱了一首詩歌，詩篇 126 篇——“當耶華將那些被擄的人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一樣。”

我們一邊唱，我看到那個美國領事兩手捂著臉，淚流滿面，我也看到那些泰國員警，他們不懂中文，也聽不清楚我們到底唱什麼，但是，好幾個泰國員警拿著他們的手機在那錄我們的視頻，他們一邊錄一邊哭。後來我禱告了大概也就五六分鐘，我當時特別覺得就好像做夢的人一樣，然後我們就上了車，去了飛機場。美國的領事把我們送到飛機場。

我們有一個家庭還繼續留在監獄裏面，因為那個家庭的妻子快要生孩子了，還有幾天就要生產了，沒有辦法上飛機。她第二天就從監牢裏面出來，去了醫院生孩子。我們其他人到了飛機場，坐上了飛機。

在飛機場的時候，美國領事交給我們一張紙，他說，這張紙，是由我們的美國政府官員簽了名的。當時我拿著這張紙，對弟兄姐妹講，我說，你們看過一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我是看了的，這份名單裏面有我們的名字，上帝沒有丟棄我們。

我想起一年多前，我們在韓國濟州的時候，我告訴弟兄姐妹，可能有一天，去美國是我們唯一的出路。有幾個弟兄姐妹告訴我，牧師，不要跟我們開玩笑了，去美國？我們根本沒有錢購買去美國的飛機票，但在那一天我們在泰國上飛機的時候，機票都是美國政府給我們買的。

上飛機的時候，我問美國領事，我說那怎麼轉機，各種手續怎麼樣……他說所有都安排好了，你們一下飛機就會有人舉著個牌，在那個飛機場會有人舉著牌來接你們，把你們引到別的地方去，你放心，你們脖子上掛著一個牌，他們會找到你們的。

上飛機之前，我們還跟美國領事說了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們的一個弟兄，就是在泰國跟國安部的五月花專案組的員警聯繫上了的那個弟兄，在我們離開住的地方之後他也消失了，我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們托美國的領事去找他。這領事說他找遍了泰國所有的監獄，沒有他的

名單，不知道他到哪去了。走的時候，我們求他幫忙。當時他的妻子說，請你幫忙，無論如何給我們一個答案，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不過我們去到美國一個多月之後，還真找到他了，而且他也來美國了。

我們最終登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我們到韓國轉機，有一幕特別感動，到了韓國之後，首爾那個時候挺冷的，泰國很熱，三十四五度，我在泰國的時候穿了一個短袖，一個短褲，一雙拖鞋，到了韓國的飛機場，韓國那天早上六度，非常冷。一個奶奶看到我很冷，又沒有衣服，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帶，從監牢裏面出來就直接上飛機了，那奶奶就給了我一條浴巾。我就把那條浴巾披到了身上，不過那個浴巾很特別，那浴巾印著美國國旗，我披在身上保暖，有個姐妹給我拍了一張照片，拍完了以後發給我，她笑我，說，哎呀牧師，你看你這個樣子挺帥的。

我當時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我就哭了。我就想，我在中國，四十幾年來，其實一直，逼迫我的，甚至我離開了中國之後還一直在追殺我的，是中國，但是，救我的，一直幫助我們的，卻是來自另外一個國家，來自美國。我當時就想到了愛因斯坦的那句話，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國。

飛機飛到了華盛頓。我們所有人都不懂英文，只有兩個孩子磕磕巴巴的能講幾句。飛機在華盛頓停了下來，突然上來一個西裝革履的人，後面跟著一群員警，那個帶頭的人用廣東話跟我講，“潘牧師，美國歡迎你”。我當時真是……

他是美國國務院派來接我們的人。他說，潘牧師，美國歡迎你們。最後他就跟我們說，你們五月花教會的這些人先走出來，你們跟著我走，我領你們到海關去，我幫你們辦入海關的手續，然後我再帶你們轉飛機到達拉斯去。他們甚至知道我們不懂英文，派了一個會講廣東話的人來帶我們。

幾個小時之後，我們飛到達拉斯。在達拉斯飛機場出來的時候，也是不知道要往哪一個方向走，幾年了也沒有見過這麼多人，也不懂英文。我問我兒子往哪個方向走，他看了半天也看不明白，他說不管了，跟著別人走就行了。走著走著，突然間見到了傅牧師他們，他們一群人在那裏迎接我們。

當時的感覺真是，一天前還是在監牢裏面，還穿著坐牢時候的衣服，我已經很多天沒有洗澡、也沒有刮鬍子了，臭得不得了，但是見到他們的時候，有鮮花，有掌聲，有擁抱。當時有一群記者在那裏迎接我們，採訪我們，傅牧師讓我發表一篇感言，我也希望在這裏讀一下。當時我是這麼說的：

美軍 101 空降師 506 團 1 連，就是大名鼎鼎的兄弟連。有位士兵晚年的時候，他的孫

子問他，爺爺，你是英雄嗎？他笑了一下，說，我不是英雄，我和英雄在一起戰鬥過。五月花教會是英雄嗎？不是，只有上帝是英雄。上帝是獨行其事的上帝，但是五月花教會有上帝的同在。

五月花教會從 2019 年 10 月開始，三年六個月的航行，經過韓國、泰國，在受難節終於抵達美國。五月花教會行過流淚穀，上帝把我們的眼淚裝在祂的皮袋裏，在顛沛流離的途中賜上八個新生兒。五月花教會一直遭遇中共各種謀害的網羅，但每次網羅破裂，我們得以逃脫。全教會被下到監牢，竟然廣傳福音，這一切，都是我們的英雄上帝奇妙大能的作為，我們感謝上帝奇妙大能的眷顧。

我們感謝傅希秋牧師，感謝對華援助協會、眾教會的牧長、弟兄姐妹從基督來的厚愛鼓勵，無微不至的幫助，也感謝美國政府，感謝宗教自由大使史密斯主席、邁克爾主席、沃爾夫議員給我們的幫助，是你們的公義、憐憫、仁慈，把我們從監獄裏救到美國來。我們如同 1620 年“五月花號”的前輩一樣，經歷上帝奇妙大能的作為，讓我們追隨前輩的腳蹤，效法前輩的榜樣，讓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在世寄居的日子，不要做美國夢，更不要做中國夢，而是做一位天路客，求上帝保佑，祝福每一位。阿門。

來到美國之後，就是鮮花、掌聲、歡迎。後來美國的國會議員給我們舉行歡迎會，後來我也去到美國國會參加一些會議。美國的好多教會都在歡迎我們，很多教會給我們各種的幫助。很快留在泰國的那個家庭也來了，同時美國領事也幫我們找到了跟國保聯繫過的那位弟兄，他當時打電話給他的妻子，他說他在監牢裏，明天就要被送回中國，請他妻子想辦法趕緊救他。我當時馬上把他的電話轉給了美國領事，幾個小時之後就把他救了出來。過了一個多月之後，他跟那個家庭一起乘坐同一個航班來到了美國。

不過他沒來美國之前，FBI 找到我，說他不能和我們在一起，必須被調查監控一年。所以美國政府把他安置在德州的另外一個城市，他沒辦法跟我們見面。我們跟他視頻，我們鼓勵他，我說，來到美國了，就是回到家門口了，我們希望他能夠悔改，能夠回來。

過了幾個月之後，我們接到他的一封信，悔改的信。他承認他當初跟國保、跟專案組的員警聯繫，是得罪弟兄，出賣弟兄的。但是突然間到了 24 年的 3 月份，他來還沒滿一年，我們接到美國員警的電話，說這個弟兄出車禍了，當場去世。他去世的那一天，正好是他在泰國離開我們，正好是滿一年。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所有人都非常震撼。所有人都說，我們的神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後來我與他的妻子還有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去給他辦理了後事，給他做了一個哀思禮拜。我也給他寫了一篇悼念文章。這也是上帝曾經看顧五月花教會，也會繼續與五月花教會同在的一個明證。我

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只能說神是公義的，神也充滿了憐憫。這位神大而可畏，又真又活。

2024年4月7日，我們來到美國一周年。我們從原來的泰勒市搬到了米德蘭。在米德蘭一周年慶祝的時候，我們在教會舉行慶祝活動。米德蘭和敖德薩這兩個城市的市長都來了，他們給了我們一份榮耀的檔，他們以市長的名義，宣告4月7號為這個城市的五月花宗教自由日。我們到了這個城市之後，也看到這個城市的教會弟兄姐妹，還有其他的陌生人，特別教會裏面的弟兄姐妹對我們都非常的尊重，甚至也都是非常的歡迎，給我們各樣的幫助。

接下來可能今年的4月6號，我們已經商定好了，我們會在米德蘭聖經教會有一個兩周年的慶祝活動，在這一天聖經教會會跟我們簽署一份檔，他們會把他們教會的一塊三百英畝的地租給我們，以一塊錢一年，租給我們五十年。我期待著4月6號簽署這份檔。

現在我們也在預備，在這裏我們可以建造房子，我們可以在這裏生活，可以在這裏自由地生活。我知道，在這個地上，不可能尋找到天堂。在這個地上，我們也會有各種的艱難。在美國，我們大家現在在這裏，要學英文，要找工作。各種的生活，生活中各種的艱難，其實並不容易。我也不覺得我們以後就一定會實現美國夢，一個美國中產階級的夢，其實不會。這也不是我所嚮往的。

我們要的是一個天國夢。就像我們的孩子來到這裏的時候，我掙扎了大概一年的時間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的孩子去讀書，我不知道該怎麼樣教育，為我們的孩子安排他們的教育。我們繼續辦提摩太學堂，用中文對他們進行古典基督教教育？不可能，他們要學英文，但是用英文教他們基督教教育？我們自己都不懂英文。我們要把我們的孩子送到美國的基督教學校？我們沒有錢。現在我們的情況是，把我們的學英文和一些基礎的教育，我們外包給美國政府的公立學校。在這個城市的公立學校還算是保守一點的，但每天回來之後，我們會給這些孩子有兩個小時的基督教教育。後面會怎麼樣？我們不斷地適應，調整，學習，堅持一點：上帝會引導我們，使用我們。

我也看到一個非常美的異象，在過去的這一年裏面，我們又有三個新生兒出生了。借此機會我也要表達另外一個喜訊，是我前兩天聽到的，還有一個新生兒，還沒有出生，在路上懷上了。在過去的兩個月，有另外一個家庭加入我們，一個媽媽帶著四個孩子加入我們。

上帝祂與我們同在。祂將帶領我們，讓我們成為祂的見證，也讓我們的見證能夠教導我們的孩子，讓他們知道，我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

我想我已經嚴重超時了，但我還是想要讓伊利來做一個最後的結束。伊利今天很特別，今天是伊利的20歲生日。我今天就跟伊利說：“伊利，你生日有什麼樣的慶祝活動？”她說：“沒

有”，我說：“那牧師給你一個慶祝活動”。就在這一個平臺，在這一個見證會上，請伊利給我們講她的那本書，她寫的我們五月花之旅的這本書的後記。請她朗讀她這本書的後記，作為我這一次見證的結束。

後記憧憬未來

伊利：一直以來，潘校長喜歡帶著我們做白日夢。以前他跟我們孩子說，我們以後學堂擁有一個小木屋的話，你們想在小木屋門前種什麼樹？我們有的說香柏樹，有的說橄欖樹，有的說葡萄樹，而潘校長卻只想種《詩篇》第一篇裏提到的那種樹，他希望有一天他去世了，我們可以把他埋葬在那棵樹下。

我們從來沒有奢望過這種白日夢還有實現的可能性。在中國，我們的基督教堂只有秘密進行的可能，而且常常伴有恐懼、焦慮和無望。看似沒有光明的未來，但是神奇的我們竟然來到了美國，擺脫了那種隨時會被強行與彼此分離的恐懼。現在我們住的地方有許多參天大樹環繞，感覺就像我們被保護著、被蔭庇著、被看顧著。等以後學堂有了地方，我們一定會在門前種一棵樹。那棵樹會象徵著上帝的看顧，孩子們會在祂的蔭下玩耍。那棵樹會越來越粗壯，葉子時常清脆，按時結果子。

當然這又是另一個白日夢。然而自從上了去美國的飛機，我就知道安全了。我們擺脫了法老的追兵，不用害怕被抓回去被迫與父母分離了，也擺脫了對中共所給的威脅和恐懼。感覺就像我從一個充滿危機的地方氣喘吁吁地逃進了避難所，我可以喘口氣，好好的呼吸空氣，可以洗洗腳，安心的睡個覺。

初到美國的這段時間裏，我們一直都有很多美國教會和一些華人教會的支持和幫助。食品和衣服都是一直頻頻送到我們門前來。送來的衣服、鞋子，我們教會會分類好，女人的衣服放在一個房間，男人的衣服放在一個房間，然後執事會定好時間一起去挑需要的衣服。我們從一開始只有一條中褲變成有很多條褲子，從只有一雙快斷掉的拖鞋變成有運動鞋又有皮鞋。我們家來到美國的時候，只有一個行李箱的東西。下次再搬家的時候，估計我們的東西用四個行李箱都裝不完了。除了有人送衣服鞋子外，竟然還有人送傢俱給我們，我們把那些傢俱都屯起來了。現在那個裝傢俱的房間都塞得滿滿的。不久前我們每家還收到了一臺電腦，每人還收到了一張手工縫製的被子，那張被子的邊角上還繡了一節經文。

除了物質上的幫助外，還有很多關心我們的弟兄姐妹來看望我們，還有人花時間帶我們

去超市、去醫院，特別是蒂娜，還有她的助理，常常為我們東奔西跑。每次我們向他們表達歉意和感謝的時候，他們總說：“樂此不疲，服侍你們是我蒙福的時刻”。在這些慷慨的詩語中，我們滿心歡喜，感激不盡，又深感不配。這些恩典不是我們所配得的，但是恩典就是給不配得的人的。

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很不喜歡欠別人的，拿別人的。然而這些年我們領受了這麼多的恩典，似乎一輩子都償還不了了。我們在尋求要怎麼做才能祝福這裏的教會，這裏的人。我們在尋找一個報恩的機會，就像《詩篇》中所說的，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

最近大家還沒有工作的時候，都在努力地學習英文。我也在用功學習英文，正在準備考 GED 和 SAT。如果有機會，我希望去上大學。蒂娜專門請了教英文的人來到我們住的地方教英文，這是極大的恩典，這些恩典若要一一數算，怎麼數得過來呢？我很喜歡現在所住的地方，這裏有很多敬虔的基督徒，他們好施捨，樂於幫助人，他們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來到美國後，有一個曾經陪我們教會從韓國到泰國的奶奶找到了我，她說：“在泰國的時候，你跟我說你們沒有未來，你還記得嗎？當時我聽到後心都碎了。回到美國後，我一直在為你們禱告。”我滿臉疑惑，顯然我不記得我說過這樣的話，接著奶奶說：“你現在看到未來了嗎？你以後可以在這裏上大學、工作，可以自由地敬拜上帝”。是的，我有未來，我的未來上帝已經定好了。我只願自己永遠行在上帝的道中，不偏左右，一直到老。

宗教與養老

王忠欣博士

主持人：

生老病死是人生中抹不開躲不掉的事，作為個體，我們要考慮養老問題；作為群體，我們如何面對老齡化社會。無論是從精神到肉身，宗教都關注著我們的老去。今天給我們帶來這個講題的王忠欣博士是我的老朋友，他是北美基督教學會的會長。我一個老年的中國人混了一輩子連個助教都沒混上，而他一個比我小很多的美國公民卻擁有十幾家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客座教授。可見人與人之間是有差距的。下面，我們把時間交給王忠欣博士。

王忠欣博士：

好的，謝謝大家。今天主要想講一下宗教與養老。為什麼呢？之前我講過很多主題，都是關於歷史或神學方面的內容，但是與實際社會問題相結合的不是特別多。這次張坦弟兄邀請我再來分享，我就在想講一個什麼問題呢？考慮到現在養老問題是整個社會關注度比較高的一個問題，乾脆就從這個角度講一下“宗教與養老”的問題。很感謝張坦弟兄的這一個交流平臺，能夠讓我有機會把自己的一些所思所想與大家分享。

在我講裏面的主要內容之前，我有一個前言，想和大家稍微談一談為什麼在今天來講養老這個問題。我剛才也提到，養老問題在目前國內的語境下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很多時候大家討論到社會問題時，養老問題都是繞不過去的，尤其現在中國已經逐漸進入到了一個老齡化的社會，60 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已相當高。在這樣一個老齡化的社會，養老的問題就變得更加重要。

剛才張坦弟兄也講到，我們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要面對很多大的問題：生態問題，戰爭

問題，整個地球或者國家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我們今天不講，因為太宏大的敘事已經超出了我個人的能力。我僅僅就從作為一個個體、一個個人來講，每個人所要面對的最艱難的一個問題——養老問題，這是每一個正常人都繞不過去的問題。

在中國，我們通常說有三座大山——教育、醫療與養老，都是現在這個社會沒有解決得很好的問題，給老百姓造成了很多壓力。這三座大山裏邊，教育問題可以不談，因為教育問題主要指受教育、上大學、小孩補習等等需用的花費很高，但是今天，受教育似乎對你並沒有多大幫助。現在畢業即失業的大環境下，你得到碩士學位、學士學位，找不到工作還是要去送快遞跑外賣，與沒受過教育的人一樣。教育對生活的影響似乎正在下降，因此我覺得教育的問題現在反倒不是很緊迫了。

醫療方面，如果一個人身體健康，沒有慢性或者突發的疾病，那麼醫療問題通常不會成為大問題。如果有慢性或者突發疾病，需要更多幫助或資助，這種情況下就會成問題，但是對於那些身體各方面都比較健康，只是正常地老去的人來說，所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養老——怎麼樣度過自己的晚年。

我們知道，佛教通常把人生的苦經驗為生、老、病、死。實際上這四個苦，有些並不是那麼重要，比如，生與死是自然規律，你不需要過於擔憂，它是自然而然的一種現象。只要是有生命的東西，就會有死亡，不管是動物、植物等等，除非你是沒有生命的東西，你是一塊石頭，那沒有什麼死亡——因為它根本沒有生命。只要有生命，都會有死亡，這是一個自然規律。“生”、“死”，我不覺得有什麼大問題，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是“病”，我剛才前面也提到過，它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對於很多人來講，哪怕沒有疾病，“老”則是每個人都沒有辦法回避的，所以“老”的問題，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一個比較艱難的問題。

我這裏講的養老，並不是說退休以後就都叫養老。如果退休以後你的身體很好，你各方面的狀況也很好，就不存在養老的問題，只是說你在過一種退休後的生活。這裏的養老，主要是指你到了年老以後，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你沒有辦法再自己出去購物買菜，沒有辦法自己做飯，沒有辦法打掃衛生整理家務等等，你失去了這些方面的能力，需要有別人來照顧你的生存，是和這個相關的。養老並不是一定和年齡相關，因為我們看到有的人，八十歲了身體還非常好，自己做飯，甚至給家裏人做飯，獨自出去買東西，各方面都沒有問題，這個就不屬於我們所說的養老問題。我們所說的養老，是指需要別人照護了，這個才屬於養老的問題。

我今天講這個問題，並不是說我已經有了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大家按照這個方案，或者政府按照這個方案就能去解決這些問題，沒有的。我只是把問題提出來，拋磚引玉，和大家

一起探討、討論和思考，尤其思考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如何借鑒宗教的經驗？

我們知道，宗教是人類歷史上非常悠久的一種社會的現象或者組織，它對於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教中蘊含了豐富的智慧、辦法和實踐，有許多精華和珍貴的部分，可以供今天的我們參考與借鑒並吸收到我們的養老體制中去。

考慮到中國的宗教狀況，大家日常生活中接觸得比較多的，主要是基督教和佛教，所以我講的“宗教與養老”的宗教部分，主要就是從基督教和佛教這兩個方面，不涉及到伊斯蘭教和其他宗教。因為時間和精力有限，我沒能去做更多的調研和考察以包含這些宗教。

我想我們今天參加這個分享會的大多數可能都是主內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或者對基督教有比較多瞭解的人，所以我就先從聖經的一些教導或者一些描繪來和大家分享，從這個地方開始。

聖經裏邊有一些章節描繪了人面對年老時的擔憂和恐懼，因為年老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並不是說有了信仰就不害怕了，就沒有恐懼了。我們看在聖經《詩篇》裏邊，有幾處經文都描寫到人面對年老時候的擔憂和恐懼：

《詩篇》71篇第9節說：“我年老的時候，求你不要丟棄我！我力氣衰弱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第18節說：“上帝啊，我到年老發白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

所以我們就能看到，人到了年老的時候，尤其是精力體力都比較弱或者喪失的時候，感覺到沒有那麼強壯了，有一種要被拋棄、被丟棄的這樣一種感覺，就陷入到恐慌當中。聖經裏就描繪了這樣的一種狀況，很實際地反映出人們到了年老的時候，尤其面對養老的時候的焦慮、恐慌和恐懼。聖經非常坦誠直白地把我們的這種處境給描繪出來，不僅僅描繪了這樣的狀況，而且也給了我們養老的一些方法和教導，我覺得這對我們是有很大的參考作用的。

聖經中有關養老的教導和做法，不管是《舊約》還是《新約》，都強調當孝敬父母，基本上是把養老的責任和義務放在家庭裏邊。《舊約》的《出埃及記》第20章12節說：“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這是當時耶和華神給摩西的十條誡命裏的一條，我們看到，這條誡命顯然是帶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應許在裏邊的。他說，只要你孝敬父母，耶和華就會祝福你。他是把這兩點給聯繫在一起的，孝敬父母，那你的日子就在耶和華的祝福中，耶和華就使你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長久。這樣的一條誡命，我們看到，不光是有應許，而且使得孝敬父母本來一個很平常的事情更具有了神聖性，因為是神所指示你去做的，不是簡單的一個世俗的舉動，而是具有一種神聖的屬性在裏邊。這對我們是一個非常大的提醒和一種鼓勵，我們要自己去孝敬父母。養老，其中的一部分責任是在於子女。

在《新約》的《以弗所書》第6章第2-3節也確定，“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他把這個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就是說你要孝敬父母，這樣你就可以得福，你在世也可以長壽，這等於就是一個應許，有一個祝福在裏邊。

《提摩太前書》第5章第4節中就更具體地講到：“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著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悅納的。”所以我們就看到，他講的家庭裏，他講的是寡婦，其實我們可以理解為就是老年人，如果有兒女，有孫子孫女，年齡一定不小，可以讓子女、孫子孫女在家裏面學著行孝報答親人，這樣他們在神面前是可悅納的。

《提摩太前書》第5章第8節還從反面斥責了不孝的子女，他說：“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們就看到，從反面來講，如果一個人不孝，在家裏面不看顧父母或者祖父母，那就是背了真道。這不只是簡單的不孝的問題，而是你違背了神的教導，違背了真道，你這樣做的話比那不信的人還更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人，更是如此”，說的是很嚴重的。這樣我們就看到，養老這個問題是上升到神的誠命這樣一個地位上的，所以對於我們基督徒或者基督徒的家庭來講，贍養、照顧自己的父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或者說是神給我們的一個使命。

新約時代雖然還是農業的社會，但是由於教會已經建立，所以除了強調我們在家庭裏的養老問題以外，也強調教會對於養老的責任。在《提摩太前書》第5章第16節裏也說：“信主的婦女，若家中有寡婦，自己就當救濟她們，不可累著教會，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寡婦。”這個意思是說，在新約時代，不僅家庭介入到養老的問題，而且教會作為信徒的信仰團體，也開始負起對養老的責任了，所以這裏就講了，教會要去救濟那些無依無靠的寡婦。就是說，如果她有依靠、有家庭的話，還主要是靠家庭。但是那些沒有家庭的怎麼辦？孤寡老人怎麼辦？這些就要由教會去救濟，去幫助他們養老。不過對於教會如何具體地幫助沒有能力的老人養老，《新約》中並沒有做很具體的講述，只是一個教導性的說明。

舊約時代屬於農業社會，社會化程度不高，當時猶太人的養老主要依靠家庭。這與長期處於農業社會的中國傳統的養老方式非常相同，我們知道中國也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業社會養老都是靠家庭來進行。所以中國有句通俗的話叫“養兒防老”，生養子女就是為了防老、養老，中國社會的傳統也主要是依靠家庭的，一直到今天。中國好像制定了一些法律，也說要求家庭擔負起主要或比較大的養老的責任，從某種程度上，這還是停留在農業社會的這樣一種做法。

新約的時代，我們就看到，雖然還是屬於農業社會，但是教會開始出現，由不同族裔的人組成的教會開始出現了。教會作為一個信徒團體，開始關注和介入養老，使養老的基礎擴

大了。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以前沒有辦法，只能靠家庭，但是現在養老的基礎就大了，不光是家庭，而且教會作為信徒信仰團體也開始這方面的服務了。從這個角度來講，基督教教會在人類養老的問題上領先一步，它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使人類的養老有了一個更大的基礎。

下面我們就看看教會一些養老方面的實踐。我們知道聖經裏邊的記載，教會擔負起一些養老的責任，尤其對那些孤寡老人。但是具體怎麼做沒有很詳細的描述，早期的教會歷史這方面的著墨也不多。我去查了一下，好像也沒有多少材料，甚至找不到材料，中世紀以前早期教會的養老，從教會的角度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種做法或者機制，我沒有找到。如果我們今天參與討論的聽眾中有人有這方面的資料或資訊，可以留言告訴我，我可以進一步補充。

我們現在所能找到的基督教養老方面比較有意義的實踐，最早是在中世紀的修道院裏。我們知道，中世紀剛開始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就是開始建立修道院。在早期教會時代，差不多三四世紀的時候，教會裏形成一種修道的傳統，尤其北非埃及這邊，苦修士、隱修士到沙漠裏去修道，用這種修道方式來鍛煉自己的靈性，鍛煉自己的信仰。

這種修道基本上都是個人獨修，獨自一個人到沙漠裏面或者荒嶺之中。這種獨修活動有很多不便之處，比如安全方面，獨自一人在荒野山嶺或沙漠深處，很可能會被野獸吃掉；生活方面，受傷了或生病了也沒有人照顧；而且，獨自修道，生活沒有規律，可能比較懶散，不按時休息，不按時吃飯，等等。

所以中世紀以後，開始逐漸進入了一種集體修道的時期。集體修道就是有志修道的人大家住在一起，形成一個修道院。大家一起蓋房子蓋廚房，作為居住的地方，一起蓋教堂，作為讀聖經、祈禱和做禮拜的地方，逐漸就開始建立成了修道院。

我們知道，進入修道院成為修士或修女，必須是獨身的，獨身就是一輩子不能結婚不能成家。這些修士或修女，他們的一生都要在修道院中度過，他們在修道院裏修道、生活、勞作，最後也在修道院中安息。他們沒有家庭，沒有子女，那他們老了以後，養老的問題怎麼辦呢？為了照顧年老的修士，修道院裏面一般都附設安養院或者醫院，就是帶有醫療安養性質的部門，主要由年輕的修士或修女來照顧年老的修士或修女。這樣就在修道院裏面，起碼對於這些修士們來講，形成了一種系統的養老機制，彌補了由子女照顧養老的種種缺陷。

我們知道，如果靠家庭、靠子女進行養老，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子女們有自己的生活，還有自己的家庭，如果一天到晚去照顧父母、年老的長輩，自己的生活必然受到極大影響，有時還會耽誤了工作。就是到現在也還有很多這樣的現象，我也遇到過，好多老人，他們的子女比較孝順，有的子女把工作都給辭了，全時間來照顧老父親或者老母親，顧不上自己的家庭，

沒有時間和丈夫或妻子、子女在一塊，這實際上對他們自己的家庭生活造成很大的問題。何況有好多子女可能並沒有那麼大的孝心，對父母的養老也就不見得那麼專心。再者如果老人的子女少，照顧的工作可能就會變得更加困難，所以由家庭、由子女照顧，說起來是一個方法，實際上有種種缺陷。

相對而言，修道院的年輕修士和修女沒有家庭的拖累，又比較有愛心和敬業，他們可以全心全意地照顧年老的修士和修女，形成了一種非常有效的養老機制。修道院裏的這種養老模式，不僅讓年老的修士和修女有了一個安享晚年的環境，而且也吸引了歐洲世俗社會裏很多年邁的國王和貴族等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人前來尋求養老照顧。這些人年紀老邁無法繼續工作，家中無人照顧自己，便也想到修道院裏去養老，由年輕的修士、修女來照顧他們的生活。

修道院允許他們成為修士進入修道院來養老，但是有一個前提，他們必須把財產捐給修道院。這實際上是一種一舉兩得的做法，因為對於那些年邁的國王、貴族和有經濟實力的人，擁有財產已沒有意義，如果能得到很好的養老照顧，他們願意捐獻錢財；而且這也是一種功德。對於修道院來說，得到的捐贈為其持續發展提供了財力的支持。修道院維持自身生存，維持修士和修女的生活、房屋以及各種維護等等需要很多的資金錢財，這些人把錢財交給修道院，就讓修道院得到了可持續發展的財力。

這是一個中世紀修道院建築結構的平面圖。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我滑鼠所指的這個地方是修道院的禮拜堂；這是中間的庭院；這是倉庫；這是平信徒的宿舍，就是還沒有出家成為修士的人的宿舍；這是出家的修士的宿舍；中間這個是飯堂；這是修道院院長的房屋；這是一個小會議室。

我們再往這邊看，就比較有意思了。這邊有什麼呢？有一個養老的安養院或是醫院，都是放在一起的，因為老年人基本上身體都不好，需要像在醫院一樣地照顧。這是安養院單獨的廚房；這是安養院專門的小教堂；這是安養院的小會議室。最外邊是客房，比如好多人到修道院朝聖等的話，這裏就是他們臨時住的地方。剛才那個是平面圖，這個是立體圖，大概就是這樣。

基本上修道院裏都附設有安養院或養老院這個部分，年老的修士、修女以及成為修士進來養老的這些人，就住在修道院附設的安養院或養老院，這就是中世紀修道院的養老機制。修道院的這種做法，給了現代西方的養老制度一個很好的參照。現代西方的養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鑒了中世紀修道院的養老模式。今天你到美國、加拿大甚至歐洲去考察他們的養老制度，有很多做法仍是一樣的。這就是中世紀修道院的一個養老實踐。

我們再來看一下佛教的養老實踐。佛教在中國的歷史比基督教要長很多。佛教約在西

元前後傳入中國，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基督教天主教是16世紀才傳入，所以晚了有一千六百年的歷史。佛教在中國這兩千多年逐漸積累了一些養老的經驗或者實踐，因為我不是很系統的整理，所以就找一些比較關鍵的與大家分享。

在唐宋時期，佛教就出現了一種由出家僧人所經營的“福田院”或者“悲田院”。它實際上就是一種救濟慈善機構，或是由佛教的寺院獨辦，或是由國家資助，救助的對象包括了孤兒、殘疾人等，其中很多都是老年人。這是唐宋時期的一個佛教養老實踐。

在明清時期，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皇宮裏邊有好多太監，這些太監往往都崇信佛教。為什麼崇信佛教呢？因為他們求老有所養。我們知道太監都是沒有家庭，無兒無女的，按照中國人養兒防老的傳統做法，這些太監怎麼辦呢？我們也可以延伸到孤寡的老人，他們老了以後怎麼辦呢？於是這些太監為了求得老有所養，就捐錢給寺廟，或捐錢修建寺廟。我們說是積功德也好，事先做鋪墊也好，等到他們年邁出宮以後，他們就進入到寺院裏面去養老。這個做法與中世紀的修道院比較相似，修道院裏也都是沒有家庭的獨身修士修女們，靠這種修道院裏的集體形式進行養老。歷史上佛教的寺院養老，既照護老年的僧尼居士，也接濟孤寡老人，成為佛教養老的一個傳統。

佛教養老基本上都依託於寺院。今天在中國，佛教開辦的養老院或者叫安養院，大致有四種模式：

一種是由佛教寺院自主開辦管理。我們知道，寺院一般都有很大的一塊地方，國內那些比較有規模的寺院，房屋都很多的，一部分給出家人住，一部分作為客房，另外一部分就作為安養院，一些年老的僧尼和居士，他們老年時就到寺院裏面去居住。這是寺院裏的一種安養院模式。

第二種是居士成立的安養院。不是出家人、僧人開辦的，而是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他們覺得有養老的需要就成立一個安養院。這種安養院一般都在寺院的附近，但是不在寺院裏面，主要是方便他們到寺院裏去從事宗教活動，因為都是佛教信徒。第一種是在寺院裏面的，第二種是在寺院附近。

第三種就是佛教機構與寺院合辦。比如一些佛教的基金會、佛教協會等等，他們要做一些慈善的工作，就和寺院一起合辦安養院。

第四種就是社會上的養老院。比如有些企業家、基金會或有心人，他們想開辦安養院、養老院，想有一些宗教的元素在裏面，或者他們本身就有佛教的背景，所以他們就邀請一些佛教徒來參與創辦。在飯食方面或者生活方面，儘量按照佛教的模式去做。它們並不完全是由佛教所經營，而是有社會屬性的養老院，只不過是有很強的佛教色彩。國內佛教的安養院大致就

是這樣四種模式。

寺院開辦的安養院一般以接受年邁的居士為主，就是那些沒有出家的、在家的佛教信徒為主，但是現在也有一部分對沒有居士身份的孤寡老人開放。一般來講，佛教的養老院主要針對佛教信徒，針對非信徒的比較少，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他們接受非信徒。

這批安養院的出現，主要有賴於兩項國家政策的出臺。第一是國家實施的城鎮居民醫保和社保政策，這樣就基本解決了出家人自身養老的問題。這主要是從經費上來講的，因為養老，有沒有人照顧你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經濟能力，說白了就是你要有錢才行。那麼你的這個養老金從哪來？醫保社保包含有一部分養老的經費，給了一個基本的保證。

第二是國家政策允許包括佛教寺院在內的宗教團體，可以申辦為老年人和殘疾人提供康復、養護以及託管服務的民辦社會福利機構，這是宗教團體可以從事這些方面的社會慈善工作的一個法律依據。我們知道，在中國開辦這種公開的養老院，是需要有法律依據的。

這些佛教的安養院對於入住者是有一些基本要求的，需要將念佛修行放在日常生活的核心地位，將頤養天年視為從屬於念佛修行的外延。當然，不是所有的安養院都是這樣，但是大部分佛教的安養院，你去到那裏養老，最主要的不是只是到那裏去享受生活，而是去念佛修行過宗教的生活，把吃齋念佛過宗教生活放在一個主要的地位，養老只是一個順帶的事情。這是佛教安養院的一個特點，把宗教活動放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上。

在這種安養院裏面，分為幾個部分。出家人，就是和尚尼姑，他們負責傳道授業解惑，就是給安養院的這些老人們解經傳道，做宗教方面的教導等等。老人們居住在安養院裏，每天就是誦經禮佛，默念佛號，參與這些佛教的宗教活動。義工基本上都是佛教的信眾，佛教徒，有一些身體比較好的年輕義工就負責打掃衛生、準備食物以及日常的簡單照料。就是說在這種養老院裏，佛教信眾是作為義工來負責照顧這些老人。

在經濟層面，所有安養院的經濟來源大多都是依靠信眾的捐助和供養，以及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的支持。入住的老人每個月要交納一定的伙食費或水電費，完全一分錢不交不行，象徵性的還是要交，但是費用相對便宜一些。因為首先他們的伙食比較簡單，佛教吃素，所以伙食全都是素食；而且這些素食基本上是自己種的，在養老院或者寺院旁邊的空地上種一些，就解決了蔬菜的問題；像主食米麵等，有的時候供奉給寺院的有多的話就送給這些養老院了。所以他們的伙食相對來講要便宜很多。

在護理方面，這些佛教的安養院一般都不請專業的護理人員，而是以發展義工為主。就是說，專業的護士或者護工比較少，主要是以發展義工為主，把那些發心想培福報、想行孝敬

的年輕人組織起來成為義工團，義務照顧老人。義工在安養院裏照顧老人，不拿薪水也沒有報酬，這樣經費上就可以節省很多。有一些高齡患病老人行動不便，義工會更加地精心照護，把照護老人視為自身的一種修行。

現在全中國到底有多少佛教的安養院、養老院這類養老服務機構呢？我手頭上現在也沒有一個具體的數目，可能幾百所，甚至更多。你們所居住的城市或附近，也許就有這樣的佛教的養老服務機構，也許你們可以去瞭解一下。這是佛教在中國養老方面的一些實踐。

我們再來看一下基督教方面的養老服務，我指的主要是在中國國內的基督教的養老服務。我們知道，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間相對比較短，如果從天主教利瑪竇那時候算起，明末1583年前後，到今天大概也就是四五百年的歷史。而且天主教傳到中國的時候，因為當時那種環境，養老的服務應該也沒開展很多，加上後來官方對天主教的禁止，使天主教受到很大影響，養老的方面可能也不是他們的重點，所以現在能夠找到的資料非常有限。

基督教新教，1807年馬禮遜來華開教後開始傳入中國，到現在二百多年。1840年以後基督教大規模傳入中國，開展很多慈善活動，包括孤兒院、育嬰堂、醫院等等，但是唯獨養老服務，這方面的資料很少。基督教早期開辦的養老院，從1840年到1950年差不多這一百多年的時間段，我們能夠查到的資料不多，聽說的很少，學者寫的資料也很少。

目前如果你去查資料，所能查到的中國基督教的養老服務，都是近30年來開辦的，大致是從1980-90年開始的一些養老機構的養老服務。這些養老服務或養老院，主要都是由官方認可的三自教會、或者我們所說的基督教兩會所開辦的。這就是今天中國基督教養老的一個現狀。

很多大城市裏現在都有基督教的養老院或敬老院，名稱不一。我收集了一下，比較有名的，比如北京基督教愛德敬老院（它叫敬老院），寧波基督教永恩敬老院，廣州路加頤養院（它叫頤養院，不叫養老院），還有杭州基督教敬老院，呼倫貝爾路斯養老院（路斯應該是一個人的名字），長沙基督教老年人之家，包頭基督教八福養老院（八福，你一聽就知道是基督教背景的），還有上海奉賢基督教益人養老院等等。

在中國比較大的城市，應該都有基督教官方的三自教會或基督教兩會所開辦的養老服務。中國有個比較特殊的情況，我們的教會雖然有三自教會、家庭教會，但是家庭教會公開外面開辦養老院，難度相當大，各個方面可能都會遭遇很多障礙，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社會上所能看到的基督教養老院基本上都是三自教會開辦的養老院。

如果和佛教做一個比較的話，基督教開辦的養老院、敬老院，都是比較現代和專業的。養老院的住房基本上都是雙人間（也有三人間、四人間），每個房間都配備單獨的衛生間、彩電

等一般酒店標間的設備，在物質生活上達到了一種比較舒適的程度。

這和佛教相差的就很大。佛教的安養院不強調舒適，因為住進去的人基本上都是要去念佛修行的，它強調比較簡單的生活，對舒適方面沒有大的需求或者要求，所以住宿、配備等方面相對來講都要差一些。當然我指的是一般情況，可能也有比較好的佛教養老院，設備等方面也是比較好的。

通常基督教辦的養老院有一個比較統一的標準，參照的是社會上的養老院或者酒店標間的設備，給大家提供比較好的服務，比較舒服。養老院的護工和護士也都是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士，比如有資質、有執照的護士、醫生等等，受過系統的培訓；工作人員一般都是有信仰的基督徒，有一些是義工，有一些就是專業的工作人員和護工。

基督教養老院裏的伙食品種豐富多樣，有的一個月不重樣的。由於基督教沒有宗教的禁忌，所以葷素搭配比較豐富，蔬菜、肉食、牛奶、雞蛋等等都有供應，營養比較全面，這和佛教非常不一樣。佛教強調吃素，基本上就是蔬菜和米麵主食，牛奶他們都不主張喝，雞蛋這些基本上沒有。與佛教的養老院相比，基督教的養老院在伙食方面的情況就比較好。

再一個就是基督教的養老院裏的休閒娛樂活動也很豐富，有棋牌、歌舞、手工、健身等等，還組織戶外旅行活動。由於是基督教的養老院，院方也會組織一些宗教的靈修、禮拜活動，滿足老年信徒的精神需要；同時也為非信徒的入住者開展慕道班，幫助他們認識基督教信仰，這些活動都是自願參加的，沒有強迫性。

相對來說佛教的就比較單一，基本上只有宗教活動，念佛，念經等等，不太允許娛樂的活動。佛教的養老院相對比較嚴格，有一點像禁欲這樣的一種養老方式，而基督教的就是比較豐富多彩的各個方面都比較現代的一種方式。

基督教的養老院或敬老院也面向社會開放，不光接受有基督教信仰的老人，也接受沒有信仰的老人。入住的老人需要交納相應的費用，視個人需要照顧的程度，每個月的費用一般在人民幣 2000 到 5000 元之間。那些生活能夠完全自理，只是吃飯用到食堂的功能的，可能就 2000 元左右，但是如果身體需要別人照顧，需要攬扶，甚至臥床護理的，那麼交的費用就會比較高，因為需要的服務比較多。由於是基督教的慈善服務機構，養老院也通過籌款為一些貧困的老人減免費用，讓他們能在院中安享晚年。

基督教養老院的費用比佛教的養老院要貴一些，但從另外一個方面講，得到的服務也要多一些。不管佛教還是基督教，它們都有一些特別籌款或者經費來替那些非常貧困、自己又沒有能力的老人做費用的減免，所以說並不一定是能夠交得起費用才能夠住進來，它還是有慈

善救助的這樣一個方面。

我自己在國內實地參觀過兩個基督教的養老服務場所，兩個都是在教會的地產上。一個是在浙江，這個教堂非常新，是 2008 年左右建成的大教堂，教堂裏面設施也很齊全。他們在教堂前面建了一座兩層的簡易樓房，還加上一個平房，每間房屋裏住三到四位老人。這個樓房的邊上就是廚房，由教會的義工每天過來幫助做飯，食譜就寫在廚房的小黑板上，我看了一下，伙食還是比較豐富的。我去參觀的這一個類似於養老院，老人們基本上都是信徒，他們住在裏面，平時就聚在一起查經。這跟佛教寺院裏的養老院有點像，那裏他們聚在一起是念佛，基督教這邊，老人們聚在一起是查經、唱詩和分享。

另外一個有養老設施的場所是在昆明，也是一個新建的非常雄偉壯觀的大教堂，空間很大，除了主堂和辦公室以外，教堂二樓的兩側，有一側是作為聖經學校使用，有學生的宿舍和教室等等；另外一側就是作為養老院來設計的，全都是帶有洗手間的住房，有點像酒店的標間，每一個房間可以住兩個人。廚房在教堂的後面，這樣老人們住進來以後，在教堂的二樓有專門針對他們的服務設施，餐飲等方面都能夠得到解決。

現在，教會經營辦養老服務最大的挑戰和困難，我的感覺，主要是在要有有資質的醫護人員上，這比較難得，因為一般來講，只是給老人們提供一個居住和吃飯的地方，他們不必做家務，不必做飯，不必打掃衛生，就像住酒店一樣，這個比較容易解決，最不容易解決的是如果這些老人年齡越來越大，身體越來越弱，有疾病需要醫療上的照顧，那就比較難了，這不是一般的義工所能夠做得了的，必須要有專門資質的醫護人員才行，這樣的人員比較難得。

這張照片是我去參觀的浙江的這個養老院。這是養老院的房子，前面就是教堂，因為是在南方，也不需要特別厚的牆。我去的時候大概是十一月份左右，他們還坐在室外曬太陽，房屋的門都是敞開著的。我到老人的房子裏面，看到他們非常的喜樂，他們在查經，一起禱告、唱詩，中間這三個老人都是八十多歲了。這是我和他們的合影，等於是一個記錄，見證老年人在教會的養老院裏安享晚年的一個光景。

這是養老院的廚房，有一群姐妹在這裏負責做飯，她們全都是義工，每天一大早就過去做三頓飯。這是頤養院的菜譜，從禮拜一到禮拜天，早餐、中餐、晚餐，品種非常豐富，我看了以後都想住進去了。你看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是三菜一湯，豐富得不得了，而且沒有重樣的，真是非常好的一種養老的生活。

最後，我想稍微講一下當代美國的養老服務，或者說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養老服務。因為進入現代社會以後，基本上在西方這些發達國家，養老服務的基本責任都是由國家來承擔，而

不是宗教團體或者家庭。他們認為，對於個人、對於家庭或者宗教團體來講，資源都是比較有限的，而開辦養老院需要專業的人士和大量的資金，超出了一般宗教團體和個人的能力，但是國家則可以集中很多資源，養老金、國家撥付的養老經費、資助等等，所以就由國家來承擔。

目前在美國，養老院也分為兩種，一種是國家或者政府辦的公辦的養老院，另外一種是私人開辦的，但是由教會或者基督教機構開辦的似乎不多，我查了好多材料，都沒有查到由教會或者基督教背景的機構開辦的養老院，好像基本上就沒有。如果聽眾裏有誰有這方面資料，也可以向我提供一下，我自己查到的好像不多。

在西方發達國家，你如果入住的是政府或者國家開辦的養老院，你就需要把自己個人財產的大部分交出去，然後政府負責提供比較完備的養老服務，等於是一種交換，像是有些受中世紀修道院的影響，你需要我幫助你養老，好的，你把你的財產交出來，因為你要了也沒用，你要也是為了養老，現在你給我，我就來幫助你養老。不是全部交出去，還給你稍微留一點零花錢。

私人的養老院，雖然沒有這個要求，但是它的價格非常昂貴。雖然不需要交出自己的財產，但是每月每年的花費比較高昂，超出一般人的能力，當然它的服務應該來說還是比較好一些的。這是目前我所看到的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大概的養老情況。

最後講一下我的感受。當代社會的養老服務，因受到法律、法規，甚至各地文化的限制，所以對於社會、家庭和個人都形成一種巨大的壓力。比如我剛才講到的在中國，宗教團體能不能進入到養老服務這個領域，必須受法律的限制，法律不允許的話就不能做，不然就違法了。還有各地的文化，在美國，沒有要求子女去照顧父母、給父母提供養老的這樣一種文化，但是在中國就非常強調這種文化。對於我們來講，如何把宗教中的慈善、慈悲、憐憫、博愛、盼望等等這樣的一些元素融入到養老服務之中，仍然是養老服務的一大挑戰。

我為什麼講這個呢？因為不管是中國的養老服務，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養老服務，到最後面對的都是這些護理的人員，是他們去照顧這些老年人。如果這些護理人員不是那麼有愛心，或者心裏邊有一些不愉快的話，他們的服務就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照顧的不是那麼好，甚至出現一些虐待老年人的現象，這個就很麻煩。

如何能夠讓那些護工、讓那些護理人員更有愛心？宗教裏的人比較有愛心，像我們剛剛說的佛教裏面，他是有積功德求回報的這樣一個心態，基督教裏面也有行善事，尋求上帝的祝福的這樣一個宗教情感在裏邊，那就會不一樣，就會比較無私，有更多的愛心和憐憫心在其中。

在宗教裏，他不光只是在身體上對你進行服務，而且他有宗教信仰，比如在基督教信仰裏，他是一個有盼望的人，人死了並不就是結束，而是一種開始，我們有新天新地，我們有

天堂，對不對？所以我們是到了一個更好的天家，這對於那些老年人來說是一個安慰，但在無神論者當中就很難達到這種平安，所以很多人在最後的關頭有很多困惑，很多掙扎。對於有盼望、有信仰的人來說，相對就要好很多。

所以，如何把宗教的因素融入到養老服務當中，是今天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養老服務的一個極大挑戰。當然對於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養老金的部分，是不是有足夠的經濟能力養老，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西方發達國家這個問題相對會輕一些。

因為時間關係，我已經講了一個多小時了，我就停到這裏，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做一些回應或者討論。

好，謝謝大家

我本神所造，一切歸給神

朱虞夫弟兄

主持人：

現代中國有一個特殊現象，那就是非常多的民主運動人士最終歸向基督，朱虞夫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性人物。他是杭州民主牆的主要發起人，創刊《四五》，組建中國民主黨並向全國各地擴張，為此三陷囹圄，刑期長達 16 年，出獄後又被軟禁 9 年。2009 年受洗歸主後，繼續以基督信仰參與社會公義事業，他為中國“茉莉花革命”而作的小詩《是時候了》在全世界傳誦：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廣場是大家的，腳是自己的，是時候用腳去廣場作出選擇。。。我個人認為這是中國現代最出色的新詩，也是最響亮的號角。現年已 71 歲的朱虞夫雖罹患癌症（晚期）仍堅持走十字架道路，他的見證十分寶貴。

朱虞夫：

謝謝張坦老師，謝謝螢幕前的各位弟兄姊妹，給我這麼寶貴的時間，這麼好的機會，讓我來在主面前見證我自己所走過的路。我的演講的題目就是“我本神所造，一切歸給神——我的見證”。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先在這裡做一個禱告。

萬能的主，國度屬於你，權柄屬於你。我們唯有在你面前順服，把我們的一切都交託給你。唯有你的安排是最好的，你的恩典夠用。今天我懷著感恩和謙卑的心與大家分享我在主里的見證和體會。我們每個都是神奇妙的創造，生命的每一刻都屬於神。在這個過程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作為基督徒的使命，如何在逆境中持守信仰，以及將主的愛化為行動去幫助他人。主，我向你祈禱，求你保守我們每位弟兄姊妹，保守我們今天的屬靈見證。以上禱告，奉主聖名。

第一部分，基督徒的使命，做鹽做光，堅定不移地走信仰的路，活出主的愛。

朋友們，在這里我首先要介紹一名杭州的基督徒。今年如果他還活著，應該是 90 歲，但是在五十四年前中國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被那場浩劫的政治運動殺害了。是他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嗎？沒有。是他損人利己了嗎？沒有。而且恰恰相反，他只是因為反對那場史無前例的毀壞中華民族倫理綱常、毀壞中華文化的大浩劫，他只不過擔負起了一個基督徒的社會使命，面對邪惡拍案而起，試圖以和平抗議的方式拯救危難中的同胞，讓每個上帝的孩子活得有尊嚴。

他叫李提木，1934 年出於浙江東陽的一個基督教家庭。由於家口多，生活貧困，他信奉基督教的母親準備將他送人。但又不知道作為基督徒能不能這樣做，就去教堂詢問牧師。牧師知道後勸阻了她，提出教堂幫助她撫養這個孩子，讓他受洗，並將耶穌十二使徒之一的提摩太的名字來命名他。

李提木長大後考取了杭州師範學校，畢業後在杭州的小學做一名教師。由於他從小生活在教堂，富含慈愛之心，深得同事和學生們的喜愛。他娶了杭州園管局西湖遊船管理處的划船女工任月琴為妻，遊船處是園林局唯一的集體單位，勞保待遇比其他單位都差，而且勞動強度特別大，病了都不敢休息。李提木深感生活壓力之大，特別是 62 年冬天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李提木下課後做了營養餐，匆匆趕到南星衛生所。菜冷透了，病房門口的小煤爐上卻不停地煮著派出所所長婆的禮品。李提木感到萬分的无奈和憤慨，從而使他體會到社會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他開始教育學要做一個善良正直的人，要做光和鹽，有益於社會，要體會弱勢群體的痛苦。

1965 年，他所在的鳳凰山小學學生去玉皇山秋遊。一名頑皮的學生從山崖上失足墜落，李提木疾步上前去承接，巨大的衝擊力將李提木的頭重重地撞在石牙上。學生得救了，李提木卻傷重住院。

在他養傷期間，文化大革命起來了。他非常反感塵囂甚上的所謂群眾運動，敏銳地發現這是權勢者導演的一部醜劇。正巧他借了《第三帝國的興亡》在閱讀。那些喇叭聲嘶力竭的叫囂，一些法西斯式的打砸搶燒，使他把社會現實與當年希特勒德國聯想在一起。他從心底呼喚耶穌基督，恒切禱告主拯救瘋狂中的中華民族，但是依然無法阻止暴力每天都在剝奪善良人們的生命。悲慘的現實折磨著李提木的良心，他判斷這個窮兵贖武的民不聊生的造反派遲早會發動戰爭，禍害世界。李提木想，自己是上帝的羔羊，應該以基督徒的使命感挺身而出，喚醒被撒旦迷惑誤入歧途的人們，一起阻止更大的災難發生。

李提木認為，作為社會良心的基督徒，對於時代和社會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使命，這是主呼喚他的大使命，不屈不撓地向強勢的歌利亞奮戰，盡自己的一切力量，使社會成為遵守上帝律法的處所。他再也不能持動亂。

1969 年初，杭州淫雨霏霏，連月不開。我正在初中複課鬧革命，突然當局“大索天下”：要大家發動人民戰爭，用群眾專政的手段，破獲“3.5 反革命案件”，但是又不告訴大家這反革命案件的內容是什麼。就在大家茫茫然之間，過了 20 天，又說發生了“3.25 案件”。這次公宣隊出示了一張經過技術處理的漫畫，是當時習見的“打倒劉鄧”的漫畫，只是畫劉鄧的位置是空白的，大家的腦子就愣了，應該是“毛林”。又過了不久，有消息傳來說案子已經破了，是個小學老師干的。他在雨夜一個人穿著蓑衣在西湖邊走，當時沒有遊人，那些假裝釣魚的都是便衣，他被攔下來進行搜身，搜出了傳單。

十年後的 1979 年，我參與發起了“杭州民主牆”活動。那天，在《四五》月刊的編輯部碰頭會上，我提出來讓大家分頭去調查文革期間杭州的三個舊案：一個是浙江省工藝美術研究所畫家全家自殺案；一個是浣沙路井亭橋附近一個越戰老兵退伍兵自焚的這麼個案件，那是 1975 年 7 月，那一天我正好路過那個現場；另一個就是李提木的反革命案。幾天後大家回饋回來說，那個畫家是上海人，自殺以後單位裏就沒有了後續消息，自焚的退伍兵沒辦法找到，而李提木呢，有了消息。

我們編輯部的聶敏之在文革時期判了死刑，正好與李提木關在一起。李提木在行刑前將個人物品交給了聶敏之，其中有一件棉襪，托聶敏之如果出去的話，就帶給他的妻子。但是十年過去了，聶敏之一直不知道李提木的家人在哪里。那天我在單位與同事聊起李提木的事，同事說李提木的侄子就在我們杭州植物園工作。我找過去，一問，果然是。我就問他，李提木的這個案子現在有沒有平反，因為當時是個大平反的時期。他說沒有。我把聶敏之講的事情告訴他，讓他轉告他的嬸嬸，約個時間大家起聚聚。

那天傍晚，李提木的遺孀任月琴帶著女兒來了，女兒因為營養不良，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很多。聶敏之也帶來了李提前托交的物品。當年聶敏之是因為參與武斗，在溫嶺某個海口伏擊了前往溫州鎮壓另一派的武裝隊伍，那時候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打死了隊伍前面的解放軍士兵，被誘捕後判處死刑。關到“林彪 9.13”後釋放了，1971 年 9 月 13 號以後就釋放了，因為浙江省革委會主任南萍是林彪的死黨。

李提木被捕後與他們關在一起，几乎每天都拉出去批鬥，每次回來都被打得遍體鱗傷。聶敏之間李提木，為什麼你要那樣做？李提木說，那是他一個基督徒的使命，是對自己的救贖。

我們因主的愛，應該為弟兄捨命，用實際行動去愛。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兩個罪大惡極的人關在一起，總要有可能判決的結果。聶敏之說自己犯下血債了，必死无疑。李提木沒有血債。

當年毛澤東在王實味的事件發生以後說過，這樣的事大部不抓，一個不殺。可是李提木在經歷了一場一場的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後，感覺到會被判極刑。關押一年後，1970年，春天，為配合“一打三反”運動，李提木在四月底被判死刑並且執行，時年36歲。李提木非常平靜，坦然地等待這個最後時刻的到來。他的遺體被行刑者用鉗狗的大鐵鉗拖走火化。

1970年，據統計，這一年全中國像李提木一樣被處決的現行反革命達十三萬五千人。李提木被處決以後，他的家屬也陷入了深深的苦難。那個年代的反革命家屬是階級鬥爭的對象，是人人可以任意欺凌的賤民。

那天的聚會，他們母女一直相擁而哭。我向他們提出，現在當局要撥亂反正，正在平反許多文革中的冤、錯、假案，你們何不向他們提出平反呢？任月琴說家里沒人會寫，我就自告奮勇說，我幫你們以侄子的名義寫，由他的侄子向市政府遞交上去。不久後獲得一紙平反，但是當局堅決拒絕了苦主登報聲明的要求。

當年他們在天怒人怨的處境中為李提莫平了反，把殺害無辜的責任推給了“四人幫”。但是就在前幾天，11月1日，我托國內的朋友去探訪一下李提木的遺屬，並對他的遺屬做一點生活補助的時候，卻遭到了國保的阻止。這個說明，當年的這個邪惡，直到現在都還是沒有辦法消除。邪惡的撒旦敗壞了人性，扭曲了人性。

對於種種人間悲劇，我感到深深的無力和痛苦。我要將一切權柄歸於主，讓我們都信靠主，在地上建立天國，讓每個人都心存敬畏，讓愛人如己的基督精神行之大道。

下面我講第二部分，在擔當中接受主的使用。

馬太福音說，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作為基督徒，我們被呼召在這個世界上發揮影響力，用我們的言行見證神的榮耀。在這個充滿挑戰和誘惑的時代，堅定不移走信仰的道路尤為重要，這個社會許許多多的災難源於信仰的缺失。

目睹了太多的人間悲劇，悲憤之心使我胸臆溢散。在那個混亂的文革時代，我偶然撿到了半本殘破的被紅衛兵撕毀的聖經，偷偷躲起來看。一次次被古賢至人的堅定信念所感動，被約翰、保羅不屈不撓追隨耶穌基督道路的精神所感召，產生了一種傳播真相、改變邪惡現實、做一名使徒的責任感。我廣交朋友，組織讀書會，在“4.5運動”中積極聯絡活躍的青年工人，有

志於改良社會現實，向左傾極端勢力發起挑戰。1978年年底，我與讀書會的朋友們一起建立了杭州的民主牆，與“4.5運動”中的朋友一起辦起了《四五》月刊。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選擇了一條充滿荊棘和危險的坎坷之路。自我在民主牆上參與公開的社會活動後，我就成為當局的捕獵對象。只是因為文革的黑暗和殘暴使當局在國際社會被千夫所指，他們暫時不敢大幅度鎮壓。他們拿不到我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他們找不到我流氓活動的蛛絲馬跡，他們千方百計卻無從下手。但是，在年輕人有更多選擇的時候，我的選擇之路卻一次次被堵塞。

1984年，我在浙江電視臺招聘記者的考試中，成為全省唯一通過初試、復試、面試的考生。電視臺已經安排好了我的崗位，卻被有關部門以政審通不過、懷疑四項基本原則的罪名退回了。現在回想，這正是主的最好安排，倘若我真的去了，也是一輩子吹喇叭抬轎子，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摸著良心說假話。1989年，我已經在自己的努力下在杭州江干區房管局擔任工會委員會的負責人，小日子過得也還滋潤。但是良心驅使我應該對學生的抗爭做出支持。我也到了學生絕食的現場，慰問他們，為他們捐款，在那裡發表演講。

在六·四後，我被江干區公安局政保科以參與動亂的罪名抓捕，關押在看守所收容審查一個，隨後被撤職，被下放基層。1998年，王炳章先生力主國內民主人士組黨，我是最堅決支持的。六月組黨申請註冊後，王友才被抓，失去自由。我將民主牆時期的老朋友毛慶祥、聶敏之、戚惠民、李錫安、王榮清一個一個找來，與個別王友才的舊部一起將中國民主黨的旗幟高高舉起。我們前往各省點火，接待各省前來取經的朋友，使中國民主黨在短時間內成立了二十幾個各地籌委會，一時間成為全球關注焦點。

其實，當我在力主組黨時，我就對組黨將會被鎮壓的後果有充分的認識。當年建立民主牆，就是因為當局不允許追溯文革的起因，讓我感覺遲早文革會重新上演。而當局一直欺騙國際社會他們已經改變了，偏偏國際社會在白左的情形下，居然對這樣一個政權放鬆警惕，對它輸血又不與人權掛鉤，置中國人民的苦難於不顧。我想如何能將這個政權的本質昭示給全世界呢，決心以身試法，如果它真改變了，那就不會抓人，從而將中國社會向民主化大大地跨進一步。或者，它露出真相，抓人，讓國際社會看清楚這是一個不能信賴的政權。

因為有六·四在前，我知道它一定會鎮壓，我願意成為那個受難者，我願意哀兵求勝，用自己的犧牲喚醒世人，讓具有基督文化傳統的國際人士關注中國的政治生態，警戒、警惕它的險惡本質。在每個的關鍵時刻，我把自己交託給主，順服主的健全。保羅在腓立比書中勉勵我們，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悖逆邪惡的時代做神無瑕疵的儿女。這提醒我們，无

論環境如何，我們都要持守真理，活出與世人不同的生命。

不出所料，我被捕了，並被投放到浙江省第六監獄服刑，這是一個浙江省所有監獄中迫害政治犯最嚴酷的監獄，是關押法輪功，強迫法輪功學員轉化最冷血的監獄。這個監獄主管改造的副監獄長蔡文光創造了包夾小組，這個包夾小組就是讓罪大惡極的重刑犯，五六個人貼身二十四時不間斷地監視一名政治犯，由他們全權決定這名政治犯的吃喝拉撒和一切殘餘的人生自由，他們可以隨意拳打腳踢政治犯，隨意施加肉刑。

因為我不肯認罪伏法。蔡文光為了逼迫我，讓他們幫我過“認罪服法關”，將我隔離在嚴管組，常年不准與任何人講話，甚至規定監區除了一把手和主管改造的副監區長，任何獄警不能走進我的囚室，任何人不能與我談話，白天黑夜二十四時包夾，隨時記錄我的言行，日復一日強迫我抄寫服刑人員的行為準則。

更喪心病狂的是，我不能像其他服刑人員樣在周日會見家屬，他們安排我會見的週四是孩子們的上學時間，以至於我在許多年都沒能見到孩子。每次會見規定必須要有四個部門的獄警在場，監區、獄政科、保衛科和會見室，少一個部門就取消會見，至少也得等上幾個小時，而會見時間由他們的心情決定，任意縮減。

不准我看書、看報、自學，不准我接觸除規範以外的任何有文字的東西。甚至上廁所，要有包夾先進去，將別人丟棄的廢報紙清理掉才可以進入。每次上廁所必須有包夾批准，由他們規定時間，到了規定時間必須回監室，規定三分鐘就是三分鐘，規定五分鐘就是五分鐘。

在人格上飽受侮辱，不顧我高血壓，每天面壁靜站四次，每次2個小時，在我靜站暈倒後改成靜坐，在靜坐時絕對不能動一動，稍微一動便動手打人，說是什麼糾正姿勢，以至於臀部長時間受壓產生了褥瘡、潰爛。晚上洗澡的時候，內褲跟皮肉都粘在一起，只能咬著牙齒撕下來。第二天還得繼續再遭受這個酷刑。但是，有個新昌的關係戶包夾，還故意在我的腳邊點燃8股蚊香，我不能躲避，就只能坐在那里，對我實行煙刑，就是用煙來實行這個酷刑。

我每天的夥食由包夾控制，根據他們的心情決定飯菜數量和品質。一個重慶的搶劫犯說，你不干活，飯吃多了對身體不好，就叫飯量減少一半。菜里面有肉，有什麼好一點的，他們就直接把這些菜拿去吃掉，說你年紀大了不能吃肉。獄警不出面，在背後指點包夾撐腰。

他們可以隨時剝奪我的睡眠。晚上看到我睡著了，就推醒我，說是安全檢查。極度困乏的我，在推醒我的包夾還沒有回到椅子上坐好，我便又在打呼了，弄得他們疲於奔命，也只好作罷，讓我有了一定的喘息的時間。

他們害怕我傳播真相，害怕別人議論他們的卑劣，監獄頭頭通知監區，我的罪名不能

讓別人知道，我這個人不能讓別人看見，將我徹底與周圍的人隔離開。他們居然不准我放風曬太陽。在21世紀，也許我是當今世界唯一不准放風的囚徒。

獄方專門挑選窮兇極惡的重刑犯來包夾我。有一個重刑犯，這個重刑犯還判過兩次無期徒刑，赤著腳在我面前捶打著胸肌，指著我的鼻子罵，你的心是黑的，我們的心是紅的。他几乎做了一輩子的牢，嚴打的時候還送去過大西北。還有個包夾，有次不高興了，指著我罵，你這個屢教不改的勞改胚，我只不過殺了一個人，一個受害者，你害了我們的國家，你的受害者有14億人。折磨我是他們坐牢的唯一樂趣。當局用流氓對付反革命是一貫的手段，監獄用減刑、假釋來獎勵他們，他們在車間累斷筋骨也賺不到那麼高的改造分。

當時抓捕我的杭州上城區國保來監獄，檢查對我的改造效果，我已經無法正常講話了，想到要說的話，張口結舌表達不出來。國保也疑惑，說省六監怎麼這樣呢，我們去省二監看毛慶祥，他還可以打籃球的。

後來，有個曾目睹我被酷刑的難友悄悄對我說，你是怎麼熬得過來的，要我，一定瘋掉的。我只能沖他一笑，其實就是對主的信仰在監護著我。那位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肉體的摧殘使我的健康日益損壞，我感到憂慮。趁著家人探監，我要求家人將我在獄中所受到的虐待告訴國際社會，我太太說，我到哪里去找國際社會啊，你的名聲不夠大。

我知道，這是主象對待耶利米一樣鍛煉著我。為了磨礪自己的意志，我找到了洗冷水澡的健身方法。我被常年囚禁在二樓一個北向的小房間，六七個平方的小房間，有兩個包夾小組上下鋪與我一起住。由於我們在裏面所穿的囚服是很粗劣的化纖品，每天在摩擦中會使人體產生大量的靜電。如果去樓下放風，可以將靜電在草地上釋放。我沒有這樣的機會，明顯感覺到靜電對神經系統造成傷害，開始出現頭痛、失眠。我怕自己這樣下去會崩潰了，因為如果神經系統出了問題，我自己都控制不了。我就每天去監室對面的廁所沖洗身體，連冬天也一直堅持，使身體和意志保持強健。

一個心中有主的人是絕不會孤獨的。雖然我被囚在獄中之獄，但是主一直與我同在。雖然我不能與任何人說話，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與主溝通。我相信，再惡劣的環境也阻擋不了我的信仰，再暴力的權勢也屈服不了我的追求，再漫長的刑期也改變不了我的使命。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國是他們的。

2002年3月，為了抗議監獄的虐待，我開始絕食。監區主管改造的副監區長楊茂盛指令包夾小組，每頓飯菜要在沒人看見的情況下去倒掉。他害怕我在家人探監時告訴家人，取消

了我們每月一次的會見。

因為這個姓楊的，他是浙江省六監有名的一個貪腐分子，是一個搞關係高手，他有很多的關係。他以為民運分子都是反腐敗的，我的到來會擋了他的財路，他一開始就堅決抵制我投放到他的監區，將我在入監隊耽擱了半個月，要把我推給二大隊，說那里有個司法部級的改造能手，他才有能力改造政治犯。但是，監獄後勤部門，二大隊是後勤部門，專門安排關係戶的，不歡迎我這樣沒油水的囚犯到那里去占一個名額。楊茂盛最後是實在推不了才勉強收下來。這次他非常想就這麼一手遮天地把我消滅掉。

感謝主！就在我絕食十三天的晚上，我起夜去廁所。突然眼前一黑，仰面倒下，昏迷過去了。包夾和副監將我抬回監區，急忙打電話給內管隊的獄警，送到監獄醫院搶救。醫生向包夾瞭解了我絕食十三天的情況後，大吃一驚，立即上報監獄。

搶救我的是浙江樂清醫院的院長，在周圍沒人的時候，悄悄對我說，他們的險惡你應該知道，你要活下來，繼續與他們斗，不能先滅了自己。感謝主，在任何時候都能聽到主借助別人之口向我表達的愛。楊茂盛第二天大罵一屋犯不應該把我送去醫院。不久，楊茂盛就被調離了。後來有人悄悄告訴我，几乎與我差不多時間，另有一個法輪功絕食抗議者被活活餓死了，因為那個是家里的獨子，家屬經常來監獄哭鬧，還去上面告，上面將蔡文光調走了。

約翰一書告訴我們，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當我們真實地體驗到了神的愛，就會自然地流露出對於他人的關愛。特別是那些正在經歷苦難和困境的同胞，更需要我們的扶持和關懷。

在這個惡劣環境的逼迫之下，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判刑下獄。用一個惡警的話說，就是上次給他吃的苦頭還沒有吃夠，還要給他弄進去。我心里想的是，當耶和華要毀滅邪惡的索多瑪時說，為這十個義人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我希望自己成為那十個義人中的一個，畢竟在這裡有許多的無辜者。

從民主牆時期起，我的人生道路就註定了坎坷。最使我難以忍受的是我的儿女因為我的抉擇而受到迫害。兒子從浙江大學畢業，女兒從中國美院研究畢業，都因為政審通不過而長期失業。偶爾找到工作也被國保特務上門去恐嚇老闆被辭退。

2018年我出獄，被利誘。國保對我說，本來我們局長準備去教育局協調你女兒的工作問題，你不肯投降啊。同樣由於國內形勢的左傾，沒人敢娶我的女兒，托人幫忙，回復是“誰願意做反革命家屬啊”。更可惡的是，杭州國保為了給08年奧運會保駕護航，在2007年4月不惜作偽證，將我與兒子抓捕起來。在獄中，我兒子的肋骨被牢頭打斷，被判刑一年半。

耶穌在馬太福音中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這些事你們既做在

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通過幫助他人，我們不僅是在履行基督徒的責任，更是在回應神對我們的愛。出獄後，我也一直在努力幫助其他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為此又成為我下次坐牢的罪證之一。

但是回首往事，我並不後悔。前不久牧人教堂的盧瑟福牧師聽了我的遭遇，問我是不是恨那些加害我的人，我說我沒法恨，因為那些人都不知道他們在做了什麼，就像那個來監獄考察我監管改造的國保所說，你朱虞夫搞什麼民主，要是民主來了，我們都遠遠地跑在你前頭。沒有信仰的人，隨時才去看風使舵。神的道路修直了，一切險惡都會煙消雲散。

勇敢擔負起一個基督徒的使命。生命的旅程並非一帆風順，逼迫和試煉可能隨時降臨。正如詩篇所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害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在最黑暗的時刻，主的同在成為我最大的安慰和力量。使徒保羅和西拉在監獄中仍然歌唱讚美神，給了我極大的勇氣，他們的信心告訴我，無論環境多麼艱難，只要依靠主，就能在黑暗中看見光明。

第三部分，已獲救，祂必說：我在這裡。

由於在監獄中常年吃發霉的食物，到2023年11月12日，我在杭州市第一醫院檢查並確診已患胃賚門腺癌，發現時已經是3+B晚期。所有的朋友都為我感到惋惜，但是我並不感到絕望。有朋友來探望我，一如既往說說笑笑，沒有半點緊張和悲哀。我說我們把自己交託給主，我相信主的恩典夠用，主的安排定是最好的。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處處見證著主的奇跡。醫院安排了，很快就安排了手術。主給我派了一個非常有愛心的外科醫生，一臺手術整整做了十多個小時，將可能擴散的癌細胞或者可能擴散癌細胞的淋巴摘除得干干淨淨。在出院時需要我自己支付數萬元的醫療費。我坐牢多年，身無分文，一籌莫展，焦頭爛額之際，我前妻突然想起說她在二十七年前曾經給我買過大病保險。我趕緊找出來保單看，正好在11月12日我查出癌症的那天的下午到期。

國內的保險公司度日維艱，正擔心他們是否會履約，恰巧遇到了一位投緣的保險推銷員，她自告奮勇願意陪我一起去理賠。果然，那位新朋友滴水不漏地講了理賠的要求，使對方的辦事員很納悶，就忍不住問她，你是我們公司的嗎？到最後還是讓我妥善地拿到了保險金，交納了手術費用。

2021年3月，我附加刑滿三年的時候，我就急著要去日本，探望重病的四妹，同時希望在日本全面地做一次體檢。我從監獄出來，一直也沒錢，沒機會好好做一次體檢。因為我也感覺到我過去的那種遭遇，那麼艱難地過來，肯定什麼地方會出了問題。但是在申請護照的時候，受到了公安機關的百般刁難。最後我滿足了他們一些條件，包括必須要注射疫苗。本來這

個疫苗我是不注射的，我知道這不是好的東西。結果注射疫苗以後去辦護照，還是被他們以疫情為名拒絕辦理。

2023年元旦前夕，當局宣佈了疫情結束，放開辦理護照。我去申請了護照，取得了日本方面的簽證，購買了機票。正準備出發，突然杭州市國保支隊來家裏收繳了我的護照，不准我出去。我當時非常地憤怒，去的國保看到我情緒那麼激烈，他其實也是搪塞我，就說馬上就要開亞運會了，開了亞運會以後你還是有機會的。

到了九月下旬，員警帶我出去西安旅遊，有意要把我帶離杭州，怕我在杭州對亞運會會造成什麼破壞影響。10月8號回到家里，在吃早飯的時候胃噎住了。接下來的幾天，每天都有飯被噎住，我已經感覺到不妙了，可能是占位性病變。但是杭州緊接著要辦殘亞會，殘疾人亞運會，員警又要將我帶出去旅遊十天。十月底，殘亞會也結束了，帶著我到處跑的那個片警說他的任務完成了，他要去休年假了。

11月2號，很巧，我接到了一個朋友的電話，說他有車，可以馬上就從南部邊境出，他說你這個護照也不給你，也不讓你出境，就是給你邊控了，那只有這條路了。我一想也有道理，我就答應了。我簡單地拿了一點糕點，就從屋頂翻到另一個樓棟，因為我門口坐著保安在監視我，我走一步他也跟一步，我從另一個樓道下去就避開了他，也避開了樓下的那個對著我這個樓道的監控。我出去的時候，從對面的監控下面走過去。

我沒想到，我這里走了，在汽車上坐了十幾個小時趕到南寧，可是沒想到那個員警突然又來我家，要來拿我的身份證去報銷前段時間出去旅遊的車票。家里沒人，他敲不開門，就發現我失蹤了，立即就上報。因為杭州的網警也找不到，定位也定不到我，我已經把我的卡都拿掉了，手機直接關機都關掉了。突然發現我失蹤以後他就上報了，上報了以後就報到了公安部，通知了邊境，加強了邊境控制。

三號下午，我在離中越邊境還有一公里的地方，被廣西寧明邊境管理大隊抓獲了。抓獲的時候我也很放鬆，我感覺到這個一切都是主安排的。祂認為我現在不合適出去，就不讓我出去。然後在四號那天早上就火速從杭州趕來的國保將我帶回杭州。

我真的非常感謝主，在最緊要的關頭阻止了我。我當時不知道，我的胃癌，晚期胃癌已經在我體內快速擴張。假如我過了邊境，就處在越南的最北面的荒山野嶺，我將面臨非常險惡的環境，極有可能危及性命。

11月12日，我前往杭州市第一醫院做了胃鏡檢查。一探查，醫生立即取樣活檢。我心裏明白我的疑慮證實了。但是我非常坦然，因我本來就是神所創造，我一直把自己交給主，我

現在面對的這個災難，我依然把自己交託在這個主的手上。主的安排是最好的，主的恩典夠用。我的內心非常平靜，我的臉上一直保持著微笑。醫院通知我立即住院手術，貼身監控的國保保安隨時將我的情況向上面做了彙報。國保大隊打電話來問我病情確診的情況，我告訴他們，我已患了胃賁門底分化腺癌晚期3+B，需要立即術。同時告訴他們，我身無分文，無法承受高昂的醫療費用，希望他們能從人道主義考慮，允許我投親靠友去日本妹妹那里治療。

第二天，國保趕到醫院來，他先去找了主治醫生調查病情，瞭解了病情的兇險，然後來到病房對我說，我要求出國治療的事，他們會向上級反映，但是我這個病是不能拖的，先在這裡把手術做了，等上面批下來，再去國外做後續治療。

感謝主給我最好的醫生，當他知道我被逼迫的處境，給予我極大的同情。他告訴我我的病情預後很差，發現已經太遲了，恐怕很難存活。另一方面他又不遺餘力地他精湛的醫術搶救我的生命，原來估計四個小時可以做完的手術，他小心翼翼做了十幾個小時，他也非常疲憊，非常疲憊。

回到病房，我蘇醒以後，護理我的主內姊妹告訴我這個情況，我深深感動。雖然我身邊沒有家人，但是我有民主牆時期的老朋友。戚惠民一直作為我的親屬守候在手術室門口，一直等到我的手術結束，我平安回到病房才離去。

當我在為醫藥費擔憂的時候，主內的好姐妹托朋友送來第一筆善款，並鼓勵我見證主的奇跡。整個手術期間，我的心滿懷感恩，一直沉浸在溫暖之中。記得有一天護士來查房，看到我笑眯眯很開心，忍不住就說，虧你還笑得出來，我給你想想都想哭。在一個無神論的國度，信仰者無法與人共沐主的恩典。感謝主。

在我出院後，更大的奇跡出現了。一直將我作為浙江省一號監控目標，多年來嚴密將我軟禁在家，三番五次不准我出國的國保，居然同意給我領護照。雖然他提了一系列的條件，只能去日本，不能去美國，不能接觸民運人士，簽證期滿必須回國，必須有警方送我出境上機等等。几乎是鬼使神差，我辦不到的事，主能辦到，不可能的事情，主一切都可能。我更加深信，主是大能的，祂可以將不可能的事情成為可能，讓我看到。

我妹妹長期來一直為我下獄深感擔憂，可又無法救我脫離苦難。2013年，眼看我在獄中被折磨得萬分虛弱，她毅然放棄工作，在朋友幫助下來到美國，將我在中共監獄中的危急真相告訴國際社會。借助國際社會幫助我的苦心，雖然撼動不了這個邪惡勢力的惡性，我因為拒不認罪伏法，不能減刑假釋，但是她在國際上的呼籲和控訴，大大改善了我在獄中的待遇。

2018年，我第三次刑滿釋放。我妹妹知道我已經是這個風雨飄搖社會用來殺雞儆猴的

人質，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會羅織罪狀將我判刑入獄，我的身體已經經受不住折騰了，她立即開展救我出國的努力。但是當局在我釋放以後，還要試驗施行三年的附加刑，繼續在自己的家里坐牢。2021年3月，當局已經沒有理由再繼續剝奪我的公民權了，卻又沒有任何法理依據地將我列為公安部的邊控人員。一直到我胃癌晚期生命將盡，這一切突然在主的手上反轉。

來到日本後，我妹妹一面積極地安排我的手術後放療、化療，一面努力地聯繫我去第三國安頓。因為她知道，他們幾十年來已經在日本做了深度的滲透。佐世保離我住處不遠，就是停泊中國國際遊輪的港口，每週有兩趟從青島和天津來的遊輪。如果暴露地點，國保可以輕而易舉地將我綁架回國。

我妹妹瞞著我向許多朋友求助，但是回饋的資訊非常不好。多個朋友在向有關方面提出請求的時候，得到的答復是我既然已經到達了自由的國家，就不能再向第三國提出申請。如果要求第三國簽證，我的中國護照必須回國簽證。而日本，大家都知道，几乎是沒有政治避難。我所有的去處基本上已經全被堵了。我朋友說我離臺灣那麼近就去臺北跳機吧。但是臺灣剛剛拒絕了國內異議，立馬堵住了可能跳機的漏洞。在買票的時候，他們就進行身份識別，身份調查，像我這個身份肯定就是過不了這個關。我今天能夠站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上，是離不開對華援助協會的傅希秋牧師的竭力幫助的。

我覺得主通過傅牧師的手在營救我。傅牧師自我妹妹到達美國後，就開始密切關注我的近況。他一直向國際社會呼籲，迫切希望我早日脫離曠日持久的迫害，同時也和美國國會的有關議員就營救我做過多次努力。傅牧師在我坐牢期間，曾將我受到當局迫害的子女、家人救援赴美，使當局失去了折磨我的軟肋。當我們到達日本的第二天，我妹妹就向傅牧師提出了求援，傅牧師也立即聯繫了有關議員，議員開始了我赴美的營救行動。我妹妹焦慮地等待著美國給予我們開通赴美的通道。

三個月過去了，我的簽證期到了，美國方面沒有任何消息，其他國家也以各種理由拒絕了接納我。我在焦慮之中，我妹妹又通過一系列繁複的手續，為我取得了三個月的續簽。同時日本的出入境管理局也明確告知我們，三個月以後，無論如何沒有理由再在日本取得簽證。如果需要簽治療，必須回國重新簽證。我妹妹因為等待美國的消息心神不定，焦頭爛額。

看到我妹妹在如此的焦慮中煎熬，我對她講，我已經把自己交給主了，如果其他路走不通，我相信這是主的安排，我準備回國，因為這一定是主要我再回去做我當做的事，主要是要我回國，繼續使用我。我妹妹看我很知足，悄悄地讓她女兒將我的護照藏起來，就回美國來了。因為我妹妹的簽證期已經到了，她已經不能再留在日本了。

日子飛快地過去，眼見到了七月下旬，在日本我的簽證期只剩下十天左右了，國保開始打電話來催促我回去。他們許諾我讓我回去治療，給我使用進口藥，他們許諾給我報銷在日本治療的費用。他們再三詢問我，我是乘哪天的航班回家，他們來機場接我。他們說你反正除了日本，其他地方也去不了，因為他們也掌握日本的政治氣氛，既然要回國，你還是早點回來算了，沒几天了。我妹妹為了讓他們不再起疑心採取什麼動作，買好了我回國的機票，她買的是國內航班的機票，國保通過網上可以查到。

几乎在同時，我突然接到了從國內傳來的我的主內弟兄昝愛宗和鄒巍被抓捕的消息。我加入基督教受洗，就是受昝愛宗弟兄指引的，他和鄒巍因為悼念劉曉波被抓捕。這個消息突然就在那個時候傳來。同時我民主牆時期的老朋友毛慶祥，他74歲了，也因為參與悼念活動，被深夜兩三點鐘帶去派出所審問、關押。他們如此對待一個74歲的老年人，他被如此不人道地對待，我感到非常的不安。我想難道這是主對我的警示嗎？是祂在阻止我重返陷阱吧。悼念不允，算是犯了哪門子罪呢？提審的員警說，劉曉波與你們非親非故，你們為什麼要去悼念。那麼，前不久杭州娃哈哈的宗慶後去世，不也有許多非親非故的人去悼念嗎，他們怎麼沒抓人？

確實，國內的政治形勢非常險惡。他們是不可理喻的，說你有罪你就有罪，那些惡理是口含天憲的，他們嘴巴裏說的就是法律，我感覺到寒冬正在臨近。就在這個走投無路的時候，突然我外甥女接到了大阪美國領事館的電話，要我第二天帶著護照去核對身份。在傅希秋牧師的幫助下，美國有關部門為我辦理了入境許可。萬能的主，就在日本簽證即將到期的最後關頭，我又見證了主的一大奇跡。

感謝主。一切都在主的安排之中，都在主的掌控之中，主有祂自己的計畫，祂一定會在恰當的時候給我恰當的結果。

到達美國後，我快速地前往醫院做了化療，做了複檢，出乎意料，檢查結果還算理想。醫生告訴我暫時不需要做化療。我又見證了一個主的奇跡。在自由的土地上，脫離了嚴酷逼迫的我不由地讚美主，祂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有哭泣，早晨遍地歡呼。

在這感恩節即將到來之際，我懷著深深的謝意，感謝主的恩典，感謝主賦予我的生命和引導我走過的道路，感謝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危機時刻給我做出的正確抉擇，感謝主帶我來到這塊自由的土地，感謝主，感謝在這裡給我最好的弟兄姊妹。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的見證就到這裡結束了。我們每個人都是神精心創造的傑作，生命的意義在於榮耀神，服侍他人。當我們堅定地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將主的愛傳遞給周圍的人，即使面對逼迫和挑戰，也能心存平安和喜樂。願我們都能在主里面彼此鼓勵，共同成長，成為

這時代的鹽和光，見證主的榮耀，阿門！

是時候了

朱虞夫

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

廣場是大家的

腳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腳去廣場作出選擇

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

歌曲是大家的

喉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

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

中國是大家的

選擇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自己選擇未來的中國

知所當信，信所當行 --- 小教理問答與公共神學

黃小寧牧師

主持人：

大家好，今天是我們《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公共神學大家談》的壓軸大戲，我們請到的是黃小寧牧師。黃小寧牧師是國內改革宗的後起之秀，被王怡牧師稱為“天國最帥開鎖匠”。他今天的演講題目是“知所當信，行所當行”——這正好是公共神學的特徵，借黃牧師的這篇演講來為我們的系列講座收個豹尾，看來符合了神的心意。有請黃小寧牧師。

黃小寧牧師：

張坦老師，各位牧長同工平安！

本來張坦老師以前安排我是 2 月 22 號，但由於各種原因，直到現在。那說壓軸呢，我們只求神藉著聖靈，藉著祂的聖道壓軸在聖徒的心靈裏面，讓眾聖徒知道，無論環境如何，無論結果如何，我們“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直到那日！

我也被有些人告知：你可以做，但是不可以講。但是，我還是要講，因為我蒙召作為神的僕人，就是要講，講真理，講事實，講真相。只要不作假神，只要不傳假道，只要不犯罪作惡，就不害怕任何事情。

公共神學，我覺得張坦老師這個探討是非常有益的，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把信仰鎖在我們心靈的深處，把信仰鎖在我們家裏的四堵牆壁之內，把信仰鎖在教會裏面。其實，信仰關涉所有的事情。

公共神學其實包含所有的神學知識，最終一定要指向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我叫“位格溯源”，就是一定要從人、事、物，一直溯源到上帝和上帝的主權，因為這個世界是天父上帝的

世界！你會看見在這個社會，如果一個人不認識上帝，是何等的可憐，是何等的絕望。

公共神學所涉及的是神，是人對神的認知、信靠和順服。涉及的生活範疇，包括這是天父世界，世界在基督的王權之下，基督為王，基督掌權，世界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我們活在上帝的聖約當中。上帝的教會應當依據聖經，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直到那日。其實這就是公共神學。

對我來說，歷史上合乎聖經真理的信經信條，基本上搭建了我的神學框架和內容。特別是主前 500 年定下“三一論”的四大信經，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迦克墩信經和亞他那修信經，以及宗教改革之後的信條，威斯敏斯德大小教理問答、威斯敏斯特信條，海德堡要理問答、多特信條和比利時信條。這些信經信條基本上構建和搭建了我的神學框架和內容。

信經信條是聖靈藉著聖徒的鮮血，用他們的生命，為上帝一次交托給聖徒的真理所作的榮耀的見證。我常常使用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問答”是我們家和我們教會滾動學習的資料，並且要背誦的要理問答，也是我們教會會員加入教會之後第一個一年半當中要學習的基本神學，也是最重要的神學框架和內容。

教會的牧養就是以敬虔的生命，傳講純正的教義，使人真正的信靠基督，敬畏上帝，知所當信，行所當行。所以，“知所當信、行所當行”也是基督徒的生活全部。基督徒生活就是公共神學。今天，我會根據小教理問答的框架和內容，聯繫基督徒的生活，來反思真正的公共神學。真正的公共神學，其實就是基督徒的敬虔的生活。

我今天的講道大綱：

《知所當信，行所當行》提後 1:11-14

--- 《威斯敏斯德小教理問答》與公共神學

前言：

- 1、天父世界
- 2、宇宙次序
- 3、歷史進程

一、認識自己（1-3 問）

1、生活目的（1）

2、生活準則（2）

3、生活內容（3）

二、知所當信（4-38 問）

1、信的對象（4-6）

2、信的內容（7-38）

三、行所當行（39-107 問）

1、行的標準（39-81）

2、人的出路（82-87）

3、蒙恩之道（88-107）

結論：不管環境如何，不管結果如何，我們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直到那日（提後 1:12）。

1、各宗各派，發揮恩賜（提後 1:6）

2、剛強壯膽，謹守遵行（提後 1:7）

3、為義受苦，受苦為義（提後 1:8）

我們一同打開聖經，提摩太后書第 1 章 11 節到 14 節，我們一起來讀：

【提後 1:11】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提後 1:12】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作“他所交託我的”），直到那日。【提後 1:13】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提後 1:14】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牢牢地守著。

我還讀一節經文，那我們可以背誦這一節經文，羅馬書第 11 章的 36 節：“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今天跟大家講的主題是“知所當信，行所當行”。我們一同來禱告。

天父，我們已誦讀了你聖靈所默示的聖經，求那末世默示的聖靈光照和指引我們眾聖徒，使我們明白你的旨意。願你賜福你自己的話語，賜福你自己的百姓，榮耀你自己的美名，願你賜福尼哥底母真理追尋會所有的聽眾，以及現場的、所有在網上的聽眾，願他們因著你自己的話語，得蒙生命的造就，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提摩太后書，是保羅的最後的一卷書，提醒了提摩太當時的處境。歸回聖經，要訪問古道，知所當信，行所當行。

我們看見一個被聖靈所重生的聖徒，被聖靈所充滿的聖徒，依靠聖道的聖徒，他基本上是不管環境如何，也不管結果如何，他知道、深知確信自己所信的對象和內容，也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所以，保羅鼓勵提摩太的信心，肯定他的信心，並且提醒他正是從祖先所侍奉的神明白真理。不要害怕，不要被環境所牽制，反要堅定，因為神所賜給我們的是剛強、勇敢、壯膽的心。後面就提到，我為這福音，我為這緣故，鼓勵提摩太要做耶穌基督的精兵，要在任何的處境當中認主耶穌基督，要做無愧的工人。工人雖然被捆綁，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綁。

然後又在第三章提醒提摩太認識末世教會的現狀，第三章的 1 至 9 節，它不是指社會的現狀。社會那就不用說了，沒有神沒有盼望。那教會裏面，只愛自己，不愛上帝，有敬虔的樣式，沒有敬虔的實際的生活，常常學習，終久不明白真道，然後就離經叛道。這時保羅提醒提摩太，你要反省自己的生命。但你的生命，但你所學習的，就是說，我們始終要鼓勵牧者，要反省自己的生命，反省自己的呼召，反省自己所傳講的真理。然後就是仍然提醒提摩太，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知所當信，行所當行，都要傳講真理。最後鼓勵提摩太，用他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以及榜樣的作用，告訴提摩太一定要操練以神為樂，因為任何時候，人、事、物都不是絕對的。保羅最後上訴的時候，同工都離開他，但是唯有主站在他旁邊。所以我們作為基督徒，操練以神為樂，操練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知所當信、行所當行就是我們的公共生活，就是我們的公共神學。

保羅講我為這福音，什麼福音？他前面第 9 節、第 10 節提到了，福音是指耶穌基督是誰，耶穌基督做了什麼。在羅馬書第 1 章 1 至 4 節和哥林多前書第 15 章 1 至 10 節所講的知所當信的內容就是耶穌基督是誰、耶穌基督為我們做了什麼。祂為我們的罪死在十架上，埋在墳墓裏面，祂又為我們稱義而復活。明天是復活節。

然後他說奉派作傳道、做使徒、作師傅。“我為這福音”就是說我作傳道、作使徒、作師傅都是為了這福音，都是因為這福音，都是為了傳講這福音。我為這緣故受這些苦難，我是因著傳講福音作傳道，因著作外邦人的使徒，因著教導人學習真理、明白真道而受這些苦難的。他當時已經在牢裏面，被當時尼祿政府抓起來。當然是政教勾兌，猶太宗教勾結羅馬政府把他抓起來，就像當年治耶穌基督一樣。這是指他受苦的原因。

信而不行，你不會被捕，信所當信，行所當行，才是受苦的原因。他說，然而我不以為恥。對於為義受苦的態度就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為什麼？這其實是真信仰的表達。真信仰就是堅持真理，而且為義受苦，之後覺得那是一種滿足。那是人，被造之人，被救贖之人所當做的，那是我們的本分和責任。

當然在這個世界，我們受到這些逼迫，受到這些攬擾，受到這些反對，是正常的。大家迎合你，那你就有了問題，那就證明你在迎合別人，迎合世界。

他說為什麼不以為恥？他說不以為恥的原因就是知所當信。因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誰就是對象，知所當信的對象是有位格的又真又活的上帝，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同時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保全，這是個動詞，和後面“靠著聖靈要保守真道”的這個“保守”是一樣的意思。“我所交付他的”，也可以翻譯成“他所交託我的”。我所交付他的是我和我家、我們教會，整個的世界都是他的，我們的侍奉。他所交付我們的就是後面講的聖道。知所當信的內容就是上帝的作為，上帝的作為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有能力保守，萬有都按照上帝的旨意來成就，這是這個世界的歷史的趨勢，現實的趨勢和未來的趨勢。

直到那日，耶穌基督再來和我們死。在我們未死之前，在基督未來之前，我們知所當信、行所當行。聖徒作為神的工人，在地上的侍奉，不管是人還是工，都是有時間期限的。

這就是使徒約翰說這一切都會過去，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過去，好的壞的都要過去，艱難困苦的時候、享受蒙福的時候都會過去。上帝開工，上帝護工，上帝完工，上帝審功。所以，使徒約翰最後提醒我們，不要愛這個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為這個世界上就是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並今生的驕傲而已。

保羅繼續提醒提摩太要守住這道。他說“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你從我聽的”，我們看見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道是要傳承的。從誰聽的？你是從誰聽的？你是跟誰學的？保羅說接續祖先所侍奉的神，提摩太從外祖母羅以、母親友尼基。提摩太從保羅這個道德傳承，你是從誰學的？所以基督徒應該從歷史當中吸取真理的養分，尤其是宗教改革時期的信條和要理

問答，確實富含真理的養分。

我今天就跟大家講這個小教理的問答的架構和內容，是我們“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的基本框架和內容。

我們在猶太教裏面，猶太主義裏面也可以吸收養分，獨一的上帝，獨一的律法。在使徒的傳統當中，有獨一的中保和獨一的教會。在教會的傳統當中有“三一上帝”和基督的神人二性、靈修禱告。靈修禱告，這是我們現代所謂的新教基督徒應該缺乏的，靈修和禱告。宗教改革的傳統律法和福音，講律法傳福音，傳福音講律法。清教徒的傳統聖約神學和憲政法制，新加爾文主義的傳統基督教的世界觀，還有包括趙天恩牧師提出的“三化異象”，我想應該成為中國家庭教會的傳統。王志勇牧師在這個基礎上提到基督教的文明論，民族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基督未來之前可以有限的、有效的建立基督教的文明，建立文明個人，文明家庭，文明教會和文明社會。當然終極的基督教絕對的文明是新天新地的文明，是基督再來審判之後的最終極的分別為聖，地獄就是最終極的永遠的野蠻。

所以我們說，傳道重在傳承，傳承重在傳統，傳統重在正統，正統重在正解，最終是正解聖經。

保羅說，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耶穌基督的信心和愛心常常的守著。這個“守著”是什麼意思？是擁有、緊握、持守，也就是說，在耶穌基督裏面，上帝所賜給我們的善道。14節說，你交托我們的善道，要用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牢牢地守著。前面是他能保守、保全，這裏是我要牢牢地守著。所以猶大也說：“親愛的弟兄啊，我想盡心寫信給你們，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地爭辯。（猶 1:3）”

這裏的牢牢的“守著”也是個動詞，叫保守、護衛、遵守，囑咐提摩太要靠著聖靈行所當行。行什麼呢？持守真道，知道、行道、講道、守道、護道，謹防假神和假道，謹防罪惡。保羅在教導提摩太如何牧養教會、教導弟兄姐妹如何接受牧養的時候，提到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各位，教牧書信不僅僅對教牧人員說的，也是提醒被牧養的弟兄姐妹，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自己的什麼呢？生命和呼召。

我經常說，哪怕你是牧師，你是傳道，你是長老，你還是要日日反省自己的生命和呼召。反省生命，不是我們懷疑救恩，乃是更加確信、確知、深信。沒有呼召，趁早幹別的事，因為服侍神，不是人所做的工作，一定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恩典同在，是上帝做的，上帝藉著我們這卑微的器皿做的，而且要在這些事情上恒心。在哪些事情上？在你所教導的，在你所知所當信的事情上，要行所當行，而且持之以恆地行所當行，這樣既能救自己，也能救別人。

我們看見保羅和眾聖徒能夠靠主恩典，不管環境如何，不管結果如何，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為什麼？因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誰，他知道他所信的上帝必保全他所交付他的。我們的責任就是牢牢的靠著我們裏面的聖靈去遵守。

羅馬書在講到福音的時候，第11章的36節說為什麼，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這是原因。

萬有就是所有的事情。各位，我們講到萬有的時候，我提醒各位基督徒，我們並不缺乏資源，因為上帝就是我們的資源，他藉著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得益處。我們缺乏的是信心和愛心，以及智慧和見識。所有的萬有，所有的環境，你也可以理解成環境，都是本於他，由他興起的，都是依靠他，他在掌管環境，都是歸於他，他要審判一切，對不對？

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阿們”就是神的兒女的一個宣告，一個確切，是的，絕對是這樣的。這個世界就怕真，信仰也怕一個字，就是真。那麼在“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知所當信、行所當行來榮耀上帝。

各位，我今天會根據小教理問答，與基督徒的生活，來一起看所謂的公共神學，就是無論環境如何，無論結果如何，我們知所當信，行所當行。

1、天父世界

那我的基本前設，也是我知所當信的內容，行所當行的舞臺就是在這個世界。我們要曉得這個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我們從墮落的本質上看，這個世界是墮落的世界；我們從墮落的結果看，這個世界是悲慘的世界；但是我們從所有權看的話，我們說這個世界是天父的世界，天父仍然掌權，以公義的律法和恩惠的福音來治理這整個的世界。墮落之後，上帝沒有收回普遍恩典，悲慘，但是還不至於滅絕，因為還有救恩，還在救贖歷史當中。人人都可以有效的、有限的享受天父世界的受造之物。這是對這個世界的認識。

“世界”在聖經裏面我們可以分三個方面，第一個是世上的萬物，第二個世上的萬人，第三個就是世俗的文化。當我們說到棄絕這個世界時候，是去絕這個世界罪惡的文化，不與世界的罪惡同流合污。但是上帝所造的萬物還是好的，這是上帝已經定義的，已經評價了。

2、宇宙次序

那宇宙的次序，我們如果用一個坐標軸來看的話，從瓦古到瓦古，神是神。那麼一個豎的坐標軸畫下來的話，那個原點就是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起初上帝創造天地”。上帝開創整個人類的歷史。那個橫的坐標軸叫什麼？我們叫作世界的歷史進程，就是創造、救贖、成全。豎的坐標軸叫什麼？宇宙的次序，就是神、人、物的次序。

這是我講道的基本前設。存有的次序就是神、人、物，萬有都要榮耀上帝，萬物都要為人服務，萬事都要溯源到人、溯源到上帝，萬有都要向上帝負責。是上帝使用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們關注萬事，但不被萬事所困。萬有不是上帝，是上帝的工具，是環境，環境是建造的工具，是聖徒長大成人的糧食。

特別是現在的時代，基督徒仍然可以在天父世界尋求天父上帝預備的各樣機會來榮耀上帝，蒙恩得福！現在整個的中美關稅戰，世界政局動盪不安，上帝有時候要興起有些人重塑世界的秩序，不管是文化、軍事和經濟的秩序，但是基督徒仍然可以尋求上帝預備的機會，不管是在職場還是在禾場，都能夠知所當信，行所當行，榮耀上帝。因為這個世界不變的法則就是上帝的問責，你做什麼都要負責，上帝問責的標準就是上帝永恆不變的律法！你犯罪作惡，坑蒙拐騙，這都要負責，你假冒偽善，混亂真道，也都要負責。我們中國東北的有個“胖東來”，就是很簡單，很真實的做真東西，真誠待人、真實經商。“經商”等於“經人”！這樣的經商，生意很好，利潤很多！傳道人歸回聖經，訪問古道，知所當信，行所當行就是智慧，就一定會得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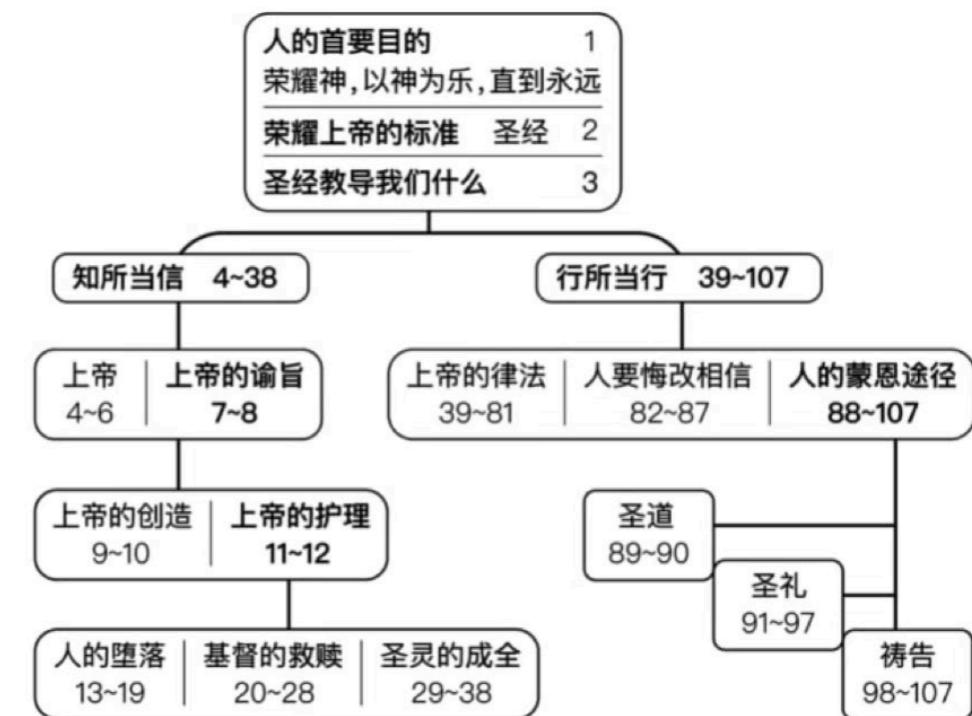
3、歷史進程

整個世界的基本的框架就是神權、神法和聖約。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羅 11:36）。神權就是本於他，神法就是倚靠他，聖約就是歸於他。也可以是本於祂是指上帝的創造，依靠祂是指上帝的護理，歸於祂是指上帝的審判！從救贖歷史的視角來說，世界論斷的進程就是“創造、救贖和成全”。

我們認識這個世界就是天父的世界，上帝掌權！這個世界的存有次序是“神、人、物”，凡事要溯源，凡事要榮耀神！這個世界的歷史進程是“創造、救贖與成全”，是上帝要成就上帝自己的旨意！所以你就看見，在羅馬書第 11 章 36 節之後，保羅才引導大家進入世界侍奉，知所當信，行所當行，那就是聖徒的生活與侍奉。

你想，如果一個人，對上帝沒有這種的認知的話，他怎麼能夠進入上帝的世界工作、學習和侍奉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因為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誰。所以保羅在第

威斯敏斯德小教理問答架構：



羅馬書 12 章第 1 節才說，所以弟兄妹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是理所當然的。你想，如果一個人沒有真正地認識上帝和上帝的絕對的大能和主權的話，他敢把自己當作活祭獻上？你開玩笑，侍奉不是唱歌，也不是喊口號。

所以他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查驗何為神善良、存全、可喜悅的旨意，而最終是神的旨意要成就。我憑著我所賜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首先是認識自己，所以我今天根據小教理問答的架構，講講裏面的內容，我們來看，知所當信，行所當行。

小教理問答，分三部分，它的背景的介紹大家可以去查，因為沒有時間講。1至3問是個導論，來認識自己。然後，4至38問講到知所當信，39問至107問講到行所當行。

一、認識自己（1-3）

首先，我們認識自己。我們自己的所是跟所為很重要。保羅在講到基督徒的生活，進入這個世界侍奉、學習和工作的時候，提到要認識自己。我們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藉著塵土。第一個

人藉著塵土，第二個人藉著肋骨，第三個人是藉著婚姻。我們現在所有的人都是上帝藉著婚姻造的。

我們知道，我們是有限的，我們的存有、所有、所知、所行等等都是有限的。在去年年底陪伴我父親最後生命時光的時候，我就看見人是有限的，人的醫療是有限的，人的所有的都是有限的。我眼睜睜的看見一個活人就這樣餓死。胃癌嘛。

我們也是墮落有罪的。在詩篇 90 篇，詩人摩西說，我們都是墮落的，人生短暫，人生無常，人生有罪，人生要接受上帝的審判，求上帝賜給我們智慧的心。人墮落有罪，我們等一下會講。我們也是有死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後還有審判。

按照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麼呢？神的形象，並不是說神是有形之物，神是無形的，神是個靈，有真理、仁義和聖潔。知識形象的內容和內涵有尊貴、榮耀和冠冕。

1、生活目的（1）

所為就是人的生活，所以你看小教理問答第一問就講到人生的首要的目的是什麼，就是榮耀上帝，以上帝為樂，直到永遠。神的榮耀，就是使神的所有的真善美的一個屬性和作為。我們被造有神的形象，叫反照神的榮耀，我們不能給神自己添磚加瓦，我們不能夠給神自己臉上貼金，而是我們就像月亮一樣，反照太陽的光輝一樣，活出尊貴、榮耀和冠冕，活出真理、仁義和聖潔。而且是享受，照著神的真理來享受愛情、親情、友情，陽光、空氣、水分，美食、美酒、美物，都是享受著。我們有時候缺乏這些認識，沒有享受，沒有喜樂。所以我每天提醒我自己，哪怕有繁忙的侍奉，繁重的侍奉，我們仍然要享受上帝，享受家人，享受弟兄姐妹們，享受親情、友誼。

然後是效法神。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保羅在跟以弗所教會寫信的時候提到。怎麼效法神？活出、活得像基督，因為我們沒有看見神，主說，你看見我就看見神，看見子就看見父。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舍了自己一樣，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給神。這也是回應保羅羅馬書 12 章第 1 節，當作活祭獻給神。

然後我們是把治理世界從治理自己開始，治理家庭，治理教會，治理國家。以神為樂，神本來就是人最大的滿足和喜樂，所以你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基督徒應該明白，你不以神為樂，你就沒有喜樂。神才是我們最大的滿足。前天，我們有一個弟兄過來，生意失敗，因關稅幾百萬的貨壓在海關。那我說你這個當然了，你不能改變環境，你只能改變自己，改變自己對這個事件的認知，還是要操練以神為樂。

2、生活準則（2）

然後緊接著就提到第二問，講到我們以什麼準則以神為樂？66 卷聖經。保羅在教導提摩太的時候，哪怕這個末後的世代邪惡淫亂，末世的教會混亂，真道不張，假道橫行，但你要曉得你是誰，但你要知道你跟誰學的，你要知道聖經使我們因信耶穌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準則就是方向，回到聖經，因為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當然你如果熟悉提摩太后書，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所以，一個不認識上帝人根本就不認識自己，因為人類墮落之後，沒有上帝的啟示，根本就不可能認識上帝。一個不信上帝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相信上帝的啟示。觀念決定行為，什麼樣的信仰就會有什麼樣的生活，所以一個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個以上帝為中心，以上帝的啟示聖經為準則的生活。基督徒生活的四化，信仰聖經化，思想神學化，心胸國度化，然後生活基督化，效法神。

3、生活內容（3）

第 3 問就馬上說，那麼聖經教了我們什麼？我們的生活內容。生活目的，生活準則，第三個生活內容。生活內容是什麼？知所當信，行所當行。我該信什麼，我要做什麼。

十幾年前，有一次我有個朋友，他的生意遭到失敗，家庭也遇到問題的時候，找我，那我說你到我家住一個星期。我就禱告，主啊我用什麼話語來輔導他，使他能夠站立起來？最後，我就跟他講小教理問答。住一個星期，準備講 1 至 6 問來認識上帝，認識自己目的。結果講了 3 問，他說自己的問題解決了。原來他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準則究竟是什麼，那賺錢幹啥？所以我問，你的生活的目的什麼？你的生活的準則是什麼？你生活的內容是什麼呢？

我們在廣州，在中國，在世界，我們旗幟鮮明的宣告，我們依據聖經做抉擇，我們依據聖經的觀察世界，辨別是非，得出結論。我們跟使徒彼得和眾使徒一同宣告，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聖經都是神的話，我們根據神的話來認識神，神教導我們認識神和他的作為。我們堅持的方向當然是歸回聖經，訪問古道。聖經教導我們就是知所當信，行所當行。所以我知道自己是誰，我信的是誰。我信的是什麼？各位，我經常說的，不管是我們是有名的牧師也好，還是

這個教會裏面的成員也好，特別是牧師要反省，常常反省。我們每日的反省，就是真正的確認和確信，因為信心使人開始奔跑，確信讓人奔跑有力。

二、知所當信（4-38）

1、信的對象（4-6）

馬上就看到知所當行，就是第4問至38問。4至6問講到信仰的對象，我究竟信的是誰？你看第4問馬上就問究竟神是什麼樣的神呢？他說，神是個靈，神的存有、智慧、權能、聖潔、公義、信實、良善都是無限無量，無始無終，永不改變的。這很好的總結了聖經全部的啟示，告訴我們神是怎樣一位神。你看，我們說神是個靈，你就曉得，那有形有體就不是神。真理就是一個標準。

然後就講到神的位格，又真又活的位格性，又真又活的獨一的真神。又講到神的三位一體，三位格：聖父、聖子、聖靈。這講到我們信仰的對象。

2、信的內容（7-38）

第7問、第8問題講到我們信仰的內容究竟是什麼。

第7問講了神的旨意，就是神在這個世界，要實行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就是他永恆的旨意，他在永恆當中的目的，或者在永恆當中的計畫。他藉著他這個計畫，預定了一切將要發生的事情，是為了他自己的榮耀。

這一點如果知道的話，你說你害怕什麼。什麼事情你不能看清楚，什麼事情你不能接受。都是神所成就的，不管怎麼樣，看起來好像是彷彿神的旨意的，你都要曉得上帝仍然在推展他的旨意，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原來世界上所發生的任何的事情，都在上帝的計畫當中，因此，明白上帝的旨意，就是認識上帝的重中之重。這就是知所當信的內容。

第8問直接講到如何執行他的旨意。神如何執行他的旨意？透過創造（9-10問）和護理（11-12問）。創造就是6天之內，上帝用他自己的話，無中生有，創造萬有，並且都甚好，一直沒有改變過。所以人犯罪不能責怪萬物，萬物沒有位格，但屬於有位格的上帝。萬物有主，它

的主人就是上帝。我們萬有的主人是上帝。

然後馬上就講到，神如何造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他們是在真理、仁義和聖潔當中被造。而且上帝將他自己的律法放在人的心裏面。他們的使命就是治理萬有。人難道能夠掌管萬有嗎？不。

馬上講到上帝的護理之工。上帝是通過他的創造和護理來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護理，就是他以自己的權能、聖潔和智慧，保護和管理他所創造的萬有和一切的萬物，以及他們的行動、心思、意念。特別這裏提到對人的一個特別的護理，上帝與人立了生命之約，他與萬物也立了約。萬物都要按照他所定的規矩、法度來運行。上帝與人立了生命之約，以完全順服為條件，禁止他們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並且以死亡和痛苦的結果為代價。你就看見整個的世界就是上帝的旨意要成就。

保羅講到上帝的創造讓人無可推諉，上帝的律法讓人無話可說，上帝的救贖讓人特別感恩，讓人驚歎，所以他最後在羅馬書第11章33-36節說：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保羅說，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誰，我也知道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後面就馬上講到上帝的護理方面。人的墮落（13-19問）、基督的救贖（20-28問）和聖靈的成全（29-38問），都在上帝的護理當中，都在上帝自己的智慧和潛能的保護和管理當中。所以你怕啥？你儘管將自己交託。

在13問到19問，講到人的墮落，講到人呢？人沒有持續在受造的狀態當中。因其自由意志選擇犯罪得罪上帝，就從受造的狀態當中墮落了。那講到人的犯罪，犯罪就是違背律法。犯罪就是不守律法，不遵守律法。始祖犯了什麼罪？在伊甸園裏面吃了禁果。那後面就馬上提到始祖的犯罪與我們有關嗎？所以第16問說，神與亞當所立的聖約，不但是為亞當自己，也是為了他的後裔。全人類是按照常例傳宗接代，由亞當而來，都在亞當裏犯了罪，在他初次犯罪中，與他一同墮落了。後面就馬上講到墮落的後果，使人類陷入罪惡和悲慘的狀態中。第18問就馬上解釋什麼是罪惡，第19問講到什麼是悲慘。罪惡就是亞當初次犯罪的罪咎、起初原義的喪失和人性全面的敗壞，就是原罪，以及由此而生髮的一切的過犯，叫本罪。那悲慘是什麼？悲慘就是講到喪失了與上帝的交通，落在上帝的憤怒和咒詛之下，原來上帝的憤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阻擋真理的人，應該受到今生的痛苦和來世地獄永遠的痛苦，這就是我們的工價，這就是上帝的公義。公平公義顯在我們身上就是我們該死，而且死有餘辜。

墮落之後的人類是不信上帝，不服上帝的律法，但是他們仍然有自己的律法。他們棄掉神權神法，他們自主自法。因為上帝的律法的功用仍然在人類心中，人的生活本來就有權威、有標準、有制度，這三個元素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模式。他們只是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和違背上帝律法，他們必遭到上帝的審判，所以沒有無神論，是他們自己想作神。我女兒都知道，共產黨不是無神論的，是共產黨他們自己愛權貴，自己想作神。沒有無法無天，是他們自己就是法，他們自己就是天而已。這是整個人類的基本現狀，也是你我的基本現狀，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卻了上帝的榮耀，罪的工價就是死，你看，這也在上帝的絕對的完美的護理當中。你不要害怕，這個好像天塌下來，沒有關係，都在上帝的護理當中。

但是人沒有坐等滅亡，人類一直在尋求各種各樣的自我救贖。人類他是有神的形象，是有智慧的，是有聰明的，只是他的智慧不是天上的智慧，聰明不是榮耀神的聰明。他自己也看到自己的一個現狀，他自己也要解決問題，我跟大家說，跳樓、自殺、跳橋、跳河，都是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是都是絕望。只有上帝的救恩才是人類的盼望，所以馬上進入 20 問到 28 問，講到基督的救贖。

基督的救贖（20-28 問）分兩個方面，第一個是基督的所是，第 20 問到 22 問。23 問到 28 問講到基督的工作，他如何為我們成就救恩。

第 20 問馬上就開始，神任憑所有的人都在罪惡的悲慘當中滅亡嗎？神沒有拯救所有的人，神也沒有讓所有的人滅亡。神是按照自己在萬古之先的旨意，他揀選了一些人得永生。怎麼使他們得永生呢？與他們設立了恩典之約，要藉著一位救贖主，拯救他們脫離罪惡和愁苦，進入蒙拯救的狀況當中。

後面就馬上講到神的救贖主是誰，神的兒子如何成為人？藉著聖靈感應童女馬利亞所生，但是沒有罪。所以沒有罪，就是完全遵循上帝律法，沒有違背上帝的律法，結果就不會死，這也是上帝的公義。

明天是復活節，基督的復活顯明他沒有罪，因為按照律法，沒有罪就可活著，有罪就要死。復活是要叫所有信他的人被稱為義。

20 問到 22 問講了基督的所是，那 23 問到 28 問就講到基督的所為，基督做了什麼。那基督如何做我們的救主？他在降卑和升高當中，降卑就是為我們的罪惡而死，埋在墳墓裏面，降在陰間，升高是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坐在天父的右邊，還要再來審判這整個世界，執行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職分。真正的先知，真正的祭司，真正的君王，就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集三大職分於一身。你看舊約裏面的先知，他要將神的旨意告訴我們，舊約

裏面的祭司，他是要為我們獻祭，獻牛羊為祭，滿足上帝的公義，使我們與神和好，不斷為我們代求。舊約裏面的君王，他帶領神的子民來克制他的仇敵。但是耶穌基督作我們的帝王，他就是我們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基督作我們的祭司，他自己把自己一次獻上，作了永遠的贖罪祭，成為我們的救恩。基督作我們的先知，他就是真理，他來成全律法。

然後我們說 27 問、28 問就解釋什麼是降卑、什麼是升高。哇，真是太美了！

福音就是耶穌基督的所是跟所為，他為我們遵行律法，為我們的罪承受了律法的審判，在降卑和升高的狀態當中，仍然作我們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也就是說，不管環境如何，你要曉得基督仍然掌權作王。詩篇裏面說洪水氾濫的時候，他仍然坐著為王。各位，你信嗎？

羅馬書一句對福音的總結：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羅 4:25）。我知耶穌基督已經死而復活，我信耶穌基督已經死而復活，我聽從他的吩咐，知所當信，行所當行。所以這樣的人，才能夠真正的明白、領會和踐行大使命。耶穌基督復活之後，他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你們要去是萬民作我的門徒，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然後後面重點是凡我所吩咐，你們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前天，有關部門，又找我談了很久，提到國家為我們準備了教堂，同時也不要對孩子講道。我說我尊重你們這樣的觀點，那我們大家都知所當信、行所當行。你是一樣，我也是一樣，只是信的對象不一樣，信的內容不一樣。行的方式、方法有時候是一樣的，但是行的目的和動機不一樣。我們都是基於聖經的。我說我是一個簡單的牧師，就是根據聖經來牧養，來建立教會，來建立家庭，來祝福社會。只是你們沒有看到，不知道真正的王是誰，其實寶座之上有寶座，權柄之上有權柄，習主席之上還有上帝，還有基督，川普之上也有基督，也有上帝。但是，救恩不是因為我的自信，而是因為上帝的聖愛，賜給我們信心，使我們知所當信，行所當行。

保羅在講到因信稱義所帶來的一個結果，是與神和好，並且以神為樂，因為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裏面。愛是生命的標記，也是神賜給我們的生命，所以基督為我們做成救恩，我們怎麼領受基督的救恩？不是我們自己，乃是聖靈所做成的，而聖靈將聖道光照出來，使聖徒明白認識自己原來是罪惡滿身，看見上帝在基督耶穌裏面的憐憫，來接受聖靈所啟示的福音。所以人如何來領受呢？這是聖靈的工作，是 29 問到 38 問。

人如何領受（29 問）？是藉著他的聖靈將救恩，將聖子的救恩有效的落實在聖徒的生命當中。緊接著第 30 問馬上說，聖靈究竟如何實施救恩在聖徒的生命當中？是藉著他在我們裏面所做成的信心，不是我們的自信心，並且因著這個信心使我們歸屬基督，藉著信心使我們歸

屬基督，這是在臨到我們有效的恩召當中所發生的。

接著就馬上就解釋什麼是有效的恩召（31 問）。有效的恩召，就是聖靈的工作，使我們從理性上認識到自己的罪，從情感上接受耶穌基督的憐憫，光照我們認識耶穌基督，從意志上勸服我們，使我們能夠接受在福音當中白白賜給我們的耶穌基督，而這是聖靈在我們裏面，每一個人都這樣的。然後才生髮出我們主觀的信心的委身和投靠，我們說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加添我信心。

那麼後面，第 32 問就講到蒙恩，蒙了什麼恩典。32 問是一個總論，蒙了有效的恩召，在今生受到哪些益處？我們說得益處，要愛神的人得益處，得什麼益處，得生命的益處。哪些益處？被稱為義（33 問），得兒女的名分（34 問）、成聖（35 問），還有在今生當中伴隨著三大主要恩福的一些恩福。36 問講的非常清楚，就是確信神的愛，良心的平安，有聖靈當中的喜樂，有恩典當中的長進，而且有蒙上帝保守恒忍堅持到底的這樣的信念。

第 33 問講到什麼是稱義。真義是上帝白白恩典的行動，他赦免我們的罪，接納我們。唯獨耶穌基督的義歸算給我們，我們只是憑信心接受而已。

得兒女的名分就是收養我們，使我們有權利享受他的產業。我們所享受的是跟耶穌基督一樣的產業。我們說我們要成為神的後嗣，後嗣重點在強調我們有繼承權。

成為聖潔，就是全人被更新恢復神的形象，這是漸進性的，那其內容就是活出真理、仁義和聖潔，活出尊貴、榮耀和冠冕，而且是越來越向罪死，向義活。

所以救恩確保我們的死和復活，以及未來完全得到一切的榮耀。這是上帝的大人。所以，福音是神本的，信仰是神本的，公共神學是神本的，是神主導一切，我們有 1000% 的責任，信靠順服。

後面的 37 問、38 問就講到上帝還確保我們在死的時候，我們的益處，在復活的時候，我們的益處。這就是復活節所要向我們展示的復活，耶穌基督復活成為我們的盼望，也成為我們的信心和力量。死的時候，我們的靈魂完全成聖了，我們的身體安息在墳墓裏面，不管是火化的、天葬的、水葬的等等這一切，上帝有他自己的大能，在未來使我們的身體照著我們被造的樣子復活，而且都完美的復活，榮耀的復活。我們完全得到一切的恩福，完全以神為樂，直到永遠。這個時候，人的目的就真正的完全的實現了。

所以，聖靈將上帝的律法刻在信徒的心版上，聖徒開始守約守法了，聖父、聖子、聖靈確保聖徒得救得勝，直到得榮。所以，不管環境如何，我們是有盼望的人，而且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聖靈已將神的愛澆灌在聖徒的生命當中。尤其是目前的世界局勢、國內局勢都是動

盪不安，聖徒當以基督的復活作為我們的盼望，因為現在只是過程，都會過去的，各位，有一天一定會實現，就是基督再來的時候，而且現在已經有憑據在心。

基督再來包括兩個方面，直到那日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我死了；第二個，基督來了。而且有憑據在我們的裏面，是什麼呢？聖靈，每一個聖徒都會有真正的聖靈。聖靈讓聖道在聖徒的生命當中，成為他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不管環境如何，不管結果如何，他就知道：我信的是誰，我信的是什麼，我要做什麼。

《海德堡要理問答》第 1 問也提到，人的盼望和安慰是認識上帝，並且信靠他所差來的主耶穌基督，並且能夠信靠他超越生死，身體靈魂皆非已有，都屬於那信實的造化之主，一生以神為樂。

《海德堡要理問答》同時提到，有這樣的盼望，你要明白哪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人的愁苦，第二件事情是神的救恩，第三個事情是人的感恩。你如何知道人的愁苦？根據上帝的律法。那神的救贖是什麼？包括救贖主和信心。人得救如何感恩？就是行善，就是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我們行所當行的，就是我們知所當信的真理。

三、行所當行（39-107）

那麼“行所當行”的標準是什麼？這邊就到 39 問到 107 問。行所當行的標準是什麼？第一，上帝的律法（39-81 問）；第二，人不可能遵行，人要悔改相信（82-87 問）；第三，悔改相信的時候，我們要繼續蒙恩，要會用，勤用和善用上帝所賜的蒙恩管道（88-107 問）。

1、行的標準（39-81）

上帝律法。第 39 問一開始，就又回到第 7 問的神的旨意。如果這個世界是神的旨意要成就，那麼我們這些背道之人，尤其是在耶穌基督裏面新造的人，學習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就成為我們整個的公共神學的全部內容。

這個世界是天父的世界，神的旨意要成就。傳道書提到順服神是人的本分，主禱文禱告願神的旨意成就。真理和公義要落實在這個世界，真理正在進行。川普當選的時候，就是放的“真理正在進行”那首歌。這就是歷史、現在和未來的大趨勢。你不管怎麼樣，不管你怎麼反叛，沒有人能夠以智慧、聰明和謀略抵擋耶和華。這是我們的信仰，這是我們的認信。

第39問馬上就提到，人要當盡的本分就是順從神所啟示的旨意。那麼旨意是什麼？從哪里知道？就是從道德律。而道德律，總括在那裡？在“十誡”裏面。而“十誡”的總綱就是愛，愛神和愛人。

然後十誡。我們講“十誡”一定要講序言。“十誡”的序言跟“十誡”是一個整體。序言談到我們的身份，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序言是要教導我們，耶和華是我們的神，是我們的救贖主，所以我們當行所當行，遵行他的誡命。所以你看到恩典在先，順服在後，沒有恩典，無以順服。

然後第45問到81問一直在講“十誡”。45問到62問講到前4誡，講我們如何愛神，講敬拜的對象、敬拜的方法、敬拜的態度和敬拜的時間。後六誡是教導我們如何愛人的。我在講“十誡”的時候，把這個後六誡就分成“中三誡”和“後三誡”。

“中三誡”是以家庭為單位，來引導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與人相交，以愛相系。前4誡講到上帝的主權，上帝的權柄，那麼上帝的權柄如何落實在人類社會當中呢？以家庭為單位來顯明、來講述上帝的主權。家裏面，上帝的權柄如何落實？在父母！學校，在老師！社會國家，在官員！教會，在教牧！一場足球賽，在裁判！這是常識。

第6誡講到不可殺人，人與人之間關係要聖潔，要保護自己，要保護別人的生命。第7誡講到不可姦淫，就是人際關係要貞潔。

“後三誡”就是講到物。你看到神、人、物的次序。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赤裸裸的來，可以說我們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但是我們進入這個世界，上帝賜給我們各樣的恩賜和恩典，錢、財、名、利、物都是恩典，陽光、空氣、水分都可以享受。但是人墮落之後，我們總是對別人的東西有嫉妒，想奪取。我們總是為自己所擁有的不感恩、不滿足，而這就產生了偷盜。那如何解決偷盜？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人。最後第十誡說不可貪婪。偷盜的原因就是貪婪。

你看“十誡”的中心都是上帝和上帝的榮耀，“十誡”的次序是神、人、物的次序。我記得王怡牧師講“十誡”，他總結瞭解釋“十誡”的原則：聖經、聖愛和聖約，整體性、優先性和類屬性，行為與動機兼管的原則，積極和消極兼管的原則，自己和他人兼管的原則，最後是主權順服的原則。我們開始就講到，行之前，究竟以什麼標準來行？行所當行的標準是上帝的律法。

人類墮落之後，上帝沒有改變，上帝的創造沒有改變，上帝的律法沒有改變，行為之約仍然有效。你不在恩典之約裏面，就在行為之約裏面。行為之約沒有改變，恩典之約就是耶穌基督為我們滿足了行為之約，對於一切信靠主的人來說，都是白白的恩典。上帝仍然以公義的律法來治理萬有。萬有都在守約守法，只有部分天使和整個人類違法犯罪。上帝的公義是有

法必依、違法必究。福音是補贖性的，福音是階段性的，是成全性的，是恢復性的，使罪人活過來，轉離自己，轉向上帝，轉離罪惡，轉向公義。所以教會的社會責任就是當愛神愛人，守約守法，知所當信，行所當行。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應當有責任引導政府依法行政，引導公安依法執法。這是我們教會在中國社會處理政教關係的時候，我們一個基本的原則和方向。我們首先要守約守法，然後才能夠引導這個社會，引導這個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執法。上帝要使他自己的律法為尊為大，直到永遠。

保羅在講完福音的時候說，我們因信廢掉律法嗎？斷乎不是，更是堅固律法。福音是維護了律法的尊嚴和高貴，福音根本就沒有違背律法。福音是耶穌基督成為人完全的、徹底的順服律法，並且為那些所有信他的人承受律法的咒詛和審判。福音是堅固律法的，維護律法的。

上帝的律法是我們衡量一切地上的法律法規永恆不變的法則和最高的標準。所以，當有關部門問我：黃牧師，你對我們共產黨執政有什麼看法？我說兩個堅決：第一個，堅決服從共產黨的執政權柄，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第二個，堅決反對共產黨的惡法惡規，因為我們要聽從上帝的律法。他們又問，你怎麼說我們有惡法呢？我說，其實哪里都有惡法，我作為牧師，當然是以聖經所啟示的上帝的律法為最高標準和依據，來看每一個領域裏面的法律法規。比如說2018年的2月1號實施的“宗教管理法”是惡法，1979年實施的、2002年底頒佈的“計劃生育法”是惡法，包括1996年頒佈和2009年廢除的那個治安管理處罰法也是惡法。不僅僅中國有，哪一個國家都有惡法，比如美國等國家，同性戀合法化也是惡法。因為人人都是罪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和權利制定惡法，有時候有法不依，有時候選擇執法，把法律當做權利鬥爭的工具，這是現實啊。只要不是神經病和瘋子，這是常識，都應該能夠明白。所以，我們在社會裏面的生活就是總是在講我們所信的，行我們所信的。

在救贖歷史的時期，按照上帝的律法，按照常理所生的人，都有責任完全的、徹底的、全備地遵行上帝的律法。事實是萬物有法，萬物也在依法，但是人卻沒有依法生活，人沒有守約守法。你從來沒有看見哪一個行星亂撞，馬像牛叫，杏樹開桃花啊，公雞下蛋，水往高處流，人往低處走，你沒有見過這個事情。所以只有有位格的，沒有活出他們的地位和品格，就是部分天使，還有所有的人。人活得不像人，犯罪墮落，但人還是人，有罪名、有罪咎、有罪行，有責任，但沒有能力。天使沒有救恩，但是人類有救恩，但不管是宗教徒還是最敬虔的基督徒，在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完全的遵循上帝的律法，因為聖經已經定義了。

聖經是真理，我信，我信聖經，沒有一個能夠完全守約守法，因為沒有義人，一個都沒有，最重要的是認識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也在其中。我也是一個不虔不義的罪人。

2、人的出路（82-87）

講到這裏，是人都會思想，人的出路在哪里？人要悔改相信！82問到87問。這裏分兩個方面，第82問到84問我們看見人的本相。人是沒有辦法完全遵守神的誠命的，不僅如此，反倒天天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違背神的誠命。講到人的罪，罪的本質是冒犯上帝的公義。罪，就其罪本身來說，有情節加重的罪。但是講到人的出路的時候，我在講救恩的時候，我常常要把人類的自我救贖要講清楚。

人的出路是什麼？是悔改，相信耶穌基督。人要悔改相信。但是自我救贖之路，這是所有的人在行為之約裏面，他們想方設法的要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的方法，要靠自己解決問題。但聖經給所有的人本宗教之路有一個結論，就是“有一條路，人以為正，卻是一條死亡之路”。這在箴言裏面，14章12節和16章25節講的非常清楚。但是在羅馬書3:9-12裏面，保羅教導我們，就是說猶太人和希臘人都在罪惡之下，沒有一個義人，連一個都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都沒有。偏離正路，就是人本宗教之路。正路是什麼？正路是真正的悔改、信靠耶穌基督，真正的聖靈所啟示的福音之路。所以你就看在領受基督救贖之前的人，正在努力進行自我救贖。所有的他的表現是各種各樣的偶像崇拜和形形色色的宗教迷信，以及理論和主義，都是人類自我救贖的方法。人類自我救贖的本質就是，實質就是靠自己的身份、所有、所知、所行，他們的目的就是想自我救贖，他們的方法其實就是他們的遮羞布，宗教遮不住罪的羞恥（創3:7）！

其實基督信仰也是一樣，基督不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的遮羞布。很多人打著基督教的名義，來違法犯罪，比如說我們歷史上的太平天國洪秀全式的信仰。

那麼，上帝吩咐我們要做什麼？上帝給我們指出的路是什麼？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14:6）。神吩咐我們做什麼？你看，85問就開始了。神吩咐我們為了逃避上帝的震怒和刑罰，當信靠耶穌基督悔改得生命，並且殷勤使用一切外在的施恩媒介，就是繼續使用蒙恩之道。86問、87問，就馬上解釋，什麼是信靠耶穌，什麼是悔改得生命。總之來說，吩咐我們兩個轉離，兩個轉向。轉離是轉離自己、轉離罪惡，轉向是轉向基督、轉向公義。這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完全的恩典，永不失落的恩典。所以，講到這裏的時候，我們說基督徒，聖約家庭和聖約教會，以及所謂的基督教國家，都應該有基於生命和福音的糾錯能力，都應該有悔改歸正的能力，這是生命力的表現。我們就看見，在復活節的聖周裏面，有些國家在他們的總統府在聚會、在敬拜、在禱告、在回顧基督耶穌在十字架

上的福音的時候，我就非常的感恩。我看見上帝從玉米地呼召出來的牧師在回顧川普那顆子彈的時候，他說是上帝的護理必有特別的目的的時候，我真是非常的感動。詩篇33篇的12節說到，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3、蒙恩之道（88-107）

但是，各位馬上看到88問到107問，我們沒有一步登天，我們就不能坐等升天，我們還在世界工作、學習和侍奉。我們都不是臨死前的那個蒙恩得救的強盜。在基督未來之前，我們未死之前，我們怎樣繼續蒙恩長大成人呢？要會用、勤用、善用上帝所賜給我們的蒙恩管道。

88問就是一個總論，上帝讓我們來領受這些救恩的恩福，他使用了外在的、通常的管道或者工具、或者途徑、或者媒介是什麼？就是聖道、聖禮和禱告。這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各位，神學、知識，我跟大家說，包括聖經的文本，都是工具。如果我們不好好的把這個工具裏面、這個管道裏面、這個載體裏面所啟示的又真又活的上帝認識的話，認識不依靠的話，我們也不可能行所當行，也就是說我們沒有知所當信，我們就不可能行所當行。

所以，我們說“位格溯源”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瞭解任何事情究竟是誰做的，我們瞭解這個人究竟他與神的關係如何，這是直接決定我們來判斷這整個事情真相的一個最基本的智慧。所以，我認為這個世界的所有的語言的表達，它的主語一定是上帝、基督。在知所當信裏面，任何一件事情的陳述的主語都是耶穌基督，是上帝使用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所以，不管歷史、現在還是未來，世界的頭版頭條和熱搜榜上的主人一定是、一直是耶穌基督，永遠都是耶穌基督。凱波爾總結過：這個世界沒有一片土地不屬於耶穌基督，這個世界沒有一個人心不在耶穌基督的王權之下。

所以是上帝藉著外在的和通常的管道使上帝的兒女蒙福，是祂來把控的。我們說這個筆好寫字，但是你這個筆本身不能寫字，是有位格的人、又真又活的人拿著筆寫字。比如說，今天下雨了，那天怎麼能下雨呢？是上帝叫天下雨。梨樹開花了，梨樹怎麼能開花？是上帝使梨樹開花。

蒙恩管道可以說有無數。上帝使用萬事，萬事都是上帝叫我們蒙恩的管道，叫我們得福的管道。但是三大普通的蒙恩管道是聖道、聖禮和禱告。一旦成為基督徒，讀經、聽道、禱告、靈修、思考和領受聖禮，都會伴隨他，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但有一個時代，有一天裏面還活著的聖徒是比較有福的，可以一睹基督榮耀的再來。

什麼是聖道，什麼是聖禮，什麼是禱告？聖道是什麼？如何領受聖道？必須以殷勤、預備、

禱告的心來學習，以信心和愛心來領受，存記在我們的心中，行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讀經禱告，這是基督徒的基本功，也是傳道人的基本功。很多人傳道，傳著傳著傳著，只在傳給別人聽，他自己沒有道了，自己沒有基本的基本功的操練。任何一個領域裏面，你比如說跳舞的、唱歌的、寫字的，每天都有基本功的操練，否則的話，他怎麼能夠寫出偉大的作品？

聖道是根基，聖禮是見證，禱告是說我們對上帝聖道的回應。

聖禮，不是由於聖禮的功效本身，也不是施行者的能力，唯獨因著耶穌基督的賜福，聖靈在聖徒的心裏面運行，產生功效。比如說我們在領受聖餐的時候，我們要看見 2000 年前耶穌基督在加略山為我們成就的福音，然後我們領受了，聖靈藉著聖道，這個福音在聖徒的心裏面就印證。什麼印證呢？得救的印證，蒙恩的印證。所以，聖禮，不管是洗禮還是聖餐，表明聖約的真理，教導我們福音，印證聖約的因許，堅固我們的信心，實施聖約的恩典，更新我們的靈命。當然洗禮的方式、洗禮的功用等等這些，每一個教會都有不同的教導和理解。不管怎麼樣，我們要抓住它的核心，就是恩典的記號，聖約的記號。上帝憐憫我們，賜下可聽的道，也賜下可見的道。但聖道都會進入聖徒的心裏面，堅固和安慰每一個時代的眾聖徒。

然後我們就看見 98 問到 107 問，最後就講到聖道的回應，就是禱告。

禱告是什麼？禱告就是聖徒奉聖子耶穌基督的名，在聖靈的幫助下，向聖父陳明我們聖徒的願望，來認聖徒的罪，來感謝他的憐憫，祈求他的旨意成就，我們也能夠知所當信，行所當行。整本聖經都是我們禱告的準則，但是在聖經裏面特別地使用主禱文教導我們如何禱告。主禱文的結構：前言 + “三願” + “三求” + 結語 + 阿們。

主禱文的內容：關係（前言）+人生觀（三願）+人生內容（三求）+人生目的（結語）+認信（阿們）。

主禱文的前言：我們在天上的父，表明我們和上帝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之間的關係。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三願”是表明我們的人生觀。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這是我們的人生內容，我們的靈命供應、靈命更新、靈命爭戰。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場屬靈的爭戰。基督徒，你可以分析處境，你可以掌握資訊，但是我建議大家任何事情，一定要從屬靈的視角來看待萬事，你就看得分外的分明。

結語就是“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你的，直到永遠”，這是我們的人生目的。最後的“阿們”就是我們的認信，是的，就是這樣。這是我的宣告和認信。

所以你就看見，我們談到蒙恩管道的時候，我們要想到位格和工具之間的關係。上帝與管道，不管你說管道也好，途徑也好，工具也好，器皿也好，媒介也好，都是這個意思。有通常的管道和特別的管道，要曉得最終是上帝的旨意要成就，那最終成就的是上帝與人的關係。上帝可以使用這些管道，上帝可以不使用這些管道，你不能把上帝局限在這個管道當中。但是上帝可以反乎這些工具。通常的管道，使我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的管道是聖道、聖禮和禱告。

上帝要成就的就是上帝與人和好的關係！就是永生！什麼叫永生，就是認識獨一的上帝，並且認識他所差來的主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 17:3）。

我們說一定要“位格溯源”，我們從事情到人到神，因為這個世界的存有次序是神、人、物。比如我們教牧關係，牧師牧養你，你一定要看見是基督藉著牧師在牧養你，你也一定要看見，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牧師是我的牧師，但最終是要自己作自己的牧者，你自己要牧養好自己。所有教會的牧養，如果你自己不悔改、不信靠，如果你自己不成長、不長大，耶穌基督來，就像帶當年的門徒一樣，你也不會長大成人。所以自己要靠自己靠主，自己要靠自己靠主。

牧者都是器皿，或者工具，或者管道。我們不是水，我們是水的搬運工。所有知識的目的，真正的神學，真正的教育和學習，最終的目的是要認識創造萬有的上帝，這叫“位格溯源”。萬有就是知識，萬有就是環境，而認識獨一的上帝，認識又真又活的上帝才是目的。

因此我們認識這個世界最好的方法論就是三位一體的真理。我總結出“圓 + 三角形”的方法論，圓是獨一的整體和框架，三角形是視角。任何真理，只有在神那裏是整全的，對於被造之人，對上帝創造的世界的認知，都是視角性的觀點。這是基於上帝的屬性，“獨一”的表明整體和框架，“三位”表明多視角和多維度。

另外，所有的知識都是位格性的，都是因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上帝的創造反映了上帝的屬性。所以，小教理問答所總結出來的，就是上帝要人“知所當信，行所當行”。

小教理問答是微型的系統神學。我們的神學都是公共的，因為神是公共的，所以我們的侍奉，我們的神學實踐也是公開的、透明的。我們教會的植堂計畫，向政府是公開透明的，向社會是公開透明的。基於我們的知所當信，我們相信這是上帝的世界，我們相信上帝掌管一切，我們相信上帝使用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所以我們的計畫屬性是：廣州聖經歸正教會是上帝的教會，持守五大唯獨，認信威斯敏斯德準則，堅定以聖經為根基，以上帝為中心，以基督為中保，以聖靈為引導，以教會為家園，以古道為借鑒，一身實踐，脫舊換新，不斷悔改歸正的聖潔生活，做敬虔的兒女，社會的良知。

我們的教會異像是：“人人成為植堂者”。植堂就是聖靈藉著福音造就聖徒成為基督的工人，工

人是怎樣煉成的呢？“公義的律法，恩惠的福音；純正的教義，敬虔的生活；綠色的飲食，健康的身體；明確的呼召，聖潔的侍奉；真理的塑造，福音的更新；基督的門徒，植堂的工人”！

植堂才是應對逼迫的最好的策略，因為植更多的堂，反對者哪有這麼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來逼迫，他們感到乏力。

植堂的步驟：我們是立足廣州，輻射周邊，面向全國，走向世界。我們當時寫到這個步驟的時候，我們自己都有點心虛，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因為上帝使用有些政府部門的推動，我們也被動的在海外開始植堂了，中國教會植堂已經開始走向世界了。

植堂的次序：我們先植心中堂，再植家中堂，再植城中堂，再植國中堂。

植堂的策略：植堂先植人，無人不植堂。

我們侍奉的方法是：歸回聖經，訪問古道，通達實務，聖靈內證。

我們侍奉的目的是：叫人“信靠基督，敬畏上帝，愛神愛人，守約守法”。

我們侍奉的目標是：將人培養成“真理的勇士，知識的典範，敬虔的兒女，社會的棟樑”。

我們侍奉的策略是：知所當信，行所當行；一切照常，直到非常，非常之境，照常侍奉。

這些侍奉理念都是基於我們所領受的“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的公共神學！所以我們整個教會向社會是公開的。我們處理政教關係的時候，我們就在講這些，講了什麼是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正統，我們教會是怎樣的一個教會，我們在做什麼，我們信什麼。除了財務不向政府公開，因為我們要保護自己，免得被構陷成為詐騙罪。教會的大門向社會以及向各界人士都是敞開的，歡迎社會各界人士來教會聽道。

所以公共神學就是不管環境如何，不管結果如何，我們知所當信，行所當行！就是小教的問答所總結出來的聖經的整本真理，信福音行律法，而且直到那日。知所當行、行所當行也是所有被造之人生活模式，也是所有宗教經典教導的主要內容，只是信的對象和內容不一樣而已，行的標準和目的不一樣而已。知所當行、行所當行也是聖經教導的所有的真理，是聖徒生活的全部內容，是人生滿足喜樂的根源。

結論：不管環境如何，不管結果如何，我們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直到那日（提後 1:12）。

所以我的侍奉生活就是公共神學，公共神學就是八個字，不管環境如何，不管結果如何，就是“知所當信、行所當行”。不管遇到什麼情況，我知道我是誰，我要做什麼。大道至簡，它指引我在基督裏做正人正事，做真人真事，真信真活。如果四個字的話，就是愛神愛人！如果一個字的話就是愛！

最後我們回到提摩太后書，我們剛才讀的是第一章的 11 節到 14 節，我們回到第 6 節、

第 7 節、第 8 節我們就結束。

1、各宗各派，發揮恩賜（提後 1:6）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提後 1:6）。為此，我提醒你，其實這裏是保羅提醒提摩太，你要知道你是誰，你要知道你信的是誰，你要知道你並不缺乏資源，你有很多的恩賜，上帝給你恩賜，你要行所當行。我也在這裏提醒，各宗各派都有不同的恩賜，各宗各派應該集中火力，向假神、向假道、向罪惡爭戰，不應該為著不同的觀點爭來爭去，在觀點上求同存異！世界上的各宗各派，我們都是從不同的視角來認識真道。我從靈恩派的弟兄姐妹們認識到聖靈的寶貴和能力，我從敬虔派裏面看到我們真的要守約守法，我從福音派裏面看到要真正的傳講耶穌基督。而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其實什麼樣的標記都有，只是輕重緩急不一樣而已。這就是“圓 + 三角形”的方法論讓我們看見的豐富！我傳福音，你看見我福音派側重福音的樣子，我依靠聖靈，你看見靈恩派側重聖靈的能力的樣子。所以我們各宗各派都是神國裏的支派，對真理的理解和應用不可能面面俱到，各有側重而已，但歸回聖經，訪問古道應該成為各宗各派的基本方向！各宗各派在耶穌基督裏面應該發揮自己特有的恩賜，彼此相愛，集中火力，向假神、向假道、向罪惡爭戰。

我也特別貢獻廣州聖經歸正教會的侍奉和交往原則，總原則就是“與人相交，以愛相系”。

具體內容：在創造裏彼此尊重，在基督裏彼此接納，在觀點上求同存異，在凡事上彼此相愛！

2、剛強壯膽，謹守遵行（提後 1:7）

第 7 節說，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各宗各派都要在基督裏勇敢！因為基督已經得勝！

仇敵沒那麼可怕，人生最怕的就是自己犯罪作惡，作惡必付出代價。因為上帝必有公義的審判。人生最大的仇敵就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偶像也是你自己。所以我們說，剛強壯膽就是“知所當信”，謹守遵行就是“行所當行”，不管環境如何，不管結果如何。

當然，有真愛才有真勇敢！在基督的愛裏沒有懼怕！

3、為義受苦，受苦為義（提後 1:8）

然後第 8 節說，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做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我們隨時要預備為義受苦，受苦的時候仍然堅持公義，不要以福音為恥，也不要以我們的同工同道為義受苦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各宗各派同心同行，打那當打的仗，跑那當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

不管哪個時代，最需要悔改的是教會，教會不到位，社會就不到位。教會當中最需要悔改的，其實就像我這樣的牧師、長老和傳道。牧師要悔改，長老要悔改，傳道要悔改，弟兄姊妹要悔改。

你究竟是誰？你究竟在做什麼？你究竟為什麼而做？你依什麼而做？你的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的對象和內容是什麼？標準是什麼？我們是不是有真正重生得救的生命？我們有沒有從神來的呼召？明不明白聖經所啟示的真理？有沒有通達時務的智慧？有沒有在基督裏面的勇敢？有沒有為父為母的心腸？有沒有對聖職最崇高的敬重？

牧師不僅僅是教會的牧師，同時也是家庭的牧師和社會的牧師，這是我們在處理政教關係當中的一個基本原則。所以，政府每次的約談就是我佈道的機會。我很誠實地告訴他們，我也是他們的牧師，我常常鼓勵他們要抓住這個執法的機會，好好聽牧師講他們可能從來沒有聽過的真理和真相。

有真理才有真智慧，有真愛才有真勇敢。我經常說，在基督裏面沒有大事，我們弟兄姐妹之間，各宗各派之間，只要在耶穌基督裏面，我們都可以通過認真悔改、彼此饒恕來解決問題，解決爭端，解決不了的就求同存異。但是同時我也說，在教會侍奉上，沒有小事，都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你如果講錯了，你就把人帶進坑裏去，一同滅亡了。所以我跟大家推薦寶貴的要理問答，聖靈光照古舊聖徒在救贖歷史上所總結出來的合乎聖經的那些要理問答，可以引導我們明白聖經的真理！建立我們的公共神學！

我一生一世，對我的後代的後代的後代，對教會的弟兄姊妹們，都要好好教導這些教理問答，特別是威斯敏斯德小教理問答，來給我們的下一代以及教會的弟兄姊妹建立真理的框架和根基。所以今天很簡單地使用威斯敏斯德小教理問答來談公共神學，其實就是小教理問答所總結出來的“聖經教導我們什麼？”，是什麼呢？就是無論環境如何，無論結果如何，我們不顧一切地“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特別是在川普 2.0 的背景下，其實是上帝在重塑世界秩序，在書寫世界歷史。我們如果不明白真理，就看不清世界，看不清關稅戰，看不清中美博弈，看不

清臺海問題，看不清俄烏戰爭等世界歷史，世界現實和世界未來！我們就無法在天父世界有見證和建樹榮耀上帝！

雖然社會一片混亂，教會應該在基督的恩典上穩如磐石。基督未來之前，基督徒未死之先，無論環境如何，無論結果如何，我們“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直到那日。

教會教導知所當信、行所當行，就是教導弟兄姐妹認識自己是誰，自己所信的是誰，自己所信的是什麼，自己依據什麼來生活，自己當做什麼，能做什麼，接受任何結果，直到那日。直到那日，就是直到死。

我經常說，基督徒只有死了才有資格躺平，在未死之前就要流汗的學習，流淚的禱告，流血的侍奉！作三“流”的基督徒！

不管環境如何，不管結果如何，我們只管“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直到那日！這就是我理解的公共神學！

明天是復活節，盼望各位在耶穌基督裏面享受復活的生命，活出復活的使命，也踐行復活的誠命。

我們一同來禱告：

天父，我們何等地感謝讚美你，無論環境如何，我們都知道是你的作為，也要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我們在其中要知所當信、行所當行，直到那日。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